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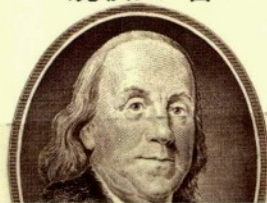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 958219999 期货开户和咨询下请进QQ群: 417601965

期货十年

豪赌者写给淘金客的 发财书

Katherine Cavalor Ortega

晚秋天 著



100

100

100

100

中国版《说谎者的扑克牌》

这里是全世界最大最野蛮的**赌场**

这里是全中国**最隐秘最疯狂的十年**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100



100

做股票好比伯乐选马，比的是眼力；做期货好比是场战争，比的是战略战术。二者其实都是跟自己在较量，靠的是坚韧不拔。我认为期货是人性的斗争，自己斗自己的意志和脑子。

——资深期货人 白江涛

这部作品不仅仅讲的是期货，更多的讲的是一种人生。期货中空军和多军的对弈，就如人生的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的对弈，充满矛盾又耐人寻味。

——资深期货人 林若松

期货人在商场上的“狠”让人惊叹不已；在情场上的“痴”让人啼笑皆非；在职场上的“滑”让人啧啧称奇。《期货十年》从商场、情场、职场全方位的展示了期货人多姿多彩的另类人生。

——财经评论员 杜霜

十年前做过一段时间期货，此书勾起了我的回忆。书中除了人名是杜撰的，所描写的交易都是真实存在的。另外，书中对期货人的描写也很到位。看完此书，不禁让我回忆起当年那段意气风发、激动人心的岁月。

——投资理财顾问 肖扬

100

100

100

100

讲述期货市场上
贪婪的野蛮人如何走向疯狂!

上架建议:证券/期货/财经小说

ISBN 978-7-80767-291-3



9 787807 672913 >

定价: 29.80元

100

100



期货十年

豪赌者与给淘金客的
发财书

100

100

100

100

讲述期货市场上贪婪的野蛮人如何走向疯狂!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期货十年 / 晚秋天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0767-291-3

I. ①期… II. ①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691 号

期货十年

作 者: 晚秋天

出版监督: 赵建廷 张宝东

责任编辑: 刘晓宇

特约监制: 刘杰辉 李 强

特约策划: 李 强

特约编辑: 段育文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7-291-3

定 价: 29.80 元

新华书店
PDG

如何走向疯狂

期货十年

目录

contents

楔子 / 001

第一章 期货的春秋时代 / 003

第二章 布局 / 015

第三章 结盟 / 020

第四章 通杀 / 034

第五章 “天鹰” / 046

第六章 烫手的山芋 / 058

第七章 最后的疯狂 / 071

第八章 “天鹰”年会 / 083

第九章 天使 / 094

第十章 咖啡,咖啡 / 105

第十一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 116

第十二章 遇到高人 / 130

第十三章 一片惘然 / 140

- 第十四章 期货怪人 / 153
- 第十五章 大地在我脚下 / 161
- 第十六章 赌局 / 169
- 第十七章 “天鹰”坠落 / 179
- 第十八章 暮霭沉沉楚天阔 / 190
- 第十九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 200
- 第二十章 似曾相识燕归来 / 212
- 第二十一章 喝丢了两只鞋 / 221
- 第二十二章 接手龙信 / 231
- 第二十三章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 244
- 第二十四章 按下葫芦起来瓢 / 252
- 第二十五章 红叶黄花秋意晚 / 264
- 第二十六章 初遇安众 / 275



楔 子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方中跟着周森走进了交易厅，四处张望着。头顶大显示屏上的绿色数字宛如野兽的眼睛闪烁着。-100 这组数字在来回地滚动着，像一把刀在锯着方中的神经。三天前他经历了这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个“黑色星期五”。LME 的电解铜价格像倒水一样地狂泻一百多美元，惊魂未定的方中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踩到了一个东西，原来是旁边“轻工期货”掉在地上的铜质牌子，他俯下身捡起来重新挂好。难怪这么跌，铜牌子都掉在地上了，LME 的铜价看在方中捡起牌子的面子上留下了二十美元的下影线。

这天晚上和方中同样饱受煎熬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与之相隔万里的日本住友商社 LME 首席交易员滨中泰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中国和南美的一些企业纷纷败在“西方列强”默契的攻击中。一批弱者被消灭后，这些强者一时难以找到对手，住友商社是伦敦和纽约市场的大多头，终于被欧洲和美国大型基金锁定。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罗宾逊老虎基金、加拿大金属贸易商 Herbert Black、美国基金 Dean Witter 以及欧洲一些大型金属贸易商，他们围住这位号称“百分之五先生”的滨中泰男大打出手，多次较量后，索罗斯等基金也感觉到筋疲力尽，几乎想放弃了。然而，就在基金欲放弃战斗的时候，五月份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伦敦金属交易所宣布准备对住友商社采取限制措施，有关滨中泰男将被迫辞职的谣言也四处流传。基金终于捞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战斗就在这天打响。

周六周日这两天方中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好在大多数资金在周四周五撤出来了，不然就被包饺子了。“小日本就是靠不住，你也就百分之五。”方中一边在骂滨中泰男无能，一边在向各方面求援，告诉那些场上交易员们自己还有三十几手铜的多单，电话里央求着那些交易员们：“只求哥哥们给我一分钟。”思考了两天的计划结果如何就看一会儿人家能不能给你这一分钟了！

楔
子

八点五十分，周森看了看身边坐着的方中。方中还在东张西望，先前的沮丧自从踏进了交易厅就没了踪影，尽管不像平常那么淡定，至少也算从容。方中递给周森一张单子，周森看了看说：“就剩这么点了，看把你急的。”方中咳嗽一声说：“不是钱的问题，晚节不保。”

集合竞价开始了，卖盘竟然很少，周森看了看方中，方中会意地笑了一下，看来场上的交易员们手下留情了。静止了半分钟，卖盘开始上移，看到卖盘后退买盘活跃起来，对价上移了几十点。就在电脑上的时钟跳过八点五十八分的时候，周森的手指敲动了键盘，随着电脑屏幕的一闪，撮合结束。

“全部成交！”周森说。方中笑笑，站起身来，向交易厅外走去。

“你干吗去？”周森问。

“给新人上课，晚上请大家吃饭。”前半句是回答周森，后半句是说给交易员们听的。

就在他刚刚走出交易厅大门的时候，交易厅里所有显示器上的数字活跃起来，各合约的期铜全部被按在了跌停板上，时钟指在九点零一分。方中和他身后的“入市代表”们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世界金融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天只是亚洲金融危机外围战的开始。

方中擦了擦鬓角上的冷汗，转到了二楼里面的一个办公室门前，推开门进去。身体竟然有些虚脱，他走到桌子后坐在了椅子上，稳了稳神说：“已经学习一段时间了，我想知道大家对期货的认识。请这位小姐告诉我，什么是期货？”方中指了指前面坐着的一个女孩。

“期货是标准化合约的买卖，它的功能是价格发现和回避风险……”

“你叫什么名字？”方中问。

“孙晓莉。”

“请坐。首先请大家原谅我的提问，特别是孙晓莉小姐。因为在现行的期货书籍里有很多概念，却单单没有什么期货的解释。我经历了外盘、国债和刚刚发生的住友事件，这些不但没能告诉我到底什么是期货，相反让我越来越迷茫。看来今天我不能给大家解释期货是什么了，因此请大家原谅。这个问题留给我和大家，或许以后我们会明白期货是什么。我今天就讲一讲如何地回避风险吧。”方中站起来，转身在白板上写了两个大字——“逃跑”。

第一章 期货的春秋时代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二日国务院批准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郑交所就成了中国首家商品交易所。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推出期货交易，股票和期货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金融迈进了市场化，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十五家商品交易所，霎时间烽烟四起群雄逐鹿。

候城展览馆挂出了两块牌子，引得人驻足观看。一块牌子上写着“候城商品交易所”，另一块上写着“候城金属交易所”。大家窃窃地议论着到底这两个所是干什么的，有明白人说交易所也是批发市场，过些日子准卖床子。这位明白人说得果然贴切，交易所里交易的是大宗商品，而且确实是到处卖床子，不过他们称作“席位”。

展览馆是候城这个东北重镇的标志性建筑，周围是松树和灌木花墙，显得古朴肃穆。方中踏上台阶，觉得这座建筑和他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因为他的前进而拉近，相反，他感觉越是向前整个建筑离他越远。方中抬起头看着墙上挂着的两块牌子，觉得那牌子和这幢建筑显得很不搭调，就像是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人系着一条领带。

走进大门迎面扑来的是古老建筑物特有的阴冷气，这种气息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威严，使人觉得自己很渺小。门对面的墙上是一块很大的显示屏，数字在上面不停地变换，红绿色的光有些刺眼。两个保安坐在墙边看着方中，方中以为保安会过来盘问他，可保安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没再理他。“开发区收发室的老头都比你俩管用，等我做了所长，先辞退你俩。”方中边想边向楼上走去。

方中在十天前已经见过那位所长了，而且也知道商品交易所的负责人的职称是“总裁”，但他还是觉得所长要比总裁好，交易所的领导自然是所长，更何况在他的印象里只有老蒋是总裁。见过赵所长后的第二天，方中就向开发区的李正永副主任提出了辞职。

一九九三年毕业后，方中来到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工作，在外人看来，这是个政府部门，是被大学毕业生青睐的工作。其实，这个部门远没有表面那么风光，仅仅是市政府设立在城边子的没有什么实际权限的一个小单位，其权力远

远不及乡政府。开发区的张主任和市长的关系亲密，由于这层关系的存在才使得这个部门显得重要。

李正永实际上是管委会的负责人，管委会的张主任很少来开发区。方中来开发区快一年的时间只见到那位美女主任几面。李正永原是市经协办的一位副处长，四十五岁，开发区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李副主任和方中都喜欢喝茶，因此二人的关系相处得很好。管委会也没有多少工作，闲时方中就开着李正永的车在开发区里转。

吸引方中来开发区并非事业单位的虚名和清闲的工作，其中一条是有到国外进修的机会。他优哉游哉地过了大半年，等来的不是让他出国，而是那位美女主任和市长在中东某国坠机的消息，整个开发区为之震惊。完了！我的出国梦。其实就算真的要出国，也是按资排辈，方中对于这点也明白，但人活着就要有梦想。来开发区就是为出国，这一点方中非常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和要做什么。方中很早就懂的道理。因此在得知张主任的不幸之后，方中对这份工作已经没了半点兴趣，他要离开，越快越好。

这时候父亲告诉他交易所成立的消息，方中兴奋不已。早在上学期间，方中已经开始学习和研究股票和期货方面的知识。方中的父亲是有色行业的老人儿，和赵总裁有着多年的业务往来，在这层关系下方中顺利地进入了候城商品交易所。

顺着宽大楼梯方中来到了二楼，一路上只遇到一个人，有些冷清。宽敞的楼内被铝合金隔断成一个个的小房间，把这座建筑原有的威仪破坏得淋漓尽致。小房间门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牌子，这些就是交易所的会员单位。交易所的办公室在三楼，站在办公区的走廊上可以俯视到交易大厅。大厅的前面挂着的显示屏比门口那个更大，闪烁的数字像眼睛看着下面一排排的席位和席位上面的“出市代表”，交易员穿的红马甲背上印着他们的席位号码，在他们面前的台面上是一部部电话。

显示屏的正下方有一个像小岛，里面的人穿的是黄色马甲，这些人是交易所的管理人员。想到自己以后会在这个交易厅交易，方中身上的汗毛都激动得竖立起来，但是再想到即便能进入交易大厅，自己也只能穿黄马甲而不是穿能够参与交易的红马甲，这多少有些泄气，慢慢来吧，更何况，黄马甲也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方中来到办公区靠里面的办公室，门上牌子写着“信息部”，里面办公室的门上并没有门牌，但那里却是交易所的中枢——机房。

之后的三个月里方中在这座高大古朴的建筑内，在铝合金隔成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他的新工作。没有开发区的惬意，同事间保持着像豪猪一样的距离，交易所

的员工中不乏硕士、博士，“大学生”这个在开发区管委会还被人当做职称的称呼，在这里无人提及。

每当走过交易大厅，他都会觉得那里面有个声音在召唤他。他喜欢显示屏不停地闪烁和席位上电话的铃声。趴在交易大厅窗外的栏杆上看着那个睡着了的交易池才会放纵一下自己的幻想，幻想自己在里面对着话筒呼喊，手指不停地敲击键盘。可平常的时候他必须保持冷静，把热切的渴望埋在心底。

方中辞职了，却没有离开这座外表看起来高大古朴而内部支离破碎的大厦。只是由三楼的铝合金房间内搬到了二楼的铝合金房间，可他的这一举动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尽管还是在同一屋檐下，可工作的性质却是天壤之别。罗素说过，“人生最难得的是，过哪座桥，烧哪座桥。”这句话方中在好多年后才知道，但他却在三个月里烧了自己的两座桥。

方中离开交易所是因为他认识了两个人，周森和高林。在“信息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准备“晨报”，把重要的资讯编印出来发给各会员单位。方中先认识了周森，周森是“鸿信期货”的副经理，经常来取晨报。

人与人的缘分很难说为什么，周森一见方中就对他特别喜欢。周森大方中八岁，是“鸿信”期货公司的两位经理之一，虽然是副职，但是遇到事情真正的决定权却是他掌握着。“鸿信”总部在鞍山，高林和周森是总公司的后备干部，俩人都有很深的家庭背景。本来俩人可以在总部论资排辈，等着升迁，但二人耐不住寂寞，得知候城交易所成立便说服总公司做了交易所的会员，向公司要了些资金做起了期货。一年多的时间，俩人虽没有太大收益，但坐椅电脑的家当置办了不少，在交易所里也算是大户。

高林三十二岁，大方中七岁，高大健壮。方中和他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足球场上，交易所组织足球比赛，方中是踢后卫的，高林带球突破，人和方中撞了一下，高林对比自己小一号的方中并没放在眼里，但撞上之后，他的五脏六腑翻腾了一下，要不是方中扶住了他，摔一跤是难免的。周森哈哈大笑在场外对高林比比画画，高林看了看，回头说：“你是方中吧？”一嘴的鞍山味。方中看到周森，也猜到了对方是高林，歉意地笑一笑说：“你是高经理？”

交易所死气沉沉的工作让方中觉得是在浪费生命，眼看着交易越来越活跃，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方中按捺不住投身交易的冲动，高林和周森也力邀方中加入“鸿信”，方中欣然接受辞掉交易所的工作加盟了“鸿信”。方中到“鸿信”不久，高林和周森拿出三十万资金在“金盾期货经纪公司”开了个户，由方中做客户代表，这让方中非常感动。候城交易所交易的品种很单一，只有电解铜和国债。金盾公司是一家香港人开的期货公司，主要做外汇和恒指，与国内的品种比

较，无论是市场容量和交易状况都是天壤之别。

周森很少过问方中的交易，只要求是亏损必须控制在30%内。再有就是要方中网罗人才，这种信任无疑是巨大的。方中在金盾期货经纪公司里真枪实弹地参与了交易，实践了多年前学到的交易方法，近四个月的时间里，他默默地体会认真地学习，很少回到交易所。八月的一天，方中回到了“鸿信”，从一个档案袋里取出一张支票，放在了周森的办公桌上。

“周经理我清户了，这是结算单据。”方中把手里的档案袋递给了周森。

“怎么了？”周森疑惑地问道，拿起支票看了看，上面的数额是三十万零七千。

“我没来得及请示，我听说金盾出事了。”方中说。

“怎么了？”周森看着方中。

“我昨天和他们结算部的人吃饭，听说香港老板消失一周了。”方中说。

“哦……吃饭的是女孩子吧！”周森笑着说。

“嘿嘿……”方中笑了笑。

“高林去总部了，一会儿就能回来，晚上一起吃饭。”周森说。

期货交易推出不到两年，交易却异常火爆，有说这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体现，也有说期货市场就是一个大赌场。那时候做期货的人信奉一句话，“将相本无种，富贵险中求。”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上海国债交易，躺下一个万国证券，造就了千百个千万亿万富豪。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一直在上海国债上做空的“辽国发”事先得知“327”贴息消息，立即由做空改为做多，使得“327”合约在一分钟内上涨两元，十分钟内上涨三点七七元。做空主力万国证券公司立即陷入困境，按照其当时的持仓量和价位，其亏损高达六十多亿元。为了自救，“327”合约空方主力在一百四十八点五价位封盘失败后，在交易结束前最后八分钟，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以七百万手、价值一千四百亿元的巨量空单，将价格打压至一百四十七点五元收盘，使“327”合约暴跌三点八元，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造成了传媒所称的“中国的巴林事件”。

“327”国债交易中的异常情况，震惊了证券市场。事发当日晚上，上交所召集有关各方紧急磋商，最终权衡利弊，确认空方主力恶意违规，宣布最后八分钟所有的“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各会员之间实行协议平仓。管理层的处理没能扑灭多空双方的欲望之火，相反使得更多的人看到了巨大的利益，这场冲天大火终于在五月十八日爆发了。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这是中国期货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证监会介于国债期货存在的巨大风险，在十七日收市后决定于次日关闭国债期货交易，参与国债交易的人无论多方还是空方都成为了牺牲品，关闭国债交易的决定却引发了股票史上的一次井喷。八千五百亿元的天量给国债期货画出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像一把刀狠狠地把纷繁喧嚣割裂在了昨天。

方中走进交易所大门，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随着国债期货的停牌，昔日人头攒动的大楼变得门可罗雀了。墙上显示器里的数字也闪烁得有气无力，那两个保安依旧懒洋洋地坐在那里好像从来没有移动过似的。到“鸿信”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鸿信”成为了候城交易所里员工最多、客户最多、交易量最大的单位。高林和周森给予了他最大的信任，凭着突出的业绩方中升任了“鸿信”期货公司的副经理主管交易。方中推开“鸿信”期货公司经理室的门走了进去，周森坐在办公桌后，正在看着材料，看到方中进来打了个招呼继续看着。方中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阳光把窗外树叶的影子投到了地上，翩跹地舞动着。

周森是个非常喜欢玩的人，每年的集团桥牌前三甲必有他。下班后和同事打扑克是令周森最快乐的事情，他总是找各种借口要方中提早结束工作早点下班，这样就能多打两把。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过方中，不要和他一样贪玩，而且也知道由于贪玩自己失去了很多机会，但他还是喜欢这种连输赢都没有的游戏。

周森和方中熬到了经纪人们开完了会，兴冲冲地打了一阵扑克。每天这样的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有家的要回家，不然老婆会打爆他的传呼，每当别人的传呼一响方中就特别高兴，挖苦这些被老婆挟持的男人，同时庆幸自己是单身。看着那些已婚男人一脸的无奈，方中很是开心，可方中发现，这些男人在他们转身之后回家的脚步并不艰难，相反很轻快，可第二天又表现出对老婆的哀怨和对婚姻的无奈，做男人真累。

高林回总部的时候方中多数陪着周森，下班后俩人溜达着到了一家饭店，点了几个菜四瓶啤酒吃了起来。“小方啊，高林这次回去开会，总部那边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周森顿了顿，看了一眼方中，“这次你能在国债出事前两天成功退场，使得我们在总部那里很有面子。另外由于没有同‘国发’的高氏兄弟合作，使得总部在上海的资金上没有闪失，总部对我和高林下了嘉奖，高林说回来后亲自向你表示感谢。”

“大哥，你太客气了，这些都是你和高经理对我的信任，而且我在国债上赚到的钱还没有一个三十万的客户赚得多。”方中打断了周森的话。周森端起酒杯向方中示意一下喝了一口，方中端起杯一饮而尽。

“方中啊，其实一百万的投资和一百万的利润对于‘鸿信’这样的集团不算什么。但是你知道吗，由于我们拒绝了‘国发’的合作，总部在上海也同样没有

和他们合作，这次‘辽国发’的结局，老总们很是庆幸，你虽然只赚了一百多万，但却回避了几千万的损失。”周森再次端起酒杯喝干了酒，方中又干了一杯。

周森接着说：“我和高林来候城两年多，一直也就是自给自足，总部好多次要调我到上海学习，由于没有什么业绩，碍于面子我一直拖着没去。另外，这儿离你嫂子近，她的研究生现在也快读完了。这次你做得很出色，替我和高林赚足了资本，我真的要谢谢你。”

“大哥，你言重了。”

“小方啊，政治资本对于高林和我，远比钱重要得多，我可能要到上海进修一段时间。另外，你也知道赵总和我们公司的关系，他希望我们公司把啤酒做起来，高林这次回去就是和赵总一起去的，事情基本定了。”

“赵所长这次想玩大的了啊，不愿意跟在上海的屁股后面了！”方中说。

“最近听说国家可能要整顿期货业，交易所会裁掉很多，赵总也需要业绩。”

“我看赵所长是需要钱了！”

“赵总和我提过你，认为你是个人才，希望你能为这次的啤酒做些工作。”周森说。

方中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对赵总裁的反感是没法向周森说明的。他一直认为期货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交易所外面就挂着“公开，公平，公正”的牌子。交易所的总裁应该是学者或者是儒商，通过对这位总裁的了解，显然和自己的想象相距甚远，他可以有很多平凡的同事，但绝不会在平庸的上司的领导下工作，这也是他离开交易所的原因之一。

高林回来后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总部批准了操作啤酒大麦的计划，在上面没有整顿前干上一票。多年积累下的人脉如果不使用，就真的要过期了，三个人惴惴不安地开始了策划。高林把总部的意思详细地说了一下。在交易所的鼓动下，总部领导们动了参与的心思，答应出资一亿，协助交易所把这个品种活跃起来，现在担心的有三点：

一、没有相应的资金做对手盘。

二、万一像“中经开”这样的超级鳄鱼来了怎么办？

三、动用这么大的一笔资金，赚得少怎么办？

国债交易停牌后，“上海少桥”、“中经开”、“辽国发”、“万国”成为了期货界人们传颂的传奇。“中经开”在灭掉“万国证券”之后成了众多机构眼里的目标，打倒“中经开”就成了一个理想。

周森听后气得骂了一句：“这些二百五，想吃肉还怕挨打。”接着问高林，“这事儿是会上定的，还是底下说的？”

“现在不都是底下先说好了，再开会嘛！”高林说。

“他们懂什么是期货！上次来视察工作，中午吃过饭回来看到线材涨停了就问我，‘为什么一会儿的工夫就涨这么多啊？部里知道吗？’这回答应交易所又怕这怕那的，做期货要是保赚，我早把房子卖了做了！”周森气呼呼地说。

“管他们怎么说干吗，这次是个机会，有钱有品种干一把也不枉做了次期货！”高林说。

“一听他们说话就生气，上次那个谁……看到涨停兴奋得跟踩了电门似的，后来跌停了还在那儿美呢！”周森学着当时的情景，三个人哈哈地笑着。

“后来停电了还问交易所怎么也停电呢。这样的傻子怎么干上去的！”周森越说越生气。

“那次是谁拔的电线啊？”方中问。

“那谁知道啊！”高林说。

“我咋听说是你拔的啊？！”方中说。

“你拉倒吧，那次我是多头，听谁胡说的啊！”高林说。

“那次你在场吗？”周森问。

“没有，我当时在三楼，后来听说的。”方中说。

“我给你讲吧。”周森慢条斯理地讲述了一段交易所初期发生的一个故事。

交易所成立初期，不知道用结算制度控制风险。一次做线材，先是高林、周森为代表的多头利用一个传真，把价格打了上去。空头交易员一看价格上来了，也不平仓，保证金已经不足了，就坐在席位上聊天。多头就派代表找空头谈，空头们嘻嘻哈哈地就是不平，说平仓亏了，没法儿向单位交代。

多头就去找交易所协调，交易所的人员来了要求空头平仓，空头就是不平。没办法就把资金不足的空头撵出交易厅了。高林和周森把仓平了陪总部来视察的领导。交易厅里只剩下了多头，看高林、周森把仓平了，也跟着平。交易厅里只有多头卖平仓，价格越平越低结果把价格鼓捣到了跌停，交易所的人员一看，又把多头撵了出去，请回了空头。多头气不过，出交易厅的时候把电线给拔断了，结果交易提前结束。之后又有一次行情波动猛烈的时候电线被拔断了，后来交易所特别安排了一名保安看着那处电线。

“那时候交易员就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就生分了。”高林说，“我的担心是，啤酒常喝，大麦没见过，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儿。”

“啤酒麦再不济也比西瓜强吧，西瓜都能炒，你担心这些干吗？”周森说。

“周总说得对，关键就是布局。”方中说。

“我负责和交易所的沟通，争取些政策，不能让我们干炒没好处吧！还有拉

些和咱们关系比较好的人，建立个同盟。小方负责把新人管理好，多接触啤酒厂的人，怎么也得知道啤酒麦到底是什么，弄一瓶子回来，让大家看看。还有就是盯紧资金动向，这回用到你那些小妹妹、大姐姐的了。高林负责和总部协调，总揽全局。”周森分配好了工作。

交易所的人在四处奔走，游说各方参与交易。各公司的经纪人也在四处奔走，寻找着客户。国债停牌后，中国的期货市场可谓狼烟四起，上海的夹板，北京、郑州的绿豆，天津和苏州的红小豆，海南的咖啡橡胶，还有大连的玉米烽火连天，群雄逐鹿。看着人家热热闹闹，候城交易所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这幢古朴大厦里面的人都有些酸楚。

不论是交易所的人还是各会员单位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品种成为期货市场上的龙头，这样交易所和会员单位以及经纪人们都会赚到不菲的佣金，交易所还会扩大资金沉淀。交易品种要想做得活跃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交易，就像水一样，转动起来就形成了旋涡，旋涡大了自然会吸引到人来交易。交易所就是拨动旋涡的螺旋桨，办法就是开品种推介会。做活啤酒大麦交易的消息一出，引得各方人士关注。暗地里进行着组合，只有建立成了联盟，在未来的变化中才会安全，也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很多人自己找到了联盟而欣喜，却不知道这种联盟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东西。

周末中午，方中来到交易所银行找陶雨，陶雨是银行的出纳。按照国际惯例交易所的结算业务是由结算银行完成的，但是候城交易所的银行保留着自身的特色，业务主要是收款。由于人员流动的原因，陶雨有时候也会到结算部帮忙，方中在交易所的那段日子和陶雨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玩。

“小雨，晚上叫上马宁一起蹦迪去啊！”方中隔着柜台说。

“他晚上哪有空啊，酒吧越到晚上越忙，去哪儿啊？”陶雨问。马宁是陶雨的男朋友，鲁美的学生，学校外面是酒吧一条街，他就在那儿开了一家叫“说我说你”的酒吧。方中和周森没事的时候经常去，由于去那儿的多是学生和年轻人，所以这家酒吧里也卖些市面上的酒，方中去那儿只喝“老雪花”。一次有人闹事正好方中遇到，方中认识那人，做了回“和事老儿”，为此马宁很感谢方中。一次方中和几个朋友来玩，陶雨和马宁来了个一见钟情，酒吧就成了方中的一个据点。

“日月岛的票。”

“几张啊？”陶雨问。

“你还能带多少人啊！”方中说。

“嗯……我也就能找两三个，安琪一定会去，要是票多，我就叫关琳琳

她们。”

“算了！那些大姑们我可领教了，疯起来没边儿。”方中打断了陶雨的话。

“那就找我的同学吧，下午告诉你人数。”

“小雨，最近谁家进钱帮我记下来啊！”方中说。

“嗯！”陶雨点点头。

方中回到办公室周森正在打电话，看到方中示意他不要出声，方中坐到椅子上。尽管是盛夏，办公室里也没有空调，人却觉得很凉爽。这就是这座大厦的好处，夏天的时候，外面热得像下火，里面也是凉爽宜人，远远比开空调降温舒服。

“这次操作总部非常重视，咱们市场部和开发部的定价什么时候能拿出来呢？……交割的条例什么时间可以确定啊？……我觉得还是参照大连或者郑州的交割条例好，毕竟是农产品嘛！……再有就是交易费用……我不是说书面上的，对……让我们做怎么也给些政策吧……哈哈，好好……等你的回复，再见！”周森放下电话对方中说：“高林去总部了，资金后天能到，第一笔两千万，说是一个亿，真要拿出来也费点劲啊！”

“那几家我都联系了，他们的热情不高，整顿的事情也都清楚，各有想法，有色这边至少不会和咱们对手，那几家经纪公司的经理倒是踌躇满志的……准备吃掉……谁，嘿嘿。”方中说。

“约个时间，再和他们确定一下，现在不像过去了，错单都能要回来，现在谁捡就是谁的了。”周森说。

“要不约他们吃个饭，把话说开了，再打个麻将！”方中说。

“吃饭都能来，打麻将……哼！”周森不屑地说，“上次输的都没给我呢！”

“谁让你手那么重，三家都收拾。”

“不收拾，吃饭钱哪儿来啊！”周森说。

“孙晓莉和啤酒厂接触得比较好，我们是否卖点血，把啤酒厂搞定了？”方中问。

“先牵着吧，我觉得他们作用不大，但别放。现货商目前不会有作用，必要的时候你出面。”周森说。

交易所要举办一次啤酒大麦推介会，拉着“鸿信”帮场子。高林、周森负责协助交易所，方中负责组织“鸿信”经纪人。每次有这种活动，各公司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开发客户，交易所里面的公司相互之间还都客气，外面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却赤裸裸地争夺客户。

去年开电解铜推介会的时候，方中带着崔震、张岳等经纪人就是大捞了一

票。协办的那家公司气得向交易所投诉，交易所也只能安慰他们，都是同行别太计较了。那公司的香港顾问最后扔出一句狠话：这也太明目张胆了……等以后再有这种事情，我们也抢客户得了……

得到便宜的偷偷地乐，这回轮到自己坐庄了，高林、周森特别叮嘱别给别人做嫁衣裳。方中笑着说，这种事情只能大度些，便宜哪能都咱们占啊！嘴上这么说，布置起来却没给外人留下空间。

首先向有色的那些家借了办公室，连同自己公司的办公室布置了七个分会场。自己经纪人找来的准客户，由专人负责，会开得差不多了，赶紧请回到公司，避免其他公司经纪人开发，您总不能到我屋里抢吧。

“鸿信”的人数在交易所是最多的，但方中还是找到了一家会务公司，由他们找来一些会务人员，协助交易所工作。自己的经纪人完全派到会场，盯住每一个来参加推介会的，有开发价值的直接请回分会场，由顾问组的人开小会。

崔震和张岳的任务很特殊，带着几名身体健壮的男经纪人，做起保卫工作。交易所里的公司一般都顾及面子，他们针对的是外来公司的经纪人。这些人也好辨认，首先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其次是服装，男经纪人衬衫西裤皮鞋，甚至系领带，女经纪人多数是长头发红嘴唇身着职业装。

孙晓莉的任务最特殊，她和啤酒厂的侯总联系密切，交易所出面请啤酒厂派人参加，侯总说明是冲着孙晓莉参加的，所以她只负责陪同侯总。而且特别命崔震，一旦发现外面公司的经纪人有接触侯总的企图，立刻采取“强制手段”。

大会隆重地召开了，很多人没看到胜利的闭幕。开到一半的时候，多数外面公司前来淘宝的经纪人就迫于崔震一千人等的贴身防守提前退场了，很多外表看着体面的与会者被请回了小会场。方中看着自己公司的经纪人都有了目标，会场上剩余的也没什么价值了，出了会场到各个办公室外巡视了一番，小会场里的气氛轻松热烈，茉莉花茶的香味飘满了走廊。

看情形怎么也比上次那家协办公司效果好，方中转身回了会场，坐在后排的一个位子上。台上是侯总在讲啤酒大麦的知识，孙晓莉坐在前排座位上。一个看着很老成的人从旁边挪了过来，向方中笑着点点头，方中看了他一眼，见对方和自己一样也穿着件T恤。方中暗笑，看来无论如何布置，也不可能完全控制住不让别人开发。方中不动声色地看着台上装作听讲。

那人开始向方中搭讪了：“您刚来吗？”方中回道：“是啊。”那人又问：“您做期货了吗？”方中摇摇头。“我是正大期货的经纪人，如果您有兴趣，换个地方我可以单独给您介绍一下。”那人说着递上一张名片。“好啊！”方中看后点点头，心里想：别说一下，两下都行。

“那您跟我到外边吧。”那人说。

方中跟着那位正大的经纪人出了会场到了拐角，那人停了下来。方中想：以去你们办公室，怎么就在这儿停下了？那人就开始了布道，先是公司介绍，接着期货知识，然后介绍自己曾经如何地叱咤风云。方中一边听，一边寻思着他话里的优点和漏洞，准备给公司的经纪人作个借鉴。

看到走廊那头有人过来，那人收住了话头儿向那边张望。方中暗笑，可能被崔震他们吓到了，就对他说：“谢谢你给我介绍，如果我想投资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们公司很有实力的，在各个交易所都能做庄。”方中一听心里想：“鸿信”在教导经纪人的时候可没有像他这么敢说话，就露出惊讶的神情说：“真的吗？”那人看到方中的表情更来了精神。

“真的，我们经常带领客户做盘，这次住友事件就是我们公司带领客户砸的盘。”这人竟然说得栩栩如生。方中暗想：要真是你小子砸的盘，老子现在就砸你！脸上却带着敬仰的神情对他说：“要是你们公司什么时候再砸盘，你先告诉我一声，啊！”点头离开。

走廊里看见公司的一个新经纪人向他走来，就迎了上去，那经纪人说他找了几位准客户没人给讲课，方中跟着他往办公室走去，一边走一边说：“没人讲你不会讲啊！”

“我怕讲砸了！也不知道该讲啥。”

“怕讲砸了啊，你就给他们讲砸盘嘛！”

“啊？！方总，什么砸盘啊！”

方中跟着他到了高林的办公室，“办公室都占满了，郭姐让到这儿来的。”方中笑笑，和他一起进去。屋子里坐着六七位客户，茶几上摆着茶水和水果，会计郭姐在忙活着，经纪人赶紧上去帮着郭姐招呼客户。

“大家好，我叫方中，很荣幸和大家认识，我先把期货的交易给大家作一个简单的介绍。期货交易是标准化合约的买卖，可以双向交易，就是买空和卖空，由于采用了保证金制度，所以可以说是‘以小博大’，期货的功能是价格发现和回避风险……”方中说。

“买空卖空不就是投机倒把吗？”一个客户问道。

“投机也是投资的另一种形式嘛，大家可以看一看。”方中指了指挂在墙上LME电解铜的走势图，“我们国家是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推出期货交易，第一家是郑州商品交易所。但是在国外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这张图记录了一九七〇年到现在每一天伦敦铜的交易过程。虽然这张图形是由红黑色的线条绘制而成，显得有些单调，但在我们看来它很完美，每次凝视它的时候，甚至像是在看蒙娜丽莎一样。”

“哈哈……”大家笑了。

“大家可能不相信，如果抛开艺术的无价，绘制这张图形上的每一根 K 线所花费的金钱都要比蒙娜丽莎价格贵上多少倍。蒙娜丽莎给我们的是微笑，这张图给我们的是幻想。”

“方老师，我去年参加过一次商品推介会，那次就是讲铜，当时讲课的是一位香港分析师，当时他预测铜会上涨，如果按当时的价格投资，到现在我们会有多大的收益呢？”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问。

方中心里好笑，那位香港的分析师在推介会上大力宣扬上涨论，操作的时候做的竟然是从二万三一路空到了三万，把个公司都亏没了，后来偷偷地跑回了香港，那家公司也从交易所撤了出去。

“那时候到现在直线涨幅是七千元，铜的利润是三千点波动保证金就翻一番，如果当时您投资十万元，在不考虑加码的情况下，您的收益在二十万以上。您提到的那位香港分析师的利润更为丰厚，据说现在正在享受马尔代夫的沙滩和美食。”方中笑容满面地看着目瞪口呆的客户们。

这次推介会后一股暗流在逐渐地汹涌，交易所里的每个公司每个人表面上还是按部就班，熟悉的人见面还是或微笑或攀谈，但眼睛里透出了防范，转身的时候都在各自地思量着：他是哪边的呢？就在这暗流即将澎湃的时候，总部调周森去上海参加最后一期干部培训班。

高林对方中说：“咱不能耽误周森的前程啊！送行！”周森走了，临走时候给了方中一个紧紧的拥抱，周森的臂膀很有力，健壮的方中在周森的怀里显得有些弱小，面对这位良师益友方中依依不舍。

“我等你的好消息！”

“保重，大哥！”



第二章 布局

周森走后的一个多月里，啤酒大麦的交易量并没有如预期地做起来。一个品种的真正活跃和成熟不是谁说了就会怎样的，除非这个人是玉皇大帝。总公司的资金也没有达到预计的一个亿，只有三千万到账。高林对方中讲，对总公司的承诺不要当真了，上面的日子也比较紧，而且鉴于高管层最近对期货市场的态度，总公司对这次在啤酒大麦上的操作持谨慎态度，这三千万都有可能会随时收回。

这一周来，啤麦的价格就在一个狭小的区间游动，好像一匹骏马等待人来驾驭。交易量的表面放大，方中最清楚是怎么回事，高林和他每天轮换敲单，累得手臂酸痛。高林倒是高兴，不用花钱就可以在交易厅里玩“踢球”，昔日对交易厅的向往，现在方中已经淡化了，每当他穿着红马甲走过那些黄马甲的时候，那些过去的同事开始还和他打招呼，后来只是点头，现在连看他都是偶然了。

每当他走过交易厅的时候，方中总是脸色平静，但他会用冷酷的目光扫视席位里面的人，他知道，这里面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是他的对手。自从国债停牌后，交易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生疏了许多，很多熟悉的面孔在交易厅里消失了，又来了很多陌生的脸。开始方中还会参加送别聚会，可后来他拒绝参加，很多人说他变了，方中没有辩解，他的确变了。分别时的戚戚怨怨和离开时的依依不舍，方中连想都不愿意想，因为他知道，想的结果是痛苦的，纠缠于聚散别离只能销毁他的斗志，面对不了就选择回避。

晚上八点多，方中和高林回到办公室，由于是周末，公司里没人看外盘，高林叼着支烟，烟雾在他脸前晃动。高林本来很少抽烟，但这段时间抽得多了，方中和高林隔着老板台坐着，俩人都在轻轻地摇晃着椅子，谁都没出声，高林把半截香烟按灭在烟灰缸里。

“后续资金没戏了！”

“嗯。”方中还接着晃椅子，椅子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手里的这些资金可能再过两三个月也要抽回。”

“俩月还是仨月啊？”方中停止了晃动，把胳膊放在老板台上看着高林。

“不好说啊——”高林拉了个长音。

方中重新靠在椅子上说道：“现在啤麦上基本持平，如果先退，按照目前的状况要亏五十万至七十万，要做起来，至少还需要三千万，而且最近大概有五百万的资金入账，个人也有一百八十万入账，过去担心的没资金做对手，目前看来我们的对手日益强大。”方中顿了顿继续说，“这次啤麦新合约的开盘价并没按咱们的设想开盘，高开了一百点，这就把持仓成本抬高了很多。现在的市场大家都喜欢做买，低价位的单子又拿不到，啤酒厂那边的态度很暧昧……”高林打断了方中的话问道：“孙晓莉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孙晓莉在这次啤酒大麦交投活跃后和啤酒厂接触得很密切，但是交易所和其他公司也在争取啤酒厂这个客户。

“孙晓莉那边我觉得没戏，但还不能放弃，放了，路就归别人了。”方中说。

“你再盯盯。”高林无奈地说。

“高总，给孙晓莉报点费用吧。”方中淡淡地说。

“行！”

“高总，你打算放弃啊？”

“小方啊，资金对公司来说不算什么，周森在上海来电话说上面对期货有些反感，要整顿。总公司的领导不愿意冒险，要不是和赵总多年的关系，是不会蹚浑水的。”

“以前交易所说请少桥、中经开的人来做，可现在这两家也是自身难保，国债里中经开多牛，到了绿豆地里还不是被卸了。就连中经开的老戴都被人家一刀捅到了肝上，做出仇了。咱们开始是怕人家来，后来是怕人家不来，现在是盼人家来，嘿嘿……”方中说。

“这一个月的球也没白踢，参与的明显多了。”

“对了高总，赵所长这次从北京回来好像挺牛啊！”方中突然停止了晃动，眼睛里光芒一闪。

“好像是和证监会的一个高管接触上了，对合并的事情有了些信心，说至少做上海的分厅。”

“啊，可以做小老婆了，嘿嘿，那高总你有什么打算？”方中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想退出来。方中，你知道目前的资金我们损失不得啊，其实即便赔这些，还有国债上的一百多万利润去补，要是亏多了……”高林没再说下去。

“高总，这笔资金你能留仨月吗？”

“你有什么打算？”

“高总，我这几天做了个估算，交易所里的资金准备参与啤麦交易的有一个亿，咱们占三成。老会员单位的资金在一千万左右，散户资金两千万，剩下的资

金是真正会和我们对阵的，也是三千万，实力和我们相当。老会员单位的资金在没有明确方向前是不会大笔参与交易的。散户资金的游戏性强，吸筹的时候是阻力，砍仓的时候却成了动力；另外散户阵营里有七成是新进资金，缺乏操作经验，这种客户可能一下就会被灭掉。这个品种是唯一的，对于定价没人真正了解。即便是啤酒厂，对于现货和期货之间的关系他们也不会掌握，而且他们的态度也在观望。赵所长把北京顺义找回来了，框架搭起来，可只来了俩人，连子弹都没带，一旦波动，最快也得一周才能参战。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退场只会给对方机会，而且对方只是三家经纪公司，‘中盛’、‘经协’和‘正兴’，他们的资金是客户联军，后续可能比较快，但战斗力差，更谈不上团结。我们现在就像武林高手对掌，比的是内力，谁先收力谁就死。”方中盯着高林的眼睛。

“资金数目你能咬准吗？”高林盯着方中的眼睛。

“陶雨让我看了大账，就中午。”方中呵呵地笑笑，“而且他们三家的持仓资金占用比较满，我分析可能是多个客户一起做，这些客户都是做过外地盘的，对咱们的盘比较藐视，所以出手都很大。咱们原来的客户都喜欢做铜，特别是参与过国债交易的客户对短线交易不适应，因此最近让这些新进资金得了手，但这也产生了对立情绪。”方中站起来，走到椅子后面，手扶着椅子靠背。

“如果真的对上了，以咱们过去的人情积累，会员单位和老的散户是应该不会为难咱们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这个市场为了利益，人情可能会一文不值。”方中说。

“那新进的散户，你觉得他们会帮谁？”高林看着方中。

“不知道，他们到交易所就是淘金的，谁是赢家，他们就会追随谁。”方中说完这句话，走到了窗前，抬头看着窗外，窗外的梧桐树随风摇曳，对面宾馆霓虹灯的光照在树叶上，斑斑点点。

“你需要多长时间准备？”高林问方中，他的语气略带颤抖。

“十天！”方中显得很自信。

“好，最坏的打算是一把事情闹大，实在不行，把总部拖下水，大不了追加资金把闪电战变成持久战。”高林说话的时候显得有些激动。方中看看高林，高林已经把他没说出的话说出来了。

“你还需要什么？”高林问。

“钱和权力。”方中慢慢地说，但眼睛盯着高林，特别是说到“权力”的时候。

“你需要什么权力？”高林看着方中。

“我可能会去说服一些会员单位，许给他们一些利益，这些在事情完结后，你必须兑现。”

“好，你做主。你要多少钱？”高林点点头。

“十万吧，可能不够，这些钱我没有报销凭据。”方中说。

“你用钱除了饭费票子好像没拿来过别的收据吧。”说到“收据”，高林的声音提高了些。

“郭姐上次都和我急了，最近的七千多我都忘了咋花的了，要不您给说一声？”方中讪讪地看着高林。

“郭姐说你，衬衫天天换，女孩天天换，你自己想辙吧，我可管不了。”高林向后一仰，继续晃起椅子来。

“哎，高总，我泡姐可从来没花过公司的钱。”看高林没吱声方中又说，“连请你和周总吃饭都是花我自己的钱，这些你可都知道。”高林冲着方中摆了摆手，对方中说：“如果那些你觉得不能和咱们对立的资金和咱们对立了怎么办？”高林的眼神显得非常凝重。

“高总，我在高中的时候打过一次架，对方找了五个外面的人来打我。纪军也在，要打我和纪军还挺好，纪军当时玩了命要和人家打，被我拦下了。我不想纪军参合，所以我提出来和要打我的人单挑，他没接受，我就对纪军说，你给我三分钟，如果三分钟后你再出手我不拦你。”

“后来你被打了个小鸭子样吧？”估计方中要挨打高林显得很兴奋。

“我就对找人打我那人说，我和你是同班同学，既然你觉得看我不顺眼，那好，你不是找入了吗，那你也别动手了，你和纪军别伤和气行吗？那人说行。我就对那些帮忙的说，你们打我吧。他们没人动手。我就说，你们要是不打我，我可要打你们了。他们都笑了，可就在还没笑完的时候，我奔着最胖的一个去了，几下，他就倒了。那些没有上手的人，就看着我打那人，然后我就走了，是走了，不是跑了。”方中斜着头，看着高林，“真事儿，不信你问纪军。”

看着高林回味着自己讲的事情方中继续说：“资金实力旗鼓相当的时候比的是交易技巧，多国联军看着声势浩大真要交手未必一心一意，只要我们抢得先机就有把握取胜。”看到高林坐直了身子方中又说道：“高总，交易所的结算系统有个玄机，国债后对风险控制作了调整，但只强化了对浮亏方的管理，可对浮盈资金没作限制，只是说浮动利润不能开新仓，可系统并没有作限制，由于没人透支，所以一直没被发现。”

“你是怎么知道的？”高林瞪大了眼睛问方中。

“你忘了，我以前的办公室挨着哪儿吗？”方中得意地看着高林，“而且结算是后十五分钟的平均价，这也有别于其他交易所，就是说只要价格在最后十五分钟有利于我们，对方的亏损在第二天就变成了我们的部队去消灭他们自己。”

看到高林脸上渐渐露出光彩，方中又说道：“这次的事情不能用我们公司里

的人，只要纪军配合一下，你同意吗？”

高林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脸色由于激动变得通红对方中说：“明天我往纪军的账户里敲十万，你和纪军说一下。”

“好，我还要崔震和孙晓莉做些事情，可能会稍微出些格。”方中说。高林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你觉得我们要卸掉他们多少？”高林已经平静了。

“这次那三家经纪公司，看准了开盘价高，要吃我们，还有一些散户也算准了我们没能力反击，所以我认为……”方中顿了一下，眼睛里突然闪出一道寒光。

“通杀！”



第三章 结盟

有时候在交易不活跃的月份里，偶尔出现一两笔所谓错价单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对于这种“事故”国外称作“胖指头”，只有当事的交易员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由于是没人关注的品种，这种事的发生甚至没人知晓。可那都是些有心人，他们闲得没事的时候，喜欢低挂或高挂一些单子，一旦有交易员敲错单子，就会捡到钱包。

纪军在捡到一个大钱包后从“鸿信”撤户了。纪军并没有离开交易所，而是到了一家有色系统的会员单位“东盛”用二十万开了个户，而且专做啤酒麦。在短短的一周里竟然获利近三万元，这让周围的客户很是羡慕。都说“人精做股票，人鬼做期货”，这里的“精”与“鬼”的关系就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与“魔”的关系。大家虽然不说啥，但心里都明白，来了个知道“信儿”的主儿。钱的诱惑是无尽的，可对这种诱惑所表现出的态度，大多数人表现得很有节制，尽管非常地想跟着纪军赚钱，但要在别人看来要做得顺其自然一些，这就是所说的“脸面”。

纪军在赚到钱之后客户们对他的态度很快达到了敬仰，纪军每次报完单子，就出去转，临走的时候把平仓单也挂好。在纪军走后，“东盛”的客户有的先看看图形，觉得行就跟着下一笔单子。随着纪军有如神助的成功率，跟单的客户越来越多了，后来纪军好像有意回避这些客户，直接打电话到场内，报给“东盛”的交易员。东盛的客户不多，资金也都不算大，过去多以做铜为主，即便做啤酒大麦也做得很少，而且这些客户多是有色系统的人，和“东盛”的张经理以及交易员小王关系很好。

纪军不在“东盛”的交易室下单其实根本回避不了这些客户的跟单，开始交易员小王还往回打电话，告诉客户，而后来一些客户干脆告诉小王，纪军下单我们就跟着下，收盘大家分赃，反正交易所对会员结算，会员再结算客户。短短的一周时间，“东盛”的客户沸腾了，每天每个客户都有一两千的人账。对此纪军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纪军是方中的发小，小学和高中的同学。大学毕业之后纪军挂靠了一个单位

也没去上班，自己有辆老丰田，在机场拉些活。前些时候纪军和女朋友产生了矛盾，女朋友的家里反对他俩的交往，遇到这种事情本来应该俩人要力争维护恋爱关系，可没想到，相处了三年多的女朋友突然态度恍惚。这下气坏了纪军，断然与之分手，可没分几天，他女朋友好像清醒了，他也舍不得那女孩儿，在痛诉离别之苦后，二人涛声依旧了。

这次方中找到他，只说是要他帮自己一个忙，并没多说什么。纪军是厚道人，知道“发小”有事儿，也不多问，你要我做啥我就做啥，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要我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信任，一种只有真正朋友才会有的信任。方中之所以找到纪军是因为在公司里找不到一个他可以真正信任的人。

纪军给方中打电话，说有个“中盛”的客户老徐要请他吃饭，电话这边的方中露出了一丝微笑。方中告诉纪军，他请你，你就去，他说你就听着，问你什么都不知道，反正你也不知道什么，要你做什么，你也不说答应，也不说不答应，总之就是一个“蒙头人儿”。

“中盛”是候城最大的期货经纪公司，说最大是因为它是“中”字头儿公司，整个“中盛”体系中有联合交易的习惯。老徐是大连人，在大连做玉米赔了一些钱，说是有三十万。啤酒大麦活跃后，他带了二十万来交易所，二十万在散户里算是大户了。老徐在玉米失利后得出个结论，在期货上赚钱就要跟庄，大连的水深，这些钱庄家看不上眼。到了候城交易所里的公司比较重视，老徐有了种大户的感觉，和几家公司都保持着关系。只有“鸿信”没搭理他，老徐知道“鸿信”是啤酒麦的绝对主力。

可“鸿信”的两位领军人物实在是没机会接触，然而前一段时间“鸿信”被压制住了，听说是资金接不上了。对于方中老徐并没有放在眼里，一个小毛孩子，有高林和周森在后面撑腰，一天到晚孤傲得不得了，就知道和交易所的几个小女孩起腻，没多大出息。

这一段时间跟着“中盛”做交易老徐赚了点钱，胜利坚定了老徐“跟庄”的看法，回到老家又凑了八十万，而且连媳妇都来坐镇，但没想到这一周的时间，啤酒大麦的波动异常火爆，而自己分别开户的那三家公司，被“鸿信”打得有些不知所措了，相反，交易所最里间的“东盛”却是欢歌笑语。

老徐打听明白了，原来有个叫纪军的最近做得很顺，而且这个纪军和方中的关系非同一般。对“鸿信”老徐本来就没死心，他的经验告诉他，在期货这一行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方中实在是鬼，还有那个交易员吴迪，手实在太快。虽然是孤军奋战，但那三家也不敢贸然压死，谁知道他们的资金什么时候就到了。还有候城交易所其实是有色系统的天下，那些有

色系统的交易员和方中好得要命，据说“住友事件”大家都知道方中有些客户的多单没退，那些交易员就硬是没封死他，等到方中的单子退净了才出手杀跌。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故事，而关于高林、周森和方中的传说在候城交易所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纪军的出现，老徐可以说是欣喜若狂，赔点钱他不是很在意，要是搭上“鸿信”在交易所自己绝对可以大有所图了。憨憨的纪军让他感到十分的踏实，通过对纪军的了解，看他是个非常实诚的人，而且他和方中的关系绝对不一般，没准他的仓就是方中的。老徐决心从纪军下手进而接触到“鸿信”。

啤酒大麦渐渐地掀起了旋涡，大家各自寻找着“组织”，开盘的时候目不转睛地在价格变化中感受方向，收盘后伸长了耳朵聆听各种消息。从“经协”公司传出了“鸿信”资金链可能要断，原来的三千万现在只有一千万了，那两千万被“鸿信”总部撤回了。据说消息来源是结算部的陶雨，她告诉“经协”一个报单的小女孩儿的，她俩是同学。

而随后的交易证明了这个信息的可靠，“鸿信”的交易量明显减少，对盘面的操控也是没了力度，纪军也有几天没下单了，连影都看不到了。随后的两个交易日里啤酒的价格成了一条横线，上下五个点的波动都困难，“鸿信”的席位上也只剩吴迪一个人，多数时间是在织毛衣，偶尔接客户下单的电话。

在和高林制定了操作策略后的一周，方中每天除了在场交易，还要处理公司里的事情。孙晓莉也很忙了，前天财会郭姐给她报了一千五百元钱，这使她很意外。方中问她开发啤酒厂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她说啤酒厂的侯总态度很闪烁，对于出资参与的事情总是回避。方中告诉她要保持和侯总的接触，有什么困难就说。她说想要请侯总吃个饭，上次是侯总请的她，而且档次很高，想要回请担心自己负担不起，其实她也只是说说。公司在经纪人的开发上原则是费用自理，但怎么也没想到，公司竟然给了她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补助。

方中嘱咐她，最近多和侯总接触，保持每天最少两个电话，两天必须见一次面。这让她有些为难，觉得这么追着客户不礼貌，但方中告诉她，做经纪人就要有一颗不害羞的心。对于这位上司，孙晓莉有种莫名的感觉，公司乃至交易所都知道这个方中最喜欢和女孩子起腻。

每当接触这位上司的时候，她都会紧张，担心对自己有所言辞。可这位上司对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让她觉得超出工作关系的举动，特别是单独相处时，方中总是彬彬有礼地布置工作，这倒让孙晓莉有些失落。期货公司很少布置经纪人定向开发客户，不管怎么样，既然是工作，做就是了。

周一中午方中叫来崔震，让他设法约出结算部的老常和银行的李中元等人。

然后，方中给有色的交易员兰树成打了电话约他一起吃晚饭。兰树成是方中父亲单位的出市代表，自从“住友事件”后，兰树成很少交易，他从方中那儿知道，交易所早晚要被取缔，作为一个公司的外派交易员，他的选择是回公司，他虽然没有多大业绩，但能在期货上无过即是功。在交易所这两年，自己也得了些实惠，特别是方中到“鸿信”后，他为“鸿信”接过不少单子，“鸿信”没亏待他。

方中和兰树成住在一个小区，俩人在小区附近找了一个小饭馆坐下了。方中喝完一杯酒后，对兰树成说：“兰哥，这回有事，请你帮个忙。”兰树成放下酒杯说：“你说吧。”“兰哥你知道，最近我们做啤酒麦遇到些麻烦，想借你台面上的钱应急。”方中看看兰树成，兰树成的脸上有些紧张。方中又说道：“这次和以往不同，会有些风险，高总和我商量了，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方中看到兰树成咬了一下牙。“当然，只是请你虚挂一些单子，不知道你能帮我这个忙吗？”方中很谨慎地说完了话。

“我台面上有二百多万，够吗？”兰树成缓缓地说罢看着方中，“高林和周森咱们处得不错，要是平时的接单很简单，哪怕是把台面上的资金转给你们也没太大问题，只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有些担心。”兰树成喝了一杯酒。

“我知道，为难你了兰哥。”方中看着兰树成。

“好吧，看在方叔的面子上，我帮你。”兰树成又干了一杯。

“这事和我父亲没关系。”方中说。

“方叔在公司没少帮我，这次回公司，以前的处不愿意接收我，方叔的房屋开发公司不知道能要我不？”兰树成伸了个懒腰。

“这事我会叫我妈和我父亲讲，但我不能保证。”方中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沓钱，“这是一万元，后天中午请你请个客，把‘东北轻工’和‘有色储运’还有能自营的那几家的交易员都请出去，下午别回交易所。”方中笑眯眯地看着兰树成。

“你们打算后天动手？”兰树成问道。

“嗯，吃饭的地方离交易所远一些，但下午开盘前你一定在台上。”方中的眼睛里闪了一下寒光。

“好！”兰树成的回答很干脆，他是个率直的人，比方中大三岁，显得比方中老成很多。

从方中的话里他明白了方中今天找他的含义，要他做同盟而且把那些未必能成为同盟的老虎们调离交易所这座将要成为战场的山。

“如果顺利，我会在收盘前敲给你一百手单子，这单子你一定要接。”方中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周二晚上，方中坐在“龙海楼”酒店的包房里等着孙晓莉和侯总的到来。为了制造“鸿信”和啤酒厂结成了联盟的舆论，方中设计了一场“不期而遇”。一会儿纪军请老徐也会在这里吃饭，他会和纪军不期而遇，同时对纪军和老徐在一起表示惊讶，而且要让老徐看到啤酒厂的侯总。这一切没有事先的预演，完全现场直播，不允许出错。

孙晓莉陪着侯总到了，方中站起来和侯总握手，“侯总您好。”方中的眼睛越过侯总看着后面的孙晓莉，孙晓莉今晚的服装很得体，就连手提包都是新的。“看来一千五都花了。”方中暗想。“本来高总今晚要来，但是他最近身体不好，发热始终没退，所以要我转达他的歉意。”

“客气啥呀方总，咱们谁跟谁啊。”侯总侧过身看了一眼孙晓莉。方中也随着看了一眼孙晓莉，孙晓莉被看得脸有些红，方中暗笑了一下。

“对了，孙小姐，高总嘱咐你一会儿替他敬侯总一杯。”方中的话说给孙晓莉但眼睛却看着老侯。

“方总啊，咱们前面议的那件事情，可能有些难度，我们厂要扩建，资金不足啊。”老侯抱歉地说。

“侯总，您还是叫我小方的好。这件事情我们也有些变动，所以高总要我向您说明。我们总部那边的资金也是有缺口，而且最近交易所的资金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总公司决定放弃这次操作，要收回资金。”方中停住了话，老侯的脸色缓解了很多，刚才的歉意看不到了。

方中接着说：“高总要我转达，这次失去和您合作的机会很可惜，丢掉了一次向您学习的机会，为这段日子对您的打扰表示歉意，对您给予我们的指导表示感谢。”说完方中看了一眼孙晓莉，孙晓莉恰到好处地举起了酒杯向侯总敬酒，方中也举杯与侯总碰杯。方中和侯总喝的是白酒，孙晓莉干了一杯啤酒。老侯喝了一大口，笑眯眯地看着孙晓莉。当回头看方中时，发现方中的酒杯已经空了，有些不好意思了，又端起杯一饮而尽。

“小方啊，好酒量啊！”

“侯总，您随意。”方中说。

“那怎么成啊，咱们酒厂的人还能欠你们期货人的酒吗？今天咱俩可得好好喝喝。”侯总兴高采烈地说。这时候方中的传呼响了，方中低头看传呼，是纪军到了，两个包房斜对面，纪军做事就是妥帖，这种位置安排增大了“不期而遇”的成功率。孙晓莉这时候陪着侯总喝了几杯啤酒，脸色红润起来，很是妩媚。

方中收起传呼，和侯总喝了几杯，说了一些豪言壮语的酒话，等孙晓莉和侯总喝酒时，拿出手机，用自动台传了一下纪军，隔了一分钟，又传了一遍。心想“这要是没收到，就没办法了”。暗自算计着时间，起身和侯总打了个招呼去洗手

间，关门的时候留了条缝。服务员要关门，方中示意她别关，保持门的角度。他对服务员说“里面烟大”。

服务员向里面看看，没有烟啊，就侯总一个人吸烟，一个大包房根本看不到烟。但看到里面的状况后，好像明白了，回头瞟了一眼方中，方中再次嘱咐一定保持好这条门缝，服务员笑了笑，可能是认为方中怕里面的孙晓莉吃亏。当方中走到纪军那包房的时候，房门打开了，纪军走出来，后面跟着老徐。三个人都愣住了，方中一把抓住纪军，使纪军不能转身，他没想到纪军给了他这么有利的位置。

“你怎么在这儿？”话是对纪军说的，但眼睛却盯着老徐，显然是在问老徐。方中的目光越过老徐，包房里还有七八个人，方中基本都认识，几个客户，和“中盛”、“经协”、“正兴”的部门经理，这些人看到方中也很意外，以为是纪军找的方中，可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包房里一下静了下来。

方中的目光回到老徐的脸上，老徐正努力地往方中的包房里看，对着他视线的门缝里刚好看到侯总和孙晓莉碰杯的场景。方中赶紧转身，同时轻轻地将纪军拽出门外，纪军高大的身躯从门口闪开，包房里面的人有一半可以看到斜对面包房里的人。在他往回走的时候，有意地避开两个房门的连线，刚才那个服务员看到方中回来，赶忙推开房门，方中相信身后的人基本可以看得很清楚里面的情景了。方中赶紧地关上了包房门，对服务员笑笑，回到纪军面前，礼貌地对老徐点点头。老徐也带上了他们包房的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一般认为自己看到了对方的情况，而对方没有看清自己的情况。

“我和亲属吃饭，这么巧碰到你俩。”方中掩饰着侯总的身份，显得有些不自然。

“都是客户在一起聚聚，方总进来坐坐。”老徐抢着说。

“改天吧，这个亲属很久没见了，要人家等不太好。”方中说。

这些天啤酒大麦的走势很没劲，各种消息却满天飞，关于各个联盟的动向、资金、现货价格更新之快令人咂舌，消息的内容涵盖面之广堪称详尽。据说高林病了，有人看到高林去医院，手上还粘着打点滴的胶布。高林确实是病了，这也验证了那句话——无风不起浪。高林正承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压力，他没有把这种压力转嫁给方中，唯一的方法就是和上海的周森通话，有时候，一天通话竟达到十几次。而周森几乎每次最后的话都是“相信你”。高林相信方中，快两年的接触了，对于方中的成长高林是认可的，但是人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是最需要倾诉的。

“高总，你身体好些了吧？”方中拨通了高林的手机。

“没事了。”高林在说。

“高总，赵总现在在北京开会，你和周总商量一下看看能把他调到上海吗？对，这几天一定不能让他回交易所。”方中对电话那头的高林说。

“我马上通知周森，就按上次商量好的做，估计周森能调动他。”高林吸了口气。

方中对着电话说：“高总，请你通知吴姐，说我随时可能有指令，不论发生什么，她必须完全服从。”

“好，我这就办，什么时候行动啊？”高林问方中，声音里充满了期待。

“明天。”方中简短地回答，语气里充满了自信。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公司呢？”高林又问，声音里有些担心。

“还要靠你麻痹敌人呢！你在下午一点手机一定关机，收盘后打台上的电话，我会在那儿汇报情况。”方中的话斩钉截铁，语气中充满了杀气。高林从来没有听过方中用这种语气讲话，他精神为之一振，正在打点滴的手抖了一下。

电话里传来了方中的声音“高总保重”。等他对着电话说“祝你成功”的时候手机传来了挂机的断线声。

周三开盘，啤酒麦价格简单地波动了一下就持续着向右的走势。方中通过电话，告诉场上的吴迪，在一个价位挂上一百手单子，如果被吃没了，再挂一百手。这个价位吴迪清楚，是他们的成本价。

方中来到老徐的公司找纪军：“我传你，你没收到啊！你最近来这儿很勤啊。”方中的语气有些不快。

“没收到啊，你看看。”纪军拿出传呼，脸色有些涨红。

方中把纪军拉到走廊中间，看看没人对纪军说：“你回去把多单平了，翻点空，别在“东盛”报单。如果有五十点的利润就平一半，要是跌停就留着。记住，别错了，成交后给我打电话。”这时候方中的手机响了。方中示意纪军回去，看到纪军走了方中接通了电话。

“高总，我准备下午反手。昨天和侯总协议好了，他们的现货交给我们，这次希望打平多单的亏损。”方中一边说一边往楼梯上走。走廊和楼梯上空无一人，方中的话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很清晰。

在方中的声音消失后，老徐从二楼厕所里慢慢地走出来，走到楼梯前探头向上看看，转身回到他公司。老徐暗自欢喜，没想到不经意间听到了如此机密的事情，再联想到“龙海楼”的情景他确认“鸿信”撑不住了。他却没看见三楼楼梯的拐弯处还有一个人把他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这个人就是“鸿信”的经纪人张岳，刚才方中接的那个电话就是张岳打的。

吴迪接通了方中办公室的电话：“方总啊，卖单突然发力，我们的单子被吃了

五百多张，要是在这一个价位上守，恐怕还要接很多啊，要不往上推推？”

“好啊，那你就推推。”方中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方总啊，推不动啊，才推了一个点就又接了三百张。”吴迪有些无奈了。方中看看电脑上的时间，离上午收盘还有三十分钟。

“吴姐，你往下直放十个点，用平仓单，我估计二百手就够了。”方中的话刚完不到三秒钟，价格一下回落了十个点。方中心里佩服吴迪的手真快。走廊里传来了一阵惊呼。方中看看盘子，在卖盘的位置上挂着七手单子，看来他的计算还算精确。

看着卖盘累积到四十手的时候，方中打电话说：“吴姐，还用平仓盘再放十个点，用一百手就可以。”这次方中的话刚说完价格就跌了十个点，方中看卖盘上竟然剩了四十七手挂单。

“吴姐，再放五个点，平仓单用十手。”

“嗯？”

方中明显感觉到吴迪一愣。但是价格马上落到了他要的价位，卖盘上还剩一手。方中暗自高兴，看来关注啤酒麦的人非常之少，只用了这么点手数竟然能把价格打下了二十五个点，而且明显感到了卖盘在压上，这说明老徐他们已经出手了。

“吴姐，把咱们的空单平一百五十手，慢慢平，别往上推。”价格稳住了，看到卖盘一点点地增加，方中传了一下纪军，纪军很快来到方中的办公室。

“你去‘东盛’把刚才的空单全退出来，一定要当着他们客户的面，要是问的你就说清户。十一点二十前准时退净。出来后你去我爸那儿换台面包车，中午你自己吃饭吧。”方中冲纪军抱歉地笑笑。

看着纪军走了，方中给郭会计打了个电话：“郭姐中午一起吃炒面啊。”放下电话，方中拿起和场内直通的电话：“吴姐再放十个点，用一百手。”时间到了十一点二十分，“吴姐，把咱们的所有卖盘撤掉。”方中对着电话说。纪军回来了，对方中说：“我办完了。”“辛苦你了，下午一点准时在大门口见。”方中冲纪军点点头，纪军走了。十一点二十三分，“吴姐，把咱们所有空单平掉，要慢慢地升，在上午收盘前价格回升三十点，中午吃炒面。”方中挂断了电话。

中午收盘后，方中和郭姐在楼梯口等吴迪下来，吴迪很疲惫地走过来。郭姐上前，问吴迪：“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吴迪摇摇头没说话。这时候陶雨走过来，方中一看陶雨，走过去对她说：“小雨，一起吃炒面啊。”方中和陶雨走在前面，吴迪和郭姐走在后面小声地嘀咕着，四个人下楼去了。

交易所外面有很多饭店，交易所里的人和展览馆里的人很多都到这些小店来

解决午餐。卖炒面这家还卖抻面和鸡架脊骨，味道很好，生意红火。方中四个人找了张靠窗户的桌子坐下，炒面很快就上来了。

“吴姐，这炒面的师傅手法赶上你快了。”方中笑嘻嘻地看着陶雨，显得没心没肺。吴迪和郭姐阴沉着脸。周围有很多交易所的人在吃饭，彼此都经常见面，但谁也不和谁讲话，见了只是点下头。吃过了饭，方中陪着陶雨逛展览馆，吴迪和郭姐回交易所了。

看着快一点了，方中从裤兜里掏出一张传真纸，交给了陶雨，对陶雨说了几句话和陶雨回到交易所大门前。陶雨自己进了交易所，走到大门前回头看方中，方中冲她挥挥手，陶雨一脸笑容地进了门。

快一点的时候，纪军开着辆丰田面包回来了。方中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给崔震打了个电话，要他带老常他们过来。“里面有一万块钱你带着，崔震的钱不够了就给他。交易所的这几个人你帮着照顾，如果他们要是接到电话要回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拖住他们直到周末下午三点，拜托了。”方中对纪军说。看到崔震领着三个人下楼走过来，方中下车冲老常他们说：“常哥对不住了，回来再请大家吃饭。”方中看着另外那个人是银行的出纳，叫不出名字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小方，咋怎么客气，有小崔一样的。”老常看着方中说。

“常哥，你们带电话了吧，别找不到你们。”方中怕崔震不好说话，问了一句。

“没带，放办公室了，哈哈，免得被打扰。几个老总都没在家，没啥事。”老常乐呵呵地说。

“嘿嘿，大家玩好。”方中看了一眼纪军，下了车，目送着丰田面包开走了。已经是一点十分了。

方中回到办公室，穿上了桌子上放着的红马甲。马甲是洗过的，熨烫得很平。妈妈熨马甲的时候，问熨这东西干啥，方中说交易所检查交易员着装。方中走到门前转身回到了电话前，拨了高林的手机号码，话筒里传出“本机暂时无法接通”。转身出了门，大步走向交易厅，当他走到曾经一个人站着看交易池的地方时，他仿佛看到了向里张望的自己，他走进交易厅的大门的时候，轻轻地说了声“我来了”。

方中像往常一样走向“鸿信”的席位，他的眼睛环视着交易池，很多席位上都没人，他看了看大显示屏上的时间是十三点二十五分。当他走过兰树成的席位时，兰树成正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兰树成的目光并没有回避。方中向兰树成笑了笑，走到了自己的席位上。吴迪已经坐在里面了，看到方中来，吴迪把椅子向里挪了挪。方中坐下时，看到了“东盛”的交易员小王盯着他，眼神凝重。

“吴姐，高总交代的事情请你重复一下。”方中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吴迪。

吴迪有些差异：“完全按你的指令操作，方总，上午我有什么做得不对吗？”

“没有，你做得很好。”方中给吴迪一个微笑。

电脑里发出一声“嘀”的声响，交易厅墙上的液晶屏闪烁了起来。上午收盘时挂着的五十三手买单几笔被吃光了。吴迪看看方中，方中没说话。电脑屏幕上可以看到买卖盘个五笔买卖盘的挂单数量，买盘的手数少得可怜，五个价位加起来才二十一单。

“吴姐，你在这个价位挂买开单两千张。”方中指了指“买五”位置的价格，看到挂单显示出来，方中拿起电话，拨通了兰树成的席位，坐在席位里看不到其他席位的状况，方中可以听到兰树成席位上的电话只响了一声，话筒里就传出了兰树成的声音。

“兰哥，你在‘买五’下一个价位挂一千张买单。”方中说完挂断了电话，又拨了一个号码。

“小雨啊，你办完了吗？”方中轻声地问道，“好，谢谢你。”放下了电话。这时候的买盘已经被吃下了三个价位，吴迪刚挂的两千张单子已经排在了第二位，但只有交易员的系统可以看到。

“吴姐，在‘买一’上挂五十手买开单。”看到吴迪完成操作，方中接着说，“吴姐，一手一手地往下吃，用平仓单，慢慢地吃。”声音有些颤抖。吴迪瞥了方中一眼，看到方中的脸色很白。方中的手心里已经出汗了，他在吴迪挂的两千张买单的下一个价位上并没有看到兰树成的一千张买单。因此让吴迪又挂出了买盘，用原有的持仓与新挂的单子换手为的是延缓时间。吴迪一笔笔地敲单，每次敲击键盘的声音在方中听来都仿佛是在敲击着他的耳鼓，他的心被这响声震得一颤一颤的，刚才挂的五十张单子只剩七张了。

“停。”方中发出了指令。

六，四，三，单子被别人一点点地吃掉，看来有散户在卖了。就在挂单还剩三手的时候，方中看到自己的两千张买单下面挂出了一千张买单。方中拿起电话：“郭姐，你把门打开，电话别挂。”剩下的三张买盘也被吃掉了。

两千张买盘一下跳到了第一位，方中隐约地听到电话里传出一阵惊叹。时间好像静止了，在兰树成挂单的价位上突然又挂出了五百张买单。方中一愣，拿起了另一部电话：“兰哥，那五百是谁的？”

“小王挂的，给你帮帮场子。”

“谢谢！”方中放下电话。卖盘犹豫了一下开始退缩，就像看到了山坡后面暗藏的伏兵一般。方中并没有立刻推进，他在等，这时候离收盘前十五分钟还有很久，这个时候进攻要是遭遇到空方的反击将消耗掉他大量资金。而且刚才的显示

买盘也为的是争取到一些散户加盟多方，同时恐吓对手和那些打算做空的散户，少了他们的阻挠也会节省一笔资金。

十四点二十价格再次出现了胶着继续向右横盘。十四点四十四分，两千张买单前面价位的买单剩下七张了，方中一指。

“用卖单平仓吃掉这七手。”方中手放下时，两千张单子再次出现在了第一位。

“撤单，全撤！”

吴迪撤下了挂着的两千手买单，兰树成和小王的一千五百张单子变成了“买一”。交易厅里又发出了一阵歛歛声，跟着电话里也传出了一阵躁动声，看来两个价位上出现的巨量买单震惊了关注者。

“原价位挂单，买开两千张！”方中的指令简捷明确。

“同一价位再挂两千张买开单。”方中看吴迪刚刚完成上一个指令后立刻又发出了指令。交易厅里出现了一阵躁动。电话里传出了一阵喧哗，卖盘开始撤单了，但没有买盘的跟进。

“兰哥，把你和小王的单子高挂我一个价位。”这次方中立刻看到下面的一千张单子撤掉换成了上一个价位，随后又多了五百张买单。

“吴姐，挂单全撤，把咱们的所有卖单用涨停价买平掉。”方中担心吴迪操作出现失误，所以下达指令的语速很慢。其实他们这个时候的卖单不过六十多张，离涨停还有一百一十点的空间。可就是这区区六十多张单子真的将价格推上了涨停，而且还剩了一手。这些天走势的胶着早就消耗掉了大多数人参与的热情，再加上刚才来回的几次闪转腾挪也吓跑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散户卖盘。

空气仿佛静止了，那一手买单孤傲地封住了涨停板。电话里再次传出了一阵喧哗，这次的声音很大。战争在开始前就已经分出了胜负，过程只是对胜负的演绎。卖盘吃掉了那一手买单，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涨停，而且压上了九十九手，对手开始反击了，反击伊始就显示出了强大的实力。

“吴姐，涨停价买开五十手。”方中坐直了身子，眼睛直盯着显示器，手里用笔做着记录。

看到卖盘一下子被吃掉了一半，却不见人跟风，卖单又挂出了一百张。

“买开二百。”这次方中简化了指令。价格再次被推上了涨停板，可还没来得及展现威仪就被对手踹了下去，卖盘也出了二百张。

“买开三百。”卖盘又出了三百张。

“买开三百。”卖盘也出了三百张。

方中拿起了电话：“兰哥，你在涨停价下三个点，把你的所有可开单子都挂上，小王要是愿意请他也挂上，能挂多少挂多少。我会在你上一个价位挂五百张

单子，如果我这五百被吃，你们赶快撤单。”

这时候的盘面只有一个价位上有成交，那就是涨停价。下面根本看不到挂单，那些平常喜欢捡钱包的人，都捂住了自己的钱包，以免被流弹打伤。

兰树成挂出的单子，立刻引起交易厅内的混乱。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人声鼎沸。交易厅的门外开始有交易员往里进了。有的边走边穿马甲，还有的干脆没穿马甲。有人开始在席位上站起来张望了，甚至开始了走动。

“在上面挂五百张买单。”方中指了指兰树成他们挂的单子，这时候兰树成和小王的买单已经挂出了二千七百六十五手。卖单的数量明显凌乱了，不再是整数了，一些零星买单挂在了涨停价的位置上，数量很小。

郭姐的声音在电话里传出来：“方中，方中听见没，啊，方中啊，刚才有人问我，说总部那边上午到账了一亿两千万，有这事吗？啊！真的啊，我咋不知道呢，是有人在陶雨那儿看见的单据，真的啊！你倒是告诉我一声啊！”

“郭姐，现在你知道了，收盘我向你解释。”方中大声地对着话筒说，然后挂断了电话。又拨通了陶雨的电话：“小雨，谁看到的，啊，是她，你把那纸碎了吧，谢谢。”疑兵也被老徐的媳妇发现了，不过这个探马把疑兵当做了援兵。十四点五十三分，卖盘又开始了反击，散户的平仓盘也出现了停顿。

“买开一千张。”涨停板的位置第一次挂出了八百多张的买单。这是啤酒大麦开盘以来的最高价格上出现最多的一次买盘。八百张买单逐渐地被吃剩下六十多张了，这时有一百张买单挂上来，又是一百。

“撤单，卖平一百五十。”方中说。持仓量减少了三百，原来刚才出现的二百手买单是空头的平仓单，或者叫砍仓更贴切，空方阵营出现松动了，有先逃跑的了，剩下的买盘也被吃掉了。

“看来卖盘以为援军来了。”方中冲吴迪说。又有一百张单子挂出来，“卖平。”方中立刻说。就在平掉的一刹那，有二百张卖单挂了上来。

“吴姐，十张十张地吃。”这次方中的指令下得很轻松，他知道吴迪明白。果然有卖盘在积极地平仓，成为了多方冲击空方的盟军。期货交易和股票交易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股票波动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期货的波动能量更多时候来自于对手的反水。卖方停止了阻击，买盘也零落起来。十四点五十七分，方中拨通了兰树成的电话：“兰哥，在板下一个点挂你那一百张单子。”方中特别强调“你那一百张”。

“方中啊，能多点吗？给老张和小王带上。”兰树成的语气有些歉意。

“好，一共二百。”方中没犹豫就答应了。

兰树成的单子露出来了，二百张，卖盘和涨停价上的买盘都没了。这二百张单子就像战斗过后的军旗，孤零零地在充满硝烟的战场上飘动着。

“给他！”方中对吴迪说。军旗被榴弹炸飞了，露出了后面兰树成挂的两千多张单子。多方含而不发的态势再次展露出来。看来打架还是需要有人助威的，方中暗想。

卖盘竟然又挂出了两笔，一笔一百五十二手，一笔七十一手。方中终于露出了笑容。

“吴姐，扫盘。”吴迪完成了操作。

“再挂一千张。”方中提高了声音，他看到有人正在窥视他们。

“只能挂三十多了，没钱了，中午我算过的。”吴迪看着方中，眼神里露出了奇怪的意思。

“挂。”

方中看看电脑下方的时间十四点五十八分。吴迪把手数输入进去，按了下回车。屏幕上出现了一千手的买单，吴迪有些吃惊地问方中：“总部的资金真到了？”方中笑了笑没出声，卖盘再出了几笔，每笔只有几手，十四点五十九分，一切都静止了。十五点整，电话响了，是高林。

“咋样啊，方中？”高林惴惴地问。

“高总，涨了一百点。”方中努力使自己平静。

“哇塞，涨停啊。”方中的耳朵被震了一下。放下高林的电话，方中回头看看吴迪，吴迪的脸涨红着，就连眼睛也是通红的。方中握住吴迪的手，俩人的手里都是汗。

“谢谢你，吴姐！”方中把头靠向了吴迪，吴迪也把头靠向了方中，方中把下巴轻轻地放在了吴迪的肩上，彼此的心跳都可以听得到。两个人依偎了有一分钟，吴迪的脸和方中的脸接触了一下，方中感觉到吴迪的脸很热，手却冰凉。俩人分开后，都瘫坐在椅子上，好像刚经历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过了五分钟，方中拨通了陶雨的电话：“小雨啊，晚上吃饭啊。”方中放下电话活动了一下肩膀。

“你不请我吃饭啊？”吴迪也恢复过来，开始对方中发难了。

“周末吧，吴姐。”方中笑嘻嘻地说。

“切！”吴迪给了方中一个白眼。俩人走出交易厅的时候发现竟然有一些人还没走。

方中回到了家，他妈妈有些奇怪，这么早回来还是不多见的。方中拨通了高林的电话，俩人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放下电话后，方中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出去了。到了楼下给陶雨打了个电话，约好了见面地点，看看还有时间，就徒步去了。

方中来到交易所附近的一家酒吧，展览馆这条街算是文化区，西面是“鲁美”，东面是体育馆，这条街是著名的酒吧一条街。到了酒吧，门口的服务生和

他打招呼。方中走了进去，一个小伙子坐在桌子后面，看到方中向他招手，方中走过去坐下来。

“来了，方哥。”小伙子和方中打招呼，告诉服务员给方中拿了一瓶“老雪花”。

“小雨还没来？”方中问小伙子。

“出来了，刚打的电话。”小伙子看看表说，“快了”。

“马宁，最近生意好吗？”方中问小伙子。

“一般，学校放假。”马宁回答道。

陶雨来了，坐在马宁旁边，从手提包里拿出来一大摞的打印纸，递给了方中。方中对马宁说：“你告诉服务生一下，别让人进来。”当下才六点多，几乎没人来酒吧，马宁还是吩咐服务生，把“暂停营业”挂了出去。陶雨和马宁也换了张桌子。方中仔细地看这这摞水单，看了足有四十分钟，舒了口气。陶雨看方中看完了，就回到方中的桌子旁，方中把水单递给了陶雨。

陶雨说：“我得把这送回去，明天一早，交易部有的忙了。”

“我在这儿等你吧，一块儿吃饭。”方中对陶雨说。

“不用了，我要马宁陪我回去，完了逛会儿夜市，你先走吧。”陶雨对方中说。

方中发现手机没电了，向马宁借了张 IC 卡，用酒吧里的 IC 电话给高林打了个电话，又给兰树成打了个电话。兰树成告诉方中和“东盛”的老张和小王在“南鹿”吃饭等他来。

方中还了 IC 卡出了酒吧。“南鹿”离酒吧并没多远，走也就半小时，方中本来想走着去，但是没走几步，感觉腿有些软，而且头也晕晕的。路灯的灯光照在方中身上，影子显得矮墩墩的，自从做了期货，方中的体重长了十几斤，快一百五十斤了。肚子也开始鼓起来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方中身旁，方中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师傅，上哪儿啊？”司机问方中。

“天竺。”



第四章 通杀

进了门方中看到老张、小王和兰树成在靠墙的桌子那儿坐着。“南鹿餐厅”是家老国营店，布置得很简单，来吃饭的人也不多，方中和公园里打羽毛球的朋友常来这儿吃饭，羽毛球虽然不经常打，但来这儿吃饭却没落下过，这家店的招牌菜是“卤猪蹄”。后来介绍给高林和周森，交易所里的人也常来，方中管这种方式叫“口口香传”。

方中走过去和老张握了握手对他说：“张叔，你好。”回身又拉住小王的手，坐在小王的身旁，“谢谢了，王哥。”看到桌子上的一盘卤猪蹄没剩几块，回头告诉服务员，“再来两盘。”回头笑笑：“饿了。”抓起桌上的半瓶啤酒一饮而尽，把瓶子往上一举，“服务员，十瓶老雪。”

“我们可喝不了。”小王赶紧指着桌子说，“你看看，喝挺多了。”

“我喝。”方中笑着说。

方中倒了一杯啤酒，冲三个人示意一下自己干了，又抓起一块猪蹄咬了一口，慢慢嚼着，咽下去后舒了口气：“猪蹄真好吃，啤酒真好喝。”

“方中啊，今天辛苦了。”老张看着方中吃完才关切地说。

兰树成喝了一口啤酒说：“今天收盘后都乱套了，可也奇怪了，按常理结算单四点前就出来，但今天却没出来，你要小心啊。”方中一边吃一边点头听兰树成说完插了一句：“和你们喝酒就是踏实。”笑了笑继续吃。

“从今天的态势看，你们虽然把价打上来了，但真要出场明天是关键。”老张说。另外两个人也盯着方中。

“张叔，明天集合竞价你们把那二百手单子高挂一百点卖平，一定开始就挂，争取直接撮合成交。”方中放下酒杯看着三个人。

“方中啊，我们那些单子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有些……”老张顿了一下，方中知道老张是真的关心他。

“今天看盘面觉得就你们一家再往上做，收盘后听说有五六家和你们做对手盘，而且他们现在也在筹划明天反击。”老张再次停住了话，看着方中。

“那别人怎么说我……们这方？”方中问老张。

“他们猜测也有几家往上做，但都没叫准，好像没人看到水单，所以大家传得很凶，但都猜出是你们‘鸿信’主多的。”一边听老张说，方中一边想，吴姐的手的确快，撤单挂单一气呵成，看得眼花缭乱，真有几个席位共同交易的感觉。

“听说你们总部的资金到了一个亿？”老张问方中。

“嗯。”点着头，方中吃着猪蹄又喝了一杯啤酒，这个“嗯”既像回答老张的问话又像是被啤酒噎的。

“听说那新来的三家有很多客户要加资金，这次手数都很重。但那两家做的量不大，明天要是还开在涨停，他两家很可能压下来，那时候你可要接很多高位单子啊，不行别开那么高了，我们的单子你别放在心上，即便高开，也用不着那么高。”兰树成说。

方中被兰树成的话感动了，他知道兰树成和老张以及小王是真的关心他，这种关心不是担心他们的利益。与交易所的其他人相比，他们就是自己的亲人，这种亲人的情感不是在一起喝酒走单积累下的，或者说不完全是，可能源于对他父亲的忠厚正直的尊敬。

“张经理，首先我替高林感谢诸位的帮助，其次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限于交易所对于席位每笔交易量都限制，今天有各位的帮助，我才得以完成拉升，高经理对明天的胜利充满信心。不过还是请你们两家给我们站脚助威，不然显得我们没有朋友，是吧？”方中说得轻松，但语气很坚决，这话如果是说在昨天，这三个人一定认为方中是在说胡话，但是现在听起来，感到无比的振奋，原先的担心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对明天的期待，后要的啤酒喝了个干干净净。

对于方中开始他们都怀疑，即便方中后面还有一个高林。兰树成答应帮忙是无奈的，张经理答应兰树成也是碍于情面，虽然有纪军在啤酒上的成功交易，但是他明白，这些只不过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戏法，对于真正的对决没有实际意义。

可今天方中在场上的表现，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只是起到了助威的作用，特别是方中在他们的挂单前面挂的那五百张单子，就是一道心理防线，这叫他们对方中的做事态度和方法深感佩服。再加上不菲的帮忙费，他们现在倒是真的希望“鸿信”将啤酒大麦的庄一直做下去。

周四清晨六点高林就起床了，昨天夜里他和远在上海的周森通了四小时的电话。两个人都很高兴，尽管他俩都知道昨天只是这场战役的开始，但出师得利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对于一举抢得先机谁会不兴奋呢？

周森昨天晚上在上海盛情接待了赵总裁，赵总裁向他询问了候城啤酒麦的情况。周森含糊地说不清楚，当着赵总裁的面给高林和方中打电话，可都没接通。这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领导和上海期货交易所主管的到来让赵总着实意外了一下，而且这两位主管对他的热情，让他感到振奋，特别是上海商品交易所的老

总，详细地询问今天候城啤酒大麦行情火爆的原因，可这位赵总裁只能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回答。

这使得这位总裁心里不太是滋味，但上海两位老总对他所讲的交易所以监管为主，不要干预交易的理念大加赞赏，这又让他觉得这次意外脱离交易旋涡并且和两位上海老总有这样私人接触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决定利用后面的两天时间加深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之间的了解，加深他和他们之间的了解。

高林早晨起床感觉格外的精神，他打开窗户，第一次感觉到清晨的空气是这样的清新。这座世界空气污染排名第二的城市的天空，天竟然这么的蓝。七点钟高林就出来了，一个人慢步走向交易所，他住的地方离交易所并不远，走路七八分钟。本来打算吃些早点，可什么也不想吃，街路两旁的桃树在阳光下姿态婆娑，梧桐树更是仪态万千。

他用了三十分钟到了交易所，这个时间进去实在早了些，他又围着展览馆漫步，这座高大古朴的建筑被早晨的旭日照得光芒万丈，感觉比平时大了很多。一圈下来走了一个多小时，当他踏进交易所大门的时候，大显示屏下的两个保安站起来和他打招呼，高林点了点头。走上楼梯，其他公司的人竟然为他让路，靠在楼梯上看着他走过去。高林感觉有些得意，别人对你的态度，来源于你自身的成就。

高林走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中间，两旁的铝合金门大都开着。平常这些门在这个时间是关着的，他走过每个门口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里面的目光。一个门就像一颗心，你推开它，它还会关上，它主动打开了，就不愿意关上。

高林走过“鸿信”客户室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里面除了“鸿信”的职员还有几个客户。有的看电脑，有的看交易所的早报。高林推开自己办公室的房门，郭姐和吴迪已经来了，郭姐看到高林，竟然笑得眉飞色舞。吴迪穿了件红色T恤坐在沙发里，和高林打招呼，很是精神。高林和俩人打过招呼后，走到老板台后坐到椅子上。电脑已经打开了，他随意地点开个信息看。

这时方中走了进来，三个人都愣住了。方中穿了件白色“都彭”衬衫，领口的扣子打开两个，可以看到脖子上戴着的翡翠观音。下面穿了一条牛仔褲，脚上是一双“阿迪”运动鞋。手里拿了个档案袋，沉甸甸的。看到三个人看他，眉毛一挑说：“怎么了，看怪物啊？”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照在方中淡黄色的头发上，衬衫上的金属扣子被照得闪光。

方中的个子不高，肌肉结实，平常穿外衣看不出来，但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是穿短袖衬衣的时候，胳膊上的肌肉很是有型。以前方中也穿过这件衬衫，配的是西裤，公司有规定，上班的时候，不许穿牛仔装和运动鞋，在遵守公司行为规范上方中从来都是很严格。而且自从认识方中，还是第一次看到方中穿牛仔褲。高林想起以前方中说过，他有一条“苹果”牛仔褲，是一个日本女孩送的，

估计就是这条了。

“方总今天真帅啊。”吴迪笑呵呵地说。

“吴姐，以前我不帅啊？嘿嘿。”方中摇头晃脑地说，围着郭姐转了一圈。

郭姐推开他说：“你把我转迷糊了。”四个人说说笑笑，这时候孙晓莉和侯总出现在门口，高林赶忙起身和侯总握手，方中向旁边侧了一步，等高林和侯总寒暄完才对侯总说：“早啊，侯总。”侯总抬起手冲方中挥一下说：“小方啊，今天这么时尚啊，哈哈。”方中笑笑。

侧过身和孙晓莉小声说：“一会儿你尽量让侯总多坐一会儿，中午你陪他吃个饭。”脸上笑嘻嘻的，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孙晓莉的手里，“他要是吃不吃就拉倒，别答理他。”说完笑嘻嘻地看着老侯。

在孙晓莉接过信封的时候，手和方中的手碰了一下，方中没在意，可孙晓莉的心一抖。这是她第一次和方中有身体上的接触，方中的手是那么的热，可方中说的话她没听懂。前些天还要她盯紧侯总，现在侯总来了公司领导却不出面接待了。信封里是钱这是一定了，钱是给她让她陪侯总吃饭的，经费给了怎么方中却说“他要是吃不吃就拉倒，别答理他”呢？这种态度的转变让孙晓莉有些迷惑了。

前几天方中要她接近侯总，保持关系而且公司给了她一笔相当于她三个月底薪的补助，这对于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女孩子可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她用这些钱买了两套衣服和一个手提袋，虽然不是名牌儿但已经让她觉得和周围的人拉开了档次，特别是到啤酒厂，和啤酒厂里的那些女人比更是出众。有两次的接触后侯总要她来啤酒厂做销售，弄得她有些困惑，过去一心想把这个客户开发了，现在倒是客户在开发她。这件事情她对谁也没讲过，也没有正面回答侯总，虽然她是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子，但女人在职场上天生的敏感告诉她，有些事情不能马上决定，拖一下会看得更准确。而且她对方中还有些眷恋，虽然不是很强烈，但是留在“鸿信”可能机会更大些吧。

在这次开发啤酒厂的工作上，孙晓莉懂得了一件事，作为经纪人，在这幢大厦里没人重视你，一旦你出了这幢大厦，外面的人还是高看你一眼的，因为你是代表着做期货的公司，做期货的人都是金领阶层。因此她悟出一个道理：不管成败都要和老板站在一起，共同进退，这样老板和外人才会更看重你，你也会得到最大利益。

方中利用孙晓莉佯攻啤酒厂故布疑云，让崔震陪老常钓鱼使得银行和结算部无人做主，是不能和孙晓莉和崔震讲清楚的。他俩做的事情属正常工作范畴之内的，从道义上讲他没有利用谁，可在他心里还是觉得对孙晓莉有些歉意。

方中知道孙晓莉对自己有好感，也认为孙晓莉是个很好的女孩子。方中懂得同事的含义，他不会陷入办公室恋情，为了工作既要和对方保持距离，又不拒人

于千里之外。这次他敢于把啤酒厂的重任交到孙晓莉的身上，他相信自己可以掌控孙晓莉。也正是由于这种自信，方中多少觉得有愧于孙晓莉，只能等到以后为他俩争取到一些利益作为补偿了。

对于昨天下午啤酒突然爆发的行情，孙晓莉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侯总打电话问她啤酒大麦为什么会剧烈波动，她只能用一些连自己都不信的理由解释给侯总：什么国际市场出现需求紧张，国内啤酒销量预计增加，总之把侯总说得一头雾水。最后侯总竟然提出到交易所看看，这使孙晓莉很高兴，看来这段时间的努力有了些成果。

侯总昨天下午四点后连续接了几个电话，有告诉他啤酒大麦期货价格出现巨大波动的，有咨询他现货有什么变化的，还有的干脆问他是是不是啤酒厂在期货市场上有所动作。其实他并不关心期货走势，说白了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期货，孙晓莉和其他人对他的开发，并没引起他的兴致，即便是交易所邀请他们参与“套期保值”他也没兴趣，谁知道这个保怎么套呢？

对于交易所和孙晓莉他们，他只是礼貌地应付，接触后发现做期货的人的素质比自己周围的人要高很多，这也是他希望孙晓莉能到他那里工作的原因。他的思想并不僵化，也没有歪心。如果有时间他真的想彻底地了解一下期货，对于突然爆发的行情，他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价格在几小时里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因此他决定过来看看，他却不知道自己无意识地帮助方中完成了计划。

看看已经是八点四十五了，方中对侯总说：“侯总，您坐着，我出去一会儿。”和侯总打过招呼后就和吴迪一起拿起马甲出了门，孙晓莉看着方中的背影若有所思。今天交易厅里的人超多，每个席位几乎都是双人配置，有几家甚至上来三个人。方中和吴迪走到自己的席位坐下，各自梳理自己的思绪。

吴迪过去在一家国企工作，和会计郭姐是亲戚，有一个女儿。周森走后，郭姐介绍她来“鸿信”做交易员。吴迪学过钢琴，对于电脑的键盘操作可以说是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但过去只是接客户报单，给下单。吴迪外表温和，性格并不内向，只是来“鸿信”的时间短，所以在平常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说话都很少。这次啤酒大麦的交易，她才感觉到作为一名交易员的快乐与紧张，女人有时候对于胜利的渴望会超过男人。

方中在走进交易厅后，就感觉到有很多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交易池显得比平常小了很多，他每向前走周围的席位就向前迎接他，高度也变得矮了很多，他感觉有些眩晕。这和他一年前走上交易所台阶的感觉不同，那个时候这幢大厦好像在躲避他，那时候他怎么向前走也靠不近那幢古朴的建筑，而今天方中有了那种“大地在我脚下”的感觉。很多感觉或者道理用语言可以表述，闻者也好似明白，但只有经历的时候才会真正懂得。

方中看了看兰树成和小王的席位，他俩已经到了，他冲俩人笑了笑。坐下后，方中和吴迪核对了一下资金和持仓，虽然昨天他俩已经计算过了，还是和交易所的结算单对比了一下，完全正确。

八点五十五分，方中对吴迪说：“吴姐，在昨天收盘价挂两千张卖平单。”看到吴迪挂单后又对吴迪说：“一定要在竞价最后半分钟把这些单子撤下来，再换成今天涨停价买开，所有可开的都挂上。”

看到在昨天收盘价上挂出两千手的卖盘，很多交易员在往回打电话，通报情况。买盘没有多少，零零散散，卖盘也跟上了一些，开始还高挂，一会儿就纷纷改价，而且越改越低，买盘看到这情况也开始撤单改价，越来越稀少，价位越来越分散。

显示屏上的时间到了八点五十八分，方中心里默默地数着：“二十……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方中有些不安了，他用余光看了吴迪一眼，吴迪神情自若地看着显示器。就在方中数到四十的时候，吴迪的手指动了，方中听到的声音好像钢琴上发出的一般有节奏，在吴迪手指停下键盘安静三秒钟后，大显示屏上一闪，交易厅里一阵惊叹。吴迪查了一下成交，一共吃了二百八十七张单子，其中有二百六十七张平仓单，买盘上还挂着一千七百多张单子。

方中给兰树成打了个电话，兰树成简短地说“都成了”，方中就放下了电话。九点整铜的交易按部就班地在进行，并没有被啤酒麦的火暴感染。其他月份的啤酒大麦却被传染了，开始上攻了，方中对吴迪说：“再买开两千张。”这次吴迪没有犹豫。在方中说完后，那两千张单子就挂了上去。吴迪回头对方中说：“啊……我明白了，浮动盈利开仓。”然后笑了笑，方中也笑了。

看到兰树成的单子挂了出来，方中正要告诉吴迪在他们前面挂单子，却发现兰树成他们的单子排在了自己单子的后面。

“怎么了，兰哥？”方中拨通电话问道。

“帮忙就帮彻底些，没事，方中，今天我们不会做逃兵的。”兰树成的声音低沉高亢。

“谢谢兰哥，一会儿看有跟上的你们就倒一倒，让他们的单子排前面，我们先倒，你们还是排我们后面。”方中放下电话。看到又成了二十几手，这个月份的已经没成交了。

“要不要把别的月份往上赶一赶？”吴迪问方中。方中心里有些不快，看来吴迪是上瘾了，离一个优秀的交易员还是有距离的。

“挂低点，让人看到就行，别成交。”方中并没把心中的不快流露出来。吴迪在能够看到的最后价位挂了单子，挂了一千一百多手，果然其他月份的价格很快

就被逼了起来。吴迪回头看看方中笑了笑，脸上红扑扑的。

方中也笑了笑，这一笑是勉强的。对于吴迪的建议方中并不是没有想到，操作一个月份的合约资金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要不是偷袭得手利用了浮动盈利开仓的交易制度，对手怎么会被制住。现在表面看着风光危机却越来越大，万一再有新的资金发动攻击，目前的资金最多接三千张，而且一旦被打下十点就意味着崩盘，到时候只有靠兰树成他们，他不想把他们也拖下水，也害怕这种事情的发生。

那几家被套住的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希望没有勇士的出现。这次的操作非常冒险，要不是高林渴望在交易生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否则是不会同意这种操作的。方中也同样希望有这么一场厮杀，他并不在意战斗的结果，但是为了高林更是为了周森他一定要胜利。方中这时候只能寄自己的胜利希望于人性的懦弱上。方中并不希望这场战斗结束得过早，他要细细品味胜利的过程，同时放出一些做错的散户，他只是希望取胜并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采纳吴迪的建议在另一个月份挂单是方中临时的决定。这种低价位挂单行内叫“赶羊”，就是利用大手数的挂单，迫使其他买家在上面的价位买入，作用只是恐吓对手。期货交易上价格具有传导效应，看到一个合约涨停，自然会有人去买入没有涨停的其他月份，这种传导也是方中希望看到的。

渐渐地，其他月份也都封板了，他们那个月份的合约已经有四万多手买盘封住了上停，看来有空头认输了。吴迪已经把自己的买盘退到后面的位置，方中给兰树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把单子撤了，不用挂了。看到兰树成和小王出了交易厅，方中回头对吴迪说：“我也回去了，辛苦吴姐了。”脱了马甲，拿着那个档案袋出了交易厅，在走出去的时候，方中什么也没有看，宛若一名凯旋的将军。方中这样的表现同样是在震慑对手，兰树成和小王的先行离去已经是在告诉空方多方阵营的势在必得，现在他的离开简直就是在藐视对方。

方中要去一个地方，他清楚现在交易厅已经不会掀起波澜了，场内空头资金不可能进行反扑了，因为他们的资金完全被套住了。期货与股票不同，交易采用的是保证金制度，当交易出现亏损的时候，亏损的部分必须补齐，这叫补仓。当客户的亏损额度超过保证金数额的时候叫穿仓，这种情况下客户就像被击中的坦克，只有退出战场。要想重新参战只有补仓，补仓必须到交易所的银行存入资金。方中来到银行，只有陶雨在里面，方中隔着栅栏和陶雨闲聊起来。

“小雨，上午有存款的吗？”方中问。

“没有，就我一个人，只能收现金，经理他们今天都没来，收了现金也进不了公司账户。刚才副总还打电话问呢，我说不知道，被剋了一顿，和我有啥关系啊，倒霉。”陶雨一脸的不高兴。

“小雨，快结婚了吧？”方中把话头拉到陶雨身上。

“‘十一’吧。”陶雨露出了笑容。

“有时间和小马去看看家具，我送你们一套。”方中对陶雨说。

“不用吧，方哥。哪能让你这么破费。”陶雨有些吃惊。

“难得和你、小马投缘，你又帮我这么多，别客气了，挑一套可心的。”方中看着陶雨的眼睛，突然有些失落，又一个被他蒙在鼓里的傻女孩儿，但马上转过神来。又聊了一会儿，看没人存款，方中告诉陶雨要是有大资金存入就传他，然后出了银行。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方中发现很多公司的门都关着，走廊里很安静。侯总已经走了，办公室里就高林和郭姐，看到方中回来，俩人有些意外。方中看了一眼显示器，他走后只成交了六手。其他月份也都安静了，只有铜在交易。

“上午没人存款，估计下午会有存的吧。”方中对高林说。

“有些客户昨天就被通知追加资金了，现在这价，要是没加钱，估计穿仓了。”郭姐说。

“现在还能开多少新仓？”高林问方中。

“不到五千张吧。”方中回答高林。看着郭姐出去了方中对高林又说，“昨天我弄了个传真，郭姐问我，您和郭姐说吧。”

“这手你还敢用？上次做线材用过了，能灵也奇怪了！”高林笑着对方中说，同时示意方中坐在自己桌前。

“这一年，老人走了很多，知道的没几个了，记住的恐怕更少了，何况有陶雨帮忙。”方中慢悠悠地说，眼里透出一丝哀愁。

“看这意思今天的板能封住了，明天高开甩货吧。”高林对方中说。

“好啊，明天是扩版，上下一百五十，就开在涨停吧。估计得出二十分钟吧，您亲自收秋儿吧。”方中说完站起来向外走去。

“你干啥去？”高林疑惑地看着方中。

“陶雨那儿就自己，我有些不放心的，真要出事别吓到人家孩子。”方中说。

“嗯，你也别去了，现在你也危险啊，再说你去那儿，真要有事不好说。”高林突然觉得问题已经很严重了，看来胜利还没来得及品味，忧虑接踵而来。

“我存钱总可以吧。”方中打开了手里的档案袋，高林一看笑了。

“高总，收盘后我去接你和吴姐，咱俩先送吴姐回家。”方中把送吴迪说在了前面，高林知道方中担心他，也没有推辞，这个时候客气是多余的。

中午郭姐打电话订了午餐，方中拿了两份到陶雨那儿去吃了。见到陶雨问有没有存款的，陶雨说就有两家公司存了二万七千元。方中和陶雨吃完了饭，闲聊一会儿。话题落到马宁身上，陶雨说马宁什么都很好就是在艺术上没灵性，做生意还行。方中说艺术家不是谁都能做的，突然问陶雨：“小雨，那个安琪你最近

看到没？”

“咋的，惦记上人家了？人家有主儿了。”陶雨笑眯眯地说。

“不是，我就是觉得她挺特别。”方中说，“我不夺人所爱。”

“你不少夺吧，和关琳琳吃了一顿饭人家就和对象吹了。”陶雨呛了方中一句。

“和我真没关系，遇到了，吃个饭，而且都是一个楼里的，我也没招她，她对对象黄，有我啥‘强杆儿’啊。”方中真有些急了。

“方哥，啥叫‘有我啥强杆儿啊’？”陶雨没听懂方中这句话。

“啊，这是方言，就是啥相干的意思。”方中解释说。

“呵呵，这话真难听。”陶雨笑着说，“你说没强杆儿，人家可不这么认为，老实交代，就只吃一回饭？”

“你咋这么三八啊，当心马宁休了你。”方中转身出去了，转了一圈回来，看到陶雨打电话。坐在椅子上没出声，看陶雨的神情估计是和马宁通话。等陶雨挂了电话，方中说：“要是我现在追你，你也不会甩了马宁吧，所以啊，关琳琳的事儿和我没关系。”

“你要是追我，我就甩了马宁。”陶雨把下巴靠在柜台上看着方中。这下方中没词儿了，看到方中的窘态陶雨笑了。

到了十三点三十分，方中给吴迪打了个电话，告诉吴迪自己在这儿，说了陶雨的电话号，又问了问挂单情况。继续和陶雨闲聊，方中把档案袋递给陶雨，陶雨放在桌子上。两点多的时候，来了存款的，是现金两万。陶雨给办完了，又一个存一万的来了。陶雨点钱的时候，一个公司的财务带着俩人进来了，方中一看都不认识，这仨人也没看方中，其中一个从手包里拿出个支票夹，拿出一张支票，递给了那个财务。等陶雨办完了，财务把支票递给陶雨，陶雨看了一眼支票，对财务说：“今天收不了支票，只能收现金。”

“为什么啊？”财务看着陶雨，有些差异。

“经理今天没来，我只能收现金，要不你给咱经理打个电话。”陶雨看来和这个财务认识。

那个财务带着那两个人走了，一边走一边解释，方中只听到那个财务说：“就是存了明天也不能到账。”看到人走远了问陶雨：“多少啊？”“十二万五。”陶雨说。

这时候又有人推门进来，方中一看财务的胸卡是“正兴”的，同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西装没系领带，挺白净，有一米八多，夹个包，看了方中一眼。方中感到对方的气势有些逼人，尽管表面不温不火，但从呼吸里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内心的激动。

这个男人取出一张本票直接交给了陶雨，陶雨看看，又递了出来对财务说：“今天我们经理没来，只能收现金，支票本票都收不了。”

“你们怎么搞的，哪有连本票都不收的。”没等财务说话，那男子抢先说“知道什么是本票不？”

“这位先生，我们银行只对会员单位说话，不直接接收个人的入账，有什么事情还是请您和您公司协商，好吗？”陶雨的话说得不软不硬，那个男子的脸有些涨红了。

方中这时说话了，像是对那俩人说的也像对陶雨说的，还像自言自语：“都来半天了，存个钱也费劲，公司财务要是来不了钱还存不上啊。”

“你把你公司的财务找来，回执单不能给你。”陶雨对方中的态度明显很恶劣。那男人看了方中一眼。

“小姐，那你先给点点，公司说财务马上就到，节省时间嘛。”方中说。

陶雨把档案袋打开，把里面的钱倒在桌子上，陶雨和那两个人同时看了方中一眼，一堆钱里会聚了人民币的所有面值。

“这是什么钱啊？”陶雨这回的惊讶绝对不是装的。

“人民币啊，你不会拒收吧？”方中瞪着眼睛慢悠悠地说。陶雨没理他，从一百面值的点起来，问方中：“你这是多少钱？”

“十万。”方中说。

“这哪有十万啊！”陶雨停了手，看着方中。

“连支票十万，支票你不收吗？”方中好像抓住了理。

“问你现金数额。”陶雨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三万。”方中说。看着方中和陶雨一对一答，那两个人气得转身走了，一边走那男子一边骂。方中和陶雨都笑了。

“你在哪儿弄的这堆破钱啊？”陶雨恶地把钱往档案袋里装，方中示意她先别装，陶雨说：“看着都恶心，扔了都没人捡。”

“你有多少，我捡。”方中说，“告诉你，这是给你随的礼，不要拉倒。”

“不要，赶快扔了。”陶雨看着一堆破钱真有些恶心了，用档案袋盖上，把椅子向后挪了挪。

“今天知道什么是臭钱了。”陶雨气得说。

“刚才他们存多少啊？”方中问陶雨。

“三百万，本票。”陶雨说。

“没准一会儿还会来。”方中说。

“我按制度办事，来了我也收不了。”陶雨说，“打死我也不数你这破钱。”气得直歪嘴。

高林把电话打了过来，方中告诉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但没说自己那钱的事儿。“刚才郭姐听说，有些客户暴仓了，人都找不到了，这些公司正忙着砍仓，可砍不出来，都希望交易所出政策协议，看来你说的打架的事准了，关键时刻都怕自己受伤。”高林对方中说。放下高林的电话，方中若有所思。陶雨问方中怎么了。

“工作时间，不坚守岗位，老板要开除我，我要失业了。小雨，你养我吧。”方中可怜巴巴地说。

“你去死吧。”陶雨笑着说。

收盘后又来了几个存款的，一天加一起才收了八万多现金。方中告诉陶雨有事传他，给高林打了个电话，约好在三楼和吴迪一起从另一个门走。把吴迪和高林送回了家，方中也回到家里，打了几个电话，洗个澡就睡了，方中母亲知道方中这个时候睡觉是累了也没叫他。

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七点，方中睁开眼睛，洗漱完毕，给高林打了电话约好去接他，见了面，一起吃了一点东西，谁也吃不下什么。快到八点半的时候，俩人到了交易所，在楼梯前遇到了老徐两口子，老徐和高林方中打个招呼。方中看老徐有些憔悴，老徐的媳妇也没化妆，只是抹了点口红，玫瑰色的，显得脸很黑，表情更是阴沉。

方中想：“不是昨天在陶雨那儿看到假传真时候的欣喜若狂的模样了，你个蒋干。”九点半高林平完手中的单子回来了，一脸荣光，郭姐和高林打个招呼出去了，高林给周森打了电话，说了一会儿叫方中听电话。

“周总您好。”方中对电话说。

“恭喜你了方中，做得漂亮。”周森在另一头兴奋地说。

“周总，是大家做得漂亮，没有高总和你这件事不可能成功。”方中说得真诚，发自心底。

“这次成功，是我知道的最完美的交易，可以说是精确打击，你的计算足够精确，方中这是你的成功。”周森说得很动情。方中笑了，把电话还给高林，对高林示意出去一下，就去了隔壁。

下午高林回总部汇报去了。四点多纪军和崔震回来了，崔震告诉方中已经把交易所的人送回家了，方中把纪军换下来去还车，纪军坐到后面。崔震告诉方中一共花了五千，把剩下的钱给方中，方中让崔震和纪军各留了两千，告诉崔震报账就说花一万，剩的一千一会儿玩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结算部的打来电话，告诉方中，有些公司的客户已经穿仓了，他们的公司找到交易所协商，看看是否能免去那些超出的亏损。方中给高林打了电话，高林想了想说了一句：差不多就行了。

上午有四家公司的财务，拿着客户资金表到“鸿信”。交易所的原则是按比例分配这些“不良资产”，却都分给了“鸿信”，这也只能算作协调，不代表交易所的态度，只算个人情感问题。赔钱的还要赔着笑脸，方中跟在这些人的后面去他们公司办理转账，想起了父亲给他讲的一个故事里的一句话：挨打的背着个没挨打的。

三家公司穿仓客户名单上都有老徐的名字，总共欠了七万多。方中给高林打了电话，高林说你看着办吧。方中要那三家的财务和老徐到了“中盛”的办公室，把账目核查后，对老徐说：“高林说，你的这些账算了。”老徐强打精神挤出了一点笑容，方中出了“中盛”转过楼梯的时候，向下看了一眼，正好和老徐媳妇的眼神相遇，方中觉得后背一冷，头皮发麻，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怨恨和无奈。方中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浑身难受，回到办公室，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知道在想什么。郭姐看到方中脸色有些白，过来摸摸方中的头，就问他怎么了，方中回过神来：“以后这种翻兜的事儿我是不去了！”

两周后周森从上海回来了，晚上和高林、方中在“龙海楼”的包房里见面。方中握着周森的手很激动，周森拍拍方中的肩膀，三个人坐下了。高林说：“好久没在一起了，今天的主题就是喝酒，一会老张儿他们来，咱仨喝他仨，怎么样？”

“嘿嘿，就怕他们不喝。”方中说。

“敢——”周森拉着长音，“不喝，罐——哈哈！”

高林从兜里掏出一个存折，递给了方中说：“这是总部批的奖金，你收着吧。”

方中接过来放好后对周森和高林说：“谢谢高总，谢谢周总。”

这天晚上的酒喝到很晚，喝得很多……



第五章 “天鹰”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方中一下子惊醒了，梦中正在和孙晓莉眉目传情，可孙晓莉一下变成了老徐媳妇，瞪着方中，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怨恨和无奈。方中出了一身的汗，觉得后背冰凉，看了一眼表，才六点钟。自从“鸿信”解体，好久没有醒得这么早了，再睡也睡不着了，干脆起床了。

十月份“鸿信”已经停止了交易所的业务，撤回总部了。有人说高林带着啤酒上赢得的一亿多利润回去了。在期货上暴富之后远离期货是很多人的梦想。方中知道高林只不过带走了三千万的利润，离开交易所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层准备关闭侯城交易所，高林在此之前终于赢得一场胜利，多年的人脉积累也算有了交代。周森几次要方中到上海逛逛，方中也没去，弄一些电影和书在家看，有的时候几天都不下楼，父亲的身体最近不大好，干脆在家做饭，晚上陪父亲下棋看电视，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经历了啤酒大麦那次对决之后，方中开始有些后怕。回想当时的状况，无论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是严重的，这场胜利只能算作偷袭成功，但这也让他感到了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感觉。

“鸿信”给了孙晓莉半年的工资作为遣散费，孙晓莉知道是方中的原因。在开发啤酒厂的时候，孙晓莉得到了不少的好处，这使得孙晓莉很高兴。对于侯总的邀请孙晓莉没有接受，她觉得做经纪人很好，对于啤酒大麦的交易她听到一些传闻，对于具体内情她一无所知，也不想去猜测。在“鸿信”的经历让她对经纪这个职业充满了幻想，回绝了侯总的邀请，到了另一家期货公司。到了“天鹰期货经纪公司”她才知道自己是只小青蛙，在交易所只是做铜和啤酒大麦，而全国十五家交易所，几十个品种在这里都有交易。

如果说在交易所里面的交易，可以用“质朴”形容，那么在这里就是“热烈”。过去在交易所里很多的客户是从股票市场过来的，他们和交易所里的经纪人都喜欢研究技术，或者说喜欢探求所谓交易本质。那种交易气氛更像做学问，

而现在的客户和经纪人做交易更像在抢钱，对于金钱的渴望，在这里毫不掩饰。客户之间的等级，经纪人之间的等级分明，划分等级的唯一标准就是钱。孙晓莉先后开发两个客户，一个三十万的，一个二十万的。等到开资的时候，真把孙晓莉吓了一跳，竟然可以开到七千多。但和那些大经纪人比还是差得太远了，听说过去做外盘的时候，有一个月开二十万的，即便现在一个月开五万以上的也大有人在。

孙晓莉暗自庆幸自己选择对了，如果是到啤酒厂，会赚到这么多的钱吗？她开始到处开发客户，每天强迫自己要打二十个电话，见五名以上的客户，尽管有些辛苦，但还是快乐的。十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她突然想起了方中，有两个多月没见到方中了，而且一点音讯也没有，想想自己现在的业绩，一定比方中在“鸿信”要好。方中在“鸿信”底薪也就两千，加上佣金也没自己现在开的多。那时候非常羡慕方中，可到了“天鹰”才知道，外面的世界竟然这么广阔，“鸿信”的一个副总连一个小经纪都不如，候城交易所只是一个小小水井罢了。

孙晓莉给方中打了个电话，客客气气地聊了一会儿，又象征性地问了一些有关交易上的问题，挂了电话。她没想到方中竟然在家闲着，这使孙晓莉有些得意，离开“鸿信”我未必不如你。

“天鹰”期货经纪公司在期货界很有名气，名气来自于外盘交易上的得失。“天鹰”是家国资外企，这么说是因为它是省经协下属的一家企业，主管却是一位菲律宾籍华人。由于老总是外国人，因此运营上完全是外企风格。公司创建伊始主营业务是境外期货交易，与做国内期货交易的公司相比，感觉“天鹰”有些像期货界的哈佛。

“天鹰”聘用了外籍顾问指导客户交易，这些外籍顾问果然有神奇之处，带领着客户操作，有些时候会提前预知未来的走势甚至于波动的点数，这使得刚刚接触期货的客户和经纪人仿佛看到了黄金王国的使者一般，在这些顾问的指导下疯狂地交易，其疯狂程度不亚于被施了法术的傀儡。

后来情况出现了逆转，一次外盘交易使得“天鹰”的客户们损失惨重。竟然输掉了四亿多，除了以前的利润本金还搭了三亿多，这时候聪明人悟出了何为“养、套、杀”的金科玉律。

事情惊动了最高管理层开始彻查，几个老总都在忙着平息风波，不久国家关闭了境外期货交易。

自从关了外盘交易，“天鹰”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了，做外盘留下的三亿多亏损需要填平，问题责任需要认定，出现的后果需要理顺，要想平息事态，只有用钱解决，所以除了和上面走动，增大交易量是关键。可交易实在是难做，国内几次的集中交易也没有收效，过去客户习惯了由公司带领着交易，有种联手打天

下的感觉，几仗下来，花仙子她爹——老赔，赔得大家也都失去了信心。现在只是一些新的客户在交易，所得的佣金勉强维持着公司的运营。

孙晓莉的客户最近很红，虽然开户时间不长，但交易异常顺利，开始的时候做的还少，最近这半个月竟然大比例操作，资金竟然增长了快一倍。据这俩客户说，是孙晓莉分析的走势。大家猜想这个新来的小女孩虽然刚到“天鹰”，但过去在交易所的一家公司做过，保不齐有些门道。在期货公司里，表面上看互相漠不关心，可都在留意着彼此，谁做得顺了，就偷偷跟着做；谁背，就和他反着做。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连投资大师们也主张跟着运气好的人做。找不到运气好的就找反指，大反指和运气好的人一样宝贵。

孙晓莉开发的客户认为孙晓莉是交易上的依靠，这是在接触之初建立下的信任。刚认识的时候，经纪人给客户介绍期货，客户认为经纪人是专业认识，自然对其信任有加。她的一个客户问她对绿豆的看法，孙晓莉就把公司早会上的内容对客户讲了。客户对这些早就知道，孙晓莉想起方中说，北京绿豆和郑州绿豆最近的走势很可能分叉走，就对客户讲了。没想到，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走势真的出现了。客户对她敬佩到了崇拜的地步，感谢她提醒，进而又询问她对未来走势的看法。

她推说这些天忙，等仔细分析后再说。这下孙晓莉有些疑惑了，做铜和啤酒大麦你方中有些道行，但绿豆这种东西，都说是庄控的品种，“天鹰”的大经纪人与外面是有联系的，获取的内幕消息，还是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呢，你在家做饭就能说对？既然你能蒙，就再让你蒙蒙，于是又给方中打电话，闲聊的时候就问咖啡的走势，方中说会跌。约方中吃饭，方中说他父亲身体不好，以后吧。

孙晓莉对客户说了咖啡会跌，没想到咖啡果真跌了个一塌糊涂。孙晓莉发现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明显起了变化，自己的俩客户对自己毕恭毕敬，一些平常很少接触的大经纪人竟然约她吃饭，还邀请她一起玩，就连公司的几个部门的小总们都对她热情了很多。

“天鹰”这种等级分明的地方，对孙晓莉这种刚来公司，而且资金很小的经纪人几乎没人理会。经纪人是高智商的群体，可以做一年以上的，没有智商低的。做交易不行，并不代表智商低，对于周围都有敏锐的观察力，捕捉时机的工夫一般都是上乘。孙晓莉的表现有人注意了，一个女孩子长得不错，这个就足以吸引人了。对于在“天鹰”被关注的程度的提高孙晓莉清楚是因为什么，欣喜之余她打算见见方中，看看他凭什么坐在家里就能未卜先知。

方中坐在 KFC 的角落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下午六点多又是周末，里面的人不多。前天下了点雪，外面有些冷，方中穿了件呢子大衣，还是他上大学的

时候买的，样式显得很老，里面穿了件绒衫，围了条围巾，他很喜欢羊绒的质感。

孙晓莉约他几次都被他推托了，他对这个女孩子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自己也说不好。在“鸿信”的时候，有几次孙晓莉流露出对他的好感，方中觉得，这种办公室恋情还是少沾，虽然这个行业里的人流动得快那也少惹是非。最近的几次通话使得方中也会想会会她，毕竟已经不是同事了。

孙晓莉来了，穿了件墨绿色的羊绒大衣，围着一条很大的羊绒围巾，挎着一个大皮包。方中招招手，孙晓莉走了过来，方中示意她坐，孙晓莉先把皮包放在了旁边的座位上，解开了围巾和大衣扣子。方中看到孙晓莉，觉得漂亮了很多，妆化得比过去重了，也显得成熟了，在孙晓莉解开大衣口子的时候，方中的眼神迅速地划过，看到孙晓莉里面穿的是一套裙装，曲线玲珑。真是女大十八变啊，刚俩月，出落得变了一个人似的。

当孙晓莉坐下的时候，眼神正好和方中的眼神相遇，她并没有看到方中刚才对她的扫视。在孙晓莉的眼神里，方中发现了一种过去没有看见过的东西，看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孙晓莉坐在椅子上看着方中，淡黄色的头发蓬松自然，皮肤白白净净，眼睛里还是一丝朦胧，脸上挂着笑容，和在交易所没什么两样，那件大衣去年就穿过。孙晓莉有些泄气，想想现在周围的那些男同事，方中的穿着显得很土气，要不是悠闲自在的神情，真是不敢想象，这个毛小子竟然做过“鸿信”的副总经理。

“你好，方……老师。”孙晓莉启用了最早对方中的称呼。

“晓莉，还是叫方中吧，你要点什么？”

“方……方中。”孙晓莉叫得有些不自然，“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我请你喝酒。”

方中向后靠了一下，眼神飘过孙晓莉的肩膀，看到一个女孩子和一个黑人进来，那黑人找了一个位置坐下了，女孩子去买东西了。方中眼神收回来的时候，落在了孙晓莉肩上的头发上。

“好啊，今天吃你了。”

邓卫东坐在盘房里，看着刚打出来的结算单，最近一直在亏。本来自己做外盘的时候赢利非常可观，并且全身而退了，没想到鬼使神差地给王芳拿了一百万撑门面。说好是撑门面的，没想到这小丫头一通胡做，赔了五十多万。他并不是赔不起这点钱，花在王芳身上的远不止这个数，只是觉得不甘心。自从一九九一年自己四千元钱起家创立了“卫东电子化工商行”个人资产到了五百多万。

邓卫东一九六二年出生在一个老师的家庭，从小喜欢在社会上混，和很多有

名气的混混称兄道弟。说到“东哥”很多人都买账，大学毕业后在“黎明厂”上班，女朋友的父亲是“黎明厂”的总工。从一九八七年开始他就办了停薪留职，四处飘荡做生意，对于从深圳广州倒电子表和服装他没有兴趣，女朋友催他结婚他并不愿意，说结了婚不好出国，一九八八年让女朋友先去了加拿大读书，说自己随后也去，没想到一场意外的大雨改变了他的人生。

一九九二年的四月，邓卫东坐在公司里，外面下起了雨。邓卫东的公司位于怀远门不远的地方，南面是“五爱街”，靠着几年的积累，自己开了这家公司，凭借着各种关系公司做得有声有色，一年多赚了三十多万，除去给加拿大女朋友的费用，自己已经是小康了，不过和那些赚大钱的比还是差得很多，而且他天性好赌，最近输了七八万。本打算出去翻本，没想到下了雨，朋友的一辆客货车停在他公司的门口，钥匙在他桌子里。看着外面的雨邓卫东有些沮丧，心里想着昨天的那张牌，怎么就是黑桃七呢！

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件西服，戴着眼镜，手里拿了个皮包，由于用皮包遮雨，皮包的一面很湿，西装上面尽是雨珠。邓卫东在桌子后面欠了下身，说了句“你好”，继续想他的那手牌。进来的人点了点头，四处看着。邓卫东的公司经营得很杂，进来的人看得很认真，邓卫东并没有在意，就是一个避雨的人。外面雨越下越大，候城这个季节下这么大的雨并不多见。看到电子产品时，那个人开始询问产品性能和价格，邓卫东一一回答，等到都看完了问完了，雨还在下，看着外面的雨，这个人有些失望了。邓卫东这个时候已经从牌局里回过神儿来了，请这人坐下，谈了起来，发现这人是个内行。躲雨的人也觉得邓卫东不是一般的个体户，一经了解，知道邓卫东是辽大毕业的，听到邓卫东讲的从商经历很是赞赏，就拿出一张名片给邓卫东。

邓卫东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写着：四通集团副总裁，只觉得眼前一亮。原来这位赵总来看父母，把车放走了，没想到遇到这场雨。经过交谈，彼此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邓卫东开着客货车把赵总送回了四通。白娘子为了勾搭许仙做法弄了一场雨，借了伞，还了伞，有了一场千古恋情。邓卫东因为这场雨，结识了赵总，代理了四通打印机及多个产品，后来又通过赵总的引荐，结识了IT界的很多风云人物，代理了汉卡和巨人的多项业务。短短的两年资产竟像滚雪球一样快速积累，在那个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期，一个机会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雨不仅可以促成千古爱情传说，也可以造就一个商业传奇。

一九九三年的时候，邓卫东的同学张兴业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在一家期货公司任职。期货是新生事物，邓卫东就到了“天鹰”，受过大学教育的他，对于这种交易方式很快就了解了，天性好赌的他决定向资本主义的终极堡垒发动进攻了。邓卫东先投了二十万美元做外盘，公司带领着客户交易，利润还算丰厚。

接着他把朋友，老师又介绍给那位同学，一下把这位同学推到了“天鹰”最大经纪人的位置，自己也随之被认可为这一圈里的核心人物。

做生意就是利益分配的过程，在企业经营中需要神话，张兴业就成为了“天鹰”的神话，月收入几度达到十万元，给其他的经纪人树立了榜样，没有人不努力地找客户，有了客户全都疯狂地交易，“天鹰”飞了，飞得很高，高得掌控它的人驾驭不了。赌徒都是聪明人，邓卫东更是聪明人，他从交易中悟出了一种操作之道，公司带领客户交易，一般是先准几次，再错两次。准的时候，连涨跌点数都不差。这一点他对谁也没说，只是暗中操控自己的资金，那次大举操作外盘他并没有参与，相反把资金全部撤回，说是投入到房地产。别人都替他惋惜，到了外盘折戟沉兵后，大家又开始羡慕他运气好，他并不说破，只是用自己的方式经营自己的生意和人生。

如火如荼的生意，色彩缤纷的生活让他忘掉了加拿大之约，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小他一轮的女孩王芳，一个身高一米七四的小模特。王芳是看到招聘广告来“天鹰”的，“天鹰”在选择女经纪人的重要标准就是一定要出众。从公司开办以来基本三个月一批，在前五批还要求很严，学历，过去的工作经历，外语能力都很注重。到了后来，这些都开始宽松了，只要能开发来客户就行了。但中层管理人员都是出自前五批里，在“天鹰”里戏称“黄埔五期”。

期货公司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几乎都是青年人，客户的年龄也没有太大的，因此在男女关系上可以用迅猛来形容，往往是一期培训还没结束，各自就都有了目标，真正开花结果的很少，但对于纾解激情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女孩子只要长得漂亮，不愁没有客户，分析市场有那些外籍顾问，女孩子只要下单子就行了。什么级别的客户，身边跟着什么档次的女孩，这也是一种企业文化。

模特出身的王芳一经出现，就被邓卫东看中了，找到培训部经理说要认识一下这位模特。培训部经理心领神会，找了个机会隆重介绍王芳认识了这位邓董事长，私底下向王芳讲述了这位商界精英的发达故事，两个回合下来，就双宿双飞了。对于这种明确的关系，最大的好处就是告诉别人 stop，这样会省去很多麻烦。

王芳最大的心愿就是出国，邓卫东也允诺在合适的时机送她出国。邓卫东的资金签在她的名下，同事知道她和邓卫东的关系，对此也没有任何非议。她和同事处得都很好，说是模特出身，其实并没有入行多深，为人和善的她，对人保持着质朴的一面。公司老总更是对她照顾有加，把她分到一个“黄埔二期”毕业的业务经理的组里。这位经理对交易很是钻研，分析走势也有见解，水平直指外籍顾问，在经纪人中颇有名望。

可是研究技术的人多数木讷，对于领导把王芳分到他的组里并没有理解，王

芳对这位经理也是有所耳闻，就请他帮忙交易。王芳并不在乎那点佣金，只是觉得真要赚到钱，对邓卫东是好事，自己也有面子，在交易的初期，这种心理谁又没有呢？

王芳买了北京绿豆，开始还好，小幅波动，后来郑州绿豆开始向上启动，北京绿豆要比郑州绿豆交易火爆，而且波动速度远远快于郑州走势。看到郑州绿豆上攻，王芳的那位业务经理要王芳大手数买入，可万没想到，两个市场分道扬镳，各走各的了。开始还以为是短期行为，一周下来竟然亏损了三十多万，王芳急了，业务经理也蒙了。俩人一商量还是告诉邓卫东了，王芳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一是本性纯良，人家也的确是用心了；二是怕说出去邓卫东怀疑其中有别的事情，说不清。

邓卫东也没责怪王芳，看了走势，他觉得买北京绿豆并没有错误。这种走势外盘上也有，最终的定价权还是交易量大的市场说了算，外盘的交易都看懂了，这北京绿豆还能做出天外来客啊，大不了老子接货。那时候的期货客户只要有些实力，这种想法都会有的，他们并不知道接货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货要怎么接，只是会产生这种义愤填膺的想法。

想法归想法，邓卫东明白，别和市场较劲，亲自坐镇，收效甚微，郑州的绿豆继续上涨。北京绿豆价格继续下跌，亏损继续扩大，邓卫东做外盘靠的是对周围人和公司操作的观察，而且交易的是静盘，对于国内这种动盘交易很不适应。王芳对他说这些天孙晓莉的两个客户很红，凭着在公司的地位，邓卫东看了这俩客户的交易单，发现开始俩人都较大量地买了郑州绿豆，等到北京绿豆下跌后又抛了一下北京绿豆，而且还在持有。如果按操作水平来说，邓卫东不相信这两新客户会做得如此精准，一定是有些门道。邓卫东出了盘房，看到还没有到下班时间，下了楼到了自己的“凌志”车里，给王芳打电话。

“小芳，一会儿你约那个孙晓莉吃个饭，再多叫几个人，别显得不自然啊。”

“老公啊，要不我把她约出来，你单独和她见面吧，人多不方便啊。”王芳的声音像蜜一样，但话却有些酸。

“老婆，你少胡说了，见她是为了正经事，找个差不多的地方就行了，就去‘红高粱’吧。”邓卫东打完电话，开车走了。

女孩子相处比较容易，孙晓莉刚来的时候，王芳对她就很友善，最近又经常在一起，吃午饭，一起逛街，打了个电话就定下了。王芳又找了几个要好的女同事，也叫了她的经理，让业务经理也叫了两位男同事，约好一会儿去“红高粱”。

邓卫东进包房的时候，王芳他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有俩人正在唱《萍聚》。看到邓卫东进来大家立刻打招呼，唱歌的也停了，都回到了座位上。王芳又点了四个菜，给邓卫东倒酒，邓卫东一边和人寒暄一边柔情蜜意地和王芳搭讪，显然

一对热恋中的情人。

邓卫东端起酒杯给大家敬酒，孙晓莉早听说过邓卫东，知道这位邓董在公司的地位，没想到今天能够和邓卫东一起吃饭，邓卫东谈吐不凡，态度和蔼，让她由衷地羡慕了王芳一下。看到王芳和邓卫东站在一起，她觉得有些滑稽，王芳身高一米七多，而邓卫东连一米七都不到；王芳看着亭亭玉立，邓卫东看着却是沧海桑田，叫人一看就知道王芳是个“小二奶”，看来被老牛吃过的鲜花更加鲜艳。邓卫东不失礼数地和每个人都喝了一杯，当敬到孙晓莉的时候王芳赶紧给介绍。

“老公啊，这是我好姐妹孙晓莉。”

“邓总，你好！”孙晓莉端着酒杯微笑着说。

“孙小姐，早听小芳提起过你，这杯酒我敬孙小姐，你随意就好了。”说完邓卫东一饮而尽。孙晓莉说了句谢谢，也干了。大家喝酒的喝酒唱歌的唱歌，包房里好不热闹。期货公司的人在一起玩，从来不会很闷，大都多才多艺，而且喝酒也都豪爽，唱到十点，结账散了。王芳坚持要送孙晓莉回家，孙晓莉看推辞不过，和王芳上了邓卫东的车。孙晓莉自己坐在后排，王芳坐在副驾驶上，和邓卫东闲聊。

“你光说给人家买车，到现在也不买，我都说出去了，赶紧买吧，啊……再不买多丢人啊，老公！”王芳像只小猫似的蜷缩在座位里，声音委委屈屈。

“钱都让你赔了，你还买车，现在要买就‘桑塔纳’，要不就等赔的钱赚回来再买。”邓卫东没好气地说。

“你有钱就知道往加拿大邮，说买车也不买，连毛都够不到，还邮呢，傻瓜。”这回王芳坐直了身子，靠在车门上冲邓卫东喊起来，眼睛里咄咄放光。

“我愿意邮。”邓卫东得意扬扬地说，对王芳的喊叫，当成歌来听，气得王芳伸手掐邓卫东。

“别闹，开车呢。”邓卫东伸出右手阻挡着，“让孙小姐看热闹啊！”

“邓总答应的事情，不算啊，还怪小芳恼你啊。”孙晓莉不失时机地给王芳帮腔。

“可不，说话不算，丢人，别理我啊！”王芳气得把头转向了车窗。

“好好，过俩月等石化的钱到了，就买。要不你就砍了绿豆，剩的钱买车。”邓卫东叹息着说。

“砍完了剩的钱买‘桑塔纳’都不够，买个屁车啊。”王芳气得要哭了。

“可以买辆自行车嘛，骑自行车减肥，还能锻炼身体。”邓卫东讪讪地说。

“你咋不骑自行车呢？好啊，嫌我肥了。”王芳又伸手掐邓卫东，一边掐一边说，“我哪儿肥了？我哪儿肥了？”

孙晓莉看着王芳和邓卫东打情骂俏，觉得好笑，听说王芳赔钱了，顺嘴问了

一句。

“小芳，做什么赔了？”经纪人之间对于交易一般不过问，而且问赚不问赔这也是规矩，即便俩人关系不错，孙晓莉还是没深问赔多少，这一句也只是身在车中，看着邓卫东俩人打闹，不说一句什么显得不自然才问的。

“做北京绿豆套了，赔钱还逼人家买车，孙小姐看到这么不讲理的人了吧。”邓卫东幸灾乐祸地说，好像钱不是他的。

“我知道它分叉啊，我知道它分叉啊。”王芳又开始掐上了。

“哎呀，疼啊！”这回真掐疼了，王芳赶紧收住了手。

“对了，晓莉，你客户最近做绿豆挺顺的，帮着问问呗。”王芳回头对孙晓莉说。

“怎么个顺啊？”邓卫东问王芳。

“好像买的郑州卖的北京，赚了一倍多。”王芳对邓卫东说。

“这么厉害啊，不是有什么消息吧？”邓卫东似问非问地说。

“不会吧，我这俩客户是朋友，我找到其中的一个，俩人都来了，以前连股票都没做过，不会有什么的。”孙晓莉说，“前些天还问我绿豆怎么走呢，我告诉他俩的。”人都是喜欢张扬自己，把好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承受光荣，男人如此女人亦如此，做期货的人更如此。

“孙小姐是高手啊，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好吗？”邓卫东高兴地说，“我最近正为这事发愁，不是钱多少的问题，主要是不甘心。孙小姐给指点个迷津？”

孙晓莉发现自己要惹事了，后悔刚才接了话，邓卫东说没多少，一定少不了，否则这位邓董不会为几万十几万的要她指点，孙晓莉后悔刚才王芳怎么掐的不是自己呢。邓卫东把车停在了一家咖啡厅前，王芳拉着孙晓莉先进来了，要了三杯奶茶，邓卫东进来，奶茶也上了。

“孙小姐是自己分析的呢还是有什么内幕消息啊？”邓卫东单刀直入，“要是有什么内幕消息，孙小姐直说，我不会白用的。”

“邓总，你别孙小姐、孙小姐地叫我了，就叫我晓莉好了。”孙晓莉一边说一边想怎么才能把这事说开，如果否认，王芳和邓卫东一定不信，搞不好要得罪邓卫东和王芳。如果是别人还可搪塞过去，可看邓卫东这架势是真把自己当高人了，搪塞不好，给自己找麻烦了。

“晓莉，我买车可全靠你了，你得帮我啊。”王芳无助地看着孙晓莉说。看来只有实话实说了，把球踢出去，至于结果如何，和自己没关系了，孙晓莉打定了主意。

“邓总，我哪有那本事啊，也没有内幕消息。”孙晓莉坦然地说，看邓卫东脸上露出失望，接着说下去，“我有一位老师，我是跟他学的期货，绿豆的走势也

是他对我说的，然后我告诉的客户。”孙晓莉本来要说一个朋友或者一位同事，但在说的时候还是说成了一位老师。

“啊，那晓莉，你可以再问问你这位老师，绿豆该如何做吗？”邓卫东终于发现了希望。

“要不这样吧，邓总，我介绍你们认识，你直接问他好吗？”孙晓莉及时把球踢了出去。她知道，即便以后邓卫东赚回钱，自己也没什么好处，要是周旋其中，难免把王芳还得罪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球踢得越远越好，后卫就不要贪图进球。

“我尽快安排你们见面。”孙晓莉如释重负。

孙晓莉传方中的时候，方中正和纪军在啃鸡架，看到是孙晓莉的传呼，伸手对纪军说：“电话。”纪军慢吞吞地说：“你得说借我一下电话。”“借我一下电话。”方中诚恳地说。“把手擦净，平时挺干净的啊，不知道爱惜东西呢。”纪军继续刁难着方中，把纸巾撇给了方中。

方中接过手纸把手擦干净，站起来洗了手回来，把两只手伸出去给纪军看。

“这回行了吧？”纪军把电话递给了方中。方中心想：“等一会儿用完给你扔汤里看你还装不。”

“喂，晓莉啊，有事吗？”方中声音很甜，听得纪军一咧嘴，方中看着纪军反胃的样子笑了。

“我啊……在吃饭，吃大餐。”方中听孙晓莉要和他见面，来了精神，过去是同事现在不是了，障碍没了，而且上次见完孙晓莉，还真是有点想了。

听方中说是在吃大餐，纪军扔过一块刚啃完的鸡骨头打方中，方中伸手接住了，放在桌子上，把电话递给纪军说：“我不吃了，一会儿约会去。”

“你这大餐不吃浪费了。”纪军接过电话说。

“完了，咋还你了，忘扔汤里了，女人误事。”方中一脸惋惜地说。

方中陪着孙晓莉逛了一阵街，孙晓莉问他累不，方中说没事，俩人继续逛，逛到下午四点孙晓莉觉得累了，看着方中精神还很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问方中：“走了这么久怎么不见你累？”

“我没事就喜欢逛街，走这么一会儿小意思。”方中得意地说。

“你要是没事，咱俩吃完饭去看电影啊？”孙晓莉问方中。

“好啊，你想吃什么啊？”方中说。

“你中午不是吃大餐了吗，一会儿就吃点麦当劳吧。”孙晓莉说。

“好啊，我请你。”方中立刻响应。

方中点了一份麦辣鸡腿套餐，孙晓莉点了很多样东西，俩人在靠窗户的地方坐下边吃边聊。

“你怎么不找个地方上班啊？”孙晓莉问方中。

“在找，没合适的。”方中喝了一口可乐说。

“要不我介绍我们老总给你认识？”

“不要。”方中摇摇头说，“我不想在这找工种，想去北京或者上海。”

“周森要你去上海啊？”

“不是，他在上海也待不长，我就是想去转转，只是最近我爸身体不好。”

“你一个大小伙子在家待着不赚钱啊？”

“公司的遣散费我还没花完，花完再说吧。”

“你真有出息。”

“嘿嘿，我不贪钱。”

“我们公司那些人都玩命赚钱，你倒好，在家养老了？”

“养老不好啊，外面诱惑太大，我躲着点，别被诱惑了。”

“美的你，谁诱惑得了你啊？”

“怎么，我不像被诱惑的样？”

“和你说件事，我在公司有一好朋友。”孙晓莉说。

“男的啊？”方中插嘴说。

“女的！”孙晓莉高声地说，脸上带着娇嗔的微笑。

“她的客户做北京绿豆赔了，客户想找一个高手帮他做，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孙晓莉笑眯眯地看着方中。

“不要。”方中不假思索地回答。

“怎么啊？”孙晓莉有些急了。

“那不又和你做同事了，不好。”方中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也没让你到公司上班，就帮着分析一下，就算帮我忙了。”孙晓莉听方中这么说有点得意了。

“真不好，做客户和搞对象一样，不是他出钱我出力就能做好的，不了解，没信任。”方中这回说得很严肃。

“但是我都答应人家了。”孙晓莉的声音有些像撒娇。

方中明白孙晓莉怎么会突然约他逛街了，他有些失落。本来以为孙晓莉是找他交流感情，没想到是为了说事。方中不是讨厌女孩子聪明，只是不喜欢女孩子把聪明用在他身上。看着孙晓莉撒娇的模样，他突然想起那天在肯德基看到孙晓莉眼神里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时隔十几天，在肯德基没有读懂的东西在麦当劳读懂了，看来要看清什么只是时间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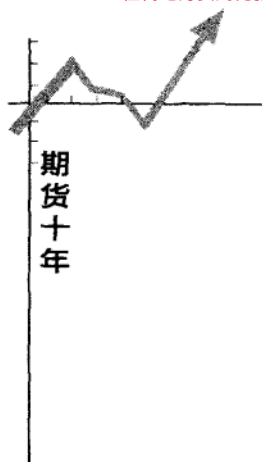
孙晓莉和方中坐在电影院的包厢里，方中并没有答应她和邓卫东见面，只说考虑一下，这使孙晓莉有些泄气。促成方中与邓卫东的见面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即便不见，对王芳她也算尽心了。没想到这个方中离开了“鸿信”竟然这么没出息了，本来想连电影都不看就回家，可话已经说出去了，只好将就着看了。走了一下午有些累了，再加上平时就休息不好，靠在椅子背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椅子背有些硬，角度也不好，要是方中有点志气，靠在他怀里一定比现在舒服些，唉，看清一个人竟然是无奈。

方中看着电影，心里在想着孙晓莉的话。其实这本来不是什么事情，如果孙晓莉直言不讳地在电话里说他不会推辞的，可孙晓莉这种迂回战术让方中觉得不舒服，对孙晓莉刚刚建立起来的好感一下子灰飞烟灭了。本来打算电影都不看就回家，但觉得这么做有点说不通，无论孙晓莉怎么做，事情本身并没有不好的地方，现在就要求孙晓莉对他坦诚相见，可能是要求高了，毕竟只是普通同事关系，人家给你提供机会，情还是要领的。

银幕反射回来的光照在孙晓莉的脸上，孙晓莉蜷缩在椅子上，很招人怜爱，眼睛闭着，还好像要努力地睁开似的，光影中显得比平时动人，只是靠在那儿好像有些不舒服。方中很想把她揽在怀里，但这种想法只是一闪，不会走到一起，何必招惹她呢，哪怕是被她利用，也要被利用得简简单单吧。

方中并不是计较的人，自从啤酒大麦之后，他看到了期货的残酷，设计交易之初，只是觉得像做一场游戏，等到事情结束以后，看到像老徐这样的散户，有很多都爆了仓，兴奋变成了自责，还带有一丝的恐惧。“天鹰”也是和“鸿信”做对手盘的公司之一，如果去帮着孙晓莉的客户做交易，难免会涉及啤酒的事情，到时候惹上麻烦，就得不偿失了。

这些孙晓莉是否清楚，他不得而知，如果孙晓莉还是像在“鸿信”一样的单纯，他也会欣然接受，可短短三个月，孙晓莉已经变了一个人，对于“天鹰”的培训方式，方中早在做外汇的时候就有所耳闻。看到了孙晓莉的突变，方中对“天鹰”产生了好奇，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决定去探查一次，做了一次啤酒就是期货生涯的结束吗？面对危险他当然不会退缩，那种已经消失很久的冲动在他心里生成，开始搅动了。他脱下上衣，轻轻地盖在孙晓莉的身上，孙晓莉动了一下，身子向他靠了靠，方中把衣服往上拉了拉，孙晓莉调整了一下身体，沉沉地睡去了。



第六章 烫手的山芋

邓卫东和王芳走进“和静园”茶楼，让邓卫东没想到的是这家茶楼里面的格调竟然恬淡静雅，和过去去过的那些茶楼的喧闹截然不同，扑鼻而来的是淡淡的茶香，耳边叮咚作响的古筝乐曲使人真的仿佛置身桃源，感觉安静了许多，平和了许多。

孙晓莉站起来冲王芳和邓卫东招手，王芳先快步走过来，看到邓卫东和王芳进门，方中先是快速地瞥了王芳一眼，这么高的女孩还是第一次遇到。目光把后面的邓卫东上下看了个遍，包括邓卫东的走路及对孙晓莉的招呼 and 微笑。个头虽然矮，但精气神旺盛，平和的眼神里透着一丝自信和高傲。

看到王芳走到茶几前，方中站了起来，向王芳点了点头微笑一下。王芳先是盯着方中看，回头再看看孙晓莉：“晓莉，这是你老师吗？”“吗”字的音拉得很长，显然眼前这位孙晓莉的老师和想象的差距甚大，甚至有些怀疑孙晓莉和这位老师的关系。

“邓总，这是我老师，方中。”孙晓莉没理王芳，做着介绍。

“方老师，这位是邓总。”孙晓莉的方老师叫得非常自然，既介绍给邓卫东又回答了王芳。

“方老师，您好！”邓卫东很谦恭地伸出手。

“邓先生，叫我方中好了。”方中握住邓卫东的手，感觉有些凉。

“没想到方老师这么年轻啊。”邓卫东坐下后对方中说。

“邓先生，我只给晓莉他们讲过一堂销售课，算不上老师的，你还是叫我方中吧，不用客气。”看到茶妹过来，方中示意茶妹把茶单递给邓卫东。邓卫东接过茶单，稍微看了一眼，把茶单递给了方中。

“我对茶没研究，还是听你的吧。”邓卫东对方中说。

“那好，茶我点。晓莉，你和这位……”

“王芳。”王芳说。

“……王小姐，要一些点心和干果吧。”方中对孙晓莉说。

“你也叫我王芳吧，都别客气了。”王芳坐下后立刻像和方中很熟了似的，除

了有些意外，方中给王芳的感觉很好。孙晓莉对于这种地方也是第一次来，和方中进来的时候就有些意外，没想到方中还不知道这种地方。

在方中和王芳说话的时候，邓卫东打量起了方中，怎么看都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神色稳重，透着一丝懒散。只是听孙晓莉说这位老师告诉她最近的行情，对于这位老师的情况也忘了询问，没料到这位老师竟然如此年轻。孙晓莉也没说他只说准了这次走势，还是这位老师在交易上有什么独到之处，由于账户出现的巨额亏损扰乱了自己做事的分寸。

方中对茶妹说：“先上一壶极品观音，干果这两位小姐点。”茶妹转身准备茶去了。看方中对茶妹说话的神情，邓卫东突然感觉这个方中并不简单，至少解决目前的困境这个方中是他唯一的希望，而他的困境连王芳都不知道。

“方老师喜欢喝茶啊，经常来这儿吗？”

“我有一个朋友，不喝酒，和他谈事情的时候才来这儿。邓先生觉得这环境如何？”方中的眼睛瞟了一下邓卫东身旁的王芳。

“很幽静，也雅气，很好，很好。”邓卫东点头说，“你学营销的吗？”

“我学工程管理的，讲销售只是滥竽充数。”方中笑着说。

“方老师是人才啊，懂销售，还精通分析，难得。”邓卫东把“精通分析”说得很重。

“精通谈不上，面对市场都是学生。”方中的回答让邓卫东感觉很踏实。期货交易是一门新的行业，“天鹰”的很多人都好像专家似的赔钱，越赔越像专家，眼前这个学生至少在说学生活。

“方老师谦虚了，听晓莉说，你分析出北京绿豆和郑州会分叉走，不知道你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主要是依据他们各自的持仓结构，主力操作，目的就是赚钱，怎么赚得多，就怎么做。”

“方老师是技术派！”

“谈不上，我认为期货交易是资金博弈的过程，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走势涵盖一切，所以只是依据技术分析判断市场。”方中说话的时候，茶妹已经把茶端了上来，润茶，泡茶。王芳和孙晓莉好奇地看着，茶妹倒好茶后，被王芳叫过去点干果。方中伸手做了一个请邓卫东喝茶的手势。

邓卫东端起茶盅，先闻了闻，慢慢把茶喝了下去。方中双手端起茶盅，也喝了，捧着空茶盅吸茶香。孙晓莉和王芳也各自喝茶，王芳称赞茶好喝，和孙晓莉低声说话，眼睛瞟着方中，看来是和孙晓莉说方中。孙晓莉笑咪咪地和王芳讲话，显得有些得意。

“方老师对北京绿豆的下一步走势如何看呢？”邓卫东直接把话题拉到了关

键问题上。

“还要下跌，而且跌得很有节奏。”方中把“节奏”说得很重。

“这个我也发现了，自从开始跌，就是跌两天涨一天，要是一直跌，我也不会赔这么多，前两天一跌我就锁仓，我一锁，它就涨，我以为是到底了，就把底单砍了，刚砍完，又跌，好像看着我一样。”邓卫东说到走势有些激动了，声音很大，说完端起茶盅一饮而尽，没了刚才的优雅，放下茶盅，接着说，“这节奏是发现了，可就是不敢相信，北京绿豆的庄是鬼，谁知道他什么时候翻脸。”

“你目前的资金和持仓状况怎么样呢？”方中问道。期货交易是一种零和过程，买入的合约最后一定用卖出对冲掉，反之卖出的合约最后也要用买入对冲为零。邓卫东讲的锁仓是期货上的一种双向开仓的做法，就是既有买的多头仓位，又有卖的空头仓位，这两个方向的持仓数量相等，是一种将利润和亏损锁定的方法。这种方法多数是在交易者对未来方向不明确的时候使用的一种保护手段。日本人称之为“难平战法”，其意思就是很难处理，是操作的下乘方法。这种方法必须有强大的资金作为后备，否则非但不会减少亏损还会两头亏。方中的提问可谓单刀直入，邓卫东示意王芳把结算单给方中，方中看了看。

“以目前的情况看，你的仓很危险。”方中看过顿了顿继续说，“以你的持仓，客户权益，要坚持下去是不可能的。你目前是锁仓，根据北商所的条例，锁仓收单边保证金，但问题是一旦你开锁，继续跌，再想锁仓都锁不严了，到时候只有砍仓和减仓，或者再加资金。”

“加资金我目前有些困难，有笔钱得一个月后到账，远水不解近渴啊！”邓卫东有些沮丧，但随即恢复了状态说，“如果砍了，也就是认了，可是我还不甘心，看着郑州涨，咱做北京买亏个犊子样，嘿嘿。”邓卫东端起茶喝了一口。

“资金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时间，601 离交割只有两个月，而且一个月后就要限仓，可能贵公司还有很多被套的买单。根据北商所的条例，进交割月要限制持仓数量，如果会员超仓要按比例减，还受开仓时间限制，能否把亏损挺回来还是个问题，离最后交易日一个月的时候，还要增加保证金，所以给你的可操作时间只有十几个交易日。”

方中讲的这些邓卫东已经和结算部的经理打听清楚了，听方中一讲，更觉得走投无路，要是两军对垒，方中这么一说他也就投降了，可问题是万一现在下跌是洗盘，来个当年“中粮”杀“南方证券”的走势，后悔都没地方去哭了。当年也是在北京绿豆上，南方证券作为主力空头套牢了大量的多头资金，连续打压准备绞杀中小散户，结果被“中粮贸”兜了底，史称“中粮贸解放全国散户大逃亡”。他并不怕赔掉这点钱，他怕赔掉仅存的那种赌的豪情。通过方中对形式的分析，他不仅仅感到了问题的紧迫，而且发现方中对交易和交割的条例竟然了

如指掌，公司结算部经理在说这些的时候还是查了条例才说的，既然他这么了解，就是希望。

“方老师，资金不是问题，虽然我现在加不了，但凭我和公司的关系，占用一些公司的保证金还是不成问题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保留这么大持仓的原因。如果减了，再重新开回，别人给面子，自己也不好意思，还不如死扛好看。”方中听邓卫东这么说感觉到邓卫东是个直爽的人，尽管亏损巨大，但还能保持着不乱的心态，的确有大将风范。

“如果利用北京绿豆的节奏和剩余时间，把亏损减少一些，还是可以做到的，一旦真的出现极端变化，可能还会赢利。”方中笑着说。

“这节奏你敢相信吗？”邓卫东瞪着眼睛看着方中。

“为什么不敢呢？人们做事情都喜欢找规律，可在期货交易中发现了规律却不敢相信，现在这两阴一阳的走势就在眼前，信它一次不好吗？”

邓卫东被方中的话感染了，方中说的他基本认同，自己做生意不也是在找寻和利用找到的规律才做起来吗？自己不也曾经在一次次赌局中找寻着规律吗？信才有希望，再错一次又如何呢！邓卫东看到了希望，面前这个学生可能就是希望。

“方老师，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答应。”邓卫东郑重地说。

“邓先生你别客气，能帮的我一定帮你。”方中说。

“鉴于目前的情况，我想请方老师能到公司坐镇，给予我及时指导，不知道你答应吗？”

“邓先生，我虽然对技术分析略有研究，但操作终究没有实践，我愿意协助你把这次交易完成。但是你要清楚这次的操作难度很大，要是结果不理想，请邓先生不要怪我和晓莉。”

“不会，不会，有你这句话不论结局如何我都感谢，特别是晓莉，以后一定重谢！”

“那好，我周一就去‘天鹰’，祝合作愉快！”

“方老师，你有什么要求请直说，别看亏损，我不能差了礼数的。”

“好啊，等到结束了，邓先生请我喝茶吧。”

“喝茶不用等到结束，随时都可以，咱们找个地方喝点小酒。小芳，把账结了。”邓卫东一边对王芳说一边招手，叫茶妹。

“邓先生，这次的茶我请，你别客气了，认识你我很高兴，以后那顿茶，希望比这次的味道要好，再有就是你还是叫我方中好。”

“好，我先谢谢了，你也别叫我邓先生了，朋友们都叫我‘东哥’，咱就别见外了，我叫你方中，你叫我东哥。”

“东哥，还有一件事，就是交易上必须完全按我的指令做，不要犹豫，好吗？”

“好，小芳，听到没，一切按方中说的做！”

送走邓卫东他们，方中并没有走，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和茶妹闲聊。茶楼的师傅王姐看到方中过来招呼方中，王姐是全市首届茶道比赛的冠军，和方中很熟，陪着方中聊天讲茶。过了半小时，门口的迎宾小姐领着一个身材修长的小伙子来了，王姐看到来人站起来打了个招呼走了，方中坐着欠了欠身示意小伙子坐下。

进来的小伙子举止优雅，黑亮弯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嘴唇红润，只是牙齿有些暗，特别是眼睛，炯炯有神，透着果敢智慧。用“明眸皓齿，唇红齿白”形容他并不过分，而且神情中带着一丝威武。

“坐，青书。”方中冲小伙子笑笑，示意他坐下。小伙子解开外衣，从脖子上取下围巾，坐在方中对面。

“大哥，今天找我什么事情啊？”有神的眼睛在讲话的时候竟然眯成一条缝，显得笑咪咪的。

“你猜。”

“你要我分析什么品种吧？”青书笑着说。

“对。”方中笑了笑说，“刚才遇到一个人，过去的一个同事介绍的。做北京绿豆被套上了。”

“你应该能对付得了北京盘啊，你的强项嘛！”青书有些疑惑地说，“不会还有别的事情吧？”

“没有，就这事，只是时间有限，而且形势很严重，我怕万一看错了，而且对于时间的把握只有靠你了。”方中说得平淡，但语气很认真。

“好，明天早晨给你电话，什么品种？”

“北京 601 绿豆，你还要把郑州绿豆的走势做了，辛苦你了！”

“大哥，不会吧，时间太紧了。”

“辛苦你了，到时候我请你吃海鲜。”方中笑着说。

“不干活你也得请我吃海鲜，一会儿就请，把纪军喊来。”青书高兴了，“我就喜欢和纪军吃饭，你一吃饭酒喝起来就没完。”

“啊，你是喜欢和纪军吃饭了。”

“对，投缘！”

“好啊，以后再吃这顿吧，他去外地了。”

“不会吧！完了，被你涮了！”

“这次没有报酬，对方套得很深，而且我也没把握，所以是学雷锋。”

“这倒没什么，只是不合规矩，不过你别陷得太深，客户都是赚了高兴赔

了恼。”

“谢谢你了，就当练手了，结果靠天了。”方中端起了茶。青书也把茶喝了，看方中还端着茶盅，疑惑地问：“怎么，还有啥事啊？”

“真不懂规矩，没看出来我这是送客之礼吗，赶紧回去干活儿吧！”

“你这个方老狠，这就撵人了，你越来越狠了，饭不请，连茶都不让喝啊。”青书愤愤地说。

“可以打包，回去喝。”

“你算了吧，半道再洒我一身！”

“谁让你包湿的，王姐给了一盒‘碧螺春’，给薛叔带回去。”

“你啊，老少都泡啊，嘿嘿。”

“王姐不老，而且也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听说你要来，才给的。”

“那咋不给两盒，二桃杀三士啊？”

“都给你，不和你争。”方中说。

“你是给我爸的。”

“薛叔最近好吗？”

“还好，到处走，打电话问过你干什么呢，说你最近要有事做。”

“你调动的事情办完了？”

“嗯，先休息一阵。”

“那和我一起去‘天鹰’啊？”

“算了吧，你也不是不清楚，我是不能看盘的，不过你要是去那儿玩，带着我啊。”

“怎么，玩啥你都去啊？”

“去，你能玩，我就能玩。”青书说。

“哈哈，你说的啊，可别像上次似的，把人家小女孩说得神魂颠倒的。”

“你不也是！”

“我和你不一样，我要人，你要心，我简单。”方中说。

“你简单！说简单，还是我简单，你太复杂。爷爷早就说过你，你比我复杂。”

“老头可没说过啊，我听老师说你早晚走仕途，走仕途的哪有简单的。”方中好像找到了依据。

“你要是心狠，比我仕途，可惜了，除了对女人狠，没见你对谁狠过。”青书叹息着。

“对女人就要狠一点，越狠她们越舍不得你。”方中说，“这是真理！”

“爷爷说过，还是希望你走商道，做期货要成功，难。”

“什么时候说的？”

“前年，对我爸说的。”

“没听薛叔说过。”

“可能我爸和爷爷看法有分歧。我爸说，即便告诉你你也还是会做期货的。”

青书又喝了一盅茶。

“如果那时候我知道，可能我会考虑的。现在，我走得有些远了。”

“回头是岸啊。”

“有些东西老师不教我，如果我学了，一定会成功！”

“爷爷说过，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学的，一个人有一个天分。”

“老师还说过什么？”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青书神秘地说。

孙晓莉陪着方中进了“天鹰”大厅，门口的迎宾小姐向他俩微微地鞠躬。大厅里有个圆形的交易台，上面有十几台电脑，交易台的北面是盘房，窗口有十米长。盘房的东面是一个走廊，走廊两侧是办公室。孙晓莉把方中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面人不多，孙晓莉和他们打了个招呼，让方中坐，自己脱了外衣，放好手提包去找王芳。屋里的人并没留意方中，期货公司来生人再平常不过，房间有二十多平，八张电脑桌，剩余的空间并不大。

方中看着孙晓莉的背影，环视着周围的陈设，和“鸿信”相比没有多大差别。王芳来了，看到方中笑得眉飞色舞地说：“方哥早啊！”方中面对王芳觉得有种压抑感，女孩子个头太高，在她面前有种压抑感，不知道邓卫东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早！”方中微笑着说。

“卫东一会儿到，方哥到我屋来吧。”王芳说着领着方中向自己办公室去了。看到方中跟着王芳和孙晓莉出门，屋里的人都看了看方中。王芳的办公室在斜对面，房间比刚才那个小一些，屋里摆放着四张电脑桌，剩余空间要比那个屋子大得多。窗台上有三盆花，窗户上是淡蓝色竖条的百叶窗。棚顶的装修让人感觉有些压抑，尤其是王芳，看上去顶天立地，尽管吊灯和头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王芳在经过吊灯的时候还是无意地低下头。

王芳让方中坐，忙着给方中倒水，孙晓莉陪着王芳一起忙。方中向王芳要了结算单，问王芳手续费的点数和交易速度，向孙晓莉要了纸笔记下。这时候邓卫东来了，先和方中打了招呼，并没有过分的客气，这让方中感觉很舒服，看来邓卫东是个实在人。

“方中啊，今天打算怎么做啊？”邓卫东问道。

“得先看看，要是有点低把空单先平了吧。”方中说得含糊。早晨薛青书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北京绿豆真的很不确定，里面有股很强的买力一直存在，空方的能量远远没有这股力量强，可就是跌。方中问他是不是空方把这股买力压制住了，薛青书说不是，如果非得说的话这两股力量是平行的这种说法要好一些，总之走势难以判断，随时都会爆发，而那股空头的力量会在两周后彻底消失，但那个时候的多头的力量也会消耗殆尽。

郑州绿豆则很简单，就是涨。孙晓莉和邓卫东说了几句话，告诉方中自己要出去开早会，开完会还要出去见客户，就不回来了。邓卫东笑着让孙晓莉放心，还能亏待了你这方老师，孙晓莉和王芳出去了。

“方中啊，你大胆做，别有负担，已经这样了，放手一搏吧！”邓卫东说。

“东哥放心，我会尽我所能，只是到时候你别嫌我胆太大就好。”方中笑着说。俩人闲聊了一会儿，王芳回来了，邓卫东问早会上大家的看法，方中看着邓卫东和王芳，发现邓卫东在王芳面前很自然，并没有自己那种压抑感，心里暗想，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习惯吧。

从外面进来一个戴眼镜的三十多岁的男的，身材瘦高，头发有些散乱，向邓卫东点点头，拿了东西出去了。方中问王芳，屋里没别人吗，王芳说还有三个人，刚才进来的那人是她和孙晓莉的经理杨大伟。为了操作不受影响让他们去别处了。方中找了一个位置，开了两台电脑，调出自己看的报价和图表，王芳站在方中身后看着。开盘后价格立刻低走，量很大，跌的速度很快。

“低挂十个点平卖单。”方中对着电脑说，并没有看王芳和邓卫东。王芳拿起指令单向外走去，邓卫东说了句我也看看去，就快步追了出去。看着邓卫东一路小跑地追王芳，方中心里暗笑，个矮走路都吃亏。

价格到了方中指令的位置了，方中看到买盘手数上多挂了一百手，估计是王芳挂好了，又有二百手也挂了出来，从成交看也是平仓单，估计那个大户也出场了。王芳回来的时候价格已经回弹了十多个点，一会儿邓卫东也回来了，方中想：看来在速度上邓卫东是没办法和王芳比了。

价格震荡了几分钟就被快速拉了起来，离刚才平仓的位置有四十多个点，邓卫东高兴地和方中、王芳说着话，中午快收盘的时候又涨了二十多个点，方中让王芳高挂五个点，把刚才平掉的空单补回来，继续保持锁仓的状态。邓卫东陪着王芳一起去了，老男人对小女孩子就是呵护。价格回落了四五个点挂的单子并没有成，王芳回来坐到她的电脑前焦急地看着，收盘了，王芳失望地“哎呀”了一声。

邓卫东回来了，叫方中和王芳吃饭去，方中看到有送盒饭的就对王芳说吃盒饭好了，王芳说邓卫东不吃盒饭，公司对面就是饭店，三个人就出了公司。

邓卫东点了四个菜一个汤，问方中喝酒吗，方中说一瓶啤酒就好。邓卫东要了两瓶青岛，方中说要喝“老雪花”，邓卫东笑着说看来你一定能喝，晚上好好喝喝，今天很高兴，赚回来五十多点。

菜上得很快，味道也好。吃过了饭，服务员把单子拿给王芳，王芳签了字。方中看看王芳，邓卫东知道方中的意思，对方中说，王芳签的是他的公司的账，不是期货公司的，方中明白了邓卫东在这儿也是常客。回了公司，邓卫东要王芳沏茶，方中说出转去转转，邓卫东说那好，我去打扑克，王芳也找地方玩去了。

方中在公司里转了一圈，看到多数人在打扑克，办公室的门关着，里面传出吵吵嚷嚷的声音，和交易时间的安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方中找了个沙发坐下，看到上面有张“中国证券报”拿去看了一眼，撇在旁边，看到没人，脱了外衣躺在沙发上，盖着衣服睡着了。一点多方中醒了，回到王芳的办公室，坐在电脑前看着图形和交易记录。王芳回来了，看到方中就问方中去哪儿了，方中说在公司里随便转转，邓卫东也回来了，脸上带着笑容。

“你输了赢了？”王芳问邓卫东。

“收拾他们七千大毛，嘿嘿。”邓卫东得意地说。

“给我吧，我输了二百多。”王芳可怜地说。

“给你三百吧。”邓卫东倒是大方，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钱来。王芳凑上前，笑咪咪的，突然一下把钱全抢了过去，哈哈笑着跑到桌子后面去了，这回轮到邓卫东苦着脸了。看到王芳欢天喜地的样子，方中跟着傻笑着。

开盘了，价格猛地向上一冲，冲过刚才挂单的价位三四个点，王芳小跑着去取回执，方中看到郑州绿豆在稳步推高，邓卫东的脸上显出了一丝紧张。王芳回来坐在邓卫东的身边，价格又向上了两个点，邓卫东站起来出去了。价格稳定了，过了十分钟邓卫东回来了，手里竟然拿了三个雪糕，王芳拿了两块，递给方中一块，方中摇摇头，对王芳说，这东西我夏天都很少吃，算了吧。王芳也没勉强，靠在邓卫东身旁吃雪糕。方中想，看来身高并不影响女人的小鸟依人。

下午的交易很平淡，价格一点点地回落，在空单成交价下二十多点的位置收了盘，如果没有再次锁仓，赚回的点数就要少了这二十点。三个人都伸了个懒腰，邓卫东很高兴地说：“方中啊，今天收获六十点，一会儿玩一玩，晚上庆祝一下。”

“东哥，改日吧，我在交易的时候，周一到周四很少应酬，保持状态，嘿嘿。”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了。”邓卫东高兴地和方中道别。王芳把方中送到了公司门外，笑嘻嘻地和方中说再见。

候城这个地方很奇怪，下午四点是最冷的时候，比早晨还冷，方中一个人漫

步在街道上，脑子里空空荡荡的，呼吸着冷飕飕的空气，觉得像一只流浪狗，或许只有在闪烁的电脑前才会感到自己的存在。他感谢邓卫东对他的信任，尽管邓卫东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他信任，但他还是感谢邓卫东。自从离开“鸿信”后他没快乐过，今天他再次找回了那种快乐的感觉，为此他也感谢孙晓莉，但他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孙晓莉，一想到孙晓莉，方中心里就有种伤感，但不是伤触。方中上了一辆公交车，他暗自笑了，怎么说也比流浪狗要好，至少知道家在什么地方。

后来的两天里行情并没有什么亮点，震荡下行了八十多点，邓卫东的仓一直锁着。方中很少在王芳的办公室里待着，交易的时候他多半在大厅里闲坐着，吃完四菜一汤一瓶啤酒的午饭就在那个沙发上睡觉，熟悉了的人就告诉他，以前公司最红火的时候你别想这么躺着睡觉，沙发都不够坐。

方中在三天的时间里已经适应了“天鹰”的环境，早晨他打出租车来“天鹰”，早晨的公交车很挤，他不想给这些上班族再增加一份拥挤。下午四点的时候，公交车里很宽松，而且他坐的那路车还是第二站，终点几乎很少人上车。坐在公交车里可以看到很多上上下下的人，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很多女孩子，他幻想“巴士奇遇结良缘”之类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有一个很荒唐的想法，能挤公交车的漂亮女孩儿一定是纯洁的，纯洁的女孩子没有钱去打出租，更没有车接送她们。他决定给她们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圆梦的机会，但这个梦却从来没有圆过。

周三下午，方中回到了王芳的办公室，邓卫东和王芳正在说着话，看到方中，邓卫东就问：“我看这走势也不发力，咱这空单还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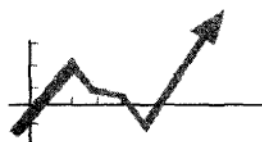
“两个选择，先开一半，明天看情况再说。二，全开。你选。”方中说得简洁。

“那你看哪个好啊？”邓卫东有些举棋不定地问方中。

“都行，你选。”方中还是不冷不热地说，并没解释这两种选择的奥妙所在，其实对于走势他也举棋不定，所以才把球踢给了邓卫东。

“开一半吧。”邓卫东说完领着王芳出去了。这个选择也是方中预料之中的，他看着电脑，一会儿他看到了有五十手买平单子成交了，接着又有一百手买平单也在上吃，如果在前两天的交易中这并没有什么，但现在的交投很清淡，连续的大手数平仓显然是出自一个人或者一种联动，方中的心里画了个弧。接下来的交易几乎是在零打碎敲中结束了，与邓卫东和王芳互相道了别，方中就回家了。

看来走势影响心情，做交易的人都有“交易综合征”。方中之所以要邓卫东作决定有两个原因：一、走势明天是否还会按照那个节奏运行，自己也没有把握。二、他要看看邓卫东的性格。在交易中，操作者的性格决定了交易的结局，



自己只是一名参谋，真正的司令员是邓卫东。

周四的开盘远比周三收盘令人振奋，直接和郑州盘一起高开，在集合竞价后的间隙中，方中只对王芳说了一句：“空单全退。”邓卫东立刻对王芳说：“去里面。”方中知道邓卫东的意思，是直接到盘房里面报单，也跟着出去了。当方中来到交易大厅的时候，北京绿豆在微微犹豫后快速拉起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竟然拉升了七十点，盘房的窗口也沸腾了，多数人都在忙着买平，看来“天鹰”在北京绿豆上的锁匠不止是邓卫东一个人，也有一些做空的人在咒骂北京绿豆的猴性，看来多数的人已经被压迫得太久太深了。

方中回到办公室里的的时候，邓卫东和王芳已经回来了，两人都眉飞色舞的。王芳嚷着要方中猜成交价，方中说一定是低位了，王芳过来把成交单给方中看，方中赶紧坐在椅子上看，和王芳站在一起方中就觉得压抑，坐下后这种压抑感能减轻一些。没想到开盘后的低价位被他们抢到了。

十点十五分休盘的时候，价格涨了八十多点，邓卫东打了很多电话，回来告诉方中：“我有一个朋友，和北京交易所的人头很熟，说是空头和多头协议了，空方把仓交给了多头，利润已经兑现了，估计这次多头一定要来个暴涨，把散空做死。”

方中听着邓卫东讲话，心里想着薛青书的话，“如果非得说的话这两股力量是平行的，这种说法要好一些，总之走势难以判断，随时都会爆发，而那股空的力量会在两周后彻底消失，但那个时候的多的力量也消耗殆尽。”这个“随时都会爆发”已经验证了，既然爆发了，为什么“那股空的力量会在两周后彻底消失”呢？他还是参悟不透。

“你看这样好吧，咱们再加些仓，真要上去就胜了。”邓卫东讲话的声音有些激动。

“小芳，你算一下现在还亏多少点。”方中回头对王芳说。

“东哥，你前一段时候问过你这位朋友吗？”

“问过，他说前一段时间，北商所的老总出国了，操盘的和老总关系非同一般，谁也管不住，所以一路跌，这回北商老总给他打电话了，才和多方协议的。”为了让方中信服邓卫东又说，“上次中粮带领全国人民大逃亡的事情就是我这个朋友给我们透露的。”

自从国债上协议平仓，中国的期货留下了一个病根，总会在走势激烈或者激烈后的胶着时出现协议平仓。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国债，从一八四八年以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协议，今天自己也遇到了协议，而且马上将成为协议的受益者。北商所的老总是比候城交易所的所长厉害，有争端的时候竟然置身事外，到了国外。

“最多的时候咱们亏二百七十多点，现在不到六十点。”王芳的声音显得格外的清脆。

“东哥，我建议咱们还是锁回来，这六十点留给下周。”方中盯着邓卫东的眼睛说。

“我那个朋友说，今天很可能涨停！”

“涨停锁就剩四十点，更好。”方中坚持说，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考虑涨停的后果，这种坚持只是一种坚持，一个仅凭着感觉的坚持，一个没有理由的坚持。

“方中，说实在的，我现在打算再买一百手，只要今天涨停，明天一定高开，那时候咱们就赢了！”邓卫东的眼睛里露出了振奋的光芒。

“东哥，你可以看看再锁，但今天加码，我坚决反对。”方中不再坚持，今天真要涨停收盘明天一定会高开，为此他也接受邓卫东的说法。即便消息是真的，他也不相信那个操盘的是一个不服管的孙悟空，但他觉得北商所的老总不在北京真可能是一个局，自己不也布过那么一个局吗？

开盘后，价格被努力地拉到了涨停，王芳欢呼起来，邓卫东早就出去了，板上不断地成交，量很大，方中在交易厅里转了转，“天鹰”的客户好像都很开心。孙晓莉的客户看到方中，悄悄地问方中，买点北京绿豆怎么样，方中说最好别买，要买就买郑州的。方中看到邓卫东和“天鹰”的秦总站在了结算部里，俩人兴高采烈地讲着话，邓卫东已经乐得一颠一颠的了。方中回到办公室，脑子里还是薛青书那句话，看到了中午收盘，价格勉强地收在了板上，邓卫东回来喊方中去吃饭，问方中怎么看上午的盘面。

“我觉得一定要锁回来。”这回方中的语气不再犹豫了，在回答邓卫东的时候方中突然感到重新锁仓的必要，因为上板的忧郁和巨大的成交量还有薛青书那句“那股空的力量会在两周后彻底消失”。这些令他不安，所以在“锁回来”前面加了个“一定要”。

“先去吃饭，介绍公司总经理秦岭给你认识。”邓卫东的兴奋是不被其他事情所能打断的，对于方中的询问只是出于象征性或者有些得意，方中讲的话他也没有在意，拉着王芳先走了。王芳走的时候喊上了孙晓莉，孙晓莉出来的时候遇到方中，俩人边走边聊，到了饭店里孙晓莉把方中带到里面的包房。方中在这里吃了三次饭，是在大厅的散台，没想到后面竟然有四五个大包房。

包房里的装饰也算精致，面积很大，桌子很大。邓卫东和秦总还有结算部的经理已经坐好了。邓卫东坐在秦总的左手边，秦总的右手边坐的人方中没见过，那个人的下手坐的是结算部经理，挨着邓卫东的位置空着两个。王芳坐在结算部经理旁边，王芳的部门经理坐在王芳的下手边，旁边是一个女经纪人方中见过。方中先让孙晓莉坐下，自己坐在邓卫东旁边。邓卫东给方中介绍秦总，秦总笑呵

呵地和方中握手，然后是秦总给方中介绍身边的那个人，说是王总，也是公司的客户。方中又和王总握手，王总笑着说：“这里只有一个秦总，其他的都不算，我们都是秦总的下属。”几个老总哈哈大笑，大家都陪着笑，孙晓莉给方中介绍结算部经理，由于距离远，俩人只是点点头，说了两句客气话。

“小方和小孙是新到‘天鹰’的，今天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吃饭，不要拘谨，这个桌上都是公司的骨干，我敬大家一杯。”秦总兴致盎然地说。大家都干了杯里的酒，孙晓莉喝完酒说了一句谢谢秦总。

“人家方中是我的客人，可不是你们公司的啊！”邓卫东伸着长音说。

“我这是代表公司邀请小方。小方，你考虑考虑，我们‘天鹰’可是最好的发展平台。”秦总认真地对方中说。

“谢谢秦总。”方中端起酒敬了秦总一杯。邓卫东和王总陪着秦总边吃边聊，王芳和结算部经理说说笑笑，部门经理和那个女经纪小声地嘀咕，孙晓莉陪着方中聊着。菜上得很快，一会儿就摆满了桌子，王总对秦总说别上了，秦总问服务员还有几个，服务员说还有一个菜，秦总说上完，又要了几瓶啤酒和一些饮料，看来在餐桌上“天鹰”的员工并没有因为老总的存在而拘谨。

最后的菜上来了，邓卫东兴冲冲地要方中和孙晓莉吃，方中一看是“葱烧牛鞭”只是点点头。秦总让部门经理杨大伟和那个女经纪吃，说是大补，看到方中没吃又让方中，方中笑笑说自己不吃牛肉，怕膻。孙晓莉问方中是什么菜，方中回答是“葱烧蹄筋”，孙晓莉说不膻，听得邓卫东笑出了眼泪。趁着孙晓莉去敬她部门经理酒的时候，邓卫东在方中耳边轻轻地说：“这回我信你和小孙没事了。”

“怎么，你以前不信？”方中说。

“有点不信，你这‘葱烧蹄筋’我信了。”邓卫东又要笑，方中赶紧说罚邓卫东一杯，邓卫东倒也爽快地喝了。

回到公司里已经一点多了，王芳沏了茶，整理东西，邓卫东对方中说绿豆上的消息是秦总的一个朋友从北京“东远”打听的。今天很高兴，眼看着亏损就要变成赢利，这么久一直占着“天鹰”的钱，吃顿饭表示一下，关系靠处。又讲了一些“天鹰”和秦总的事情，最后说秦总真的希望方中来公司，让方中考虑一下。方中表示对秦总和邓卫东的感谢，来“天鹰”的事等这次交易结束后再说。

“东哥，一会还是把仓锁上吧。”方中再次提起锁仓。

“你看这样好不，如果收在板上就不锁，收不上就锁。”邓卫东的话让方中没办法争辩，邓卫东的话不无道理。这时候方中的传呼响了，方中一看是陶雨传的，回电话问陶雨什么事情，陶雨说有急事要见他。方中告诉了陶雨“天鹰”的地点，问陶雨多长时间到，陶雨说最多二十分钟，听陶雨的语气可能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第七章 最后的疯狂

自从参加完陶雨的婚礼之后就一直没见她了，下午快开盘的时候陶雨到了。方中没带陶雨到办公室，而是把陶雨领到了休息室里，这个时间休息室没人。陶雨穿了件白色的羽绒服，手里拎着个红色的小包，穿牛仔裤，小皮靴。头发虽然整齐，可是没有光泽，眼睛有些红，嘴唇有些干裂。

“小雨，出什么事了？”方中并没有客套直接问陶雨。

“方哥，马宁出事了。”陶雨的眼圈又红了。

“别急，小雨，慢慢说。”

“马宁上个月去俄罗斯了，在那儿惹事了，被人家扣了起来。”陶雨的眼泪流了下来。方中看到一下想起了一个词“梨花带雨”，可马上转回神来问：“惹什么人了，小马没事吧？”

“就是抢中俄列车那些人，他胳膊被打断了，他老叔在那边，找了中华商会的人出面，现在人没事就是对方要钱，差些钱，你能借我吗？”陶雨泪眼婆娑地看着方中。

“他们要多少啊？”

“五万，我这有三万，你借我两万就够了。”

“他家里知道吗？”方中问。

“知道，但他家现在没钱，钱都压货上了。”

“现在就要吗？”

“是，方哥，越快越好。”

方中没再说什么，示意陶雨跟他走，他回到办公室，邓卫东没在，看价格还是在涨停板附近震荡，调了个图形告诉王芳，如果下到这个位置以下一定要邓卫东锁仓，王芳说知道了，问他什么事情，方中笑笑，拿了衣服拉着门口的陶雨走了。

到了楼下打了辆出租车，方中回家取了存折，到楼下取了五万块钱，用从家里拿的报纸包了，问陶雨去哪儿，陶雨说先回家取她那三万块钱，方中说不用了，钱取够了，看到陶雨又要哭，赶紧告诉陶雨自己还要回去，陶雨说要把钱汇

出去，方中陪着陶雨到了中国银行，陶雨办完汇款，和方中出了银行，陶雨的脸色有些苍白。

陶雨要回家拿那三万还方中，方中说不忙，等马宁回来再说，陶雨说要写个欠条，这个时候出租车来了，方中让陶雨先走。陶雨知道这是方中的习惯，也没争执，和方中再见，说下次把欠条送过来。方中看了看陶雨，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陶雨的脸，很凉。

“小雨啊，你和小马在我心里比钱重，别把这事放心上。”看着出租车走了，方中到对面打了一辆出租车往“天鹰”赶。到办公室里已经是两点四十五了，一看价格跌下了快一百点了，看王芳和邓卫东的神情估计没锁，立刻问了，果然是没锁。要王芳立刻锁仓，王芳说公司台面的钱不够了，方中问怎么回事儿，邓卫东说公司自己席位的钱不够了，如果要锁仓只能通过别的公司走单子还需要协调，看着王芳要哭了，方中也没了主意，最后邓卫东作了决定，不锁了，看明天，不行再加一些保证金。方中再没说话，价格在前一天收盘的位置收住了。邓卫东这个看似豪气的“决定”其实和没说一样。方中知道在这里待下去也是找堵，只说下午的事情没办完，告诉王芳和邓卫东明天早八点一定到就走了。

坐在公交车上的方中心里有些堵得慌，自从“鸿信”撤离之后，方中一直在思索自己要如何发展，他希望找到一个人，一个可以提供他一大笔资金的人，而且这个人对他一定要信任，显然邓卫东不符合这两点。他和高林、周森是一个团队，和邓卫东的合作只是一个草台班子。如果说他是名医生能否治愈邓卫东的病，不只是靠他医术的高明，还要靠病人的体质，或者说是运气。

王芳传来传呼，“下午是我没及时锁仓，你别生气啊。”这个戏班子里还有王芳这个花旦，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地置身到事态当中，只是一个冷眼看戏的观众，对邓卫东自己并没有真正上心，只是拿他当做试验品了，尽管态度认真可还是在做试验。

邓卫东在北京绿豆上的处境一般人看来无非是钱的问题，可在方中的眼里简直就像一道绝佳命题。很多定律都是在理想状态才会成立的，邓卫东的状况被方中视为绝佳却是因为命题的“理想状态”实在是太不理想。首先是邓卫东的心态，从为了博红颜欢喜到了输不起，其次是资金，期货交易的实质是资金的博弈，期货的保证金制度在扩大利润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邓卫东的操作等于把期货又期货了一下，完全背离了交易准则等于在豪赌，资金不足的博弈，赢只有靠运气。还有就是解题方法的单一，邓卫东的持仓只有在预见出现反弹的时候先平掉空单，这样才能实现剩余多单的减亏。倘若先平掉多单靠空单赢利只要出现向上十个点的波动邓卫东就会崩溃，这种状况在这几年的交易中方中见到的太多，综合一切因素这次交易如果能扳平已经是困难重重，这也是方中在答应邓卫东邀

请时没有提出索要报酬的原因。

如果说啤酒大麦的成功是精确地计算出了对手资金和对手们的心态的话，那么这次的交易需要精确计算的实在是太多。很多人自诩在交易上是“逆向思维”，“逆向思维”只不过是二级思维，方中在这段时间里的思维很多时候已经达到四级思维。每天在“天鹰”看似闲逛其实是在观察客户们对市场的反应，眼看着胜利在望偏巧马宁又出了事儿，致使几天的努力功亏一篑。全当是天意吧，无论试验的结果如何，试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传呼上王芳的留言让方中有些局促，短短的一句话代表了邓卫东和王芳两个人的无助，如果在“鸿信”你会在开盘时候离开吗？明知道王芳执行不了，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现在应该觉得有些对不起邓卫东和王芳了吧。

回到家里方中给王芳回了电话，说没不高兴，的确有事情，要王芳告诉邓卫东还有机会。王芳听方中这么说立刻高兴起来。虽然比王芳大不了几岁，但方中觉得王芳只是一个天真的小姑娘，刚才的烦恼被他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打扫得干干净净，最后竟然问起下午找方中的女孩子是谁，而且问得不依不饶，方中只好告诉王芳明天早晨一定不能晚了，这才给岔了过去。放下电话方中叹了一口气，他为失去今天的机会有感到可惜，邓卫东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今天错失了为数不多的时机中最有利的一个机会。希望越来越渺茫了，方中默默地看着窗外，一股寒光从他眼中闪出。

第二天早晨快八点的时候邓卫东、王芳和方中都到了办公室，邓卫东看起来气色很差，方中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锁仓的必要性，邓卫东黯然接受。方中告诉王芳，集合竞价直接锁，免得一会儿资金出现问题。邓卫东说又拿来了二十万，王芳去财务存钱，邓卫东和方中闲聊，方中实在觉得这种闲聊没意义，到外面转了一会儿，看到邓卫东在结算部，就回了办公室。

开盘平开，王芳回来的时候价格已经跌了快三十点，邓卫东也回来了，三个人没精打采地看着盘，上午跌了五十多点。中午邓卫东说胃痛，让王芳和方中去看饭，方中回来的时候看到邓卫东已经玩上了扑克，就去休息室睡觉，看到还有两个客户在里面，自己平时躺着的那沙发空着。

下午开盘还是很沉闷，价格跌得很慢，邓卫东的气色比上午好了一些，和王芳说着话。陶雨传方中，告诉他马宁已经没事了，再有十多天就能回来。快收盘的时候价格又跌了二十多点，收盘价比昨天跌了有八十点。邓卫东伸了个懒腰说：“方中啊，辛苦一周了，今天晚上咱们放松一下，喝点小酒，怎么样？”方中想了一下，也没推辞。

“小芳，给孙晓莉打个电话一起去。”邓卫东对王芳说。

“东哥，别找她，真的。”方中赶紧制止王芳。

“咋的，怕人家了，咋总躲着人家？”邓卫东和王芳都问方中，方中苦笑一下，没吱声。

“算了，要不小芳你也别去了，就咱俩。”邓卫东对王芳说。

“我才不干呢，别想甩了我，你们好随便啊。”王芳瞪起了眼睛。

“我和方中能干啥啊，就是喝酒聊天。”邓卫东看着方中笑呵呵地说。

“啥你俩都能干，我就跟着，他也不是好东西。”王芳狠狠地说。方中笑了。

“笑啥，要不你咋不叫孙晓莉？”

“小芳，我和晓莉不是那回事，不骗你。”方中叹息地说。

“啊，是啊，要不把昨天找你那女孩找来。”王芳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

“小芳，也不是，那个是朋友的媳妇，找我办事。”方中实在不想和王芳纠缠下去就对邓卫东说：“东哥，我看有人去打扑克了，再不去没地方了。”邓卫东立刻来了精神，要方中一起去，方中说打个电话就去。等邓卫东和王芳走了，方中给薛青书打了个电话，把一周的走势和薛青书说了，问青书怎么看。薛青书说：“我分析后的东西没办法再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只有靠你自己理解了。”

六点半的时候，邓卫东三个人从公司出来，邓卫东说去吃海鲜，一想开车喝白酒不好，又说去吃韩国料理，王芳这时候说最近皮肤起疙瘩，怕辣。最后要方中定，方中说附近只知道“红高粱”，王芳说好，邓卫东也说行，就去了“红高粱”。

邓卫东说今天一定要喝好，点了六个菜要了一件青岛啤酒，方中说要喝“老雪花”，邓卫东说今天就喝青岛了，方中也没坚持。

“感谢兄弟，受累了。”邓卫东端起酒杯和方中碰了一下，方中也没有谦让一饮而尽，说了声谢谢，王芳也干了一杯。方中给邓卫东把酒倒上，端起杯敬邓卫东，王芳也陪着喝了一口。方中又敬王芳，王芳高兴地干了。

“哎，要不是昨天的消息，现在咱们应该很高兴。”邓卫东干了一杯酒说。看着邓卫东，方中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这个时候还必须说一些什么，可又不知道怎么说，没办法，方中又和邓卫东碰了一下杯。邓卫东喝酒也爽快，菜还没上齐，五瓶酒没了，王芳也喝了一瓶。

“东哥，这一周的接触，你也看出来了，我不是会客套的人，所以感谢和受累的话以后别再说了。”邓卫东一边点头一边和方中喝了这杯。

“对于消息，我也信，否则我能不能坚持锁仓吗？如果是真的按消息走了，现在我们很高兴。”方中又和邓卫东碰了一杯喝完说，“做期货永远面对的是未知，你别上火，还有时间，还有希望。”

“对，人家把消息告诉咱们，也是好心，没人能说准到底会怎么样。来，干！”邓卫东悲壮地喝了这杯有些苦涩的酒。

“以前做外盘的时候也一样，今天准明天不准，方中你做过外盘没？”邓卫东突然问方中。

“没做过。”方中回答。

“孙晓莉说你做过啊？”王芳说。

“啊，我看过，没实践过，说做过是唬他们的，做过外盘显得体面。”方中嬉皮笑脸地说，他并不想在邓卫东面前过多地提自己以前的事情。

“孙晓莉说你是她老师是吧？”王芳问。

“讲过几堂课，算不上老师，说我是老师，也显得体面，其实就是同事。”方中继续轻描淡写地转移着话题。

“她说你是她过去公司的副总？”王芳又把话拉了回来。

“小公司，一共就七八个人，十几条枪，也没干几天，公司就撤了，相当于国军去台湾前任命我做县长，还没当明白就解放了。”在邓卫东和王芳的笑声中方中赶紧把话转到刚上的菜上面，“这蛋黄焗南瓜一般，有点腥。”

邓卫东和王芳各吃了一块，说是有些腥。可王芳还是不依不饶地说：“是不是你利用职权勾搭人家孙晓莉，人家没理你，你现在才不好意思见人家？”没等方中回答，邓卫东说：“你看错了，好像是小方没看上孙晓莉，躲着呢。”方中干笑一下和邓卫东又干了一杯，已经喝了十瓶了。邓卫东摆摆手说：“咱得喝慢点了，看出来了，喝酒我也不行。”三个人笑了。

“小方现在有女朋友吗？”邓卫东问。

“没有。”方中回答得很干脆，看到王芳不信又加了一句，“真没有。”

“你看我们公司合适的，我给你介绍啊。”王芳说。

“好，好，以后我也参加早会。”方中点着头说。

“你参加早会干啥？”王芳没听懂方中的意思。

“早会人全。”方中说，邓卫东和方中都笑了。邓卫东还想要啤酒，方中拦住了，说还要开车，邓卫东也没坚持。

最后的两瓶啤酒打开，方中突然问邓卫东：“东哥，我发现你们公司好像有人跟你的单啊。”

“不能，咱们也不像孙晓莉的户，谁跟咱们干啥啊？”王芳不假思索地说。方中看到邓卫东一愣，在邓卫东看方中的时候，方中低头夹了一口菜，邓卫东并不知道方中看到他一愣的表情。

“应该不会，来，喝酒！”邓卫东喝了一口酒，去包里拿烟，说是烟没了，邓卫东平时只抽“短路”，饭店里没有，让王芳去买，王芳站起来出去买烟，邓卫东拿起外衣给王芳穿上。

“方中啊，我不是有意瞒你，这事儿王芳都不知道。”等王芳走后邓卫东说，

“我不止王芳这边一百手仓，我用别的仓，啊，公司的仓，又买了二百手，比这边的低不到一百点，要是就一百手仓，哥哥我不至于这么上火。”

方中原以为是公司里面有人跟仓，但没想到是邓卫东自己的，想到邓卫东跟着王芳屁股后面，原来以为邓卫东看着王芳，却是偷偷地去报单，方中有些好笑。

“我不是瞒你，是不想给你增加压力，也不想让王芳知道。”邓卫东说。方中举起杯和邓卫东碰了一下。

“那现在的浮亏有八十多万吧？”方中问。邓卫东点点头，方中突然感觉精神一阵，眼睛里亮光一闪。他突然佩服起邓卫东来了，没想到这个跟在小姑娘屁股后面的小矮人儿竟然这么有承受力，这不是钱的问题，把这种精神压力扛在一人肩上，还要呵护自己的女人，方中由衷地敬佩邓卫东。

“东哥，这回咱俩一起扛吧，你感觉轻松些没？”对于方中的话邓卫东也觉得意外，愣了一下后，好像明白了方中的意思，高兴地笑着说：“好像轻松了啊！”俩人都喝了一口酒，相对笑了。王芳回来了看到俩人在说笑就问在讲什么，邓卫东说：“方中说等你给介绍对象。”

“那好办，你看上谁就告诉我！”

“好，好，我先开几天早会，看到就告诉嫂子。”方中还是第一次叫王芳嫂子，王芳高兴得不得了，问方中：“哟……嘴咋这么甜了？”

“有求于人，所以嘴甜。”看着方中摇头晃脑，邓卫东和王芳都笑了。

“没想到方中这么幽默，和平常不一样啊。”邓卫东高兴地说，“平常看你你不爱讲话，以为你是很闷的那种人，这回好了，以后咱俩是酒伴了，和你喝酒轻松！”

“他这种人最会装了，看着天真，往死里骗女人。”王芳狠狠地说。

“嫂子，你们公司的女孩子不会都像你这么高吧？”方中是不会吃这个亏的，想法找回来。

“没有，我最高。”王芳显得很骄傲。

“啊，那就好。”方中点点头。

“你是不是说我矮啊？”邓卫东接过了方中的话。

“没有啊，东哥，我觉得女孩子太高对男人有压力。”方中说，这时候王芳站起来去结账。方中歪头看王芳。

“兄弟，告诉你，个儿大个儿小中间比齐。”邓卫东骄傲地说。

周一比较沉闷，价格拖泥带水地跌了三十点，方中和邓卫东只是闲聊，邓卫东给方中讲人生，讲官场，讲女人，方中听得津津有味，偶尔问邓卫东“天鹰”

公司和资金的事儿。一个公司都有一些拿不到台面上的事情，邓卫东倒是有问必答。甚至探讨了老鼠仓的可能性。邓卫东还真的去和结算部的经理沟通了，回来告诉方中说如果有机会开些对手仓是没问题的。郑州绿豆也涨累了，开始震荡回调，周二的时候北京绿豆没有保持原有节奏和郑州盘一起下跌，看得邓卫东一个劲地骂。方中计算着时间，好像明白了薛青书说的话，“而那股空的力量会在两周后彻底消失，但那个时候的多的力量也消耗殆尽”。真经典，再有几天就一九九六年了，进了现货月交割结束一切归零，可不都消失了。

“天鹰”的人都在忙着准备过圣诞，那个时候，圣诞节不被中国人重视，商家还没有注意到这个节日的巨大商机，但期货公司是个例外。特别是有过外盘交易的期货公司，王芳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只是偶尔痛楚一下。方中和邓卫东并肩扛着痛苦，但痛苦各不相同，程度也不同。如果说一个人的死对现在的社会造成巨大影响，那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他的生也同样重要。最高兴的就是公司的外籍顾问皮特，一个英国人。公司外盘交易停止后，这个英国佬的工作只是给新人讲讲课，拿着丰厚的报酬和“天鹰”的爱好外语的女经纪人搞外遇。

“天鹰”流行外文名字，一次秦总和皮特遇到方中，秦总介绍他俩认识，皮特问方中有英文名字吗，方中说没有。上学的时候外教起名字那堂课没赶上，皮特说回去给方中起一个，后来告诉方中叫丹尼斯，方中说还是叫尼尔斯好，可以骑鹅。皮特并不知道那部让中国孩子兴奋好久的动画片，说还是丹尼斯好，后来就叫方中丹尼斯，方中想反正也没人叫，你喜欢叫就叫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期货事业，自己一个名字就随他叫好了。

周三的时候更加平淡，果然是大势已去，持仓在快速地减少，最高的时候八十多万的持仓，减得不到二十万了。在上午快收盘的时候，一个探底的时候方中告诉王芳和邓卫东空单全部平掉。平完仓后，邓卫东问方中怎么样，方中说等着涨，邓卫东又问方中的把握，方中说八成，邓卫东和王芳都很高兴。可只有方中自己清楚，连一成都没有，但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信心，甚至是狂想，收盘的时候，方中看到从周一到周三走出了三根阴线，尽管后两根很小，但仓快减没了。邓卫东坐在旁边看，问方中怎么样，方中坚定地回答很好，明天就会涨，他把邓卫东肩上的重担也扛到了自己的肩上。

周四的早晨方中起得很早，洗漱后在自己供奉的观音面前上了三炷香，檀香散发出淡淡的香气，烟雾在观音像前摇曳，方中静静地站在观音面前，看着观音的眼睛，看了很久。这尊观音他已经供奉了五年，母亲有一天给他妹妹送饭，遇到一个尼姑，方霞的学校周围都是庙。那尼姑说她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天生好命。就是儿子不听话，原因是儿子命属天马，只有观音能镇住他。方中妈妈本来最不信这些，但那尼姑一不化缘，二不要钱，说完就走了。回来就告诉方中，

方中说要供也应该供孙悟空，天马归孙悟空管，被骂了一顿。后来纪军的女朋友的奶奶出家了，说是什么佛的转世，方中妈妈就让纪军给请了一尊观音。方中倒也守礼，每逢初一、十五奉香上供，真的很少惹祸了。

方中到了办公室打开电脑，调出图形呆呆地看着，外人觉得他一定很专注，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进去。邓卫东和王芳来了，方中只是点点头，他俩也没打扰他。开盘后他把电脑页面换成了交易统计，连图形都不看，只是在看一笔笔的成交数据。价格又下了十多个点，邓卫东有些坐不住了，去了一趟结算部，回来时看王芳没在，坐到方中身边说：“快九十了。”方中点点头，没吱声。邓卫东又问道：“要不再锁上？”方中摇摇头。邓卫东回到他的座位上打电话去了。

中午快收盘的时候，方中突然对邓卫东说：“东哥，中午吃饺子啊，我请你俩！”

“吃饺子啊，行，用你请啥。”邓卫东被方中搞得有些迷糊。

“一定我请。”方中像是在梦游。

“好，你请。”邓卫东更加迷糊了。

中午收盘后，三个人上了车，去了一家饺子馆，要了两个小菜，三种饺子，两瓶啤酒一个汤。东西上得很慢，吃得也沉闷，饺子味道一般，菜也一般，方中说路过的时候看到这店很火，以为会很好，没想到这么普通。邓卫东要大蒜，被王芳拦住了，说味道太大，蘸点蒜酱得了。方中只是低头吃，把所有的饺子都吃了，算账还不到五十元，叹了口气说：“啊，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吃，便宜！”

回到办公室快开盘了，方中还是坐在电脑前看着那个页面。邓卫东转了一圈也把电脑换成了交易统计，看了一会儿，嘟囔了一句，调出游戏，挖地雷。价格真正的横盘，只在两个价位成交，没有变化，持仓在减。两点四十分的时候，方中突然说：“要涨停。”邓卫东停了手，把页面换回了报价，还是那个价，看了方中一眼，又看了王芳一眼。方中这个时候是一种混沌的状态，本来起得早，中午又吃得多，迷迷糊糊的，这句话自己都不清楚怎么会说出来。

有些话说不如不说，可是既然说出去了，是没有办法收回了。邓卫东看了方中又看王芳，方中明白其中的含义，这是他第一次令邓卫东意识到不安。为了补救方中振作了一下问王芳：

“小芳，咱们还能买开仓吗？”

“不能了，现在还欠公司钱呢。”王芳叹息着说。

“东哥，你能买吗？”方中把话转给了邓卫东。

“你真要买吗？”邓卫东疑惑地看着方中。

“真的，能买多少买多少，现在。”方中好像醒过来了，话说得很坚定，在他

说话的时候他开始坚定了。也就在方中坚定的同时，两点四十三分的时候，突然一笔大单，把价格掀了起来，一下从跌二十点变成了涨五十点，房间外一阵惊呼，沉闷的交易厅混乱起来。

方中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拉起邓卫东就往结算部跑，一边跑一边告诉邓卫东：“接所有的卖单和平仓单，能接多少接多少，可以不用下到北京。”邓卫东被惊住了，但是他知道方中说的什么意思，他没有时间思考，只有按着方中说的做。方中要邓卫东与“天鹰”所有将要开空的客户对赌，就是做所谓的“老鼠仓”，这种交易既不用保证金也不用真正地地下到交易所内成交，只是买卖双方的对赌。

方中和邓卫东一起到了结算部，邓卫东声音颤抖地表达了方中的意思，结算部经理给秦总打电话，秦总立刻过来了，看到方中也在结算部，愣了一下，但没说什么。邓卫东又把方中的意思说了一下，这时候他已经镇定了许多。

当马惊了到时候人们都知道躲避，敢拦惊马的人，死了的成了烈士，没死的成了壮士。当行情发生逆转的时候，市场里不乏烈士和壮士，没人相信一个要灭亡了的品种会咸鱼翻身，都想在它死亡前打上几下，即便是怀着希望的人，在看到这条咸鱼翻身太猛的时候也会担心碎掉。

价格被一些壮士联手打了下来，快速回落，看到犹如昙花的反弹，盘房外的客户沸腾了，担心失去这个良机，报单变成了抢单，疯狂地抛售北京绿豆 601，希望在它最后疯狂的时候捞上一笔。邓卫东发出的指令已经生效，所有价位的卖出合约都被告知成交，客户们对报单员们大加赞赏，赞赏声还未平息的时候价格再次被拉起，壮士都成为了烈士，那些还没来得及成为壮士的直接成为了烈士，价格竟然在两分钟后被钉到了涨停。一百二十点的涨停，如果一个点算一公里路程计算的话，那么这次涨停的速度就是 3600 公里/小时。没有人怀疑壮士的合法性，因为都在回味和判断着走势的真实性，还算清醒的人马上指出了明天的涨停价格还没有现在高，这又引领出一批壮士扑到窗口卖出，这些单子同样成为了邓卫东的囊中之物，在之后不到十分钟的交易里，结算价被提高了九个点，这样明天的涨停比现在的涨停价格高三个点。

方中透过盘房的窗户，看到大厅里的人们，他们兴高采烈地取回那些根本没下到市场里的单子，有些茫然，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参透了薛青书的那些话，由于紧张他有些微微的战栗。邓卫东在整理好单子后，悄悄告诉方中，接了二百多手空单，按结算价算浮亏是一百一十万，按收盘价算，浮亏是六十万左右。一些计算精准的庄家，善于利用收盘价和结算价之间的价差，制造混乱。这种大幅度的价差反应在账单上给人会造成错觉，有时候这种错觉就是毒药。

“要是明天跌三十点，我们就穿仓，这回玩得真有些大了。”邓卫东的声音在颤抖，他在迷迷糊糊的时候，被方中拖进了一个死局。公司里新空和卖平的多单

被他接了过来，这些单子没有真正地进入北京市场，变成了巨大的“老鼠仓”，现在他真的害怕了。

“明天只要开板，后进的所有单子全打出去，甩给市场里真正接盘的，老仓不动，如果明天还有人在板上抛继续接。”方中说得很简单，也没有一丝犹豫，这种气势令邓卫东只能按照方中的意思和秦总沟通，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选择屈从。秦总听了邓卫东的话后，隔着邓卫东看了方中一眼，与方中的眼光遇到一起，秦岭点了点头。

方中和邓卫东回到办公室，王芳早就回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她并不知道，所以高兴得很。看到邓卫东没精打采有些奇怪，就问邓卫东：“咋的了，没钱买你不高兴了啊？”邓卫东摇摇头。

“期货市场就是奇怪，涨停板了，卖得高兴。”方中叹息着说。

“明天涨停才三个点。”邓卫东说。

“你不会想从现在开始一直涨停到摘牌吗？”方中说。

“我真不敢想。”

“那你现在就想吧，我回家了。”方中说，看来幸福真的到来时竟然不敢相信。

第二天毫无悬念地涨停，没有接到新单，也没有平仓单，因为“天鹰”只有邓卫东有三百手的真实多单和二百多手虚拟空单。而市场里也同样没有多少成交，看来对于这三个点的涨停都没有兴趣。结算价和收盘价统一在一起，浮亏减少了五十多万，五十八万的浮亏真实地存在了一天，没有一分变化。邓卫东没有高兴，方中也不觉得兴奋，除了给薛青书和陶雨打电话没干任何事情。

尽管是涨停收盘，但多头没见高兴，空头也没见恐慌，方中真的有些迷糊了。快收盘的时候方中对邓卫东说：“东哥，明天如果涨停开盘，咱们的老仓不动，如果有人新开卖单，就下到台子上吧，咱不接了。要是有人平仓就用虚单和他对冲吧，只要时间不差就好，盘房的人会处理好的。”看着邓卫东去了结算部，方中暗自佩服邓卫东的协调能力。

邓卫东回来后说周末了，一起出去轻松一下，方中笑笑回绝了，邓卫东也没坚持。收盘后方中临走的时候对邓卫东说：“东哥，你别担心，黎明已经到来，曙光就在前面，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看着方中耍宝，邓卫东苦笑。

“东哥，你别不信，我虽然是自己来的，但我后面还有人帮助我们。”方中神秘地说。

“哦？”邓卫东瞪大了眼睛。

“我还有个兄弟，做分析的，他告诉我昨天会涨停，今天也涨停，明天还涨停！”方中每个“涨停”都说得很有韵律，“不然我咋昨天说会涨停呢。”最后的

话好像在解密一个悬案。看着邓卫东的眼睛越瞪越大，方中笑着走了。方中这么说只是给邓卫东一个两天的安慰，对于周一的涨停他并不敢确定。

两天的休息方中睡了三十多小时，周一早晨八点多，方中就到了“天鹰”。八点半早会的时候，方中站在经纪人的后排，挨着王芳，看得王芳忍不住笑，方中倒是一本正经，在经理宣布结束前方中先退了出去。邓卫东看到王芳笑呵呵地跟着方中回来，有些疑惑。方中问了个早，把手插在裤兜里，掏出来攥着拳头问邓卫东：“东哥，猜是国徽还是字？”

“字。”邓卫东说。方中张开了手，什么都没有，嘿嘿地笑了，王芳和邓卫东也笑了。

“东哥，中午还吃饺子啊？”方中又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但这回邓卫东反应很快。

“你请！”

“好啊。”方中笑嘻嘻地答应，又对王芳说：“要是孙晓莉在，叫着一起去吧。”

“今天你是咋的了，咋想起人家了？”王芳被方中弄得有些晕。

“有难同当嘛！”方中说得很有豪迈。

还是涨停开盘，五十八万的浮亏瞬间变成了浮赢两万，邓卫东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挥舞着拳头欢呼着，王芳也跳了起来，方中站起来和邓卫东握手，邓卫东的手紧紧地握着方中，用力地摇着，王芳跳过来和邓卫东还有方中抱在了一起。交易厅里传来了一阵骚动，板开了，沉了十几个点，在邓卫东笑容还没完全消散的时候价格又被推回了涨停，邓卫东的笑容重新凝聚但多了一丝担忧。随后的二十分钟里，交投越来越清淡，十点十五分休盘的时候涨停板上封了五万多张单子，而持仓只有十五万多，一切都安静了。

孙晓莉过来了，和王芳小声地说着话，看来孙晓莉也知道王芳的交易状况，但绝不知道其中的惊险。秦总也过来了，方中打了个招呼就躲到一边去了，秦总一定知道今天以前他们的状况，但他体会不到其中的惊险和惊恐。唯一和方中有过一样感受的是邓卫东，应该说唯一和邓卫东有过一样感受的是方中，因为邓卫东所承受的要比方中更痛苦。秦总高兴地走了，邓卫东也跟着出去了，方中静静地坐在电脑前，浑身软软的有些虚脱。

周二高开震荡后再次封到了涨停，虚拟的持仓只剩了五十多手，总利润有五十多万，但谁都不再喜悦，三个人都有些麻木，麻木得各不相同。中午吃完饺子回到办公室，方中对邓卫东说：“东哥，我建议明天清仓，总持仓剩不到六万了，你三百手单子已经是大户了。”

“不能再涨了吗？”

“不是还能不能涨，主要是安全问题了，这个市场永远是未知的，能够有现在的结果已属不易了。”方中说得很哀怨，眼神迷离，看不到一丝喜悦。

“你说怎么平就怎么平，听你的。”邓卫东说得很果断，“要是那次也听你的，现在的利润会更大。”后一句却带着遗憾。

“东哥，那也是交易的一部分，得到的才是你的。”

“你做主！”邓卫东对方中说。

“你的仓全退，小芳的仓可以留留，看情况，不行让小芳自己做主吧。”

“她懂个屁。”邓卫东斜了王芳一眼。

“做了这么久，也得让人家做次主吧，高兴不是你一个人的。”方中小声地教训着邓卫东，“我明天就不来了，当初的承诺算是兑现了，东哥保重了。”方中微笑着对邓卫东说。

“怎么，你要走？这不行，绝对不行。”邓卫东有些急了，但却找不到挽留方中的理由，脸有些涨红了，“秦总说过请你来公司，你不考虑考虑？”邓卫东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

“‘天鹰’早晚要落地，我不想来，您替我谢谢秦总吧。”方中拒绝了邓卫东，邓卫东有些手足无措了。

“有事你传我了，我还能消失吗！”方中拍了一下邓卫东的肩膀，又拒绝了邓卫东吃晚饭的要求，收盘后悄悄地离开了“天鹰”。在踏出大门的一瞬间，方中感到无比的轻松，凉爽的空气使得他神清气爽，半个月的紧张烟消云散，坐在公交车里看着上上下下的人们感觉到一丝恬淡。当路过那家饺子馆的时候，虽然才三点多，里面还是有一些人在吃饭，想到连续四天在这儿吃着难吃的饭菜方中笑了，有舍才有得。



第八章 “天鹰”年会

周六中午邓卫东传方中，约好在和静园茶楼见面，方中到的时候邓卫东已经到了，王芳没有一起来。看到方中，那个茶妹和王姐都过来了，还是点了观音茶，茶妹去准备，王姐和方中寒暄，方中把邓卫东介绍给王姐，茶妹把茶上来了，王姐帮着泡茶，对邓卫东说了句请慢用就走了。

邓卫东春风满面，气色极好，喝干了一盅茶深深地吸了吸茶香，把茶盅放到茶几上笑着说：“方中，你说得真对，这次的茶比上次的好。”方中没有回声，喝干了茶的茶盅没有再续上茶水，而是等茶盅冷却了，端起茶盅轻轻地嗅着茶香。邓卫东也端着茶盅品着茶香，热气从茶盅里升腾。

“升腾的热香予人热情，润泽情感，冷香却予人以一种理智，这种香沁人心脾，夺人魂魄，忘却不得。”方中慢悠悠地说。

“说得好！”邓卫东一边品茶一边点头。

“人走了，茶凉了，可幽香还在。”方中继续慢悠悠地说。

“哈哈，好一个人走了，茶凉了，可幽香还在。”邓卫东笑呵呵地接过了话，“想不到兄弟对茶有这么深的理解啊！”

“东哥见笑了，只是有感而发，谈不到参悟。”

“周三我就按你的指令把我的仓全清了，周三涨了七十多点，周四小芳平了一半，周五的时候探了一下底，那一半也平，平完就上去了，小芳气哭了，说如果你在一定不能平这么早。”

“依我周三都平了，等不到那么久。”方中说完喝了一口茶。

“中午我和小芳还是去吃的饺子，太难吃了，回来也没涨停。”

“你花钱不管用，得我花，我花四天，涨停四天。”俩人都笑了。

“周四的时候，我看到又涨了，真有些急了，可惜我那些单子了，等到了昨天都清了，感觉好像没了魂似的。”

“你们两口子真有趣，单子套着的时候生龙活虎，赚钱了一个哭一个没魂，哈哈！”

“也不是没单子就没魂了，这段时间，虽然短，但你让我了解了另一种东西，

让我体会到了期货是什么。过去我们都不相信有什么技术分析，这次领教了。”邓卫东向方中举起了茶盅。

“谢谢东哥。”方中喝了一口茶，这口茶竟然格外芬芳。

“王芳周三就让我传你，我说算了，这些天你一定累坏了，周四王芳又要传你，我也没让。周五王芳去找孙晓莉，孙晓莉说不敢传你，说你原来就有这习惯，一累了，几天都看不到。”

“我比较注重休息，会休息才会工作。”

“哈哈，可是你这一休息，我们也没精神了。周五上午平了仓，我就和小芳回家睡了一觉，下午又回了公司，把账拢了拢，这次利润是八十七万多，真是没想到啊！”邓卫东说到利润不是兴奋而是感慨。

“想了都后怕，唉！”方中也叹了口气。

“不论怎么说，我们赢了，要谢谢你。”

“你错了，东哥，这场胜利是属于你的，我只是一个参谋。”方中打断了邓卫东的话。

“方中，你太客气了，没你这个军师，我怎么能赢啊！”

“东哥，你是这场战斗的将军，我只是一个参谋，我的出现也是你的选择，你不选我，我参谋不成。”

“话你非得这么说我没办法了啊！”邓卫东无奈地笑了。

“我在这个市场看到太多这种事情，客户亏钱埋怨经纪人，其实却不知道经纪人也是自己选的，相濡以沫的太少，最后不欢而散，甚至像仇人似的，经纪人没有盼客户亏钱的，只是这个市场太凶险。”

“不是我军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邓卫东接过了话茬。

“对对，‘共军’太狡猾。”方中和邓卫东都笑了。

“今天找你有两件事情。一、这十万块钱是给你的酬谢。”邓卫东说着从沙发上拿起一个档案袋放在桌子上，推给了方中。

“东哥，这大可不必，我们没有约定。”

“这个你得收着，不然咱们做不了兄弟了。哥哥知道你是君子，但你也别让哥哥做小人不是？”

方中拿起档案袋，解开上面的线绳，里面是百元面值的大钞，空气里有了很难闻的味道，看来“臭钱”这个词的确有学问。他从里面取出了五沓，让茶妹取一张报纸来，茶妹拿来了一个纸袋，方中把四沓钞票放了进去，把档案袋推给了邓卫东。

“谢谢东哥，我收五万。”方中说。

“呃，我只好从命了。”邓卫东的脸上有些不自然，被拒绝也是一种痛苦。

“还有东哥，这一万你给孙晓莉。”方中又递给邓卫东一沓钱。

“这个绝对不行，孙晓莉的酬谢由我给，你这样我翻脸了。”邓卫东真的有些急了。

“东哥，你说我是君子的，得财有道。”方中笑呵呵地看着邓卫东，邓卫东无奈地收起了钱。

“还有一件事，秦总邀请你到‘天鹰’。”邓卫东这回愤愤地说，不知道是生方中的气还是生秦总的气。

“不去！”方中说得更加干脆，听得邓卫东一翻白眼。

“那破公司早晚出事，不去！”方中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公司出事和你没关系，你也不投资，给你钱就行呗！”邓卫东气得实在没什么有力的语言可用了。

“外盘关闭后，‘天鹰’这种公司早晚会被彻查，做这行的人名声很重要。”

“公司树大根深，当初关闭外盘的时候，外盘交易所出面，要保留境外交易，而且许诺，在很多问题上会让步。秦总他们和政府的关系盘根错节，这些人的能量超大，对你以后的发展会有帮助。”邓卫东的话语重心长，真情所致。

“看看你们多卖国，上海少桥早晚被查，你们也一样，做期货可以买政治，你们真有钱，不去。”方中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

“这样吧，周日不是平安夜吗，公司在‘东方’开酒会，就是南塔那家，那‘国脚’开的那家。秦总邀请你一定去，这没问题吧？”邓卫东说。

“几点？”

“下午两点。”

“好，我去，恭敬不如从命。”方中点头说。

“你拉倒吧！”邓卫东舒了一口气说，“习修性情，未必需要了却凡尘的外在形式，在喧嚣的世间，同样可以得到清净的境界，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

方中品着茶听着邓卫东的话，一杯茶的芬芳远不及一段话沁人心脾。邓卫东的话震动了方中，期货市场是一个战场，纵然你雄才大略也需要有百万雄兵，自己还要借力而行才是上策。

“我会考虑的东哥，你电话借我用一下。”方中给薛青书打了一个电话，约薛青书来茶楼，还电话的时候告诉邓卫东，“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搞分析的兄弟，要他来有福同享。”邓卫东笑了，说：“一会儿一起吃饭吧。”方中说：“他这个人有些怪，没事先讲过，怕他不愿意，以后介绍你俩认识。”

“你啊，和兄弟有福同享，和女人有难同当，真行！”邓卫东说着示意茶妹埋单。方中把邓卫东送出了门，回来和茶妹闲聊，一边等着薛青书。

准时一直是方中所追求的，比预定时间早几秒钟到，在他看来是最牛的事情。离“东方”还有一段路的时候他下了出租车，还有十几分钟才两点，站在外面等时间倒还不如走上几步。马路上很冷清，气温不低，有些阴。风从裤腿里钻了上来，有些凉飕飕的，没走几步就感觉有些冻腿了，方中为了穿上那条“苹果”牛仔裤，没穿毛裤。最近又胖了很多，穿毛裤就穿不上牛仔裤了，为了漂亮冷一些吧，谁说只有女人才美丽冻人，男人也一样。

一点五十七分的时候，方中来到了“东方”的门前，虽然早了一点，但寒冷迫使他放弃继续牛下去的想法，看来牛也是需要代价的。可是方中马上懂得一个道理，你认为很牛的事情根本不牛，这种场合，像方中这种无关紧要的人是什么时候到的，根本没人理会。为了追求精确付出的代价是忍受寒冷在雪花中走了十分钟，得到的实惠是少花了不到一块钱的车费和在雪花中浪漫的回忆。

刚到大门外，就隐隐听到音乐声，推开门，门里站着两名迎宾小姐，笑吟吟对方中说：“先生您好，您是“天鹰”期货公司的客人吗？”方中点点头，“您里面请。”迎宾小姐后面是两棵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彩灯，走近才看出来圣诞树是真的松树。墙上到处都是彩灯，一闪一闪的。越往里面音乐声音越大，大厅里已经来了很多人。这种场合很少有人会迟到，只有领导才会晚到。

“天鹰”的人和方中并不熟悉，里面的人竟然一个都不认识，也没人注意方中，期货公司的客户有很多都不到公司，没人验证来人的合法性。方中穿过人群，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了，大厅中间有十几个人在蹦迪，女经纪人平日里就很少穿职业装，今天的着装都非常时尚。男经纪人今天多数都是休闲装，少了往常的庄重，多了许多的热情。

方中听王芳讲过一个公司的故事，制定公司条例的时候明文规定，男士工作时间必须穿西服，衬衫，领带，皮鞋。女士也一样，平时要穿职业装，只是在夏季可以适当着装。后来王芳到了公司，夏天的时候穿得很时尚，特别是短袖上衣和超短裙。女人对时尚比较敏感，有带头的，就有跟风的，那些年轻漂亮的女经纪，身材好的不乏其人，没三天公司如春满桃园，看得那些客户和男经纪人快流了鼻血。影响最大的就是矿泉水，平常一天四桶多，这回六桶还没够。

为了整顿风气，党支部通令办公室，补充公司条例，加强对女经纪人着装的管理。那个办公室主任明知道是因为王芳的着装引发的骚乱，又不敢得罪王芳，对党支部的命令也不敢搪塞，最后发了一条补充规定：夏季公司女性职员，不准穿面料过薄和用料过省的服装。

“天鹰”公司是国企，公司总经理是外籍人，而几名副总都是原政府官员，为了体现国企的规范管理，所以由党支部建制。支部书记相当于副总级别，这一建制，在其他期货公司里是没有的。由于“天鹰”这两年在业内处于老大位置，

上面的领导非常满意，做工作总结的时候，认为党支部的设立与当年部队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期货公司的皮儿是红的，可瓢儿是紫的，在填写履历的时候是党员的都不愿意公开，好不容易凑了三个党员，加书记才勉强组成了一个支部。平日里不过是组织生活，后来书记实在觉得应该干件事情，又成立了一个团支部，做期货的年轻人在过去的工作岗位多是精英，基本都是团员，这回总算完善了党的领导。

党支部一年也没什么事情，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特别是这种期货行业，青年人与党保持着距离，支部组建后竟然没接到一张入党申请书，所以也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只有在年终岁尾的时候，公司活动支部才有些事情。书记年龄虽然大些，但头脑并不僵化，每次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大家也很尊敬书记。看到了书记，也就知道党在他们身边，心里觉得踏实，再有就是三月五日，组织大家学一次雷锋，五月四日组织团员活动一下，好在大家都是长在红旗下的，对此并没有异议。

这种大型的西式酒会方中还是第一次参加。他和这些人也不熟悉，但是这种气氛使人很快兴奋起来，饮品主要是啤酒，寒冷的感觉还没有被驱散，方中解开大衣，反而觉得暖和些，打算脱掉可是没有放的地方，看来组办的人还缺乏经验。舞池中有一个女孩子舞跳得特别好，在闪烁的灯光中让人眼花缭乱，舞姿动感十足，音乐轻缓的时候才看出来这个女孩子他见过，王芳说她在一家健身中心做教练，难怪舞跳得如此专业。

两点半的时候，音乐停了。从里面陆续地出来很多人，出来的人围着舞池站成了个半圆。方中被人挡着，孙晓莉和王芳没看见他，方中也没招呼她俩。秦总和刘书记带着另外两个副总还有几个部门小总站到了舞池中间，分成两排，形成了个“八”字。刘书记“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公司总裁彭莱山先生上台”的话音未落，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掌声响起将近三分钟后，方中终于在人缝中看到了一个胖大身躯走进了舞池，随着这个人的转身，掌声热烈到了极点。灯光照在这个人的身上，身材并不高，但很胖，头发光亮整齐，灯光下的额头放着亮光，水粉色的衬衫，深灰色的领带，领带夹闪闪发光，外面穿的是浅灰色的西服套装，皮鞋也是深灰色的。这位彭总方中还是第一次见到，周围的人热烈而激动，发自内心的掌声经久不息，可以感到大家的热烈和激动。

方中在人群里也跟着鼓着掌，彭总面带微笑，简单地鼓了几下掌，手腕上的手表闪闪发光。随着彭总鼓掌停止，大家的掌声也渐渐地停了下来，彭总开始了热情的演讲，但很简短：“尊敬的各位客户、公司同事大家好！今天是平安夜，是主的孩子们最幸福的时刻，我是一名基督教信徒，感谢诸位和我一起度过这一神圣的时刻，愿主保佑我们，阿门。”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在秦总的陪同下，

彭总带着微笑从人群里穿过，上了楼。

接下来是刘书记的讲话，也是简短热情，大家掌声中缺少了刚才的激动。随后是表彰和奖励，也都很简单。随着音乐再起，很多人都扑进了舞池，刘书记被大家围在了当中，和着音乐扭动起来。跳了一阵，刘书记从中间退了出来，脸上带着快乐的笑容。

方中从桌子上拿起了一杯啤酒，喝了一口，打了个冷战，看来在外面走得时间长了。盘房的一个女孩子示意方中递给她一瓶啤酒，方中递给她一瓶“科罗娜”，那女孩子冲他笑笑。孙晓莉和王芳也在舞动的人群里，孙晓莉显得娇小玲珑，王芳和那个健身教练是焦点，一个舞姿劲爆，一个身材高挑舞姿婀娜。盘房的女孩子回到舞池中，遇到王芳的时候冲方中的方向指了指，王芳看到方中，高兴地冲方中招手，方中笑笑把酒瓶举了举，孙晓莉也看到了方中挥着手，方中示意自己穿着大衣。孙晓莉和王芳小跑着过来，没等方中站起来，王芳就给了方中一个热情的拥抱，方中赶紧又坐在了吧台前面的椅子上，笑呵呵地看着两位美女。

“方哥，什么时候来的？”王芳兴高采烈地问。

“刚到，刚到。”第一句声音被音乐盖了下去，方中又重复了一下。

“你咋不找我们啊？卫东一直要我传你！”王芳娇嗔地说。

“方老师，一起跳舞啊！”孙晓莉凑近方中说。方中示意大衣没处放，王芳上来就把大衣给脱下来，放在椅子上，说只要里面没钱就行，拉着方中和孙晓莉下了舞池。方中很少蹦迪，随着节奏晃动身体，没一会儿就冒了汗，看来驱除寒冷的最好方法就是运动。跳了一阵大家累了，蹦迪改成了卡拉OK，王芳说去找邓卫东，方中拿了大衣跟王芳去了，孙晓莉和大家唱歌。

王芳告诉方中，邓卫东他们早来了，在楼上包房里打扑克，进了包房，里面烟雾缭绕，邓卫东和三个人在打扑克，旁边还站着几个人。看到方中，邓卫东满脸笑容，隔着桌子和方中打招呼，方中笑笑，其他人看了看方中。

“什么时候到的？”邓卫东问。

“有一会儿了，在下面蹦迪来着。”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兄弟方中。”邓卫东向大家说。大家看了看方中。方中点头示意，大家继续玩，方中站在旁边看着。牌玩得很激烈，牌技也都很精。门开了，结算部经理对邓卫东说：“彭总有请，百家乐，还有去的吗？”另三个说不去，邓卫东对方中说：“你会玩吧？”方中点点头。邓卫东说：“你玩吧。”方中笑了笑说：“我只带了两千多，怕是玩不了。”邓卫东笑着从包里取出了一万块钱给方中，方中接过来，坐到了邓卫东的位置上，邓卫东和王芳出去了。

“邓总是彭总的牌架，彭总就喜欢和他玩。”方中右手边的人对方中说。

“我打得一般，出错了大家见谅啊！”方中客气地对其他三人说。方中的要牌很谨慎，打了一会儿，方中左手边的人看了看方中说：“小兄弟打得不错啊，就是太谨慎了吧。”方中笑笑。“他姓王，我姓段，这位姓吕。”方中右手边的人给方中作了介绍。六点的时候，餐会正式开始，这三位的经纪人来请各自的客户，都显得很恭敬，三个人玩兴正浓，让经纪人弄了些东西，一边玩一边吃。七点的时候王芳来找方中，说邓卫东请方中上楼，方中把牌交给了别人，收了钱和王芳一起去了，把邓卫东的钱和赢的钱给了王芳。

到了三楼的包房，王芳说自己不进去了，要方中自己进去，转身下去了。服务员敲敲门，把门打开，方中进了房间。包房很大，装饰也豪华，屋里有秦总、刘书记，还有两位老总和结算部经理等几位部门小总，外籍顾问皮特也在，还有邓卫东和两位重量级客户。看到方中，秦总先站起来笑着向方中招手，其他人也站了起来，邓卫东一一介绍方中认识。方中感觉到大家都很热情，特别是刘书记，真诚的笑容后还带着一丝敬畏。

方中在桌子最外面的位置挨着结算部经理坐下，桌子上已经摆着十来个冷盘，看来还没有开始，方中和身边的人寒暄着。从座位的安排看并没有彭莱山的位置，刘书记告诉服务员倒酒，两名服务员开始倒酒，酒是“人头马”。方中还是第一次喝“人头马”，看到面前的酒杯里琥珀色的酒，真的有些激动。秦总端起高脚杯，站了起来说：“大家辛苦一年了，感谢诸位的努力，希望明年大家发财，干杯！”大家互相祝福着，邓卫东隔着桌子向方中举杯，笑着把酒干了。

酒的味道很怪，方中并没有觉得好喝，既没有白酒的辛辣，又没有啤酒的苦香。服务员又端进了热菜，大家相互敬酒，气氛很轻松。再喝的时候觉得有种甘涩的味道，酒咽下的时候有种绵长的感觉。五瓶酒很快就被喝光了，刘书记问大家还喝吗，大家说可以了，刘书记说一会儿活动很精彩，而且奖品也丰厚。秦总笑着说一会儿谁都要参加，不许摆架子，大家都附和着，站起来下楼。

邓卫东要方中等等，看着大家下了楼，秦总走过来，握着方中的手笑着说：“小方啊，你也看到了，我是真诚邀请你到公司啊。听卫东说了你的担心，这样吧，你来公司，我们先合作，加入的事情以后说，好吗？”方中点头道谢，态度谦卑，陪着秦总和邓卫东下楼。楼下的灯光暗淡，刚从楼上下来，眼睛有些不适应。音乐轻柔，很多人在舞池里相拥曼舞。等到一曲终了，灯缓缓亮起，舞者依依不舍地分开。刘书记拿起麦克到了舞池中间，宣布游戏活动开始，先是每个人抽了一个号码，然后是分组对抗，按平时的部门划分，客户随经纪人一组。

盘房和办公室以及公司领导分成一组，邓卫东和方中被分在和领导们一组，皮特被拉到了王芳所在那组，和他的那位外语爱好者肆无忌惮地偎依在一起。先是卡拉OK比赛，每组三人，一对一对抗，胜者得10分，最后分数高的队每人一

份奖品。再选出个人前三名，第一名奖金三千元，第二名奖金两千元，第三名奖金一千元。评委由秦总刘书记等五人组成。

一名女经纪人到了台中，那女孩子长发披肩，上身穿了件毛衣，下面是一条裙子，高筒皮靴。她拿着麦克，先说了开场白：“我演唱一首《飘雪》，把这首歌献给秦总。”大家一阵掌声，夹杂着叫好声。方中觉得大家的情绪有些暧昧，看了看邓卫东，邓卫东冲方中笑笑，方中好像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音乐响起，女孩子的情绪一下被旋律带到了忘我的程度，真的好像只是唱给秦总一个人。方中看到那女孩子的眉毛高高地上挑着，眼睛晶莹剔透，秦总也被歌声感动，轻轻地拍着手，歌声充满了感情，带着淡淡的哀愁。

又再想起你
抱拥飘飘白雪中
让你心中暖
去驱走我冰冻
冷风催我醒
原来共你是场梦
像那飘飘雪泪下
弄湿冷清的晚空
原来是那么深爱你
此际伴着我追忆的心痛
.....

歌声終了，眼角流出一滴泪珠，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深深地一鞠躬，长发飘飘，再起来的时候泪珠已经看不到了，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邓卫东凑过来问方中，唱得怎么样，方中点头说很好，邓卫东告诉这女孩子叫汪迎春，然后看看秦总，笑了笑，方中也会意地笑笑。

比赛进行了两小时，其中不乏唱得精彩之处。第一名被刘书记得了，并不是迎合领导，刘书记的美声唱得的确专业，一曲《说句心里话》唱得全场沸腾。汪迎春得了第二。飞镖比赛除了奖金，选手还可以互相增加赌注，但距离比标准距离远一倍，为的就是娱乐，皮特得了第一，邓卫东得了个第二。比赛中间是抽奖，方中抽到了三等奖，奖品竟然是一套女士内衣，笑着送给了孙晓莉。

玩到十一点多，开始了喝酒比赛。这个比赛规则是，先抽出二十名男士，先干一瓶啤酒，以时间短者为胜，选出前五名，抽中者必须喝净啤酒。方中被抽到

了，邓卫东哈哈大笑，对方中说，如果你得了名次，我请你洗澡去。方中一直没喝多少酒，先是和大家不熟，再又和领导们一起吃饭，喝的又是洋酒，所以心里有底。

抬上来的竟然是一箱老雪花，被抽中的都差点哭了。用瓶喝酒本来就不容易，酒还凉，很多人喝了半瓶就喷了，被计时的人逼着喝光了。方中也呛得眼泪直流，冲进了前五。这五名再参加第二轮比赛，前三名得奖，奖金为三千、两千和一千，所有奖金都是现场兑现。

为了给选手以喘息之际，每人有一分钟演讲时间，皮特也在其中，兴奋地把其他选手的时间占为己有，中国话英国话一起说了七分钟，直到五个吧台椅摆在了舞池中间，才停止了演说。

选手要站在椅子上喝掉一杯啤酒，时间短者获胜。啤酒杯是最大的一号扎啤杯，三瓶老雪花还没倒满。皮特拉着方中说：“丹尼斯，我们一起上，看看你喝酒到底是不是好汉？”方中和皮特站到了椅子上，椅子又小又滑。下面的人，把啤酒递给了选手们，啤酒端在手里，沉甸甸的，腿有些抖。

随着一声开始，五个人立刻开喝，有些像短跑比赛的抢跑，谁都怕慢了，其实比的是长跑，这酒的分量不是谁都能喝下去的，更何况都喝了很多酒。皮特喝得很认真，一口一口地喝。方中另一边的是个胖子，个子不比方中高多少，但要粗很多，酒喝得像梁山好汉，衬衣和裤子都湿了，方中也想学，但心疼衬衫，也和皮特一样中规中矩地喝着。

当方中杯子里还有三寸多酒的时候，那胖子已经将酒杯倒转过来，第一产生了。方中看到皮特的酒还有少半杯，另两名已经放弃了比赛，下了椅子去厕所了。在方中杯子还剩两寸酒的时候，皮特身体开始晃动了，接着从椅子上摔下来，在摔下来的一瞬间，拽住方中，方中被拉了下来，方中一把抱住了皮特，皮特没被摔倒，剩下的酒洒在了方中衬衫上，方中干脆把自己杯里的酒也倒在皮特衣服上，一手揽着皮特，一手倒转了酒杯。

方中第二，皮特第三，皮特被搀下去了，方中觉得肚皮冰凉，一边拽着衬衫一边嬉皮笑脸地走到邓卫东面前。邓卫东笑着让方中坐，方中晃着头说还是站着好。看着服务员把椅子搬下去，又在擦地，方中打了个酒嗝说：“东哥，你说话得算话啊。”邓卫东连连说着好。接下来是女经纪人的比赛，也是抽出二十人，先比酒，每人一瓶“科罗娜”，还是选出前五名，王芳和孙晓莉都被选中。说到喝酒，女经纪人并不怯场，而且“科罗娜”的酒也少，竟然有三个人同时举起酒瓶，参加第二轮的人数增加到了七名，孙晓莉王芳还有汪迎春和那个健身教练都在其中。

大家等着服务生拿椅子，可上来的竟然是皮特，晃晃悠悠的，连说带比

画地说了半天，大家才明白原来接下来的比赛不是喝酒而是比脱衣服，全场立刻沸腾了。方中笑着对邓卫东说：“刚才多亏没摔死这鬼子，要不谁有这损招？”邓卫东笑着说：“招是别人想出来的，只不过没有比皮特更好的主持人了。”

规则是把脱下来的衣服放到地上，一件一件地接，最长的胜利，奖金是一万，只设一名获奖者。这个时候场上的选手们穿得都很少，能脱的早脱了，这游戏考验的是人的心理极限。“天鹰”训练经纪人的口号就是“创造奇迹”，看来也是检验训练的成果。

音乐声响起，灯光聚焦在场上七个人的身上，由于都喝了很多酒，脸色红润，胸脯起伏得很激烈，在大家的鼓掌喝彩声中她们开始脱衣服。四周灯光昏暗，只有台子上璀璨夺目，雪白的臂膀和大腿很是刺眼，台上的七个人脱得只剩下了胸罩和内裤，有些像选美。

方中的目光最后停留在孙晓莉的身上，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孙晓莉的身体，内心里幻想着龌龊的念头，脸上挂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女人穿着衣服看，体形都还可以，一旦脱掉衣服坦诚相见，身材立刻有了比较，还是王芳显得亭亭玉立，而且站在台上神态自若。方中的眼睛没有敢在王芳身上停留，别人怎么看王芳不干方中的事，但要是盯着王芳看，被邓卫东见了怕是有些尴尬，身旁的邓卫东显得很得意，回头看方中，方中笑笑。

皮特开始了检查，这些女人竟然把毛裤和裤袜的两条腿分开，皮特摇着头连比画带说地让她们重新放好，只允许按一条腿的长度计算。女人们拗不过皮特，只好重新连接，在这个问题上皮特充分展现了英国佬的绅士风度和坚持原则的作风，中国的女人没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向这个外国人妥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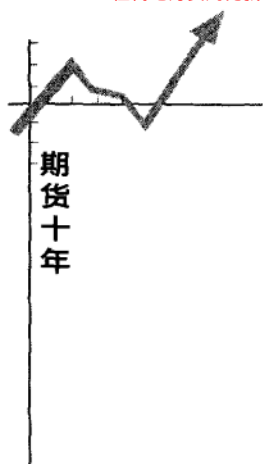
身高就是优势，王芳的衣服最长，比其他人的衣服长了一尺多，看着第一的产生，大家觉得有些不过瘾，开始鼓动台上的人继续脱，皮特也不失时机地挨个问着。灯光在皮特问到的人的身上肆无忌惮地上下抚摸着，皮特在问到自己那个中国情人的时候语言换成了“英格历史”，在皮特激动的伦敦语调中那位英语爱好者毅然地将手伸到了背后，把胸罩一下脱了下去，俯身放在了自己衣服的后面，一条亮晶晶的项链被夹在乳沟里，脸上的笑容灿烂，没有丝毫的羞怯。

先是掌声四起，然后是鸦雀无声，一束灯光停留在她身上，像一座雕像。另外的灯光照向了其他人的脸上，另六位女人竟然显得有些害羞，好像已经全裸在众人面前。掌声和呼喊声再起，光影摇曳，当灯光射在孙晓莉的脸上时，方中盯着她，竟然希望她也扯下胸罩。半分钟后，皮特宣布了第一的产生，那个女人，双手抱在胸前向大家鞠躬，看来是不会向四周招手致意了。其他的人开始穿衣。

服，四周的灯光亮起，台子上的灯关了。孙晓莉的眼神好像看着方中，方中感到一丝躁动。

缠绵悱恻的音乐想起，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相拥着在舞池中偎依着，楼上的包房很快被占据，随之而来的是对物质的瓜分。在两点以后整个酒店再也找不到一瓶酒了，酒是狂欢的基础。





期货十年

第九章 天使

一九九六年的元旦没有一丝的特别，去年还有同事在一起聚会，今年方中自己在家里窝着。纪军去女朋友家了，平安夜后，方中和秦总讲好新年后报到，邓卫东告诉方中给王芳留了五十万，客户换成王芳的名字，自己要去深圳，估计新年后就走。方中本来打算约孙晓莉出来，自从看了孙晓莉的内衣秀后，孙晓莉的身子总是在方中脑子里晃。

回想起孙晓莉又叫自己“老师”，方中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晚上七点的时候，方中一家人正在打扑克，传呼响了，是马宁回来了，约明天中午吃饭，在电话里聊了一阵，听到陶雨在喊马宁，方中说见了面再说吧，放了电话，心里高兴，马宁总算回来了。

第二天中午，方中坐了公交车，到了离“太清宫”不远的“名都”酒店，天气很好，阳光明媚，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方中踱着方步溜溜达达晃着向酒店走，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酒店门外，从车后门下来一个女孩子，方中一看竟然是陶雨的同学安琪，上前打招呼。安琪和方中见过几面，还算熟悉，看是方中，让方中替她拿着挎包，自己从车里面取出一个生日蛋糕。上次和安琪见面是在陶雨的婚礼上，安琪是伴娘，安琪看上去很丰满，短头发焗成了酒红色，皮夹克休闲裤，围巾放在包上，脸色有些暗淡，眼睛的妆化得很精细，显得很有神。

安琪付过车费，从方中手里接过挎包，问方中也是陶雨两口子约来的吧，方中说是，看到蛋糕问安琪谁过生日，安琪说是陶雨临时想吃，传她买的，没人过生日。方中赶紧接过蛋糕和安琪上楼，推门进去的时候看到屋子里陶雨和马宁已经来了，还有几个人以前见过，先和他们打了招呼，挨着马宁坐下后看了看马宁并没有大的变化，发现马宁左手的袖子很满，里面缠着绷带，估计马宁不会和这些人说在俄罗斯的事情，也没多问，只是和马宁扯了几句。

马宁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握着方中的手小声地说：“方哥，那事儿谢谢你了。”方中笑笑没吱声。陶雨问安琪怎么和方中一起来的，安琪白了陶雨一眼说：“遇到的呗，你要馋死，想起吃蛋糕，还我钱啊。”陶雨笑着说：“不还，你管方哥要去。”方中笑着说：“怎么管我要，也不是我要吃的。”

“你是我哥，就管你要。”陶雨一边笑着说，一边解蛋糕。

“看来这女孩子嫁了人，就知道顾家了，啊……马宁！”方中回头看马宁。马宁笑着说：“这是你俩的事情，我不管。”安琪说：“算我倒霉吧。”方中对安琪说：“好，好，蛋糕钱我出，你要记得向我要啊。”安琪说：“现在就给。”笑着走到方中旁边坐下了。方中正要掏钱，又来了两个人，和大家招呼后坐下。服务员进来问可以上菜了吗，马宁说可以了，方中的钱没掏出来。

陶雨身后的窗台上放着几瓶洋酒，马宁问大家喝什么，大家说先喝点从俄罗斯带回来的“伏特加”，可是谁也喝不惯，一瓶之后换成了干邑白兰地。喝洋酒吃中餐总是显得不配套，最后上的是红烧甲鱼，等洋酒喝完了，开始喝啤酒时气氛也随着热烈起来。大家听马宁眉飞色舞地讲着俄罗斯风情和生意，最后的话题落在了俄罗斯美女的身上，有的问马宁找没找过俄罗斯美女，马宁赶紧说没有。陶雨说，你坦白吧，找了就找了，不追究你。马宁还是说没找过。有人就说一定是马宁找了美女没给人家钱，被人把胳膊打伤了。立刻有人补充说，是没把俄罗斯美女侍候舒坦后被俄罗斯姑娘一脚踹下床摔的。大家哈哈大笑，陶雨笑得很勉强，马宁赶紧转移话题。

安琪端起酒杯，对方中说：“方哥，我敬你一杯。”方中说：“怎么能让你敬呢？”安琪笑着说：“挨着你坐你也不照顾我，钱也不还，酒也不和我喝，只有敬你了。”方中赶紧说：“一直听马宁讲话呢，没来得及敬你，钱一会儿一定还，这杯还是我敬你吧！”安琪说：“这不行，这是我敬你的，你得先喝了。”方中和安琪碰杯后把酒干了，安琪也干了，给方中倒酒，也给自己倒了酒。方中端起杯说：“这杯敬你。”安琪却说：“那不行，我敬你酒是一杯，你要诚心敬就喝两杯。”方中笑了，正好陶雨叫安琪，安琪回头和陶雨说了，陶雨也凑过来，说安琪说得对，要敬就两杯。方中说：“这杯不是诚心的，是真心的，我喝三杯。”看着方中把三杯酒喝了，安琪和陶雨都笑了。安琪说：“你吃点菜吧。”正好红烧甲鱼转到了方中面前，方中看了一眼安琪说：“不行啊，我火大，享受不了这菜。”陶雨笑着和别人说话去了。看着安琪的脸色红润起来，方中问安琪能喝酒吗，安琪点头说能喝点，两人又碰了一次杯，但这次安琪只喝了半杯。

和安琪接触过几次，但并没有离得这么近，方中过去觉得安琪有些特别，不像陶雨那么活泼，有些内向。安琪侧过身问方中还在交易所吗，方中说离开了，还做期货。他并不喜欢问在哪儿工作啊，赚多少钱了，住在哪儿了的问题，但实在没有可以说的，而且人家问了，只有回问安琪在哪儿上班，安琪说是在“金杯”下属的一家公司做财务。

大家开始唱歌，方中陪着安琪闲聊，话题也放开了，方中时不时地幽默一下，引得安琪轻声地笑。安琪的举止显得温雅，并不做作。安琪唱过一首《梦醒

时分》，要方中和她合唱一首《心雨》，安琪的声音很甜，但这首歌方中并不会唱，勉强跟了下来，安琪不依不饶说再唱一首，下面的人问方中会唱哪首，方中说会得很少，那人说这首一定会唱，电视里打出的是《无言的结局》。安琪的声音很甜，歌里完全没有分手的味道，倒是方中的高低音拉得很开，当唱到“啊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的时候眼神迷离地看着安琪，安琪竟然伸出了手，方中抓住，只觉得那手温暖软滑，两个人的声音高低起伏，此起彼落，博得阵阵掌声。

五点多的时候大家要散了，陶雨说再换个地方玩一会儿，方中说明天还要上班，安琪也说要回去了。陶雨从包里取出一个档案袋交给方中，笑着说谢谢，方中接了没说什么。到了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只说散了，却忘了这个时候正是出租车交接的时间。方中问安琪往哪边走，安琪说去泉源路，方中说顺路和安琪在路上一边走，边走边看出租车。其实方中的家和安琪根本不是一个方向，心里盼着没有车，一边走，一边聊，走了一会儿到了中街，方中问安琪，要不要喝杯咖啡，安琪同意了，两人进了家咖啡屋，靠窗坐了。点了咖啡，方中想起蛋糕的事情，从钱包里取出一百元钱给安琪，安琪笑着说不要，方中说已经讲好的事情了，把钱往安琪手里塞。安琪的手被方中抓住了，没有了刚才的温暖，还是那么柔软。方中并没有放开安琪的手，眼神迷离地看着安琪的眼睛。

“怎么这么凉啊？”

“没人疼呗。”

“你男朋友呢？”

“不要我了呗。”

咖啡上来了，两只手分开了，方中把钱放回了钱包里，手边的纸袋被碰掉在了地上。方中看了看安琪的包，问安琪：“能把这个放进去吗？”安琪点头说差不多，方中把纸袋递给安琪的时候发现安琪的脸有些红，马上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有些不妥。喝完了咖啡问安琪还要什么吗，安琪说不了，结了账，俩人出了门。这次出租车很好打，俩人坐在后排，方中握着安琪的手，窗外的灯光照在俩人的脸上，安琪告诉司机到泉源路后再也没讲话，身子靠在方中的身上，被握着的手指轻轻地动着，指甲一点一点地扣着方中的手。

司机在安琪的指引下把车停在了一幢楼旁，安琪下车的时候并没有放开方中的手，方中跟在安琪后面下了车。方中被安琪拉着上了三楼，安琪打开门先进去，打开了灯，方中跟在后面进屋后关上了门，站在门前。安琪脱了鞋换上拖鞋，又找了一双拖鞋蹲下身子，把方中的鞋脱下来，给他换上拖鞋，站起来的时候一下抱住了方中。方中微微低下头，双手捧起安琪有些凉但滚烫的脸，用嘴唇捉住了安琪的双唇，柔软湿润，有些淡淡的酒味。方中感到了安琪的渴望，一直

吻到她微微地颤抖，将安琪双唇上的唾液轻轻地吸进自己口中，在分开后方中的嘴唇上清清爽爽，微笑着看着安琪，又轻吻了她一下。

安琪拉着方中的手，进了里面的卧室，打开床头灯，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床边是张电脑桌，上面堆了几件化妆品，再没有其他东西。安琪走到窗户前拉上窗帘，低着头走回床边，把床罩拉到了地上，抬起头咬着嘴唇看着方中，胸脯上下起伏着。方中走过去捧起安琪的脸，感觉到有些烫手，低头在脸颊上轻吻了吻。安琪扬起头去吻方中的嘴唇，方中的手轻轻地从安琪的肩膀滑下，安琪的皮夹克被方中拉了下来，扔在了床罩上，方中的外衣也被安琪扔在了地上，方中揭开被子将微微颤栗的安琪放了进去，自己也被安琪紧紧地拉进了被子里。安琪的皮肤光滑细润，方中的手好像抓到了丝绸上的感觉，两人的喘息越来越急促，方中紧紧地抱住了安琪，一阵颤栗，也感到安琪把他缠得更紧了。

方中把头从安琪的肩上抬起来，看着安琪，安琪也睁开了眼睛看方中，抬头亲了方中一下，把身子往床里挪了挪，方中躺在她身边，安琪的头枕在方中的胳膊上，偎依在方中的怀里。方中的手在安琪的身上上下游荡，被雪白的胳膊搂住了脖子，这次没有了刚才的急促，嘴唇吻遍了安琪的全身。在爱抚下安琪开始战栗起来竟然像一条鱼儿欢快地起伏着，深深地呼吸变成了轻轻的呻吟，方中感觉到了安琪体内的热情，身子被她紧紧地缠住，在快要窒息的一刻，爱如潮水。

方中将头埋在安琪的胸前，这里是那么的温暖安静，可以让他忘掉一切，听着安琪咚咚的心跳渐渐地平静，方中滑到了床上，安琪钻到方中的怀里枕着他。

“你皮肤这么好。”方中说。

“是啊，好皮都长里面了。”安琪叹息地说，方中看了看安琪的脸。

“你脸上没化妆啊，皮肤也很好啊，不过还是身上的皮肤好。”说着在安琪的胸上掐了一下，安琪一声娇笑搂住了方中。

“我脸上很少搽东西，只是搽点润肤的，化妆只化眼睛，我眼睛长得不好看。”方中亲了一下安琪的眼睛说：“还好啊，比我眼睛大多了。”安琪把脸埋在方中的怀里，喃喃地说：“你今天还走吗？”

“我明天上班，得回去。”低头看安琪接着说，“晚点走没事。”在安琪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俩人静静地抱着。

“你家就你自己吗？”方中问。

“这是我单位宿舍，我家在铁西，上班远，月末的时候加班，太晚了就在这儿住，那屋还有一个人，不过都是加班的时候住，平常没人来。”

“啊，难怪觉得不像是家呢。”

十一点多的时候方中说要回去了，安琪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依恋，穿了睡衣从包里把纸袋取出来递给门口的方中：“把钱忘下你该哭了。”方中笑着接过来问

她：“你怎么知道是钱啊？”安琪笑着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方中搂过安琪亲了亲，依依不舍地开门，身后安琪说：“你下次能找到这儿吗？”方中笑着说：“我特别记道，现在轻车熟路了。”

方中早早地就醒了，身上还有安琪身体的味道，想起昨晚安琪的热情，回想着安琪的一举一动，有些后悔回家，如果是睁开眼睛就看到安琪一定是很好的清晨。安琪是个很特殊的女孩子，有种怯怯的感觉，对什么好像都不上心，不像陶雨那么张扬，总是欲说说不出的，可是床上的安琪竟然那么热烈，要想读懂女孩子还不是现在的方中所能做到的。

昨天回家后方中就知道犯了一个错误，连安琪的传呼或者电话都没要，自己也没给安琪留下传呼。不知道安琪是忘了还是有意没给也没要他的，这个时候如果去，安琪一定还没有上班，但是毕竟只是一夜欢愉，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看这种事情的，万一再撞见不该知道的事情，美好的感觉就被破坏了。可是又不能向陶雨要安琪的传呼，如果安琪认为有必要让陶雨知道，女孩子之间会坦白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晚上去那里等安琪，可是安琪今天也不一定回去，即便回去了，安琪还会和昨天一样热情吗？万一人家不愿意而且又碍于面子勉强应付真就太没意思了。想来想去都怪自己做事情不周密，现在胡思乱想什么都不当。方中在这种混乱中洗漱完毕，连早饭都没吃就下了楼，实在是有些早，天气阴冷，空气中有种刺鼻的味道，呼吸都觉得是种错误，不是说空气质量提高了吗？

到了楼下那家 KFC 的窗外，看到里面有些人，美美地吃着早餐。把这种洋快餐当做大餐吃真是佩服了，吃个豆浆油条也很惬意，两块钱比在这里花十块钱吃得要舒坦，临了还有牙签剔牙，外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懂得享受。实在没地方去还是到里面坐坐吧，现在也不像邓卫东的仓有单子，早去晚去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那位秦总只是含糊地说欢迎，连个名分都没给，用不着这么准时。

不刻意地去即便人家忘了那天的事情，也不尴尬，就说看看。昨天怎么没想明白这些呢，如果昨天想明白了，何必回来呢，现在和安琪甜甜蜜蜜的多好啊，还是自己做事不周密。

推门进了 KFC，服务员立刻迎了上来：“先生早上好！您点餐吗？”“啊。”方中答了一声，心里想，现在怎么他们也主动问客人了，过去不是只有在人多的时候才有人问的吗？本来想进来坐坐，这回连坐都不清静了。还是自己做事不周密，要是今天，昨天……哎，就是做事不周密，进这儿来干啥啊！

闻到屋子里的香味还真饿了。那位服务员又问：“先生您可以在我这里先点好，这样可以节约您的时间。”方中心里想，我们中国人有的是时间，我来这儿就是消磨时间的，弄这么快我去哪儿啊。看着服务员手中的单子，等她介绍完

了，点了包薯条，那服务员也有些泄气，但还是把画好了的餐单给了方中，原来排在方中后面的人已经在柜台上点餐了，服务员又去招呼刚进来的客人去了。

到了柜台前，里面的服务员接过餐单，就说了薯条的价钱，然后问是在这儿吃还是带走，方中越想越气。一包薯条我还带走，你有没有脑子啊，说再点个“田园汉堡”和一杯热果汁在这儿吃，服务员麻利地把食物备齐了，找了钱，说请您慢用，伸着脖子问下一位顾客了。

KFC 的咖啡方中不喜欢喝，果汁也一般，慢悠悠地吃完了东西，心情也平静下来，看看表还不到八点，干脆坐公交车吧。上了车方中就后悔了，早晨的公交车远没有下午的舒坦，挤不说，左脚被踩完是右脚；手举得酸了的时候突然遇到个急刹车；没晃荡完的时候，两脚一起被踩了。最近的时间掌控怎么总是出问题呢，一定是出来的时候没给观音上香，罪过，罪过。

下了车，方中还是慢悠悠地到了“天鹰”，进门看到迎宾的女孩笑着向方中打招呼，平安夜那天在一起玩过，所以觉得比从前亲切了许多，看来一个集体不能没有活动，只有通过活动才会加强凝聚力。经纪人正在开早会，王芳还是站在最后，方中本想过去，但突然没了心情，自己去了王芳的办公室。要是直接去找秦总有些不好，怎么今天竟然是一个进退维艰的日子呢，安琪不能找，秦总也不能找，只有坐等人家来找你，这种被动真不好受。

王芳和同事回来了，没见孙晓莉，那位部门经理杨大伟和方中打招呼，方中客套一下，问王芳怎么没见小孙，杨大伟接过话说孙晓莉请假了。王芳说邓卫东要方中给他电话，有事情和方中讲。方中问邓卫东做什么去了，王芳说是邓卫东公司的事情，今天不一定能来，邓卫东交代过，如果方中想交易就由你做主，怎么做都行。方中说今天是第一天，好几天没看盘了，没感觉不交易了。王芳说要是没事情，她就到处转转，方中说好，各自随意了。

开盘所有的品种都很激烈，方中看看北京绿豆，已经只剩几千手持仓了，图形作成了一个标准的 W 底。方中的眼睛最后停留在海南咖啡上，早就知道这东西是国内品种中的猴子，一直没关注过。只是听薛青书讲当年十三个涨停的一些内幕，今天倒是有的是时间研究一下，而且这东西是下午开盘，真正的大爷品种，做期货的就应该这么逍遥，一天交易一小时，其他时候就是潇洒，这才是生活呢！

方中的眼睛看着电脑，但精神集中在传呼上，期盼着传呼的振动。对于秦总的召见他并不在乎，屋子里的其他人也都在说说笑笑，说的都是平安夜的事情，原来平安夜的松树是这些人到苗圃偷砍的，据说有人还险些被狗咬了，听他们说得绘声绘色，方中也跟着傻笑。皮特和那位脱衣比赛的冠军走了，据说皮特把她带回了英国，希望她在遥远的英吉利可以圆她的英语梦吧，再接再厉得个什么第

一，给中国人争光。

一上午既没得到秦总的召见，也没有一个传呼打进来，哪怕是传错的也好啊。那种期待是多么的强烈啊，传呼的振动能给人期望，难怪说“传呼一响，黄金万两”。记得接过一个传呼，看号码后面都是8，崔震就鼓动回电话，打过去是中山大厦的电话，等接通了分机，电话里传出的是甜得发腻的声音：“你啥时候来啊……”等对方发现不对时，立刻换成了吼叫：“你是谁啊，这么无聊!!!”现在这种传错了的都没有，真是无聊！

给陶雨打电话吧，把安琪的电话套出来！还是不行，后患无穷，倒不是怕陶雨笑话，主要是别给安琪找麻烦。陶雨鬼精，一定会猜到自己想泡安琪，但怎么也猜不到已经和安琪暗度陈仓了。还是等吧，等待尽管痛楚，但也甜蜜。快到收盘的时候王芳回来找方中出去吃饭，方中说我请你吧，王芳说不好，要自己请。方中坚持请王芳，王芳答应了，说不能去吃那家的饺子，俩人笑了。方中说那家的饺子是秘密武器不能随便吃，王芳说找汪迎春一起，方中说能和两位美女共进午餐真是荣幸。

出了公司，三个人觉得还是离公司远点好，就打车去了“天华”。“天华”是正宗粤菜，香港美食城的几位厨师来这里，方中早听说了，只是没来过。三个人靠窗坐了，方中要王芳点菜，王芳一看菜很贵，就挑青菜点了两个，汪迎春点了一个炒鲜奶。方中点了一斤基围虾和一条石斑鱼又要了个青柠煎软鸡，问她俩喝酒吗，俩人互相看看说喝，但不喝啤酒，天凉胀肚，就要了一瓶一斤装的秦池酒。

王芳掏出电话打给邓卫东，问邓卫东过来吗，邓卫东说下午到“天鹰”让方中等他。菜上了，王芳开始倒酒，给自己和汪迎春倒得少，方中抗议，俩人说你是喝酒亚军应该让着女士。等到菜上了，方中客气地请汪迎春用餐，一边想着安琪一边听着王芳和汪迎春说公司的事情和公司里人的故事。方中倒是长了很多见识，看来要想了解什么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女人聊天。两位女孩子说了一会儿，觉得方中有些落单，就开始和方中闲聊。汪迎春也随和，没一会儿就和方中聊得很投机，方中觉得这女孩子也还天真，和那个唱《飘雪》时候的状态判若两人。

杯里的酒喝下去两位女孩也忘了方中是喝酒比赛的亚军了，把剩下的酒分了，喝到两点多，结了账，回了公司。迎宾看到三个人脸红扑扑的笑着问汪迎春喝酒了，汪迎春笑着挎着王芳回到办公室。汪迎春身材苗条，中等偏高的个头，和王芳比起来显得娇小。方中努力地回忆那天她穿着内衣的场面，但印象很淡，只是记得王芳和孙晓莉的身材，最强烈的还是那位冠军。一想到那场内衣秀又想起了安琪，不免有些萌动，赶紧把心思放到了咖啡交易上。

四点多的时候，邓卫东回来了，和王芳亲昵了一会儿，询问了方中这些天干什么了，方中说睡觉了，邓卫东说难怪精神这么好，方中心里想乐。邓卫东看屋里没人后对方中说：

“我要去深圳一段时候，这边我把仓转给了王芳，还是你做主，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

“我要利润的30%。”方中说。

邓卫东想了想问方中：“利润如何计算，什么时候分配？”

“赢利超过50%，就结算一次，全部利润都提走，本金就是初始资金，如果赔了，就用我得到的分红补齐本金。”方中说。邓卫东想了想说：“同意，这次咱俩真的是合作伙伴了。”笑着和方中握手，告诉方中：“实在太忙，就不吃饭了，走时候也不说了，一切托付兄弟了。”方中说不用客气，一定尽力。邓卫东走了，也没提秦总的事情，方中也不好问。

方中觉得有些被愚弄了，要是单纯为你这五十万的资金自己何必到这儿来呢，上次拿了人家的钱，看来手短了，和薛青书讲的展望看来要泡汤，多亏自己财不黑，上次的钱分了一半给薛青书，不然因为这边的变化让薛青书起疑就得不偿失了。

给薛青书打了电话，告诉了这边的变化，薛青书让他别急，再等等，要是最终还是没有下文，做一阵再撤。方中又说了秦总一天连面都没见话也没有，薛青书笑了，问方中怎么了，没见你这么浮躁过啊，人家是老总，新年第一天，能没事情吗？方中也觉得有些失态，笑着说事情办得不周密，放了电话。方中想了想，拨陶雨的传呼，传呼小姐问传多少号的时候，方中说，对不起，不传了，放了电话，穿了外衣，下楼打车回家了。

海南咖啡自从改变了交割制度之后来个连续十三个板的上涨，如此火爆的性格使之成为了中国期货市场勇于追逐暴利的交易者们的宠儿。本来中国人没喝咖啡的习惯，做期货的人喜欢“调研”，想了解咖啡就先品尝咖啡，先是速溶的，再买来咖啡豆、咖啡壶、咖啡机等器具培养咖啡文化。咖啡没喝明白，钱却赔出去了。扔了咖啡豆，撤了咖啡壶，闲了咖啡机，但活跃了咖啡交易。从一九九四年起，国内所有期货品种都逼过一次仓，上海的胶合板逼得空头一次又一次地进口，成全了东南亚的板材行业，就像当年走私汽车，救活了濒临倒闭的韩国汽车业一样。咖啡也不例外，质量好的进口成本高，越南的咖啡就成了香饽饽，被交割了数次，没有了任何食用价值，只能作为筹码在交割库里躺着。

随着多头市场的逐渐衰落，一百公斤五千多元的咖啡也跌落到了二千五百元，成为了明日黄花。根据一些专家的预测跌破一千是早晚的事情，很可能要跌破八百，市场等待着接最后一棒的傻瓜。有人说要是接到手还能喂猪，其实这些

东西接到手里只能填海，要是真的喂猪，恐怕猪也睡不着了。

王芳坐在方中的对面，等待着方中下达指令，期货对于她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北京绿豆的惊心动魄倒使得她有了些热情，她开始期待方中的指令了。方中坐在电脑前，专注地看着，心里却想着安琪。思念中他在等待一个信号的出现，薛青书的分析报告已经出来了，有三个品种可以选择，最后他选择了咖啡，薛青书问他为什么这样选择，他说要玩就玩个心惊肉跳吧。本来只是看看，有没有王芳无所谓，可是他突然害怕一个人独对电脑，面对王芳他虽然有些压抑，但邓卫东不在，王芳也显得孤单，就让两个孤单的人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心惊肉跳吧。

又是索然无味的一天，传呼还是没响一下，秦总也没露面，王芳和方中在沉默中相依为命地度过了这一天。元旦后人们都在等待着春节，外国人过圣诞，在新年前过大年。中国人过春节在新年后过年，而且要过到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从新年过后就等待过春节，只有过了正月十五才算新的一年开始，这可能是和外国人对一年的起点理解不同吧。只有做期货的人不喜欢过年，过年就要休盘，复盘后变化特别大，尤其是那些跟着外盘走的品种，越到过年的时候，外盘行情变化越大，留错单的人，连年都过不消停。老外真的拿我们的春节不当年过啊，我们在积极地过着圣诞，在我们辞旧迎新的时候他们在偷袭珍珠港，不厚道。

方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奈，生活竟然没有了色彩，面对着三台破电脑和一个大哥的女人，却没有大嫂的感觉。秦总欺骗了他，安琪抛弃了他，他不想找纪军，也不想找薛青书，不想把落魄让他俩发现。他是一个成功过的人，在他俩面前要保持形象，尽管他知道最没有必要就是在他俩面前保持形象，但还是必须保持。突然他想起了崔震，自从离开“鸿信”后，还没联系过他。

方中约崔震六点见面，看时间还早方中出了公司去了一家洗浴中心，洗完澡，到休息厅躺了一会儿，快六点的时候到了西塔边上的一家自助烧烤。这家烧烤海鲜肥牛应有尽有，崔震不贪酒，自助餐主要是靠吃，和身高体大的崔震来这儿比较合适。

方中到五分钟后崔震来了，找了个座位，俩人开始取东西，要了四瓶雪花边吃边聊。崔震说“鸿信”撤离后看过几家期货公司，觉得没发展回原单位了。方中说自己去了“天鹰”，崔震问孙晓莉是不是也在那儿。方中问崔震怎么知道的，崔震说听张岳讲的，方中问张岳怎么知道的，崔震看了眼方中没答话。问方中怎么没让孙晓莉一起来，方中说走的时候没见到，平常很难遇到孙晓莉，“天鹰”不比“鸿信”，人多，部门分散，而且自己刚去。看到上了青虾俩人每人取了一大盘，这家烧烤是煎烤涮一体的，青虾放一点油煎连调料都不用蘸。

“公司原来的人，现在还做期货的没多少人了，原来以为期货是发财之路，

做了才知道不好做。这杯敬你，谢谢你的关照。”崔震端杯对方中说。方中没说话，一只手端杯向崔震示意了一下，干了。

“孙晓莉是个挺好的女孩，这回又和你在一起了。”崔震还是把话拉回到了孙晓莉的身上。

“你好像对孙晓莉有意思吧？”方中白了崔震一眼。

“嘿嘿，约过几次，没敢下手，嘿嘿。”崔震干笑着。

“几次啊？”

“没几次，人家看不上我。”崔震说。

“你原来单位的对象天天打电话，还过来找你，要是我也不理你啊，能和你出去几次就不错了。”方中抢白着崔震。

“嘿嘿，我就是约她玩，吃个饭唱个歌什么的。”崔震辩解着，“公司像样的女人少，所以大家都护着她，张岳他们也总约她，你没约过啊？”

“我没约过。”方中说。

“在龙海楼你没和孙晓莉吃过饭？”崔震好像什么都知道。

“那是工作，在公司的时候我没为自己的事情约过孙晓莉。”方中说。

“你有工作，有借口，我们没有啊，只好自己约，比不了你。”崔震笑呵呵地说。

“你咋知道我和孙晓莉去龙海楼的？”

“孙晓莉说的呗，她不说别人咋知道的啊？”

“她还说了什么？”方中好像被人抓住了把柄。

“公司里这种事情没秘密，只不过你不注意，你天天想着做交易。我们来公司就是为了玩，当然要是赚钱更好，所以比你潇洒。”崔震得意地说着，“我们底下说你是‘痴心妄想，想当乡长’。”崔震笑嘻嘻地看着方中说。

“想当乡长？”方中惊诧地看着崔震。

“高林周森是县长，你是乡长。”

“靠，那你们还在‘鸿信’混？”

“他俩是外地的，在他俩手下打工觉得没劲，就你来劲。”

“那你以前咋没和我说？”

“你对我好，我能说你吗。可张岳他们早不忿你，人家比你来公司早，结果做你下属，而且有几次你把人家损得够戗，对你早有非议，可我不能说，说了我成什么人了！”

“高林对大家不错，比别的公司都好，其他公司撤的有给遣散费的吗？”方中说。

“做这行，没客户连工资都没有，所以大家能接受，习惯了，给了也没人感

激他们，不给也没办法。你倒是给公司出了大力，不也是和我们一样吗，多给你一分了吗？”

“他们上面也有领导，不是自己说了算，得理解。”

“那他俩也没让你去他们那儿，给你个乡长什么的？”崔震继续打击着方中，“啤酒大麦公司赚了一个亿，人家赚够了，走了，孙晓莉在里面帮了大忙，一分钱都没给，卸磨杀驴。”

方中明白了三件事。一、公司里人们表面客客气气，别人对你的看法和你觉得人家对你的看法有很大差距。二、传言永远不要相信。三、孙晓莉早就不简单，和很多人都保持交往，而且懂得如何利用人际关系，不该讲的她不会讲，但是这个该与不该是由她自己来判断决定的。

吃了饭，俩人去“西塔”唱歌，等包房的时候崔震遇到了一个熟人，说是张岳的舅舅，一起的还有一个人叫大刚，互相客气了一下就各玩各的了，到十一点多，回家了。



第十章 咖啡，咖啡

很多理念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在不同行业里的认识也不同。“墙头草，随风倒”在期货行业中被理解为顺势而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其实就是对失败者的安慰，在期货界里从来没被认可过。一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直接影响着这个行业中的道德。

咖啡开盘后，方中让王芳买了 605 的十手，王芳出去报了单子，成交后拿着回执回来了。收盘竟然是涨停，方中让她平仓，王芳有些犹豫，可还是执行了。在她下买单的时候，大厅里的人就怀疑地看着她，而且交易的数量让她也觉得不过瘾，等看到涨停心里有些惋惜，觉得方中太谨慎，可赚钱总是开心的。方中在交易的时候，她有些不敢靠近，方中看电脑简直像在看仇人似的，也不说话，突然就一句，也不多说，她只有按照指令做，她很想问问，这单子是长线啊，还是短线啊，怎么判断的啊，可看了方中，她打消了询问的想法。

方中之所以不和王芳解释过多，主要是期货走势的变化往往是没有道理而言的。刚才的价格，五分钟后变化几十点，谁能说清为什么。但变化带来的利润是真实存在的。到图形分析，按照经典理论，找出所谓变化的原因，只能是对过去变化的总结。一个优秀交易员往往在一分钟内就能决定如何处理交易，哪怕是在此之前并没有如此操作的想法。

第二天，平开后直线下跌，大厅里的人都大呼昨天没敢空，用涨停方式震仓手法真是凶悍，最后竟然以跌停收盘。接下来的几天竟然一路横盘，数字的波动让方中忘记了安琪，也忘掉了秦总的承诺。信号的出现和薛青书的预测完全一致，他身上的汗毛竖立起来，感受着通过数字变化传递过来的信息。

周三的时候，方中让王芳在远月 607 买了三十手咖啡，收盘的时候竟然没有变化，大家对这只猴子有些失望，一个活泼的人一旦沉默寡言一定是出了问题。周四的中午，王芳竟然提出去吃那家的饺子，引得方中爆笑，最后告诉王芳，下周给他订盒饭，他要打扑克，不午睡了。

“天鹰”的等级制度令方中有些不适应。在“鸿信”的时候高林、周森和同事们非常和睦，就像一家人。而“天鹰”的礼数很大，看到老总要起立问好，这

本来是礼貌问题，可即便在交易的时候也是如此。方中只是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意，社会上的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宣扬平等只是为了目的服务。等级制度对人是一种激励，在企业里尤为重要。

周一开盘后，方中让王芳在605上买三十手，王芳刚回来的时候，价格就涨了二十点，方中说再买五十手。价格随后飙升，拉高八十点的时候，方中把605的八十手全部放出，当价格再次回落五十点后又接回了八十手，随后的三十分钟里王芳在盘房和办公室之间往返了四次，到收盘前，保留了605的多单四十手，607的那三十手一直没动，价格涨了七十点，605涨了八十五点。王芳回来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脸色红润，有些气喘吁吁，方中给她倒水，王芳摇摇手，接过来的时候还是喝了一点。

“方哥，今天赚多少啊？”

“你不会算啊。”

“会，人家不是怕麻烦嘛。”王芳娇嗔地说。

“我从来不计算利润，估计快七万吧，账单出来就知道了。我回去了。”方中说完走了。交易一停，安琪的影子又浮了出来，真希望交易不要停止。

在后来的一周里，方中疯狂地交易着，王芳往返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几次还没等回来，方中已经到窗口了，咖啡振荡越激烈，方中越兴奋。留单手数从三十手增加到了二百二十手，当日交易量竟然在一千手左右，王芳也沸腾了，高跟鞋换成了拖鞋，盘房甚至有一部电话成了她的专线，价格在一周里涨了两百点，王芳的账户资金变成了八十六万多。

周五收盘后，邓卫东把电话打到了王芳的手机上，问方中结算的事情，听得出邓卫东的惊诧，方中说先按三十万结算，那六万再说。王芳去办提款的事情，说要下周一才能提款。在离开“天鹰”的时候，方中感到了一种失落，就像一名演员在大幕落下后的空寂，走在冷风飕飕的路上，方中打算去找安琪，伸手拦出出租车，可那辆没有客人的出租车竟然没搭理他。还是公交车本分地停在他的跟前，拒绝永远是困难的，上了空荡荡的汽车回家了。

周一的上午，方中看着其他品种的交易，本来是下午才交易，可他不想在家，一个战士的状态是要保持的。秦总的秘书过来找方中，客客气气对方中说：“方先生，您现在有时间吗？要是有的话，秦总请您过去，如果交易，您什么时候有空去也行。”然后是一个甜甜的微笑。

跟在小秘书的身后，方中进了秦总的办公室。秦总的办公室在楼上，方中是第一次来，房间不算大，一张老板台，后面一张高背椅，老板台前是两张椅子，靠墙是木沙发和茶几，墙角有两盆发财竹，墙上挂着几幅字画，高背椅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横幅“宁静致远”，窗户上垂着百叶窗。看到方中进来，秦总从桌子

后面绕了出来，笑着让方中在沙发上坐，方中等秦总坐后也坐下了。秘书端上来一杯水出去了。

“小方啊，这些天辛苦了。”秦总说，方中笑笑。

“刚过新年，又要过春节，太多事情需要协调，今天请你来，商量一下你和我合作的事情，你有什么打算啊？”

原来说到和公司合作，现在变成和秦总的合作了。如果和公司合作，方中已经准备好了充分的合作方案，可秦总改变了原来的说法，给了方中一个措手不及。

“我听秦总的安排。”方中像等待领导的发配，恭敬地回答道。

“我们互相还不了解，可看到你最近的交易，知道你是期货上的人才，本来打算请你到公司，咱们共同努力，做一番事业。我们公司你也知道的，在全国都是有实力的。”秦总顿了一下，方中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鼓掌，可能秦总也是这么认为，就像听京戏，台上一个亮相，台下一片叫好，玩的就是这种互动——份儿。方中马上冲秦总微笑着点头，秦总也满意地继续说下去。

“我和公司领导班子商量过了，先给你一个仓，你来做，就算公司的自营资金，做一段时间，等有了成绩，我再向上面汇报你职位的安排，你看好吗？”秦总慈爱地看着方中。

“感谢秦总信任。”方中感动地点着头。原来的合作邀请，变成了安排闲散人员，方中有些想笑，可还是谦恭地微笑着：“那我的待遇呢？”方中微笑着直逼问题的中心，“只要给你钱，你管他做什么呢？”邓卫东的话响起在方中的耳边。

“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和邓总讲的是利润分成……”

“这个我听卫东说了，可是我们和他不一样，我们是正规公司，他是个人，所以你们的利润分配公司达不到啊。我是希望你多分点，可毕竟还有其他人啊！”秦总无奈地晃着头，“要是人家以为我们中间有什么猫腻就不好了。现在做事情难啊，而且我们之间的事情还不能签协议，没这规矩啊，这已经费了我很大力气说服他们了，他们头脑太僵化。”说到这儿，秦总气愤地拍了一下茶几，方中一抖，很怕秦总伤到手。

“这已经很麻烦秦总您了，一切由您做主。”

“这样吧，利润的10%，作为你的薪水怎么样啊？”分成也变成了薪金，方中在等待一周后被秦总兵不血刃的招安了。

“那按什么结算呢？”方中讲起了最后的条件。

“你和卫东怎么结算的呢？”

“我们不参照他，他是个人，我听您的安排。”方中干脆抛开了唯一的参照，

一国两制不也没有先例吗？

“这样吧，一个月一次，跟开工资的时间一起，这样财务好下账。”方中觉得不像在谈生意，而是在和一位老中医说月经的事情。

“好，听秦总安排。”方中说话的时候已经是义愤填膺，谦卑的态度不见了。秦总觉察到了方中的变化。

“小方啊，这次合作只是我们初步的接触，如果顺利，我们还可以深度合作，你还怕钱没的赚，啊，呵呵……”秦总慈爱地笑着。

“那资金是多少呢？”既然不能推托，也要知道自己带多少兵啊。

“现在公司资金有些紧，而且海南中商我们没有席位，我知道你最近在做咖啡，公司的资金调配不归我具体负责，但争取，啊……保证一百万的资金量，而且配资方面还要和北京‘东远’商量。”听秦总说出了一百万的数字，方中多少安慰一些，虽然不多，但总算有个比较信任的态度，而且“天鹰”在资金上的窘迫他早有知晓。

“那我向谁负责呢？”方中问。

“在资金方面你和结算部经理直接沟通，交易上你全权负责，做什么你说了算，有问题直接找我。”秦总说得简洁明快，和前面的思想工作完全是两种风格。

“再有就是交易环境，楼下有些乱。”方中完全接受了秦总的安排。

“这个好办，我给你单独开一个房间，设一条专线电话，有必要安排一名报单员直接报到‘东远’。”看来秦总的工作作风真是雷厉风行，方中失衡的心态得到了一点调节。

上午收盘的时候，秦总的秘书又来请方中，告诉方中在秦总办公室隔壁安排了一个房间。

带着方中去了那房间，房间比秦总的办公室小很多，一张老板台、一台电脑、一张高背椅、两部电话、两个小沙发、一台饮水机，还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床，卫生间在房间里。小秘书问方中还有什么要求，方中说再要三台电脑，秘书说向秦总汇报一下，把房间的钥匙给了方中。

下午的时候，方中还是在王芳的办公室交易，把上午的怒气撒在了咖啡上，一会儿冲锋，一会儿防守，他像和秦总拼刺刀，看到秦总被刺得伤痕累累，他解了气，又把咖啡当成了安琪，和她一起起伏，一起喘息，最后把她牢牢地推到了涨停，看着她喘息，感到了一丝快感。

王芳说做乱了，刚才盘房来电话，持仓三百多张，超了六十多手，可能是那笔忘平了，要她把多余仓减下来。方中一瞪眼睛，把王芳吓了一跳：“减什么减，他们盘房干什么吃的，这是赢利了，要是亏损了呢？不减。”看到王芳被吓到了，方中笑着说：“嫂子，咱现在是秦总的人，告诉他们，就不平！”王芳笑着走了，

其实她也不想平。这天，当天利润十一万。

第二天，等王芳开过早会，方中和她一起上了楼，进了方中的办公室，王芳四处看了看：“这屋归你了？”

“是归我们了，不过就是一张桌子，沙发归你。”方中指着沙发说。

“我要床，反正也是电话报单，我躺着报，这几天可把我折腾坏了，有一次差点崴了脚。”

“小芳，我知道公司里你朋友多，但这个房间你别让别人来，好吗？”

“好，我知道，我懂。”王芳回答得很爽快，没有不高兴的意思。

八点四十分的时候，结算部经理领着一个女孩来了，先是介绍女孩给方中认识，说这就是你以后的报单员了，小声地对方中说：“你操作的账户没有固定代码，只要对这个报单员下指令就好了，单子直接报到场上。王芳的账户也是报给她，今天的资金一百万。”

报单员叫夏琳琳，身材高挑匀称，穿的是公司的工作服，深蓝色的西服裙装，马尾辫，方脸形，大眼睛，眼睛显得干涩，不算白皙，挺漂亮，但有一丝淡淡的愁容，笑的时候挺好看。

王芳和夏琳琳说着话，看来王芳和公司里的女孩子都很谈得来，方中觉得空气有些混浊，把窗户打开了一会儿关上了，屋子里有些凉丝丝的。开盘了，方中作了一个计算，对王芳说：“以后下单，你要控制最后的持仓数量，不然夏小姐要挨批了。以后的最大持仓不要超过两百手，每笔不要超过一百手吧。”王芳点了头，方中又对夏琳琳说：“公司的持仓不要超过三百手，最大每笔不要超过两百手，一般的时候以五十手为基数下单，有特殊的时候我报数量，你听懂了吗？”夏琳琳点了点头。

方中靠到了椅子上，桌子上又加了一台电脑。王芳本来想要到床上赖着，走到床边的时候又转回到沙发里坐下了。夏琳琳坐在桌子的另一边脸冲着窗外。方中背对着窗户，方中觉得有必要先试试夏琳琳的业务水平，摆弄了一会儿电脑突然发出一个指令：“卖开郑州绿豆 607。”在方中说完后，夏琳琳已经把电话接到了台上：“TY1000，卖开郑州绿豆 607，五十手……”简洁明快，声音清亮。等到场上的成交回报了，对方中说成交了，方中说了一个价格平仓，夏琳琳利落地报了上去。

两台电脑都对着方中，夏琳琳转到桌子后看成交，眼睛离显示器很近，方中问：“夏小姐近视吗？”夏琳琳说有点，看到那个价位有成交，拿起电话询问，回报成交了，去了手续费赚了两个点。方中对夏琳琳的业务很满意，对夏琳琳说：“上午不一定交易，你放松些吧。”

方中用自动台传了一下自己，又按传呼上的号码传了一下薛青书，告诉他这

是办公室的电话，闲侃了一阵。夏琳琳的传呼响了，方中示意让夏琳琳回电话，夏琳琳问方中：“方先生，要是现在不下单我出去回一下电话，可以吗？”方中点头，看到夏琳琳拉开门，突然叫住了她：“夏小姐。”夏琳琳关门回到桌子前，疑惑地看着方中，“我和小芳出去转转，你在这儿回电话吧。”说完站起来和王芳出去了，听到身后夏琳琳说两分钟就好。

方中和王芳回了原来的办公室，帮助王芳拿了些东西，王芳说要去转转，方中说你别啊，就剩我和她多别扭啊。王芳笑了，跟着回到楼上，进去的时候夏琳琳还在打电话，看到俩人回来了，又说了两句就挂断了电话，回头勉强地对方中说了句谢谢。

中午夏琳琳去楼下吃饭去了，王芳告诉方中，夏琳琳的爸爸病了，可能很重，俩人吃了盒饭各自打扑克去了，一点二十分的时候才收了手，回到楼上，觉得脸热热的，到卫生间洗了洗。夏琳琳已经在房间里了，快开盘的时候王芳也回来了，脸也是红红的。

下午的咖啡剧烈振荡，几度冲击涨停，回落的幅度完全没有规律，方中进入了癫狂的状态，夏琳琳的电话基本没有放下，只有王芳是闲人，可看得两眼通红，最后连夏琳琳都是满脸涨红，一个半小时的交易过后，三个人全觉得有些虚脱。缓了一会儿，方中让夏琳琳作个统计，王芳把自己的仓交易结果统计完了说赢利十三万，主要是昨天超仓的利润，笑着给邓卫东打电话了。夏琳琳告诉方中，自营账户当日赢利九万多，而全天交易量竟然在两千七百手。等王芳挂断电话，方中对两个人说：“夏小姐，我看你有些忙不过来，记录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让王芳帮你做，你核查也简单些。”夏琳琳想了想，表示同意，但要向经理汇报。

时间到了四点，要是过去早到家了，方中给家里打了电话，等结算单出来，办公室主任领着信息部的人给方中又送来一台电脑，方中让放在桌子堵头上，给夏琳琳用，办公室主任说还差一台现在实在是没有，只有等春节过后再买，或者哪个客户不用了才能串换一下，方中道了谢。快五点的时候，结算部经理拿着结算单笑嘻嘻地进来，告诉方中当天的利润是十万零二百。方中也没细问，只要不比我算的少就行，管他咋多的呢。看快到五点了，估计公交车不好坐了，出租车也是交接的时候，下楼打扑克去了，告诉老王他们以后中午不过来了，大家问为什么，说中午早结束怕扫大家兴，晚了时间紧。大家知道方中去楼上交易，就嬉笑着说恭喜高升，问操作什么品种，方中说做咖啡，还往上看。

春节前一周，咖啡走势有些疲劳了，累计上涨了八百点，王芳的资金赢利九十四万近两倍。公司利润达到了一百四十万，中间每天可供方中使用的资金每天都在变化，最少的时候是六十万，最多的时候是三百七十万。秦总在上午的时候来过两次，笑容越来越慈爱。后来上午的时候方中也交易其他品种。中午的时候

方中三个人出去吃饭，偶尔汪迎春也跟着，附近的饭店几乎吃遍了，只是夏琳琳在不交易的时候越来越显得惆怅。

方中和邓卫东通了电话算完了最后的账目，说远月 607 那三十手不动了，等春节后再说。邓卫东说春节后才能回去到时候好好喝一顿酒，由于没到一个月，方中没好向秦总提出结算。这天收盘后，秦总让秘书叫方中过去，方中到秦总办公室的时候，秦总正眉飞色舞地打电话，一会儿说两句，一会儿大笑，看到方中进来指指沙发示意方中坐。秘书给方中端上一杯咖啡，笑着出去了。

秦总对电话笑着说：“好啊，你讲讲，听听怎么个笑话。”说着把电话换成了免提，示意方中也听，就听对方用天津口音在说：“有一天，俩人在街上遇到了，甲问乙，‘二哥，干吗去？’乙说‘上法院’。甲说‘哎呀，买卖做大了，都有纠纷了啊’。乙说‘嘛纠纷啊，你二嫂让人家给强奸了’。”秦总哈哈大笑，方中正喝咖啡，一口就喷了。对方的电话挂断了，话机里传出了嘟嘟的声音。秦总笑出了眼泪，赶紧把电话打了回去。

“杨总，咋掉线了啊？”

“你听笑话，用我公司的电话费，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你也花点电话费吧。”对方倒是平静，语调也换回了北京腔。秦总笑着又和那位杨总侃了一会儿，挂断了电话，看着方中俩人又都笑了。

“北京‘东远’总部的杨副总，没事就喜欢和我神侃。昨天我给他讲了个笑话，今天他给我讲了一个，哈哈，人家可是副部级啊。”秦总恢复了常态。

“最近做得很好啊，把公司里的人镇住了，过去还有人担心，现在好了，没人多说话了，最近辛苦了吧？”秦总微笑着对方中说。

“快过春节了，我明天准备到省里把你的事情报上去，虽说我们经营独立，但人事上还是要尊重的。”秦总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和公司班子碰了，准备任命你做交易总监，你看怎么样啊？”看到方中有些疑惑，秦总解释说，“交易总监算副总待遇，排在副总后面，但比他们那些部门总经理职位高。我们是处级单位，你到时候就是副处待遇了，哈哈……”

“谢谢秦总，我对职务没什么要求，秦总的信任就是最大的鼓励了。”方中谦虚地说。

“公司下面的人很多想把关系落到省里，你这是第一个。你过去的关系在市里，也是一个体系的，所以好办些。我们是省直，你还年轻，等以后就知道编制的重要了，即便到不了副处，但正科也是一定的，按你的年龄也是很高了。”

“非常感谢秦总的关照。”方中这次是真的感激地说。

“公司过去做过几次交易，也在外面请了一些枪手，你能根据自己的分析，把交易做成这样，不容易啊，你要珍惜这个机会。”秦总教导着方中。

“只是赶上有行情，顺着做而已，运气好。”方中谦虚地说。

“快过年了，你来得晚，年终奖是没你的份了，但给公司领导的年货有你一份，到时候你去领吧。再有就是按约定，你的分成有十多万，但春节前不开支，只能春节后兑现了。我和财务说了，先给你支三万，其他的春节后付齐，一会儿你到财务取钱吧。”秦总的话说完了。

“能不能把钱转到王芳的账上，让王芳按出金取出？”方中对秦总说。秦总看了看方中，想了想，拿起电话，打给了财务和结算部，放下电话对方中笑着说：“这样也好，省得以后麻烦。”方中感激地告辞出去了。

连同邓卫东的利润分成一共三十万，方中和薛青书讲的是按20%分成，他并不是想独吞剩下的10%。按薛青书的做法，最后一次如果亏损了，不能超过10%，这些是投资者应该承担的风险，因此操作上也要按照比例一点一点地操作，先是积累下一些利润，然后用这些利润作为亏损的承担，这是他俩过去多次研究的模式，一段交易结束后才利润分成。

可是方中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邓卫东达成了另一种模式。这个模式让他兴奋，而且他内心的担忧是没有办法对薛青书讲的，啤酒大麦是他自己操作的，那次成功让他明白了，交易必须速战速决，钱必须揣进兜里才是自己的。对于邓卫东和秦总他始终不信任，虽然在合作上他竭尽全力，但在利润特别是利润分成上他坚持必须快速结算，即便日后有亏损他那留存的10%也可以应付，到时候向薛青书要回已经分得的利润也是一件烦心事，还是给自己留有一些余地，自己夹在中间，虽说东西多数是中间的好，只有人在中间的时候难受，一定要未雨绸缪。

现在是分配果实的时机了，他和王芳确认了一下明天提款的事情，给薛青书打了电话，约薛青书明天到他的办公室来，时间由薛青书自己安排，反正他一天都在。薛青书说午饭前到，要陪方中吃午饭。方中说用得着你陪，现在哪天都有美女伴宴，至少两名，羡慕死你。

薛青书十点多到了办公室，方中站起来请薛青书坐，薛青书说看看方中是怎么交易的，方中兴奋地说给你表演一下，让夏琳琳下了一笔单子，结果亏损出来的，气得方中骂薛青书是扫帚星，薛青书回嘴说，你自己蠢怨得着别人吗？方中说说我蠢你来，薛青书笑着说，我看这东西头晕。

上午已经交易几次了，方中要夏琳琳统计一下，夏琳琳告诉说，上午赚了三千多，交易了近两千手。方中给他们作了介绍，两位女孩子看着薛青书，王芳说：“方哥，你朋友都这么帅啊。”方中说：“我俩是一个楼的，我们那楼就数我们俩难看，别人都不敢下楼，怕引起混乱。”大家笑了，夏琳琳问方中：“方先生住哪儿，今天我送你回家吧。”又引起一阵笑声。方中让王芳去看看孙晓莉和汪迎春在吗，方便的话一起吃饭。方中要夏琳琳问盘房的女孩子谁去吃饭，先和结

算部经理说一下，自己马上过去请。王芳打完电话说他的经理杨大伟也去，方中说人多热闹，要王芳去财务提款，跟着王芳出来告诉王芳先提十万，王芳去了。

方中简单地说了下利润情况，薛青书问怎么会这么多，方中说是公司每天资金增加的结果，薛青书也没细问。等王芳回来，方中把钱交给了薛青书，要王芳陪着薛青书说话，自己去请结算部经理，说好去“天华”，各走各的，免得引人注意。看到才十一点，也没心思交易了，干脆先去“天华”。孙晓莉随后和汪迎春还有那位部门经理杨大伟和另外一位经纪人乔亚明也到了。饭店经理问多少位，王芳估计要有十二人，饭店经理请他们去包房，方中选了“天平”，饭店的包房名是按十二星座命名的。王芳给结算部经理打了电话，说先点了菜，免得等，大家谦让，最后方中点了一个一千二的套餐，看快十一点半了，告诉上菜。

十一点四十分结算部经理带着三名盘房小姐到了，方中给薛青书作了介绍，没一会儿菜上齐了，大家也不客气，毕竟是午餐，一个多小时也就散了。方中结了账，送走了薛青书，和结算部的经理一起回到了公司。方中知道，即便年后真的给自己一个什么总监，也就是个名位，和大家相处，靠的是交往，而不是好听的虚名。

春节前，方中减少了交易频率，过去超短线的交易不再进行，改成了小手数，小点数的单项交易。夏琳琳轻松了许多，办公室主任要方中取年货，取回来的是两桶豆油和两箱苹果和香蕉橘子，想到家里这些东西已经堆积如山了，就要夏琳琳拿回家，夏琳琳推辞不过，只把豆油拿回了家，水果直接被王芳分给了楼下，只留了一箱苹果。

最后一天，行情竟然很活跃，方中交易了几次赚了六万多，最后给公司的账户留了一百手咖啡多单，王芳的607那三十手已经赢利一千多点了。收盘后方中给邓卫东打了电话，说了说交易情况，邓卫东说王芳到深圳过春节，他们十五前回沈阳，到时候再聚。又去了秦总的办公室，和秦总说了些客气话，拜了个早年，回家了。

坐在公交车里的方中心里美滋滋的，两年多的期货生活，让他感到了交易的艰辛，也体会到了胜利的喜悦。一周五天的工作日，被父母嫉妒了许多次，节假日也比其他行业多几天，到了“鸿信”后的高薪更是让母亲回忆了自己三十八元六角工资挣了多年。他开始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随着汽车的颠簸，他心里只有难以抑制的兴奋，眼睛里的东西格外的美好。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方中和薛青书在一家饭店正在吃饭，薛青书破例要喝酒，俩人要了一瓶半斤装的“草原马王”。菜以海鲜为主，满满的一桌菜，满满的一桌壳。俩人只是在闲聊。

“哥，一会儿你请我喝茶啊！”薛青书说。

“好啊，你先把这酒喝了，也没咋下啊。”方中指着薛青书的酒杯说。

“我慢慢喝，肯定喝了。”

“你现在是一边赚着钱，一边看着美女，羡慕啊！”薛青书一边吃一边说。

“人总做好事就走运，嘿嘿。”方中得意地说。

“可你不够意思啊！”薛青书眯着大眼睛看着方中。方中心里一紧，难道是留存资金的事情被他察觉了？瞪着眼睛看着薛青书。

“你说吃饭，我请你；你说喝茶，我也请你，现在你说我不够意思了，你说说我咋不够意思了。”方中假装生气地说。

“你有美女我没有。”薛青书笑嘻嘻地说。

“靠，我跟前女孩子是不少，没一个是我的，你要是羡慕，你也来啊，辞职啊。”方中放下了心里的紧张，如果被薛青书发现利润分成的事情，现在解释是不好说清的。

“我那儿不许辞职，没办法，反正你不够意思。”薛青书显得既无奈又沮丧。

“你到底要说啥，快说，一会儿没空理你，没准我去泡妞。”方中觉得薛青书有话不说。

“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

“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让你爹知道吃了你。”方中有些得意。

“你能去我就能去，你不说没人知道。”

“那你不喝茶了？”

“不喝了，和你走，嘿嘿。”薛青书缠上了。

“好好，但有一样，不能只聊天，不唱歌，咱小费不能白花。”方中说。

“行，你真不够意思。”薛青书还是一句不够意思。

“我又咋不够意思了？”

“你就是不够意思，说请喝茶，又不请。”

“我真服了你，咱俩喝一肚子水，再去唱歌，那些小姐再用酒把我一灌，我就一会儿一趟厕所吧！”方中说。

“你不会不喝嘛，你花钱买酒，凭啥让她们喝，完了还得给她们钱，你贱啊！”薛青书抢白着方中。

“我愿意，我就贱。不对啊，你小子到底有啥事，快说。”方中觉出了薛青书话里有话。

“你猜猜。”薛青书把一个剥好的海螺给了方中。

“你是不是看上夏琳琳了，啊？”方中盯着薛青书说。

“你咋猜到的？”薛青书笑了。

“嘿嘿，”方中冷笑了一下，“那天你看她的眼神有些异样，呵呵。”

“你给我介绍一下。”薛青书哀求着说。

“这可不好办，我和她只是工作关系，算半个同事，人家有没有对象我都不知道，没法说，不行。”方中断然拒绝了薛青书。

“哥，你有办法的，啊。”薛青书是赖上了。

“你真喜欢上了？”

“嗯，不像你，见一个，爱一个。”薛青书丝毫没有求人的意思。

“我只能对她说，要是人家不愿意我可没办法。”方中并没有和薛青书纠缠。

“那不行，你得安排我和她见面，不然你过几天说不行，谁知道你说没说啊。”薛青书倒是滴水不漏，把方中逼到了死角。

“那我有啥好处啊？”

“我请你喝酒，地方随你挑。”薛青书显得很豪迈。

“那今天你请不就完了？”

“今天不行，到时候你没做到，我不白请了。”薛青书是一点不吃亏。

“你要是这个月能约了，我还请你唱歌。”薛青书又在许以利益。

“你能急死不！”方中气得要死。

“能，所以你得快点。”薛青书倒是毫不掩饰。

“好好，我抓紧，不过你是有人的人了，一会儿您自便吧，啊！”方中抢白了薛青书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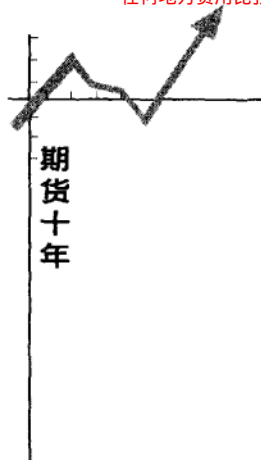
“今天不算，要是她也看上我，我就不能和你混了。”

“敢情要是您二位对不上了，我这歌儿也没戏了啊！”方中觉得在薛青书这儿没便宜可占了。突然他看到窗外有两个人走过去，女的好像是安琪，他出了门，从背影上看的确是安琪，身边一个男孩子，一边走一边聊着。方中想喊，忍住了，回到饭店，喝了一大口酒。薛青书问方中怎么了，方中说认错人了。

“你脸色可不好啊，是不是看到你哪个妞被别人泡了？”薛青书有点幸灾乐祸。

“快吃，还唱歌去不？”





第十一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春节开盘后，所有的品种都活跃了起来，咖啡也发起了冲锋，方中状态达到了极致，在开盘的时间里，每一分钟都不放过，中午和下午收盘后，常常是还在亢奋的状态中出不来。王芳没有回来，邓卫东给公司打了电话，仓由方中操作，短短三天，资金增加了80%。夏琳琳也被累坏了，有两次出现了错误，要不是因为薛青书的原因，方中是不会迁就她的。年过完了，不见夏琳琳有精神，反而有些颓废。

“小夏啊，你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好啊？”收盘后方中问夏琳琳。

“对不起方先生，我会注意的。”夏琳琳显然知道自己的失误。

“我不是说你出错，这么紧张难免出问题，王芳又不在，你工作量是太大了，我没怨你。”

“我最近休息不好，我会注意的，方先生。”夏琳琳语气里有些委屈。

“小夏啊，你怎么这么客气啊，你、我、王芳咱们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王芳叫我方哥，我叫你小夏，你怎么这么见外啊！”其实叫小夏也是方中刚改的口，过去一直叫夏小姐，一是公司里相互都这么称呼，显着有身份。二是为了和她保持点距离，工作关系，太密切了不好。三是自己将要是公司的交易总监，夏琳琳就是下属，对下属要有些威仪，尽管是一个虚衔，但越是虚的越要有威仪。现在为了薛青书，自己只好放弃了威仪，我的苦心青书你明白吗？

“谢谢方哥，我会小心的。”夏琳琳的脸色好看了一些。报单员的失误如果客户追究，公司是要有处罚的。

“我这里紧张，要是累了，我和你们经理说说，你和别人上下午串换一下？”方中显示出对夏琳琳的关心。

“其实在外面也一样，闲不着的，而且有些客户一亏钱就拿我们出气。这儿虽然紧张，但至少不受气，看你天天赚钱，我也高兴。”夏琳琳说。

“你自己掌握吧，累了就说。”方中没再深谈下去。

一天中午汪迎春来了，方中正一个人躺在床上。听到敲门，方中还以为是找

他打扑克的，等门开了，一看是汪迎春有些诧异，但脸上笑容可掬。

“汪小姐，今天怎么这么清闲？”方中请汪迎春进屋，汪迎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坐到了床上。

“上来向你学习学习啊！”

“这可不敢当。”方中笑着说。

“您是未来的交易总监，向你学习是应该的。怎么，还保守啊！”汪迎春的声音像银铃一样清脆。方中刚要说“你怎么会知道的”立刻意识到不能这么说，换成了另一种说法。

“大家是同事，只要汪小姐看得起，常来聊聊，我欢迎。”

“王芳什么时候回来啊？”

“快了，十五以后吧。”

“最近做什么呢，又赚钱了吧？”

“还是做咖啡，钱还是春节前赚了点。”方中并不愿意将话题往交易上转。

“你现在是公司的聚财童子，等任命下来可要多关照啊。”汪迎春笑嘻嘻地说。

“哪有那么厉害啊，汪小姐说笑话了。”

“你一天的交易量，比全公司包括外埠的交易量都大，现在公司别人想超点仓可都要看你这儿有闲钱没。”汪迎春的话里充满了羡慕。

“没那么夸张吧？”

“真的，你真不知道？”汪迎春觉得方中不是在掩饰。方中看着汪迎春，汪迎春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是做过管理的，汪迎春说的事情他只是没有想过，只要想了，答案并不难，没想是因为这段时间他沉浸在交易中，对汪迎春说的那件事情，没有一点兴趣。

“你一天能做两千手单子吧？”汪迎春对方中的交易状况基本了解，看来这个女人很不简单。

“差不多，有时候还要多些。”方中觉得没有必要掩饰。

“按两千算，你一天给公司只是赚手续费就是两万，而且你一直赚钱，听他们说，你利润也快有两百万了吧，加上手续费，至少也有四百万，你不是公司的财神是什么啊？”看来汪迎春知道的比方中知道的多很多了。

“这都是秦总对我的信任，我只是最近做得比较顺而已。”方中本来要说是公司的信任的，可还是突出了秦总。汪迎春笑了笑，可能理解了方中话里的含义。

“汪小姐在公司待得久，还要多指点啊。”方中露骨地抬举了一下汪迎春。

“呵呵，你真会讲话，期货公司只要有客户，没人敢管你，你只要赢利，大家都哄着你。”这话让方中听得很揪心，但还是笑了。

“你是邓卫东推荐的，即便没做这么好，公司也不会亏待你。”汪迎春立刻指点起了方中。

“主要还是秦总的信任，我和东哥是合作关系。”话说完，方中就知道说错了，但对面的汪迎春并没有察觉，看来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小女孩，太含蓄的东西没听懂，特别是话语中的细微漏洞。

“汪小姐和公司的人都很熟吧？”方中马上岔开了话题。

“老人儿还行，公司人员流动得太快。”汪迎春说。

“我看楼下又招人了。”

“三个月一批，现在只要能开户的都留下。”

“汪小姐也是黄埔老人了。”方中用了一句“天鹰”老人儿的话。

“我算不上老，公司只有到了部门总经理，才算稳定了，再有就是盘房和办公室的。”汪迎春说。

“公司盘房小姐都很精明啊！”

“那是，都是各批里挑的，虽然赚得少点，但稳定，还有奖金和分红，也不少赚。”汪迎春说。

“汪小姐和夏琳琳熟吧？”方中问。

“还算熟吧，夏琳琳最近家里有事情，听说她爸病了。有什么事情吗？”

“啊，没有，只是现在给我报单，想了解一些。”

“她现在在读大专，好像是独女，家里条件一般。”汪迎春好像觉察到了方中的用意，也把夏琳琳的情况说了个大概。

“我主要是想知道，夏小姐的业务水平。”方中急忙掩饰过去，被这女人抓到把柄可不是好玩的。

“夏琳琳行啊，盘房里就她被骂得少，怎么，她出错了啊？”汪迎春相信了方中是问业务的事情。

“没有，我这儿最近交易量有点大，看她很累，想找人换换她，又怕别人和我配合不好，毕竟她做了一段，现在真来别人，怕是不默契。”

“你还知道怜香惜玉的嘛！”

“把人家累坏了，人家男朋友该找我算账了。”方中笑着说。

“这倒是，这些小姑娘哪个都有几个男人，你真要小心了，呵呵……”汪迎春笑着走了。

送走汪迎春后方中躺在床上回想着刚才的谈话，又有人敲门。方中喊了声“请进”从床上下来。推门进来的是乔亚明，自从上次在“天华”一起吃饭后，方中和乔亚明熟悉起来，而且方中对乔亚明极有好感。

乔亚明是被朋友介绍做期货的，先是做客户。开始是他那朋友给他操作，他朋友也是刚培训一个多月就上岗的新手，俩人比较自然是由他的经纪人朋友做主。后来赔了几万块钱，这时候乔亚明也瞧出些道道来开始做主，没多久也赔了几万块。俩人开始商量着做，结果又赔了几万块。

乔亚明的朋友办了出国，本来俩人是要一起走的，结果乔亚明的出国费用亏了十几万。可乔亚明竟然迷上了期货，自己用剩下的几万块钱做了大半年，可一轮绿豆把辛苦赚到的十多万的资金全部输了进去。

乔亚明不同于“天鹰”多数的经纪人，他要从期货市场中赚钱。一段时间的反省后，找来了一个很有实力的朋友，给这位朋友当操盘手，不赚佣金和朋友分成。这个时候的乔亚明认为弄懂了期货交易的核心问题，踌躇满志，结果两个多月的咖啡交易，五十万的资金全部赔光，朋友败兴而走，乔亚明对朋友扔了一句话，这钱算我借的。

前几天，动员了家里人和亲属凑了十五万重新杀回了期货市场。方中觉得乔亚明身上有种可怕的东西，这东西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恶魔。对于乔亚明的做法，方中是不赞成的，碍于了解不深对他也没提起过，但对于乔亚明越挫越勇的精神方中极度敬佩，方中相信这世界上要是只有两个人做期货那就是他和乔亚明，剩一个人做期货那人就是乔亚明，当然一个人是不能做期货的，期货是矛盾的产物，除非周伯通在世，否则不会有一个能做期货的。

“老方，我来学学你交易的心得。”乔亚明诚恳地说。方中暗想：“也不初一也不十五的，今天都来取经来了，刚才是个假尼姑，这回这个倒是真和尚。”

“老乔，虽然我最近赚了一些钱，但在交易心得上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讲，你不会以为我保守吧？”方中说。

“不会，我懂你讲的意思。我的几次交易也是，开始以为是不明白赔的，后来觉得明白了，还是赔了。觉得更明白了，还是赔。那时候觉得期货不能做了，可一闲下来，觉得又懂了，做了，依旧赔。老方，这期货是不是有魔啊？”

“有魔是一定的了，你说的这些是一般客户都会遇到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些不同，啊，是在交易经历上有些不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期货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决定了在操作上的不同框架，所以一个人的方法，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人。”方中说。

“你说得对，同样的一本书，不同的人看，理解不同。就是一个人看几次，理解也不同。我现在觉得好像当我就要抓住它的时候，它却又跑了，你有这个时候吗？”乔亚明问。

“对于期货和交易本质，别看我赚钱了，我也没搞清。”方中说。俩人哈哈地笑了，方中接着说，“我给你讲个事儿，前几天的事情，我从中悟出点东西，你

看看对不。我家楼下有个公交车站，是个大站，有好几路车都停。前几天我去省政府那边，应该坐 280 路，这路车少，间隔很长。结果来了辆 282，我也没细看，而且前一段我也坐了一阵 282 到 A 站，我就上车了，车上还有座，我要到挺远的地方，就坐上了，还想今天这车咋这么好等。这两路车只有在开始的一千米走的是相同的路，然后就各奔东西，280 向西，282 向北，路我很熟，按理说转弯我就应该知道上错车了。”

“你是说，我们做交易的时候错了还觉得是对的？”乔亚明问。

“还不是，我坐车目的地是明确的，交易的终点多数是模糊的，如果说有比较应该是在模糊的状态下就下单了吧！后来走的都是方向向北，我也就没留意，还在想事儿。”

“这和蓄仓的时候有些像，也就是股票里说的‘养’。”乔亚明说。

“有些类似，反正我还在那儿美呢！后来到了前一段总去的 A 站，我还想，这条道比前几次走的道近多了，因为直走没多远就到省政府了，我以为改道了，还高兴这道改得真不错。”

“这时候你已经发现上错车了。”

“没有，我只是觉得车改道了。”方中说。

“在错误里越走越远，还以为是是对的。”乔亚明思考着说。

“你这话精辟，我当时就这状态！这时候又走了五百米，又向西拐了。按说这时候我怎么也应该知道错了，而且也应该知道上的就是 282 路而不是 280 路，可我还沉浸在对改道的赞叹中。”

“哈哈，不但对错误没认识到，反而给错误找借口。”乔亚明的这句话，显示了他在期货上超人的领悟。

“继续向西后开始向南走，转过来的第一站我也觉得错了，因为我要往北走，我也没转向，但还是到了再下一站我才下车。”

“发现错误不及时改正，反而又走了很远，我穿仓就是这么穿的。”乔亚明说。

“其实下面的事情才是我的感悟。我下车的时候有些懊恼，暗骂 280 该死，车总是这么少，害得我搭错车。到了对面车站我就开始佩服起自己了，因为有回去的 282 路车，并且我想到了前些天去的 A 站再坐 280 还可以去省政府，只是多花了两份车钱。”

“可 280 那站不会有啊！”乔亚明说。

“是啊，问题我当时认为那站就有啊，而且下了结论多花两份车钱嘛！等我在 A 站下车再到对面的时候，我没看到 280 站牌的时候才明白，其实我开始坐上车就是错的。这时候我开始懊恼，我不是懊恼开始坐错了车，而是懊恼这次在 A

站又下了车，如果我坐回到我上车的起点，那么我真的就是多花了两份车钱，多花了一些时间，我还可以坐 280 去省政府。”

“哈哈，你讲得有点意思，太多的时候，在交易上以为这回选择对了，可还是错的。”乔亚明说。

“这个时候，我除了懊恼这次的下车，还必须再选择，是再到对面坐 282 回我上车的起点，还是打车去目的地，这站没有到省政府的车，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换车。”

“如果时间紧只能打车了，要是考虑成本，还是坐回去便宜。”乔亚明说。

“后来我打车去的，不是因为时间也不是成本，而是我要早点结束这次错误。后来我想这事儿，你说，我要是回到起点，那天的事情也不是非办不行的，我还会再坐着公交车去吗？”方中看着乔亚明说。

“回家的可能性大，有太多的人离成功只差一点，但退却了。谢谢你老方！”乔亚明对这个事情的感悟远远超过了方中。

开资的时候，由于王芳没回来，利润分成是从别的账户转出来的。秦总给处理得妥妥当当，在前一天的时候征询了方中的意见，方中大言不惭地提出来给夏琳琳一些奖励，秦总竟然接受了，金额是两千，而且方中也得到了一份意外的三千元补贴。看来秦总对他的关爱不只是表面的，钱不多，但在条件之外，代表情分。

夏琳琳向方中表示了感谢，方中假装不知道原因，夏琳琳是明白人，也没多说，只是笑笑，笑容里含着点别的意味，说不清。交易还是紧张激烈，但少了热情，方中也从癫狂状态变为了理性冷静，咖啡的交易次数和手数在减少，上午也开始了其他品种的交易，总量在增加，利润也在扩大。薛青书分析的品种也在增加，方中除了成都高粱没交易以外，其他的品种轮流交易着，宛如蜻蜓点水，主要战场还是咖啡。

交易部经理一天两次地向方中提供着可用资金的数量，由于“天鹰”多数的品种是走“东远”的跑道，在自己有席位的品种上还想利用自家的跑道，因此在资金调拨上显得有些凌乱。最后不得不和方中商量，专注某几个品种的交易。方中也只是在熟悉那些品种，并没有深度介入的意思，所以立刻送给他一个人情。看来打仗除了战士的英勇之外，后勤保障其实最重要。后来确定主要以郑州绿豆和咖啡为主，交易量倒也没减，没人要求一定有多少交易量，只是一旦什么事情成为习惯，难以改变，就像一个刚会发声的孩子，大人一说，唱得多好啊，就会引吭高歌，没人听懂他在唱什么，只要声音响亮。

王芳和邓卫东回来了，给方中带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水果，邓卫东说王芳一

定要带回来，轮流吃了几次饭，终于安静下来。邓卫东只要没事就到公司来，来了就做上几笔交易，到这个时候，大家对利润并不在意了，一两万的盈亏，谁都不会计较的。方中忘了安琪，那种纠缠在心底的牵挂没有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睡得着。

现在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促成薛青书和夏琳琳了，在和汪迎春聊过后，方中得到了几个信息，一、夏琳琳在读大专。二、是独女。三、家庭条件一般。四、父亲有病。五、夏琳琳很精明，或者会做事。被骂得最少就是证明。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她是否有对象，如果自己喜欢夏琳琳，这也不是问题，天天接触早晚得手，女孩子没有挡得住纠缠的。但问题是让人家以相亲的心态去和薛青书见面，女孩子如果有男朋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可以有几个男朋友，但绝对不会有男朋友的时候去相亲，特别是介绍人还是天天面对的同事。

如果直接讲了，成了还好，不成怕是有些尴尬。这种事情如果不是薛青书死皮赖脸地求他，他是不会管的，自己的一贯态度是对办公室恋情回避，现在却成了媒婆。如果王芳去说，还好一些，毕竟是女孩子，先不让王芳说是谁，就问有对象没，没有就介绍，有就算了。对王芳没有什么隐讳的，直接说，按薛青书的家庭、自身条件，看上哪个女孩子真是她的福分。虽然这种看法市俗了，可婚姻现实些没什么不好。

王芳爽快地答应了，她是见过薛青书的，立刻兴奋得不得了，看来女人就是喜欢保媒拉纤，方中强调在夏琳琳同意前一定不要暴露他。结果是，不行。原因是，父亲病重，没心情考虑。附加一条信息，春节前和对象刚分手。王芳对夏琳琳作了个评价，没和公司里的男人有来往，挺纯的。

没办法，告诉薛青书吧，电话里觉出了薛青书的失望转而是对方中的埋怨，说他不会办事，一定是没说好。你愿意咋说就咋说吧，我是尽力了，你不是会预测吗，这个咋没预测出来？这些狠话方中一句也没说，听着薛青书数落自己。也不知道是薛青书倒霉还是夏琳琳没福，反正自己被损了个臭够，还没还嘴，憋气。

中午吃饭的时候，夏琳琳只吃蔬菜，鱼肉都不吃，以为她怕胖，就开玩笑说了，夏琳琳说是吃素，为爸爸祈福，春节前就吃素了。真可怜，要是这个管用，医院就该关门了。方中问夏琳琳，信佛吗。夏琳琳说信很久了，孝心可嘉，看来还是女孩子好。

“你这么大的女孩子信佛的不多啊！”

“也有很多，比我小的还有信的呢！”夏琳琳说。

“小夏哪年生人，不礼貌啊。”方中笑着说。

“我一九七五年的。”夏琳琳并没有在意，年龄大的女人才会避讳这个问题。

“属兔啊。”方中说，夏琳琳点点头。

方中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吃不到薛青书的饭没关系，被他数落实在生气，见面人家看不上你，到时候我有的是难听的话损你，长得白就是王子啊。

第三天收盘的时候，方中看屋里没人，对夏琳琳说：“小夏，我有件事情想对你说。”看到夏琳琳一愣，方中知道夏琳琳误会了，前两天王芳说的话，以她的聪明会想到自己身上的。

“你别误会，王芳前两天说的事情，是我那天来的朋友喜欢你。”看到夏琳琳缓和了些，方中又说，“本来我不应该再说，但我那位朋友希望我能说得更清楚些，所以我才冒昧地再提起这事情。我只是觉得你俩很般配，而且属相相合。”方中看着夏琳琳。

“他属什么？”

“属狗。”方中看到自己的话起了作用，立刻说，“我也是那天知道你属相才会今天再提起的。我朋友那儿我已经对他说了你的情况了，他挺苦恼的。现在和你提起，你考虑考虑，我还没对他说，怕先说了，你再不同意，他更苦恼了。”

“方哥，你那位朋友我挺满意的，再加上他属狗，也难得。不过我父亲病得很重，现在真没心思想这些。”夏琳琳显得很无助。

“你父亲是什么病啊？”

“肺癌，晚期。”夏琳琳眼睛里流出了泪珠。

“要是他能等，就等过了这段吧，不能等，就没缘分了。”夏琳琳说得哀怨凄婉。

“能等啊，我估计他能等。”方中有些晕了，没想到这个柔弱的女孩子命运如此可怜。

薛青书说听了方中的话，半天无语，最后叹了口气，挂了电话。本来以为他能弄出几句惊世骇俗的话来，结果屁都没放一个。老天就是在忽悠我，吃他一顿饭就这么难？

交易并没有因此而停顿，相反更加如火如荼，王芳 607 上的利润正好达到了一千五百点，平仓后方中对王芳说这个利润不计算在分成里，王芳高兴地给邓卫东打电话。邓卫东告诉王芳，她订的那辆本田跑车明天到货，王芳高兴得楼上楼下转了几圈。

收盘后秦总笑呵呵地过来了，虽然离得很近，但秦总很少来。方中赶紧请秦总坐，秦总竟然兴奋地在屋子里转圈，喊了秘书过来，让她去叫在公司的副总和部门小总们到这里。没一会儿，来了七八个人，秦总兴奋地宣布：

“刚才我和东远的杨总通电话，杨总问我，咱们公司的咖啡是谁做的，我说

咖啡公司有很多人最近都赚钱啊。他又说，就是天天来回做的人是谁啊，我就知道说的是方中。”秦总停下咧着嘴笑，看着方中。

“我就说，怎么了，那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经纪人做的，怎么了！杨总说，你少唬我，一定是你们和海南‘中商’的有关系，我们场上交易员叶启刚的一个客户，两千万的仓被他吃了一半。”大家包括方中都发出了疑惑的声音，秦总看着大家更是兴高采烈地说起来了。

原来，叶启刚的这个客户在方中开始做咖啡的第一个星期就听叶启刚提起“天鹰”有一个仓，做得非常狠，几天内竟然翻了快一倍。那个客户就问是多大仓，一听是一个五十万的仓就准备吃掉它，告诉叶启刚对赌，他就不信一个五十万的小仓还能猖狂多久，没想到，这个仓变化多端，没多久就损失了三十多万，叶启刚就劝他，这么邪的仓还是第一次遇到，不能硬碰。

后来发现“天鹰”加了码，但也没多少钱，咖啡上的钱还是在“东远”配资的，这客户来劲了，一定要吃掉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你还能永远对吗？只一次，我就吃了你，继续对赌。结果一战下来折损过半，现在凉了，只是想知道到底输给哪路神仙了。

听罢，大家一片喧哗，都祝贺方中。方中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位凯旋的将军，这种滋味不是那次啤酒大麦上的感觉。那次太匆忙，那次有些像做梦，这次可以品味真实的感觉。秦总又借此激励了大家一番，有好事大家都高兴，送走了大家，秦总对方中说：“你调任的事情，省办已经批了，这几天能下文。”方中再次表示不会辜负秦总的栽培。

第二天，夏琳琳没来，换了一个报单员。昨天秦总的表彰，公司全都知道，这是一件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身边。结算部那边又透露了一个数据，从去年年底，公司保证金增加了近三千万，虽然有人近几百万，但短期内赢利个中缘故不言自明，谁怎么赚到钱，心里自然有数，从外盘受挫，到这段时间的胜利，秦总的总结比较客观，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方中的出现建立了“天鹰”的信心，“天鹰”要再次腾飞。

第二天夏琳琳还是没来，方中打算询问一下，毕竟合作了这么久，而且夏琳琳早晚会和薛青书有一次接触的，自己简直是奇才，一句他属狗就把事情搞定了。可是王芳不知道夏琳琳传呼，方中怕知道的人多对夏琳琳有影响，就没让王芳打听。

交易开始收缩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清醒，没人会提醒你冷静的，只有自己真正地冷静，忘掉那些所谓的荣誉，清空心底的浮躁。方中把停止交易的原因推给了夏琳琳，只是说，夏琳琳不来缺少默契，别以为夏琳琳的奖金是白拿的。结果把新来报单员陈海燕得罪了，酸酸地撂了一句，做出感情了。方中赶紧中午请

陈海燕吃了一顿好的，把话说开，不是怕影响夏琳琳，我理你呢，说到根本都是青书惹的祸。

下午收盘的时候，夏琳琳来了。几天不见，眼窝凹陷了，人也瘦了，差一点就够“蓬头垢面”这四个字了。方中赶紧问是怎么了，夏琳琳说，她父亲病危了，请方中帮个忙。方中以为是钱的事情，看来夏琳琳真是没办法了，只等夏琳琳开口。可夏琳琳说出的话让方中大吃一惊。

“方哥，我请你和你那朋友说一下，能不能让他来看看我爸，我想让我爸走得安心点。”夏琳琳的泪水在脸上留下了两片痕迹。

对象没谈上，先来个病床尽孝，啥叫“上门女婿”啊。方中心里有些犹豫，这话真说不出口，薛青书即便愿意，万一以后被他父母知道了，难免责怪自己，虽然和薛青书的父亲是平辈，但早随着薛青书叫他薛叔了，而且这种事情的确有些不合适。肺癌晚期，谁知道传染不传染啊，说是不传染，关键是心理难接受。

把夏琳琳的传呼要下来了，问了在哪家医院，说现在薛青书不好联系，尽快回话，送走了夏琳琳，方中想了半天，给薛青书打了个电话。

“青书啊，晚上吃饭啊？”

“不去。”

“怎么了，吃饭都不来？‘大可以’，海鲜！”

“不去，没胃口。”

“至于吗？”

“你不至于我至于。”看来是真上火了。

“你出来，和你说件事。”

“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夏琳琳的事儿，你出来我跟你说。”

“不说拉倒，反正我也不想了。”

“我去看夏琳琳她爸，他爸病了，公司同事有去的，听说还有人在那儿陪着，陪着夏琳琳。”方中停了一下，听到薛青书在电话里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本来我要和王芳一起去的，可是一想，还是咱俩一起去好，怎么说，我和她提起过你，这时候知道她爸爸有病，不露面说不过去啊！”还没听薛青书吱声，继续说，“夏琳琳那天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忘说了，刚才想起的，她说，现在见面不好，她爸爸有病，到时候你就难免去，她怕欠你情，万一以后不合适，没法还你。”

“那你说啥了？”薛青书终于有了反应。

“我说也是，你女孩子想得周到，等你父亲痊愈了，再见面吧！可我听说她爸爸病得挺重，没准你真见不到你岳父喽！”方中显得幸灾乐祸，继续说，“其实我知道你，不想乘人之危，以你，不能靠施舍换取爱情吧？但一想，真要见不到，

万一你俩真成了，也挺遗憾的啊！”方中终于控制住了薛青书，一进一退全封死了。但以薛青书的性格是不会提出去的，这个坡还是要给薛青书的。

“刚才我想了，你陪我去，我就说我和你有事情路过进来看看，连东西都不拿，纯属路过。这样既不失礼，也不难看，你陪我去呗。”方中扬扬得意地对着电话摇头晃脑。

“好吧，你在哪儿等我？”

到了医院的病房，才知道病人有多少，住院的床位都没有。只是在一个急诊室里，病人躺在推车上，这种见面一点客套都没有，夏琳琳给她妈妈简单地介绍了方中和薛青书，方中是以领导兼兄长的身份来的，期货公司的同事夏琳琳并没有通知，方中的到来是对夏琳琳的肯定。介绍薛青书时候夏琳琳则是说：“这是小薛，我朋友。”声音没有一点自信，看都没看薛青书，夏琳琳的母亲对方中的态度是客气，对薛青书的态度是亲切，这姑爷真是出乎意料，要是知道他真实身份就更出乎意料了。

看着薛青书进入了角色，方中真是欣赏自己，简直就是天才导演，这么难化解的事情就被他简单地理顺了。等到薛青书像跟屁虫似的和夏琳琳回来，方中悄悄地问薛青书走吗？薛青书小声地说：“我能走吗？”方中说：“那我可走了，你可要说话算话啊。”薛青书只是点头，脸上很痛苦，估计不是心疼钱。看到方中和薛青书嘀咕，夏琳琳对方中说：“方哥你回去吧，明天还交易呢。”看来俩人早说好了。方中和夏琳琳的妈妈告辞，看到夏琳琳的爸爸痛苦地睁开眼看他，方中心里很难受，这个人不久就会闭上眼睛了，但愿青书的出现让他走得安心。在夏琳琳的母亲送出来的时候，方中把两千元钱给了老太太，告辞了。

第三天的早晨，秦总带领着公司员工开了一次早会，宣布了方中的任命，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让方中想起了彭莱山。到他答谢致辞的时候，方中只说了两句：“谢谢秦总，谢谢大家。”鞠了两个躬。在大家的掌声中，方中感受了万丈荣光。

上午陆续地有人过来祝贺，孙晓莉来到方中的办公室祝贺。自从平安夜之后方中觉得孙晓莉有些疏远自己，这次是她第一次到方中的办公室。这天方中破例没做一次交易。到了收盘，他想庆祝一下，但只想自己庆祝，或者说自己要癫狂一下。给薛青书打了个传呼，过一会儿回了，问了问医院的情况，看来薛青书已经控制了夏琳琳及其家人，一切事情已经开始做主了，也安排了病房，夏家人对他不只是满意这么简单了。方中想着夏琳琳现在一定是在仰天长叹：天上掉下个薛哥哥了。病者受罪，家人揪心，我自乐也吧。

方中四点就离开了公司，他和谁也没打招呼，尽管有了任命，我还是我。方

中去了。一家洗浴洗了个澡，一边洗一边思量去哪儿逍遥，一下想起了上次和崔震去的西塔那家 KTV。人生得意须尽欢，还有哪儿比那儿能更尽欢的吗？

“哥您几位？”服务生客气地问。

“一位。”

“那给您找间小包吧？”

“我要大包。”方中底气十足。

“那您找哪位妹妹？”服务生又问。

“我谁都不认识，你找几个来我看看。”方中边坐边说。

“哥，这包房最低消费一千元，您喝什么酒？”服务生把话说在了前头。

“一会儿定，没看上眼的我还要走呢。”方中并没含糊，一边让服务生调音响，一边看了看包房的陈设。对于第一批进来的小姐，连看都没看，直接掀台了。看了第二批又表示不满意，看到小姐出去的时候，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小女孩都不错，被掀了，一定不开心，等第三批一进来也没细看直接点了第一个进来的。

“哥，你就一个人吗？”那小姐有些诧异。

“对啊，一个人不好啊？”方中发现这女孩子并不起眼，有些后悔了，打算找个茬换人。

“很少有一个人来玩的。”女孩子的口音带着辽南味，方中觉得有些亲切。

“你哪儿的人啊？”方中问。

“鲅鱼圈。”小姐说。

“你贵姓啊？”方中问。

“我姓龙，大哥您呢？”

“小龙女啊，嘿嘿，我姓焦。”方中得意地说。

“大哥喝什么？”小龙女没理方中的话茬。

“啤酒，你呢？”

“随你，你要什么我喝什么。”小龙女把身子向方中靠了靠。

方中这才仔细地看了看她，没想到，这位小龙女竟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很多女人冷眼看，很打眼，但不能细看，特别是不能近看。这个女孩子竟然是极受端详，不但皮肤光滑，而且难得的有线条的脸形，特别是那双丹凤眼，把一张脸一下活跃了。

“你吃饭没啊？”方中温柔地问着，女孩子笑笑。

“你想吃什么，你随意点，酒也是，喜欢什么叫什么。”方中大方地说。

“我天天在这儿，哪有什么想吃的，再说就咱俩人，叫多了浪费，你吃什么

我跟着吃什么吧。”

方中要了四个干果，一个果盘，两打科罗娜和六个热菜。小龙女问方中唱什么歌，方中说不会唱，过来就是学的。小龙女笑着给方中唱了一首《爱拼才会赢》，字虽不正但腔很圆，声音很甜美。啤酒上来，也不用杯，科罗娜瓶子的撞击声很悦耳。小龙女又问方中跳舞吗，方中说也要学，逗得小龙女娇笑连连，逼着方中一定要唱，方中说那就唱一首《十八的姑娘一朵花》，放十遍，小龙女一边笑一边放，说没见过这么唱歌的。音乐声起，方中站了起来，边唱边舞一首甜得发腻的歌被他唱成了粗声大气，但别有情调。等到第二次唱，小龙女也拿起另一个麦克一起唱起来，边唱边和方中对舞起来。偌大的包房被俩人玩得热火朝天。喝了一瓶酒，开始唱第三遍，俩人这次只用了一个麦克，抱在一起唱了起来。

这个时间本来 KTV 就没人，包房里一遍一遍地放一首歌，引起了外面的注意，先是服务生进来送菜，看俩人玩得开心，笑着出去了。结果下一个菜是俩小姐送进来的，菜放下了，人也坐下了，看小龙女和方中投入地反复唱一首歌，觉得有意思。方中告诉小龙女，如果她们喜欢玩，就一起，酒管够，吃的东西随便。其实 KTV 的小姐们很少贪酒的，天天在酒里泡，能少喝就少喝，吃的东西也没人在意，只是被屋里的气氛感染了，真正的开心对她们是一种奢侈。过了一会又来了几个小姐，接过麦克大家是边唱边跳。

既然进来了，酒就要喝，这是一种礼貌，方中讲，小姐们也讲。又要了两打科罗娜，大家玩了一阵，客人陆续来了，包房里的人也渐渐少了。方中要去卫生间，小龙女领着去了，等在外面，出来的时候看见小龙女和一个男人讲话，那男人看方中过来就走了，看着也是来玩的。方中就问小龙女什么事儿，小龙女说那个人要她去陪他。方中笑了，说那人有眼光，要是你着急我就走了，小龙女说陪你就是陪你，你尽兴就好。方中看看她，说我要是再唱十遍你可惨了，小龙女笑笑说，既然陪你，就不后悔。

俩人又唱了一阵，情绪没刚才好了，干脆喝酒聊天，还有俩小姐，无聊地唱着歌，看到他俩不唱了，知趣地要走，被方中留下了，四个人聊天，说得也有趣。方中问她们要吃什么不要客气，有个女孩说：“哥，我们真不是客气，在这里吃也吃不下，看你人好，过来玩玩很开心。”方中问：“看你们几乎很少吃东西，下班不饿吗？你们都几点下班啊？”

“我们两点下班，有时候去‘大舞台’吃火锅。”那女孩说。

“听说过‘大舞台’火锅，但没去过，以后有机会请你们。”方中说。

“好啊。”那女孩说。

“有机会我请你吧。”小龙女接过来话。

“怎么能让你请我，还是我请你吧。”方中赶紧说，把小龙女往怀里揽了揽。

“我们赚钱比你容易，请你一顿穷不死。”小龙女的话明显带着不屑。

“好好，嘿嘿。”方中觉察出了小龙女话里的滋味。

服务生来叫那两位小姐上台，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竟然没话可说了，喝了瓶酒，吃了点菜，方中让小龙女喊服务生结账，小龙女贴过来对方中说：“哥，我们这儿服务生没工资，你结账的零头别要了，行吗？”脸上堆出了笑容。方中嘿嘿地笑了，小龙女问方中笑什么。

“我听过两句话，客人说‘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给小费行不行’。小姐说‘人间哪有真情在，能骗五块是五块’，哈哈……”方中看着小龙女笑着，小龙女没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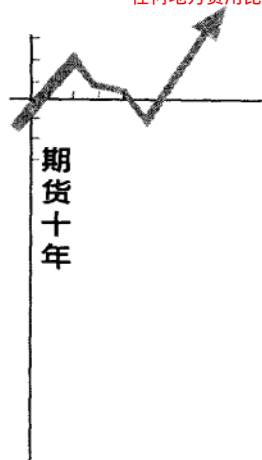
服务生进来拿了单子给方中看，最低消费还差几十元，方中点了一千元，又拿出一百给服务生说：“这是你龙姐姐给你要的小费，我谢谢你的服务。”服务生赶忙对着方中点头道谢。小龙女的脸色好了些，等到服务生出去了，方中问小龙女：“给你一百你嫌少吗？”小龙女笑了，说：“不嫌，就是不给也行。”

“嘿嘿，真话假话啊，别我出门挨顿打，不给小费再丢脸，嘿嘿。”

“真的，不给也行，给我也要，呵呵。”小龙女咯咯地笑着。

“那好，这样，你让我亲一下，就当小费了。”方中笑得很无耻，小龙女笑着点头。方中捧起女孩子的脸，在两只眼睛上各吻了一下。小龙女的脸微红起来，说：“你要赖，说一下，亲两下。”方中说：“啊，忘了，对不起啊。”捧起脸在嘴唇上亲了下去，小龙女轻轻地将舌尖送进了方中的嘴里，柔软滑腻。方中给了小龙女五百元钱，小龙女接过去说了句谢谢，但并没显得喜悦。方中冷笑了一下：“这钱是我赚的，正道来的，别以为我抢的。”说完出了包房。小龙女跟在后面，到了大门。方中觉得这么走了，显得不合适，回头勉强挤出点笑容，和小龙女说再见。小龙女问：“你姓啥，能告诉我吗？”方中注视着她，看了有几秒钟，说：“我叫方中。”“我叫龙清清。”方中坐进出租车的时候，看到龙清清还在门口站着，紫色的晚装长裙，赤裸的双臂抱在胸前。

方中回到家里已经快十二点了，悄悄地洗漱睡了。梦见和龙清清载歌载舞，小龙女依在他怀里就像一条鱼，滑腻欢快，亲下去竟然是安琪，对他怒目而视，可突然安琪的眼睛变成了老徐媳妇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怨恨和无奈瞪着方中，方中一下子惊醒了，出了一身的汗。



第十二章 遇到高人

方中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才六点多，客厅里方霞在走动，厨房里妈妈在给方霞做早饭。这个时间是方霞的时段，她走了才是方中的时段，然后是爸爸的时段。一百二十平的房子就一个厕所，其他的事情可以一起挤，只有上厕所得排队。

头有些疼，那种低度的啤酒喝的时候没感觉，第二天就会头晕，还是老雪花好，不缠头。外面的天显得灰蒙蒙的，这个季节最难受，冷，风还大。方中没有赖床的习惯，好容易听到方霞走了，赶紧起了床，用很热的水洗了个澡，清醒了。

回到卧室，把被叠了起来，找出一套衬衣换了，和妈妈闲聊了几句。爸爸起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电视，然后洗漱。遇到休息的时候，想睡会儿懒觉，只要父亲起来了，他不会叫你起床，但是会把电视音量开得很大，直到你起来为止，对此方中和方霞早就深恶痛绝了，可敢怒不敢言，只有对妈妈发牢骚。坐在沙发里看了一会儿电视，妈妈叫方中和父亲吃饭。吃饭的时候方中问父亲：“爸，兰树成现在干吗呢？”

“到我们处了。”父亲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交易所不是撤了吗？回来好久了，过一段时间送他去学习，好像他要读在职研究生。”父亲说。既然他去父亲的处里了，就不用管他是怎么去的了，看来妈妈和父亲说起过那事。

“你在哪儿工作呢？”父亲问。

“我去省经委下属的一家期货公司做，关系也过去了。”方中知道父亲只要知道他关系有地方是不会管他干什么的了。方中和父亲一起下了楼，父亲上车的时候竟然问了他一句：“你往哪边走，带你一段。”“不顺路，您走吧。”冲着车里的单师傅笑了笑，车开走了。

王芳的红色跑车引起了一阵骚动，几乎一天都待在车里，轮流地有人去参

观，当初说出的话终于兑现了。中午的时候，王芳拉着方中和汪迎春开到了二环，驾驶技术还不熟练，对道路更不熟悉。转回来的时候，找了一家快餐店吃了饭，回到公司已经一点多了。王芳问方中会开车吗，方中说不会，人家的新车还是不要开了。行情进入了区间整理，方中也没有交易的热情，心里想着薛青书和夏琳琳。薛青书竟然一个电话也没有，媳妇还没进门，媒人放一边了。

秦总打电话告诉方中，收盘后去省经委，要带方中去拜拜庙。收盘后，方中在办公室里等着秦总，老吕上来找方中去打扑克，方中说要和秦总出去，老吕和方中聊了一会儿行情，秘书告诉方中秦总在楼下等他，方中赶紧和老吕下了楼，没看到秦总的车，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听到大门旁有鸣笛声，看过去，秦总坐在一辆海狮面包里。赶紧跑过去，从后面上了车，秦总在副驾驶上回头对方中说：“这是公司的司机小黄，这是新任命的交易总监方中。”司机从反光镜里向方中点头说：“方总好，这么年轻啊。”“黄哥好，叫我方中吧。”黄师傅一边开车一边说：“那怎么行，你是领导。”方中笑着说：“什么领导啊，秦总才是领导。”

办里的一把主任出差了，方中只见到了主管副主任程明达。程主任十分热情地和方中握手，让方中坐。秦总说去别的地方看看，屋里只剩下程主任和方中。“小方啊，对工作还满意吧。”程主任好像见到了自己派遣下去的亲信一样热情。

“还好，啊，很好，满意。”方中没有一点准备，显得有些慌乱。

“我和李正永比较熟，向他了解过你，说你是个很出色的年轻人。”程明达又打出了一记令方中吃惊的重拳。

“李主任还好吧？”方中吃惊地说。

“调回市经协了，现在是外资处的处长。”

“我好久没看到李主任了。”方中觉得有些亏欠那个照顾他的李叔。

“现在的年轻人都忙嘛，他说要你有空去他那儿，他挺想你的啊！”程主任说。

“我快两年没见李叔了，有些不好意思去了。”方中讪讪地说。

“年轻人能这么想就不容易了，小李子还是很喜欢你的，这回来我们这儿有很多机会可以见面的！”程主任有些喜欢上这个看着像学生的下属了。

从经委出来了公司，秦总问方中去哪儿，方中说回家，秦总说要黄师傅送方中，下车也没上楼，开着自己的奔驰车走了。看着秦总的车远去，方中有些纳闷，怎么不开奔驰却坐面包去经委呢？黄师傅看出方中的疑问，笑着告诉方中，那奔驰车是公司的，秦总和刘书记回办里汇报从来都是坐面包的。车上了大路，方中突然觉得今天去经委有些意外，自己一个外聘的人员有必要让秦总带着去吗？怎么想也想不通，早听说公司的司机都是原来经委的人，对于机关的司机可

不能小看。

“黄哥，您有事儿吗？”

“什么事，方总？”

“要是没事，咱俩喝点小酒啊？”

“这怎么好啊，方总。”

“黄哥，叫我小方、方中都行，别客气。”方中说。

“难得遇到，今天就喝点，哈哈。”黄师傅听说有酒喝，很高兴。十个司机九个骚，剩下一个大酒包。

“去‘天华’吧。”方中说。

“算了吧，就咱俩，找个小点的地方，主要是喝酒。”黄师傅很豪爽。

“那你找地方吧。”方中说。

黄师傅把车开到了一家叫“杜大胡子”的店前，单看名字也是个喝酒的地方。点了几个菜，要了瓶“老龙口”精装，喝了起来。黄师傅当过兵，在经委开了七年的车，去年到的“天鹰”。喝了一瓶白酒后，又喝了四瓶啤酒，看方中没咋地，还要喝，方中推说明天还要上班，黄师傅也没坚持。上车送方中回家，虽然有点酒意，但车开得很稳。

“黄哥好酒量啊，喝了这么多，车开得还这么好。”方中说。

“兄弟是怕我喝多了，不能开车吧？嘿嘿，没事。”黄师傅说。

“哈哈，等以后你不开车的时候咱俩再喝。”方中笑着说。

“我看出来了，我不一定能喝过你。对了，你不是喝酒得过奖吗？”黄师傅一下想起了平安夜的事儿。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薛青书打电话来了，声音显得很疲劳，方中忙问夏琳琳父亲怎么样了，薛青书说：“没了，昨天半夜没了，今天上午出殡了，刚回来。”方中问怎么没通知他，青书说夏琳琳怕耽误你交易，没让说。约好后天下午见面，说夏琳琳要谢谢方中。

第三天收盘方中到了新华路的“大可以”饭店，虽说才四点钟，但里面的人已经不少了。方中在靠窗的位置看到了薛青书和夏琳琳，看着俩人完全是热恋状态，完全看不出家里刚刚发生大事的样子。看到方中来了，夏琳琳站了起来，方中本想握手，看夏琳琳没有这意思，就笑笑请夏琳琳坐。夏琳琳有些羞涩，要不是她家里发生了事情，方中一定使劲地开他俩一下玩笑。

夏琳琳明显地瘦了一圈，眼睛却明亮了许多，一件黑色的夹克，里面也是黑色的T恤，左臂上带着一块黑纱，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薛青书非常精神，穿了件浅灰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色的衬衫，人显得更白了。夏琳琳说：“方哥，谢谢你了。”

“哪这么多的客套，别说了。”方中打断了夏琳琳的话。

“不行，一定要说的，我妈要我一定谢谢你。”等夏琳琳说完了客气话，方中也没接着说什么安慰的话，说了只能勾起痛苦。就和薛青书去点菜，薛青书点了四斤海螺，方中问你吃得了吗，薛青书说夏琳琳喜欢吃，昨天已经吃一次了。方中笑着说：“昨天都吃了，今天何必来这儿呢？”

“今天是请你，还你的情。”薛青书说。

“今天到底是请你还是她请啊？”

“谁请还不一样，你吃就完了呗。”薛青书说。

“那不行，吃饭也得吃得明白，你说夏琳琳要谢我，这顿就是她请的，你还欠我一顿。”方中说得认真。

“就这一顿，不吃拉倒。”薛青书说。

“那我走了。”方中转身要走，薛青书赶紧拉住说：“我再请，我再请。”方中笑着转身回来。

“咋地，这几天就不分彼此了，哎，下手没啊？”方中笑嘻嘻地问薛青书。

“像你呢，我这是恋爱，纯洁的爱情。”薛青书蔑视对方中说。

“是，您纯洁，纯洁的男女关系，以后都不生孩子。”方中不屑一顾地说，“对了，你告诉她你干什么没？”方中在往回走的时候问薛青书，薛青书点点头。

“看你俩这么高兴，能说说你俩说什么呢吗？”夏琳琳等俩人坐下问道。

“他说你能喝酒，喝白酒。”方中晃着脑袋看着窗外说。

“我可没说，他说的话你可别信，他刚才没说好事。”薛青书辩解着，这个时候的关系，在外人面前既亲密又疏远。

“对对，我说的不是这个，青书没说，我编的。他刚才说，等你一会儿走了，要我带他去唱歌，不找小姐。”方中端坐着看着夏琳琳说。

“你怎么尽胡说呢，我哪说这话了？”薛青书有点急了。方中还是一本正经地看着夏琳琳说：“那谁和我说的。小夏，你信我说的吧？”

“我信，方哥没和我开过玩笑。”夏琳琳一边说一边在下面掐了薛青书一下，薛青书一咧嘴，有题当然发挥了。

“方老狼，你等着。你别信他的，他有一次遇见一个朋友，人家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他和人家女朋友握完了手，看着那女的问他那朋友，好像不是上次那个吧，害得人家回去打了一顿架。”薛青书对夏琳琳说，夏琳琳扑哧笑出了声：“方哥在单位可严肃了，没想到这么有意思。”

“是是，就是我说话你别信。”方中说。

“啊，那他到底属啥啊？”夏琳琳瞪大了眼睛。

“我属狗啊，咋地了？”薛青书有些摸不着边际了。

“也不是一句真话都没有，就是真话少。”方中认真地说。

“我真被你弄晕了！”夏琳琳往后一靠，看来已经完全放松了。

“哥，我想让她再歇一段时间，可是她怕公司那边不同意，你能帮着说说吗？”薛青书对方中说。方中暗想以后一定是个疼老婆的主儿。

“不用，方哥，我就是在家也无聊，我妈有我姨她们陪着，家里也用不着我，不麻烦你了。”夏琳琳和薛青书不知道方中被任命的事情，“而且我爸也病了好久了，看着他痛苦，我们也难受，现在好了，都解脱了。”夏琳琳流出了泪水。本来尽量回避，但有些事情根本回避不了。

“单位的事情我来办，如果你真不愿意在家，下周再上班吧。你们经理那儿应该给我面子，你别担心。”方中不想把自己任命总监的事情在人前炫耀。

“你放心吧，方老狼答应的事情，一定没问题。记住，以后有什么事情，一定逼着他答应，只要他答应，他一定做到。”薛青书看来还是个重色轻友的人，没几天就把哥们儿出卖了。

“你父亲的事情我也没帮上忙，看看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你尽管说。”方中说出了一句场面上的话。

“没什么了，事情都是我姨她们办的，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夏琳琳从伤感中挣脱了出来。方中本想问夏琳琳家里对薛青书满意吗，但忍住没说，端起酒杯说了一句：“死者已矣，愿伯父安息。”把一杯白酒干了。夏琳琳端起杯也喝了一口算是谢礼了。

“我还有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夏琳琳幽幽地说，方中和薛青书都看着她，夏琳琳继续说，“方哥你知道我信佛，我爸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就想给他做个道场，超度一下。”

“这事我们没见过，不懂。”薛青书被说晕了。

“我一发小，他女朋友的奶奶出家了，要不我给你问问？”方中犹豫了一下说。

“真的啊！”夏琳琳瞪大了眼睛看着方中。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跟佛门还有关系啊？”薛青书也瞪圆了眼睛。

“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就是纪军的女朋友。”方中得意地说。

“他女朋友啊，那我用你说啥啊，我自己也会找他啊！”薛青书立刻拆了桥。

“你别捣乱，我听说超度就要找尼姑，方哥，快帮我问问吧！”夏琳琳立刻来了精神。

“我听说，北芳的奶奶还是个什么佛的转世，据说修炼得很厉害。”方中神秘地说。

“怎么个厉害法？”夏琳琳赶紧追问。

“每次北芳和他弟弟去看老太太，都能拿回家豆油啊、大米啊什么的，出家还能往娘家拿东西你说厉害吧！”

“那叫俗家，不能叫娘家的。”夏琳琳认真地给方中纠正着，薛青书和方中都笑了。

大佛寺、般若寺和慈恩寺坐落在方圆不足一公里的地方。东面是一所学校，西面是一条马路。大佛寺是三座寺庙中唯一的一座尼姑庵，没有苍松翠柏的掩映，却也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灰色的庙宇古朴素雅，南面的庙门经常地紧闭，过去方中在这儿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尼姑买菜，而且是骑车，觉得很有趣，后来逐渐地习惯了，别处遇见和尚和尼姑是新鲜事，在这儿再平常不过了。

北芳热情地和夏琳琳聊着，说到佛门的事情，自然是家学渊源了。见到了北芳的奶奶，纪军憨厚地笑着，老太太也热情地招呼着纪军，看不出是有多高法力的样子。北芳介绍方中的时候，方中上前双手合十鞠了一躬，引得纪军和薛青书一阵嘲笑，北芳说方中懂规矩，在外面等着的时候，看着尼姑们很清闲，不像想象的那样暮鼓晨钟的。也有家人来看望，走的时候真拿走很多东西。

出了庙，方中对纪军和薛青书说：“等以后我老了也出家，就在旁边，到时候也天天往家拿东西。”

“你算了吧，你出家了，你的那些老婆都咋办啊？”北芳这回可没向着方中讲话。

“那有啥啊，让她们也出家啊，我那边儿，她们这边儿。”

“方哥有几个老婆啊？”夏琳琳看着薛青书说。

“他，花着呢。”薛青书和纪军争着说。

邓卫东总算闲了下来，周末的时候和方中俩人找了个地方喝了顿酒，又去打了几局保龄球。问方中能打多少分，方中说和纪军打过一阵，也就一百一二十分。邓卫东说在深圳遇到个人，有一阵天天和他打，他那时候成绩也就是一百三十左右，俩人就比赛，输一分一百块钱的，结果天天输给那人两千多，自己偷偷练，能打到一百六十分了还是输两千多。后来遇到那人公司的人说，人家打过比赛，随便打都是一百九十分以上，被那人骗去了快三万元。方中笑邓卫东上当了，邓卫东笑笑说，生意上的事情，为的是沟通。方中问他在深圳经常去哪儿玩，邓卫东说去澳门。

邓卫东提出要见见薛青书，方中答应了，其实早有安排俩人认识的想法了，可赶上这段事情多。见面了很多事情也就透明了，免得日后麻烦。见面安排在“和静园”，双方都很热情，邓卫东要请吃饭，被薛青书谢绝了。第

二天和邓卫东谈起对薛青书的印象，邓卫东说：“你这位朋友深藏不露，气质很特殊，有些说不好，如果找合伙人找你不找他。”方中问为什么，邓卫东笑笑没说。

王芳最近办出国的事情，几乎不到公司，邓卫东和公司说好了，账户就交给方中了。方中问邓卫东，是不是请秦总，邓卫东想了想说：“你现在是公司的人了，上下关系要协调好，秦总那儿你找机会吧，最好单独，不用把我俩搅在一起。”

吃过了饭俩人打了几局保龄球，洗了澡，邓卫东说带方中轻松一下，开车到了一家叫“捶香楼”的足道店。单看这名字也知道颇具雅气，服务生对邓卫东非常热情，前后左右地招待着。邓卫东俩人被安排进了一个雅间，没一会儿进了两位足疗师傅，走在前面的和邓卫东很熟，问了一声邓哥好，邓卫东也很客气，说了一句今天很巧啊。那师傅要给邓卫东按摩，邓卫东指了指方中，示意她给方中做。那女人看了看方中，过去给方中按摩了。刚一上手，方中就觉得这师傅的手法非常精湛，不觉看了她一眼。

邓卫东笑着问方中怎么样，方中点头称赞，邓卫东笑着说：“你知道她是谁吗？”方中看看那足疗师傅没吱声。“她是咱们市长前夫人的御用师傅！”邓卫东得意地说。方中颇感意外，那师傅只是笑笑。邓卫东问：“最近她来没来啊？”师傅说：“下午刚走，她一按就是两个钟头，还不能按摩，现在手还疼呢。”方中说：“给我按你尽管用，我没那么多挑拣。”师傅说：“您是邓哥的客人，一定给您服务好。”

临走的时候给了方中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按摩师小竹和传呼，方中告诉小竹自己姓方。邓卫东问方中怎么不买个手机，方中说过去那个是原来公司给配的，公司解体上交了，现在也用不到，等以后数字信号的手机好买的时候再买。邓卫东说，你现在怎么说都是交易总监了，面子上的事情也要考虑，要是想买他给人。

过了几天邓卫东突然兴冲冲地找方中，说有位高人，最近会来沈阳，要带方中和青书一起去见见，方中就问什么高人。邓卫东介绍说，这位高人叫王塞北，原来父母是北京人，被下放到了山西，他是在山西长大的，在山西遇到了一个世外高人，后来传了他本事，看人一眼就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及未来运程，和中央很多领导关系密切。

方中说这种人倒是听父亲说过，当年张宝胜刚出名的时候，父亲就见过，也没觉得多厉害，后来出去了名气才越来越大的，怕是以讹传讹吧。邓卫东笑笑说，秦总和很多领导们都拜访过王塞北，都说厉害，现在很多事情都会请教他，而且这位高人看过你之后，就把你的气场储存起来，等到你有事情的时候，会提

前告诉你，方中问你是怎么认识的，邓卫东说他姨夫和这位高人是莫逆之交。又告诉方中，国外那家交易所的总裁来公司的时候见过这位高人，据说那位总裁佛教造诣精深，会晤了后，把一串活佛送给他的佛珠转赠给了王塞北，而且对王塞北佩服得五体投地。

方中和薛青书说了要去拜会高人，薛青书问什么高人，方中又把邓卫东讲的传奇讲了一遍，薛青书有些犹豫，最后还是同意了。一天下午邓卫东告诉方中到南塔的一个新建的小区找他，和王塞北刚说好，方中约了薛青书，打车去了南塔。找到了邓卫东说的地方，看到邓卫东的车停在外面，就敲了敲门，门是虚掩着的，有人给开了门问找谁，方中说找邓卫东，那人让俩人进来，去喊邓卫东。邓卫东从里面出来手里夹着支烟，看到薛青书热情地招呼，说要等一会儿，让俩人先坐。

方中环视了一下房间，是套三居室。客厅显眼处挂着大相框，上面是两个人的合影，其中一位穿着军装，方中先是看了一下那人的军衔，被吓了一跳，竟然是将星灿烂，仔细一看竟然是他。看了看薛青书，薛青书早认出了照片里的人，也看了看方中，意思是在问方中认不认识，方中笑了一下，看来高人实在是很高。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走了，又过了两分钟，邓卫东要方中俩人进南面的房间。屋里没人，墙上也挂着几张照片，都是和一些商界名流的合影，还有一张是和金市长的合影，看来这张照片是为这个房间特殊准备的。进来一个男人，是照片上的人，五十来岁，文静白皙，个头和方中差不多，体态匀称，手里拿着一沓复印纸。

“让你们等久了啊。”来人伸出了手，方中赶紧把手迎了上去。邓卫东笑容可掬地介绍说这是方中，那是薛青书，这位是王老师，薛青书也握了手，大家坐好。方中听这位王老师讲话就像听田连元讲的评书里寇准的口音，有些想笑。

王老师讲话速度很快，也分不清是对谁讲，主要意思就是刚才出去告诫手下，一定不要给朋友们添麻烦，我们是靠朋友们资助的，已经很麻烦了，现在买的这套房子一定不要麻烦朋友装修。自己现在正在准备出版一本书，说着把手中的复印纸交给三个人看，看着就像天书。突然他一指方中说：“你是方中吧？”吓得方中一激灵，以为王老师要对他发功，笑着点头称是。

“我听卫东说了，你们的期货做得很好，我对期货也感兴趣，我这本书里也要提及对期货、股票的预测，只是有些地方还需要实践，希望两位能给予帮助啊！”王老师谦虚地说。方中赶紧表示有用得到的地方尽管开口，能给您帮助是自己的荣幸。

“我也认识很多期货界的人，邓卫东他公司的秦总，还有那位国外交易所的总裁，还有盘锦的老史，我很喜欢和期货界的朋友在一起探讨。你最近开车一定要注意，会有些刮刮碰碰的。”王老师总是在突然之间给你一个冷不防。

邓卫东问方中，你会开车？方中笑笑。王老师继续说：“你手小，脚小，屁股大，耳朵无轮廓，是个有财无福之人，眉毛上挑是抗上的脾气，而且你性子急躁，一定要注意，不然日后必有牢狱之灾。”方中看了看邓卫东和薛青书，看到薛青书朝他微笑，转头问王老师：“王老师，我不会有血光之灾吧？”王老师笑了笑：“小伙子，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多问，你日后还会有奇遇的，你是逢凶化吉的命，一切都有惊无险的，只是你未来很坎坷，走过去就好了。”王老师不再看方中了，方中说了句谢谢。

“薛青书，你是吃官饭的人啊！”王老师在稍微沉思后说。方中本来没拿王老师的话当回事，听王塞北这么一说，被吓了一跳，自己并没对邓卫东说过薛青书的身份啊，难道是夏琳琳对别人说起了？也不会，夏琳琳还没上班，即便和同事通电话，连薛青书的事情都不会提起，就更不用说青书的身份了，看来这王老师真有些门道。

“我过去参加过军。”薛青书淡淡地说了一句。王老师沉默了一下对方中说：“半年之内有一位对你这一生非常重要的男人会得一场重病。”

方中心想看来王老师的口里说不出自己的好事了，您还是说他吧，别说我了。但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您能讲具体一些吗？”看王老师没言语又问，“会要命吗？”

“没大事，三个月后就痊愈了，只是以后会病几次，寿路也不短。”转头继续说薛青书了，尽是一些夸奖之词。方中心里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一件好事也没有。听薛青书问：“王老师看我婚姻会怎么样？”

“你现在有个对象，但不是你命里的妻子，你要三年后才动婚，你是先立业后成家。”转头对方中说：“你命中桃花太重，所以你的婚姻会很晚，你的媳妇在你北方，你是先成家后立业。”

从王老师那儿出来，俩人一边走一边聊，方中问青书：“你说他说得准吗？”

“挺准的。”薛青书说。

“哪地方准啊？”方中疑惑地问。

“说你大屁股，多准。”薛青书笑着说。

“去你个头吧，多性感啊！”方中扭了几下屁股，“你把夏琳琳叫出来，我把纪军和北芳叫出来，咱玩去啊。”

“不行，我有事。”薛青书有些茫然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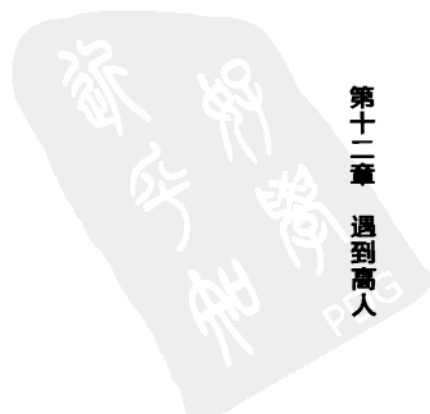
“你信那老道的话啊？”方中觉得薛青书对夏琳琳有些动摇了。

“不是，我去仙妮蕾德听课。”薛青书说。

“你要搞传销啊？”

“不是，我去踢场子，有个人总是烦我。”

“你闲的，我可玩去了。”俩人分手，各自打车走了。



第十三章 一片惘然

龙清清看到方中很意外，跑过来挽起方中的胳膊笑嘻嘻地叫了一声方中，方中握住了龙清清的手。服务生问方中要什么包房，龙清清抢着做主，找了间小包。包房里有种怪怪的味道，服务生打开排风，方中说先开一会儿门。

龙清清穿了一件碎格衬衫，牛仔裤，头发梳了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嘴唇上涂的是浅色唇膏，很亮。方中点了四个菜，问服务生有“老雪花”没有，服务生笑着说大哥要就有，五块钱一瓶，问龙清清喝什么酒，龙清清想了想要了两瓶青岛淡爽。等服务生上完了东西，关门出去后，龙清清偎依过来问方中：“你怎么会来啊？”

“想你了啊！”方中笑眯眯地对她说。

“骗人！”龙清清的笑容中透出一丝满足。

“真的，不然怎么会来啊！”

“你经常来这儿吗？”龙清请问。

“这是第三次来。”

“那你都去哪儿玩啊？”龙清请问。

“呵呵，这种地方还能总来啊。遇到同事朋友一起，可能会来玩玩。”方中说。

“上次就觉得你不像经常在这儿混的人。”

“嘿嘿，怎么不像啊？”方中问。

“呵呵。”龙清清妩媚地笑笑没说话。

“在这儿玩得高兴需要的机缘很多，不是来玩就尽兴的。给你讲讲我第一次去歌厅的事情吧。那次是同学聚会，然后我们三个人说去唱歌，其中的一个去过歌厅。当时刚有陪唱歌的小姐，我们觉得新鲜就到了方家栏的一个破歌厅。”

“破歌厅？”龙清清瞪起了眼睛问。

“那家有些像大车店，又黑又破还一股鸡屎味。老板找来了三个小姐，说是小姐，一看就像丫鬟，还是干粗活的那种使唤丫头，唱歌跑调就会傻笑。”

“呵呵……”龙清清笑得伏在了方中的胳膊上，方中用手指抬起龙清清的下

巴认真地说：“比你笑得傻多了。”龙清清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来这儿玩，总想着能真的风花雪月一次，玩个情调，玩个浪漫什么的。虽然不至于执手相看泪眼，至少不让良辰好景虚设。真有了千种风情，得有个人说不是！”方中握着龙清清的手，双眼迷离地看着她。

“像你这么想的人少，来这儿的都是为了喝酒。”龙清清抽回手端起酒杯喝了一杯。

俩人并没怎么唱歌，只是聊了一会儿。八点多的时候方中说要走，龙清清有些意外，问怎么不多待一会儿，方中说不耽误你赚钱了，龙清清白了他一眼。服务生算了账，给了五十元的小费，等服务生出去后，方中递给龙清清小费，龙清清推说不要，方中把钱放到了龙清清的手中，龙清清笑了笑，收了。

“要是你没事情去别处转转，下班请你吃火锅啊！”龙清清说。

“今天不行，周末吧。”方中说。

“那是到时候再约还是定了？”龙清清问。

“定了吧，几点去？”方中问。

“一般我们都两点下班，也许会早走一会儿，你十二点来吧。”龙清清说。

“我就不进来了，在外面等你。”方中说。

“那怎么行啊，万一走不了，你要等多久啊，不把你冻坏了啊。”

“没关系，我禁冻，嘿嘿。”方中说。

“你要是有事来不了怎么办啊，我把传呼号给你，万一不来你传我吧，不过你最好是来啊。”龙清清说。方中说：“你说吧，我能记住。”龙清清要方中的传呼号，说也能记住，定在周末晚上十二点了。

结算部经理下午问方中，夏琳琳周一上班，是否还由她报单，方中想了想说不要了，陈海燕挺好，忙的时候还可以换换，免得累，结算部经理笑着走了。现在夏琳琳和薛青书已经在恋爱，方中不想把这种关系带到工作上，而且王芳也要走了，人际上还是单纯一些好。

周末在家吃了晚饭，洗了澡，看电视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告诉母亲要出去。方中给龙清清发了一条信息，“十二点到，方中”，下楼打车去了。路上一个红灯没遇到，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离大门有十几米的时候下了车。方中站在路上觉得是在等女朋友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久没有过了，但一想到龙清清是个陪酒的小姐，不免有些心痛，你真的要是我的女朋友我是不会让你在这里的。只是风花雪月罢了，反正那位王老师说我结婚很晚，龙清清虽然是个陪酒女，但并不粗俗，而且越看越漂亮，就和她谈谈恋爱吧。

过了一会儿龙清清从里面出来，看着龙清清穿的是一条长裙，衬衫外面套着

件粉色的毛坎肩，盘着头，裙子很瘦，看到方中跑过来说马上就走，还有几个人一起去，又蹦蹦跳跳地跑回去了。过了几分钟，龙清清和两个女孩子从里面出来了，招手让方中上门口的一辆出租车。方中坐到前面副驾驶的位置，司机瞥了方中一眼，方中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镇定地坐着。三个女孩子坐到了后面，方中觉得那天一起唱歌的时候见过她俩，也没吱声，倒是那俩女孩子笑嘻嘻地和方中打招呼。

一个女孩子指引司机到了一个小区，门口有两个人站着，那女孩子下车了，站着的人有一个上了车，车里的女孩子给方中介绍，是她男朋友小会儿。方中回头和他打招呼，等外面的俩人也打上了车，两辆车往“大舞台”开去了。

最初方中以为“大舞台”火锅是一家店，被龙清清拉着顺后面的一个楼梯上到了二楼才知道，整个一个大厅近一千平米的地方是由很多家经营的，里面热气腾腾，灯光并不暗，却被热气弄得恍恍惚惚。火锅的香味混合着酒和烟的味道，桌椅也很简陋，人声鼎沸，几乎都在喊。可以看出来女人多数是刚下班的小姐和打麻将散场的。

小会儿领着到了一张桌子前，看起来和老板很熟，点完东西和酒，龙清清看着方中东张西望，问方中看什么，方中在她耳边说，看漂亮女孩。龙清清在桌子下面掐了方中一下说不许看，方中握着龙清清的手，等羊肉上来的時候，方中有些惊呆了，一尺的盘子实诚地放了一尺高的羊肉，就问小会儿，多少钱一盘，小会儿说二十元。看着其他桌的肉和菜也是这种上法，方中明白了为什么大舞台火锅会有这么大名气。

龙清请问方中怎么不吃肉，方中推说减肥，龙清清笑得流出了眼泪，说还是第一次听一个小伙子说减肥。小会儿的女朋友叫王丽丽，另外的一对，女孩子叫冯萍男孩子叫老黑。人都很热情，他们四个人在那个小区里租了一套两室的房子。平日里到处逛逛，女孩子去陪酒赚钱，男的在家料理家务，老黑和小会儿是老乡，长得也算是精神，只是觉得他俩靠女人养着没什么好感，但面子上没有流露出来，俩人也当方中和自己一样，所以并不见外。

龙清清她们三个人并不像在 KTV 那样东不吃西不吃的，竟然吃了三盘羊肉，看得方中直咧嘴，没想到这些纤纤女孩的胃好像没底一样。龙清清看方中只吃了些青菜和冻豆腐，问方中是不是不喜欢吃羊肉，方中说不是，真是怕胖。龙清清凤眼一眯，在方中腿上掐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没有掐动。方中笑着说：“我小时候惹祸，我妈就掐我大腿，怕得要命。十五岁以后，腿上肌肉结实了，妈妈再掐，也不躲了，肌肉一绷，随便掐了，后来妈妈也就不掐了，说儿子长大了。”

“方中，你是干什么的？”龙清请问，在 KTV 的时候没有问过，看来龙清清把那里和这里分得很清。

“在一个公司上班。”方中说。

“你是大学生吗？”

“毕业很久了！”

“很久是多久啊？”

“四年。”方中长吸了一口气，好像有些沉重。

“那你多大了？”龙清清越问越起劲。

“你看呢？”方中问。

“你最多二十三。”龙清清自信地说。

“我毕业那年二十四，现在二十八了。”方中说。

“不会吧，你比我大七岁！”龙清清有些吃惊。另外四个人也都说不像，方中说是真的。龙清清结了账，只花了一百元还不到，老黑对方中说：“方哥，我俩在这儿没什么朋友，看你是实在人，要是看得起我俩就交个朋友。”

“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以后经常聚聚，我也喜欢交朋友。”方中说。

看着已经两点了，方中说回去了，下了楼梯，外面有些冷了，龙清清裹紧了风衣，老黑他们上车先走了。龙清清挽起方中说走走，俩人沿着路往故宫方向慢慢走去。虽然后半夜路上人也不少，开始俩人都没讲话，方中回忆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晚和一个女孩子走在路上，风凉丝丝的，除了路灯下，两旁的建筑物在暮色中已然睡去。龙清清的高跟鞋踩在路上，发出嗒嗒的声响，龙清清两只手臂抱着方中的右臂，把头倚在方中肩上，方中觉得他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女孩子的依靠。

“你住哪儿啊？”方中问。

“我住店里，现在回去也进不去了。”龙清清轻声地说。

“你怎么没在外面租房子啊？”

“我和谁租啊！”龙清清笑了。方中也嘿嘿笑了两声。

“我和对象分手了，他还来找我，没办法，我才出来的，一共出来半年，在大连待了俩月，有个人也缠我，才来候城，来了两个月。”龙清清说。

“怎么缠你啊？”方中笑着问。

“我刚到大连没几天，坐了个台，后来那人又来找我，他快五十了，嘿嘿，说要我当他的干女儿，我说行，他后来就给了我一块手表，就是这块。”龙清清扬起了手，方中一看是块钢劳，但看不清真假，从外表看不像假的。

“又带我买了一些衣服，老板说表是台湾产的，值几千块钱，我也不懂以为没多贵才要的，觉得要人家这么贵的东西不好就还他，他说啥也不要，我就怕了，就跑这儿来了。”龙清清抬起头看着方中。

“哈哈，你是骗子。”方中说。

“没有，真的，我还他，他不要，还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龙清清瞪着凤眼。

“说什么了？”方中追问着。

“哎呀，你别问了。我们虽然是做小姐的，也不是和谁都能怎么样的。我一天一般赚六百，有时候赚一千多，赚了钱买些衣服化妆品什么的，给家里一些，也不敢多给，怕家里怀疑，剩下的就玩了。要是为了钱，到洗浴赚得更多，可是不喜欢，在KTV有玩有吃的，也挺高兴的。”龙清清说。

“那你们平常都怎么玩啊？”方中觉得很好奇。

“迪厅，吃饭，我就这些。她们喜欢打麻将，我不喜欢。有时候也和客人出去玩，我几乎什么都玩过，厉害吧！”龙清清显得很得意。

“就没遇到个顺眼的？”方中问。

“有过两个，没玩多久，老的我不喜欢，小的都没钱，要是像王丽丽和冯萍她们那种对象我也认了。我花钱很仔细，赚钱虽然容易，也不能做一辈子吧，老了也没人要了。”龙清清说。

“没想到你这么会过日子。”方中说。

“你看我手小，算命的说我手紧，会攒钱。”龙清清伸出了手，举到方中眼前，果然手指的缝隙很小。一阵风吹来，龙清清哆嗦了一下。方中有些犹豫了，她没有地方回去，如果说去宾馆，估计龙清清不会拒绝，但那会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感觉，一定要把这种朦胧的感觉保持下去。方中抓住龙清清的手，顺势看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快三点了。

“你要回家了？”龙清清的声音带着些失望。

“啊，不，我可以不回去。”

“你结婚没？”龙清清问。

“没啊。”方中被问得有些不自然了，有些事情回避不是最佳的选择，你的选择是A，她的选择是B，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选择C。龙清清显然相信方中讲的话，把头靠在方中的肩上。后面车灯闪闪地过来了，方中伸手拦下了出租车，俩人坐到了后排，司机问去哪儿，方中说市政府。车围着市政府广场转了一圈，方中让司机顺着青年大街往南开，一路上给龙清清讲着候城的地理和人情。龙清清显得很兴奋，来候城很久了，这样子看候城既新奇又浪漫。车到展览馆的时候，方中突然想回交易所看看，就让司机拐了进去。

站在展览馆的西馆门外，周围是小松树和灌木花墙，整个建筑显得古朴肃穆，方中还是第一次在深夜中接近这座建筑，交易所的两块牌子还是高高挂在墙上，依然和这座建筑不搭调。从紧闭的大门的缝隙看去，那块大显示屏尽管寒冬逝去，可却依旧冬眠。

“你干吗呢啊？”龙清清显然有些不知所措，还有些害怕，声音因为寒冷而发抖。方中走下台阶，揽住龙清清，龙清清靠在方中的怀里，对她不可以倾诉那段情感，说了她也不会理解，或者这段情感只有自己才会懂得。

“我过去很想在这里面上班，想过要在这儿工作一辈子。”方中说。

“哦。”龙清清靠在方中怀里回应了一下。他们顺着路往北走，一条好像没有尽头的路，路两旁的树已经长出了嫩叶，过去先是桃花盛开，才是满树的绿叶，今年竟然没有看到桃花，清风吹动树枝，树影在地上婆婆。龙清清显然对这条道路没有任何感觉，方中揽着她，心里却回忆着过去两年在这条路上的点点滴滴。

马宁过去的酒吧竟然还在营业，方中拉着龙清清进到里面，那首萨克斯曲“归家”一下让龙清清有了热情。这和KTV那种喧嚣的音乐不同，让人觉得轻松。屋里人很少，服务员和调酒师都是生面孔。服务员招呼方中坐，问方中要什么，方中先给龙清清要了一杯热水，问龙清清喝什么，龙清清显然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方中点了一杯长城干红和一杯朗姆酒。干红给了龙清清，方中喝了一口朗姆酒，龙清请问方中喝的是什么酒，方中把杯子递给了龙清清，龙清清喝了一口说，不好喝，方中笑了，让服务员拿了一个空杯和一听雪碧。

倒了一点朗姆酒加了些雪碧，用纸盖在杯口往桌子上一墩，一股气冲了上来。方中一口干了，龙清清看着好玩，也学着喝了一杯，觉得好喝，把一杯酒都喝了。快四点的时候，俩人都有些困了，结了账，上了门外停着的出租车，方中说到“天鹰”。

已经是周六的黎明了，“天鹰”有看夜盘的人，大门没锁，保安看是熟人，也没问。电梯已经停了，从楼梯上楼，龙清清显然发现这并不是宾馆或者方中的家，问方中是哪儿，方中说是我单位，龙清清显得有些紧张也有些兴奋。二楼的房间里传出打扑克的声音，俩人悄悄上了三楼，三楼很安静，老总们没有看夜盘的嗜好，方中取出钥匙打开了门。

龙清清环视了一下房间问：“你在这儿上班啊？怎么你办公室还有床啊？”

“我有时候值夜班。”方中关上门，从床下找出两双拖鞋，龙清清脱了外衣，换了拖鞋。方中打开一台电脑，外盘也都停止交易了，看了一下伦敦铜的价格，把电脑关了。龙清清依在旁边看着，问是什么，方中说是商品报价，龙清清好像看懂似的说，你是做外贸的吧，方中笑着说是。从壁橱里取出被，脱了外衣和龙清清上床了，龙清清睡在里面，等方中弄好了被子，躺下后，把头枕在方中的胳膊上，看着方中，方中笑笑，龙清清搂过方中亲了一下，方中没敢响应，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床虽不大，但并不挤。龙清清怕方中地方小，往里挪了一些，方中还是保持原来的位置，两人中间留出了一些间隙，没一会儿就睡去了，睡梦中还能闻到些淡淡的幽香。

方中睡到八点，就醒了，龙清清依旧枕在他的胳膊上，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压在方中身上，那条被压的胳膊有些麻了，方中不忍心动，怕弄醒了她，又过了几分钟实在有些坚持不住了，先把身上的胳膊和腿一点一点地推下去，再侧过身，把胳膊从龙清清的头下抽出来，轻轻地下了床。到卫生间洗漱了一阵，出来时，龙清清依然睡着。

方中开了电脑，无聊地看着。到了十一点的时候，方中的传呼响了，是妈妈传他，回电话的时候方中尽量小声，告诉妈妈说在公司，正在开会，妈妈也没多问只是问了一下晚上回家不，方中赶紧说回，挂了电话。

龙清清扑哧笑了：“你开什么会啊？”方中说：“学文件。”坐在椅子上看着龙清清。

“文件在哪儿啊？”龙清清懒懒地说。

“在床上啊。”

“你看到内容了吗？”

“是绝密文件，不能随便看的。”方中长叹一声。

“对你不保密。”龙清清笑着说，方中没往下接，坐在椅子上和龙清清逗着嘴。过了半小时，龙清清起来，刷了牙，又洗了个澡，围着浴巾出来，头发上的水珠滴滴答答地往地上掉。方中觉得再待下去一定忍耐不住了，借口外面有声音出了门，在走廊里待了五分钟，等回来的时候，龙清清已经穿戴整齐了，只是头上冒着热气。看来面对着这么一个漂亮女孩子所需要的忍耐力要比等一次重大行情难得多。

等龙清清的头发快干了，龙清清说饿了，方中问她想吃什么，龙清清说要吃饺子，下楼去了洪记，结账的时候龙清清说什么也不让方中结。方中问龙清清去哪儿，龙清清说还想和你去那个酒吧，方中笑着说，你喜欢喝以后买一瓶酒，再买一箱雪碧喝晕你。龙清清笑着说，就喜欢去那儿喝。方中说要回家，答应妈妈了，龙清清有些失望。方中把龙清清送回了KTV，已经是下午四点了，龙清清问方中，我可以去你单位找你吗？方中犹豫了一下说行，龙清清笑了，说不会去的，要方中有时间给她打电话。

之后的日子里，收盘后方中就传龙清清。后来刚一传完龙清清就立刻回传过来，看来是在电话旁等着。龙清清用的是酒店的磁卡电话，一次方中在收盘后试着打了一下那磁卡电话，竟然真是龙清清接的，高兴地告诉他说感觉是方中的电话，方中说周五去找龙清清，龙清清说你要是来我就不上班了，方中说那你不赚钱了啊，龙清清笑着说你给我啊。最后约好，周五下午四点龙清清到“天鹰”找方中。

周五快收盘时王芳打电话过来约方中晚上吃饭，方中以为是王芳和邓卫东一起，王芳说是单独请他，弄得方中一头雾水，说今天和朋友约好了，改日吧。王芳说那就找个地方坐坐说会儿话，方中约王芳五点在展览馆那儿的酒吧见面。

本来想打电话推了龙清清，但一想龙清清失望的神情有些不忍，而且只是谈话也进行不了多久。快四点的时候，方中往窗外张望，看到龙清清从一辆出租车里下来，方中赶紧下了楼，在大门口迎上了龙清清。龙清清穿了一套牛仔装，梳了两条辫子，一双粉色旅游鞋，斜背着一个小包，看到方中笑嘻嘻地过来拉住方中的手。

“清清啊，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开会，学文件，你回去吧，啊。”方中苦着脸说。龙清清先是一愣，收起了笑容，马上瞪起了眼睛。

“鬼才信你呢，赶紧给我走！”拉着方中往外走。

“嘿嘿，我要是不说学文件你会信吗？”方中间。

“那就不好说了，但我也也不回去，在这儿等你。”龙清清认真地说。方中说去那家酒吧行吗，龙清清说早想去了。走了一会儿，他们打车去了展览馆。进了酒吧，服务生认出了方中和龙清清，招呼俩人坐。方中选了一个中间的位置，告诉服务生把里面靠墙的位置留下，龙清清问干吗留位置啊，方中说，一会儿有个同事，要和我谈事情，约在这里。龙清清说你要是有事情，我就回去，以后再约，方中说一会儿就完，但那人来了就不介绍你认识了。龙清清眼睛恍惚了一下，马上又闹着说要朗姆酒和雪碧，服务生说要是整瓶开可以存酒，还有赠送，就要了一瓶，高兴得龙清清坐在椅子上直摇。酒吧这个时间根本没别的客人，音乐轻缓，灯光柔和，空气里飘荡着爆米花的香味。

王芳的红色本田跑车直接顶在酒吧的门口停下，进到酒吧门里的时候回手用遥控器锁了车，车灯闪烁了一下，发出吱的一声。王芳像火焰一样的头发蓬松地披在肩上，妆化得很重，嘴唇和指甲都是玫瑰红色，穿了件短袖米色羊绒套裙，系着一条黑色腰带。戴着很大的耳环和项链，米色的皮靴，手里拿着个米色小包。方中已经坐到了里面靠墙的位置，向王芳招招手，斜对面的龙清清冲他做了个鬼脸，等王芳从她身边走过，先是从后面看了一阵王芳，调了杯酒，猛地往桌子上一墩，酒却没喝。

方中上下打量着王芳，王芳笑笑问方中：“漂亮吧方哥？”方中说很漂亮，问王芳喝什么，说要瓶轩尼诗，方中说算了，这种地方还是喝国产的好，就改了长城干红。两人谁也没加冰，方中瞟了龙清清一眼问王芳出国的事情都办好没。

“都办好了，下周走。”王芳说。

“今天就算给你饯行了啊。”方中举起了酒杯，王芳也笑着说谢谢。

“没弄好的时候，有许多想法，要去许多地方，见许多人，可真要走的时候，

什么都不想了，就想早点过去。”王芳说。

“东哥送你吧？”

“他在北京送我，下周四的飞机。”王芳又喝了一大口。

“到了写信吧，我好久没接到信了。”方中说。

“呵呵，方哥，拉倒吧，我宁可打电话也不写信，那边电话费便宜，到时候打给你啊。”王芳得意地说。方中并没有说什么诸如一路平安的话。送别是一种感觉，尽在不言中，王芳能单独和自己告别是没想到事情，这个高大女孩，在公司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姑娘，现在看着就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这并不是穿戴的问题，而是一种状态的成熟。人在家多老都是小，出去了，再小都得长大。

“方哥，我和你认识时间不长，但感觉你人很好，和公司里的人不一样，感觉你就像我哥哥。”王芳抱着双臂说，她身后的龙清清向方中咬了一下嘴唇。

“小芳，人都差不多，只是你还没了解我，我们没有利益问题，所以你觉得我是好人。”方中说。

“我还不至于那么肤浅，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我虽然比你小，但经历的不比你少。我没读过书，但我有眼睛，我十五岁出来闯，都靠自己，后来能赚点钱了，看到比我大的模特们，都是做了好几年，最后什么也没剩下，所以我就想，我如果也这样还不如干脆下海做小姐，赚几年钱，就到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找到喜欢的人就嫁了，找不到就开间服装店。”王芳叹了口气继续说。

“这几天，就像有块石头压着我，想找人说说，可想不到和谁说，刚才想到了你，和你唠叨你不烦吧？”王芳说。

“这是我的荣幸，这些话你不想对东哥说吗？”方中问。

“有些话我能说，他不一定愿意听。卫东是好人，只是我和他最终不能在一起，不然我也不会去国外。你怎么看我们俩的？”王芳突然直视着方中。

“东哥，很聪明，有能力，看问题也透彻，也有钱，只是太注重面子。”方中并没有回答王芳的问题，把话头转向了邓卫东。

“嘿嘿，难怪卫东说你鬼精，躲着我的问话。”王芳的话很尖锐，看来出国的压力真的很大。“说到钱，他没多少，只是他掌握着很多钱，他只是个中间人，一边是钱的关系，一边是生意，他是一个中线，所以大家都用他。你说他要面子，这些年，别人向他借钱，他没拒绝过，当然，大钱他也谨慎，可小钱有很多都瞎了，而且他太好赌，输了很多钱，这次在澳门又输了好多，我劝过他，没用。”王芳表现出的无奈让方中感到有些吃惊，这个在他眼里的小二奶，竟然这样关爱邓卫东。

“而且你也知道吧，他还是不忘加拿大那个，赚了钱给那边的比给我的多，不是我嫉妒，都这么久了，人家勾着你不就是为了钱吗？所以我要为我以后打

算，在国内我这样的怎么也混不起来的，我过去很多姐妹都是先被人养着，没人养就卖，我遇到卫东他对我很好，所以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可说结婚他也没打算，本来说出国，是为了看他到底对我怎么样，他守承诺了，可他不知道要是他和我结婚，我是不会出去的。”王芳眼圈红了。

“就是要卖，我也出去卖，趁着年轻，哈哈。”王芳的笑声让方中想起了陈白露。

“到时候回来找你帮我做期货，赢了咱俩对半分。”王芳说得就像真是在谈生意一样。

“好啊，就这么定了。”方中和王芳撞了一下杯。

“做期货，你是我知道最厉害的人了，希望你一直干下去，赚很多钱。”王芳说。方中笑了笑。

“我和孙晓莉谈过你，她说你捉摸不透，心计太深。我要走了，你能对我说句实话吗？”方中示意王芳说下去。

“你喜欢过孙晓莉吗？”看来这个问题真的困扰王芳很久了，不然在这抛家舍国的时候，怎么会问出这个事情。

“怎么说呢，应该是很模糊的事情。过去我们在一个单位，年纪都小，公司女孩子还少，她也很优秀。可我这人贪玩，对她说不好，但我觉得办公室恋情还是不搞的好，其实我也说不好对她的感觉，如果感觉好，也是可以在一起的吧，可能还是没感觉，但我真没招惹过她啊。”最后这句话方中好像是说给皮笑肉不笑的龙清清听的。

“公司现在很紧张，不像以前了，但对你是个机会，看秦总你就能知道，把你当救星了。”

“不至于吧！”方中虚伪地说了一句。

“你不知道吧，你现在的办公室过去是他们的炮房！”王芳妩媚地笑着。

“哦？难怪我往床上一躺就冲动呢？”方中的话是说给龙清清听的。龙清清笑得捂了嘴，王芳也咯咯地笑了。

“汪迎春过去可是那床的常客。”看来女人肚子里的东西是存不住的，特别是话。

“汪迎春不是坏人，只是不知道如何做事儿。”王芳说。方中哦了一声，王芳继续说下去。

“开始她和秦总好，有一段时间，秦总出差了，她又偷偷地和于总好了，在这事上，男人们都没拿她当回事。现在他和公司的一个客户大伟混上了，就是骑小摩托戴眼镜那个，她也想傍一个有钱的，可是却看不准谁可以傍，你可注意点没准哪天傍你。”

“我没资格往床上放人。”方中笑着说，迎面遇到的是龙清清的鬼脸。

“公司里的人，没什么干净的，就连孙晓莉也一样。”看到方中睁大了眼睛王芳继续说，“知道你和她不是对象关系我才说的，那天平安夜你猜她去哪儿了？”方中摇摇头。

“她和我们那部门经理杨大伟出去了，后来有人看见他俩在外面好多次。”王芳蔑视地说。

“看来保密工作很难做啊！”方中看着龙清清心里想，是不是公司早知道龙清清的事情了呢？

“大家管杨大伟叫‘阳痿’，遇到孙晓莉也不阳痿了，呵呵！”王芳说。方中暗想看来起名字一定要注意，和龙清清的事情一定不要让公司的人抓到把柄。

“从你对孙晓莉的态度上，我看得出，你是个理性的人。公司不只是在男女问题上复杂，很多的事情，年前公司分拆，期货这边还好，不过你一定要谨慎，不要被人利用了。”王芳的话发自内心，她把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都告诉了这位认识不久的方中。俩人干了一杯，王芳的电话响了，挂机后和方中握手道别。在上车的时候，王芳回身和方中拥抱了一下，方中没有感到过去那种压力，王芳也变得小鸟依人，红色跑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方中的面前飘散着缕缕白烟。

望着消失了的白烟，方中有些茫然若失，对王芳的走竟然有些惆怅，这难道就是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宝贵吗？这种感觉应该是邓卫东的吧，唯一要做的就是享受现在所拥有的，全心全意地去体会，不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

“她是你同事？”身后传来令他觉得亲切的辽南口音，却带着浓郁的山西味道。

“啊，是啊。”方中转过身，看到了一双眯缝着的凤眼，这令他有些冲动，龙清清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学生，一定要让这种感觉持久，酒放得越久越醇美。

“你很会装啊，你真坏，以后不理你了。”龙清清皱了一下鼻子。

“那今天理吗？”

“今天……理。”龙清清笑着说。方中拉着龙清清回了酒吧，看到酒没喝多少，给龙清清调了一杯，龙清清只喝了一点，方中问怎么不喝了，龙清清说没有那天好喝了，问龙清清还想去哪儿，龙清清说找王丽丽他们一起去迪厅，借了磁卡给王丽丽打电话，过一会儿撅着嘴回来了。说王丽丽说她，自己不赚钱还拐带别人，要去也要十二点后才能去。方中说先吃了饭再逛一会儿，才六点钟，问龙清清吃西餐好不，龙清清高兴地说好。

出了酒吧，准备去西餐厅，却赶上出租车交接班的时候，俩人就在路上牵着手走。拐过弯龙清清的传呼响了，一看是老黑传的，找了个电话回了，要龙清清和方中一起过去吃饭。龙清清犹豫了一下问方中去吗？方中本来希望龙清清推

了，但看龙清清问自己只好点头，龙清清告诉老黑一会儿到。

回头龙清清觉得方中有些不愿意去的意思，就说如果不喜欢去就不去了，方中笑笑说愿意去，龙清清拉着方中上了出租车。车开向了老黑住的那个小区，每到一个繁华的地方龙清清就问是哪儿，说自己除了中街和太原街逛得最熟的地方就是朝鲜族商店了。

把老黑和小会儿接上车，大家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好，方中想起了那天和司机老黄去的那家“杜大胡子”，一听饭店的名，三个人都说去看看。进了饭店老黑和小会儿说，很喜欢沈阳的鸡架和熏脊骨，龙清清点麻辣烫和一些海鲜，等到小会儿问方中喝什么酒的时候，龙清清瞪着凤眼说：“我家方中不喝酒，你不许和他俩喝啊！”回头告诉方中，方中笑着说不喝。老黑要了一瓶老龙口，等倒酒的时候，老黑给方中倒了一杯，被龙清清指着鼻子说要向冯萍告状，但却没不让方中喝酒。

边喝边聊，小会儿问方中会划拳吗？方中说不会，老黑就和小会儿划拳，龙清清问方中怎么不会划拳，方中说没学过，龙清清就教他划拳，看方中学会了，小会儿就说和方中划，结果方中输了，龙清清说替方中讨回来结果也输了几拳。方中笑着说，原来师傅就不怎么样，气得龙清清改成了十五、二十。这次把小会儿赢了，老黑就要和方中划拳，方中说也玩十五、二十。结果老黑惨败，小会儿不服，结果也是惨败。这下龙清清高兴了，问方中在 KTV 和她玩的时候怎么没见过这么厉害，方中说那是让着你的。

换成啤酒又斗，结果老黑和小会儿一个人喝了一瓶，小会儿说，看明白了，数数的事玩不过念书人。说再教方中一种玩法，口诀是“黑蝴蝶旺旺，白蝴蝶旺”。主要是手和嘴的协调，说黑蝴蝶旺旺的时候，手要拍一下大腿，说白蝴蝶旺的时候要拍两下大腿，谁错谁喝酒。

说着简单，到做的时候却不容易，没一会儿方中就喝了半瓶酒，龙清清说不玩了，老黑笑着说，动手念书人就不管用了。方中说：“你这东西叫体态律动，我妹妹学过，要是她和你俩玩，现学也赢你。”小会儿说：“玩不过还带勾人儿的，有能耐再玩。”方中被激得来劲了，说错一次一杯酒，喝完两瓶才算结束，小会儿说好，俩人就划了起来。

这次方中没有变换口诀，而是只说“黑蝴蝶旺旺”反复地说，并且越说越快，开始小会儿还清醒，被一连串的“旺旺”弄得嘴也飘了，手也乱了。龙清清笑出了眼泪，小会儿喝了一瓶后说认输，被龙清清逼着把另一瓶酒也喝了。闹到了十点，结了账，给王丽丽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俩去“中国跳”，一路上龙清清还“旺旺”地不停。

进门的时候，快曲还没开始，龙清清拉着方中去跳舞，舞池里的男女都是近

身贴面，龙清清双手搂着方中的脖子，把头靠在方中的肩头。跳了很久，他们觉得累了回到位置上，老黑在看东西，小会儿不知道去哪儿了。龙清清在方中耳边说，一般酒和饮料谁请谁买，想喝药都是自己买。方中问你还嗑药吗？龙清清说不经常，问方中要吗，要她就去买。方中说不用，龙清清笑着说不会上瘾的，方中还是说不要。

到了劲舞的时候，方中和龙清清跳了很久，龙清清的舞跳得很有风情，身子真像一条龙一样婉转。老黑和小会儿，闭着眼睛狂摇，等到十二点的时候王丽丽和冯萍还有两个女孩子来了，几个人跳成了一个圈，疯到快两点的时候散了。在门口的时候龙清清问冯萍生意好吗？冯萍说基本都坐了三个台，让你只顾着和男人混，说完看着方中。

曲终人散的时候方中开始发愁了，龙清清是没有回去的意思了，再去办公室怕是不好过关了，问龙清清去洗澡好吗。龙清清说去哪儿都行，拉着方中上了辆出租车。西塔的洗浴一家挨着一家，两人去了一家洗浴中心，约了在休息大厅见面，可能是累了，在休息大厅的沙发床上，说了一会儿话龙清清就睡了，眉头微微地皱着，可能是梦到什么了。

第十四章 期货怪人

周三的时候，秦总让秘书叫方中收盘后到他办公室，方中让陈海燕把最近的交易整理出来。自从遇到龙清清，方中有意控制了交易频率和手数，不能弄个情场得意赌场失意，更何况这个情场的状态连自己都没弄清。也快一个月了，竟然忘了作个小结，薛青书和邓卫东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交易，好在走势平稳，给了自己喘息的机会。利润也说得过去，只是交易手数比上个月少了很多。

收盘后整理了一下就过去了，敲敲门，秘书把门打开，到里面告诉秦总方中来了，秦总让方中进去。沙发上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黑西服白衬衫，没系领带，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

“这位是‘东远’期货的叶总，他就是你要见的方中。”秦总说。那位男人站了起来，伸出了手笑容可掬地和方中握手说：“早就想见方总了，要不是刚才听秦总介绍过你，真不相信你会这么年轻。”

“叶总您好，什么时候到的？”方中双手握住叶启刚的手客气地说。

“下午刚到，方总的操作真是令我佩服，刚才和秦总说起，有机会向你学习啊！”叶启刚边说边打量着方中，像要把方中看穿似的。

“叶总您太客气了，只是抓到了一次行情而已，说学习还要请叶总多指教。秦总经常在公司提起您，您才是前辈。”方中的一套冠冕堂皇让秦总颇为兴奋，没想到这个方中对场面的客套也是很有尺度。

“方总做期货多久了？”叶启刚问。

“两年多了。”方中回答。

“也是期货界元老了。”叶启刚说。

“这行时间短，两年就算元老了，哈哈。”方中笑着说。

“方中过去在候城交易所做过，是行业里难得的理论技术派，要不是和我们经委是一个体系的，还没那么容易来我们公司呢！”秦总在往方中和自己的脸上贴着金。

“少年英才啊，前途无量。”叶启刚随声附和，方中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了。

“叶总从北京来，知道上面这次整合的态度吧？”方中赶紧转移了话题。

“这次力度很大，大部分的交易所都会被裁掉，可能只保留三四家，很多品种也面临着选择。大家都在争取，对我们期货公司还没有说法，但每次开会我们都是整顿的对象，哈哈。”叶启刚说。

“可不，一开会就跌，有的时候，交易之前先打听今天有会没，有会都不敢做买，哈哈。”方中说完三人都笑了。

“股市是朱市，期市是会市，哈哈。”秦总说完三个人再次笑了起来。

“候城会保留吗？”方中问，不管怎么样，那里是他期货生涯的开始。

“辽宁会保留一家交易所吧，赵总在争取。”叶启刚并不愿意说得过多。

“大交所，留下的可能性大些，大连市很支持大交所。”秦总说。

“我听说赵总也抓到了靠山，最坏要把候城交易所变成上海的分厅，不知道这可能吗？”方中问。

“候城的品种没竞争力，对于分厅谁也不会承诺的，没发展潜力。”叶启刚说。方中本来要说啤酒麦，可把话咽了下去。

“这次行政体制改革，上面很坚决，很多部委都裁人，听说为了谈事情，朱总累得都站不起来了。”秦总说，看来对上面的事情知道的要比叶启刚清楚。

晚餐时公司的十多个大小总陪着叶启刚，秦总和刘书记把叶启刚夹在了中间，除了几位老总其他人都坐得很随意。在轮番敬酒后，话题变得随意起来。秦总讲起了和杨总在电话里讲笑话的事情，把大家逗得大笑。大家跟着开始讲起了笑话，在酒桌上讲笑话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荤笑话和荤菜一样使人觉得回味无穷。

叶启刚让方中陪着去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叶启刚说：“小方啊，我很希望你到北京发展，在候城做得再好，也没有大的发展。北京则不然啊，你考虑考虑。”话里的意思方中已经听懂了，只是客气地说了些感谢的话，没往下接。刚在“天鹰”站稳，就凭你一句话我就投诚，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周五的时候，秦总把方中找到办公室，告诉方中这个月的分成不能按时兑现，原因是税务局查账，期货经纪人的薪酬一直是税务工作的死角，拿的多，几乎没缴税的。邓卫东仓的分成按时结算了，方中现在已经是挣工资的人了，碍于秦总的情面不好说什么。秦总又告诉方中，叶启刚这次来透露了一下他们一些客户有意在海南天胶上联手做一次，但只是客户行为，不牵扯“东远”。秦总考虑，如果他出面难免会让客户认为是公司行为，过去海外市场的事情还没平息，如果这次万一出现问题就得不偿失了。但对叶启刚的提议没有响应，又怕面子上过不去。

方中问秦总，要不他找个时机对下面的经纪人或者客户透露一下，谁愿意做就做，秦总没表态。又对方中说，他准备介绍一个做天胶的大户，要方中操作，方中问，按什么方向谈。秦总说，客户介绍给你，怎么谈你做主。看着秦总，方

中笑笑，秦总也看出方中理解了他的意思。

晚上打扑克的时候，方中有意识地把“东远”来人要做天胶的事情对老吕和老段说了。玩到七点多时候和几个客户还有几个部门经理出去吃了饭，公司里的人遇到临时的小聚，没人做东就用一个办法筹钱，就是打扑克“填大坑”，没一会儿就能填出几百，没有不输钱的，只有输得少的。吃过了饭有人说洗澡，有人说唱歌，方中一下想起了龙清清，自从上次和龙清清分开，有一周没见面了，而且电话也少了。看看十点多了，方中就和大家分了手，走了一会儿，打车去找龙清清。

进了KTV，前台的女孩向他招手，方中过去，那女孩告诉方中龙清清在陪客人，问方中是先找个包房还是在大厅坐一会儿？方中问大概多久了，那女孩说才上去半小时。服务生笑着说，要不找别人陪你玩一会儿，方中笑笑没说话，问服务生龙清清在哪间包房，自己溜达着过去了。

走廊里很吵，各包房里传出了各种声音，不乏唱得很好的，但也有听后让人毛骨悚然的，看来做服务生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来到龙清清的包房外，里面传出了龙清清的歌声，没有王靖雯的空灵，却有些哀怨。

长夜有你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
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曾害怕了这一生是你始终甘心靠近
我方知拥有着缘分重建我信心

服务生问方中用叫龙清清吗，方中说不用，回到大厅里等。快十二点的时候龙清清那屋的客人出来了，龙清清和另外两个小姐陪着客人出来，等龙清清转身的时候看到方中吃惊地走过来问方中什么时候来的，方中说刚到。龙清请问方中出去吗，方中说今天得回家，看龙清清失望的样子就找了间包房和龙清清玩了一小时，结账走了，给服务生小费的时候，服务生推辞不要，龙清清还是把钱给了服务生，方中亲了一下龙清清说是算小费了，龙清清说一下不行。方中约龙清清明天一起上街，问龙清清几点能起来，龙清清说十点，方中要来接她，龙清清说她去找他，说了地点，方中回家了。

第二天十一点多的时候，龙清清才传方中，说才起来，方中说你真懒蛋，要龙清清快些。估计时间快到了的时候就下楼等龙清清，没一会儿龙清清坐的出租车停了过来，方中问龙清清饿吗，龙清清说饿了，就去了旁边的KFC，吃完了，问龙清清想去哪儿，龙清清说不知道。方中说想买部手机，龙清清一听高兴了，说买了先得给她用一段时间，俩人就去了八经街，转了一阵，龙清清让方中买松

下 G500，方中说没钱，要买一部爱立信的，龙清清说爱立信的不好看，差多少钱她给拿，方中看看龙清清，龙清清不知道方中为什么看她，方中笑笑没说什么。按龙清清的意思买了那部松下 G500，龙清清高兴地一边走一边往 KTV 打电话。

下午快五点的时候，方中要龙清清回去，龙清清不情愿地和方中往回走，把电话还给方中，方中说你先玩两天，周一的时候，让龙清清给他送公司去。龙清清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么贵的东西要是丢了，我可赔不起，方中说那就拿你顶账，龙清清说，你不怕我给你拐跑了啊，方中笑笑，用手轻轻地拍拍龙清清的脸，走了。

周一上午，孙晓莉打电话，约方中吃午饭，方中间还有其他人吗。孙晓莉说只是他俩，方中说收盘后去找她，心里想孙晓莉会有什么事情。自从听王芳讲了孙晓莉和她经理的事情，方中反而轻松了，无论如何孙晓莉对自己都是有了很大帮助的。

收盘后方中下楼到了孙晓莉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吃盒饭的经纪人看到方中打招呼，方中和每个人都打了招呼，和孙晓莉出去了。天气有些热了，方中和孙晓莉都穿着西服套装，孙晓莉问方中想吃什么，方中说你定，我请你。孙晓莉笑了，说那还是依你的习惯了。先走了几分钟，离公司远了些才打车去了北站后面的一家川菜馆。

方中发现孙晓莉又漂亮了许多，暗想女孩子看来需要男人的呵护，相信了王芳讲的事情应该是真实的。饭店人很多，好在俩人来得晚些，等了一会儿就有了座位。点了“夫妻肺片”、“水煮肉片”、“麻辣青虾”和“黄瓜拌金针菇”，要了一瓶啤酒。方中问孙晓莉吃辣东西不怕脸上长疙瘩吗。孙晓莉咯咯地笑了，说你怎么会注意起我了。正好赶上上菜，方中没吱声，等服务员走了，方中端起酒杯对孙晓莉说：“这杯酒我敬你，我能到公司多谢了。”孙晓莉喝了一口茶，淡淡地笑笑，没回声。

方中看出孙晓莉对自己说的话不是真心话，自己这句话可能是说得晚了些。孙晓莉的眼睛里没有了当初对自己的迷离，或许是自己心里没有了迷离。自己回避可能是一步错棋，而且显得很很小气，多说无意，只好装作什么也没觉察，糊涂到底吧。话题落到了菜上，方中找到了发挥的地方，把四个菜轮流地评判了一番，听得孙晓莉哧哧地笑。

“难怪，听说高林一听你说菜，就要踹你，你说菜真是行家，呵呵。”孙晓莉说。

“晓莉啊，我感觉，离开‘鸿信’好像是很久的事情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方中看着孙晓莉，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迷离。

“是啊，真的好像很久的事情了。”孙晓莉想了想说，又问，“你最近回去过吗？”

“有一天晚上回去了，在门外看了看，没变化。”方中说。

“晚上？晚上你干吗去了？”孙晓莉问。

“睡不着，我离那儿近，看看夜盘。”方中说。

“去你的吧，净胡说。”孙晓莉说完笑了一下，低头喝了口茶，抬头向窗外看看，样子优雅至极。

“我俩是‘鸿信’出来的，我来‘天鹰’也是你介绍来的，只是现在没根基，帮不了你，可是我们的感情不比别人，希望能互相照应啊。”方中把话重新拉回俩人的关系上，这种把话说圆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这次不说清楚就失去了最佳时机。

“你别这么说，在‘鸿信’的时候，你没少照顾我，我知道你前一段很忙，才没打扰你。”孙晓莉的话等于把俩人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未有的高度。

“王芳前一段忙着出国，我们联络得也少了，她一走，我也闪了一下，而且公司还安排了一些工作，真是有些应付不来了。”方中说完也觉得自己的话很没劲。孙晓莉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自己这番话反倒显得小气。

“你和在‘鸿信’的时候一样，喜欢和同事玩，但从来不和同事交流，我说的交流是不愿意说是非。还是喜欢和小女孩玩……”孙晓莉眼神闪烁地看着方中。

“嘿嘿，王芳在的时候，都没和我说过公司的事情，她走了，我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方中打岔说。我不知道你和“阳痿”的事情了，今天在孙晓莉的面前竟然显得有些慌乱。好在孙晓莉没听出来他话里的意思，是过去的印象掩盖了方中的失态。

“你少转移话题，有人看到有个小女孩到公司找你，说看着也就十七八，是不是啊？”原来孙晓莉的兴奋点在这个上面，方中舒了口气。

“刚认识没多久，人家可都二十一了，没那么小啊。”方中说。

“干什么的啊，什么时候带出来看看啊？”看来女人对这种事情关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读书呢，过一段吧，过一段吧。”方中的心揪了一下，龙清清的职位他实在是不能明说。

“切，还怕看啊！”孙晓莉说。方中赶紧问孙晓莉工作的事情，这种心痛是没有办法言语的。

“最近做得不好，我主要是负责开发，全权委托的客户由我们经理做，最近穿了几个仓。我在想，交易这东西还是要靠自己，费了很大精力，客户上来了，看着赔走了，心里不是滋味。”孙晓莉黯然地看着面前的茶杯。

“你教过我，现在我想正式拜你做老师，你收我吗？”孙晓莉扬起头看着方

中，就像看着希望。

“晓莉，你话重了，交流吧，做老师不要了，你有什么疑惑，我能帮的我一定帮你。”方中说。

“哼哼，说到教本事，你就搪塞了。”孙晓莉白了方中一眼，又说，“我最近开了个客户，很大，我不想让别人做，你教我怎么做短线，我就想赚些快钱。”孙晓莉说得很直白，就像平安夜穿着内衣一样。

“交易员是需要训练很久的，没有速成的方法。嗯，你非要速成，我教你两个方法你练习一下，或许有帮助。至于操作，我听‘东远’的叶启刚说，天胶他们的一些客户要联手往上做，希望能帮到你。”方中顿了顿继续说，“第一个方法是一个人随时可以练习的，就是对周围的事情首先要学会记忆，看到了，立刻在头脑里有印象，再细化。还有就是强迫自己去感觉，比如一会儿的饭钱尾数是单数还是双数，后面上来的车尾号是单是双？”看到孙晓莉不信，方中说，“咱俩玩一次，你先说一会儿结账的钱数是单是双？”

“双。”孙晓莉想都没想地说。方中想了想说：“那我猜是单。这个一会儿验证。现在猜你后面来的车尾号是单是双？”

“单。”孙晓莉想了一下说。过来的车尾号是4。方中笑了，孙晓莉说：“那你猜。”方中闭上眼睛呼吸匀称，过了半分钟说：“单。”过来的车尾号是3。孙晓莉说：“你再猜。”方中同样闭目调息说：“单。”果然过去的那辆车尾号是7。孙晓莉让方中猜了七次，只错了一次。孙晓莉有些信了，方中说：“这个训练只是增加敏感性，还有一个增加分析性的游戏，需要至少两个人才能完成，就是猜数字。比如，每人十个一毛钱，两人一起用手拿出几个或者不拿也行，猜总数，人越多，训练效果越好。”看着孙晓莉若有所思，方中笑笑招呼服务员结账，果然是单数。孙晓莉看看方中，没吱声。

下午收盘后，秦总叫方中过去说，黄师傅开他的车送方中见那个客户，让方中准备一些资料。方中说，有价值的资料一时半会儿拿不出。秦总让秘书找了一些公司简介和交易所发的品种介绍先应付一下，告诉方中那客户是位女士，不到四十岁，是橡胶行里的绝对大户，而且和泰国的一些公司关系密切。方中说回去准备一下，回到自己办公室赶紧拨通了自己的手机，龙清清甜甜的声音传了出来，方中说自己临时要加班，要她别来了，龙清清气得喊，我拿你手机回家了。

方中把海南天胶的所有图形快速地看了一遍，记了个大概，又看了些近期的评述，等秘书把资料送来，告诉他车已经等着了。方中拿着资料下楼，一边埋怨自己不干正事，周森的教导在耳边响起：我就是太爱玩，失去了很多机会，不然会比现在有成绩，你一定不要玩物丧志。

上了车问黄师傅去哪儿，黄师傅说去泉源路，方中心一抖，想起了安琪，也

不知道她好吗，会不会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玩家，怎么想也没办法了，抓紧时间看看交易所的品种介绍。奔驰车在黄师傅的驾驶下，平稳快速地到了目的地，只用了十分钟。黄师傅领着方中上楼，告诉方中就说秦总没在公司，临时到省里了，又夸奖方中刻苦，路上的那点时间都用功。方中心想，你以为我愿意临时抱佛脚啊。

这是个在居民小区的三室房子，既办公又居住。房间里有几个人，只有卧室的门关着，方中和黄师傅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了。看到对面房间有张很大的老板台，上面堆满了东西，后面是一个高背椅，里面坐着一个女人，穿得很随意，烫过的头发有些凌乱，也没化妆，脸色暗黄，和大桌椅一比，显得很文弱，和黄师傅点点头。过了几分钟女人出来，黄师傅站起来给介绍：“秦总临时到省里开会，要我们公司交易总监方总过来和你谈，这位是高经理。”高经理软弱无力地伸出手，方中只握了她的手指，竟然凉得刺骨。和她进了对面的房间，坐好后那女人看了一眼方中说：“方总这么年轻就做了总监，一定是期货行业里的高手吧？”

“高经理，期货这行在国内是新的行业，从业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期货是现货市场的辅助，希望我们公司能给您提供一些服务。”

“我的一些朋友在做期货，所以我有些耳闻，但他们多数都赔钱，而且期货的走势也没法预测准确，就比如现在的走势，按我们现货商的观点看早应该跌了，可是它却还在涨。”尽管她说话的声音和气势都很弱，方中却明显地感觉到了拒绝的意思。

“高经理，看您好像很累，多注意休息啊。”方中觉得多说无益，说了一句关心的话。

“是啊，最近太忙了，弄得都没人样了。”高经理笑了笑，举止文雅得体。

“既然高经理对期货有认识，我也就不多说了。今天是秦总临时有事情，所以派我来拜望您，我前一段做咖啡，对天胶只是留意，都是海南品种，以后有问题还要向高经理请教啊。”方中说。

“你敢做咖啡啊？”高经理眼里放出了惊讶的光。

“都是商品，只是性格不同，但最终都是供求决定价格，这一点是不变的。最近各交易所都在延长交易时间，一些半天的交易都要换成全天的交易，我们期货公司也在调整配合。等过了这段我会常来学习，不知道高经理方便吗？”方中说。

“你能来我很高兴，向你学习才是。我也想做些套保，但看到多数人都亏，没下决心，你对天胶期货的走势怎么看？”高经理问。

“还是要涨一些，势头没完。”方中说。

“是啊，泰国那边也说会涨，而且准备出口交割，但也都看不好了。对了，

方总，除了海南品种你还做别的吗？”高经理问。

“你想知道什么品种？”方中问。

“我一个朋友做了些大豆，是买的，你觉得怎么样？”高经理问。

“他买的依据是什么？”方中问，同时准备着如何回答她的提问，薛青书正好做了下两周的大豆走势。

“他说，从进入期货市场，还没见过在 3200 以下交割过，看到现在的价格低，才买的。”高经理说。

“价格要从发展看，就像天胶现在是历史高价可依旧涨。我觉得价格像水，哪里阻力小向哪里流，如果大豆跌破 3200 就要向下发展，到时候 3000 以下也是可能的。”方中说。

“是啊，我有个部队的朋友说，他们那儿有些大豆要交割，能卖到 3000 就知足了，只是怕交割不了。”高经理说。方中觉得没有再说下去的意义，起身告辞，临走高经理递上一张名片，方中看上面写着的名字叫高兴，就向她笑笑。高兴看出方中的意思也笑笑。方中说自己来得匆忙忘了带名片，其实到“天鹰”还没有名片，看来要抓紧后勤工作了。

和黄师傅回了公司，路上约好下班后小聚，向秦总汇报完毕，方中回到办公室先静静地坐了一阵，回想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作出了简单的判断后，去了结算部。方中和结算部经理说，明天打算要夏琳琳和陈海燕帮忙整理些东西，结算部经理答应后，约他一起聚聚，又去找了两名部门总经理和乔亚明约了一起去。

六点半的时候，黄师傅回来了，方中叫上另外四个人上了车，在车上决定去黄师傅弟弟开的一家酒店。车上方中想起还没给龙清清打电话，借了部手机给龙清清打了一个电话，说今天没时间了，龙清清闹着不干，方中说和同事在一起，龙清清才答应明天打电话。车里的人开始打趣，问是不是来公司找方中的女孩。嘻嘻闹闹到了饭店，是一家餐饮 KTV，黄师傅偷偷问方中叫不叫小姐陪着，方中问平常这些人怎样玩，黄师傅说没吃素的主儿，方中笑着说按惯例进行，黄师傅笑着安排去了。闹了三个来小时散了，黄师傅把大家送回了家。

路上黄师傅问方中和乔亚明怎么交往上的，方中简单说了。黄师傅说：“这个乔亚明是个人物，前一段把朋友的钱赔了，而且他没有底薪和佣金，中午没钱吃饭，别人吃饭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出去转，回来饿了，就喝水。”

“这么有志气啊！”方中说。

“是啊，一般人他看不上，就算一些部门经理的账他都不买，是个怪人，没想到和你投缘。”黄师傅竟然有些感慨。

第十五章 大地在我脚下

第二天上午休盘的时候，夏琳琳来了，问方中有什么事情，方中告诉夏琳琳和陈海燕把公司自营的这两个月的交易状况统计了，要求得很细。刚收盘电话响了，就听龙清清说：“你猜我是谁？嘿嘿。”方中当着陈海燕的面不好和龙清清起腻，就说我在工作一会儿给你电话。龙清清又说：“你猜我在哪儿？”方中说：“你不会是在楼下吧？”就听到龙清清咯咯地笑，到了窗前，果然看到龙清清在大门前举着电话往楼上看。回到电话前告诉龙清清尽快下去，陈海燕就和夏琳琳到窗前看，回来后就和方中开玩笑，最后方中没办法说这个统计是秦总要的，明天就要，俩人这才赶紧弄起来。

方中告诉她俩弄着，有事情传他，也没管夏琳琳和陈海燕的嬉笑下了楼。龙清清看到方中蹦蹦跳跳地跑过来，拉着方中笑着说：“我怕你今天还有事情，就早早来等你，看你还往哪儿跑。”方中猛然觉得龙清清是那么天真无邪，在她的眼睛里只有少女对恋人那种完全的期待，那天那首歌回响在方中的耳边：

长夜有你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
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曾害怕了这一生是你始终甘心靠近
我方知拥有着缘分重建我信心

方中双手握紧龙清清的双手，一下吻住龙清清的双唇。龙清清被方中突然的举动惊住了，身体一下僵硬了，瞪着眼睛看着方中，马上又闭上了眼睛，将舌尖轻轻地送了进来，温软爽润的感觉让方中清醒了过来，拉起龙清清头也没回地向外走去。刚才还蹦蹦跳跳的龙清清一下安静了下来，双手抱着方中的一条胳膊，就怕方中跑了一样。天气热了起来，候城的春天很短，昨天还需要穿毛衣，今天一下可以穿短袖了。方中问龙清清喜欢划船吗？龙清清高兴得不得了，打车去了北陵，在碧波荡漾的水上，任小船飘飘荡荡，龙清清讲了很多她小时候的事情，和之前的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原来征服一个女孩子竟然这么简单，只要让她知道你是真心喜欢她，她就会毫无保留地对你敞开她的心扉。一个吻、三个字就能俘获她的一生。龙清清说自己很喜欢游泳，可是从来没在游泳池里游过。方中问她游得怎么样，她说没在深水里游过，方中说自己当初也是先在澡堂子里游后来去了一次深水区就会了。方中说明天就去游泳，龙清清说这几天不行，过几天吧，说完皱了皱鼻子，方中笑笑，龙清清有些不好意思。

方中的传呼响了，一看是夏琳琳，龙清清把手机递给方中。夏琳琳带着哭腔说：“方哥，你倒是快活，我和陈海燕按你要求的做了这么久，连一天都没统计完，这么算下去一个月也完不了啊。”方中想想告诉夏琳琳只统计交易量和盈亏，再加上个当日交易手数和资金量的比例就好了。夏琳琳又说：“嘿嘿，方哥，这些好弄，有两小时就搞定，今天我和陈海燕就能弄出来。但是你能不能不告诉我们经理，就说你这儿需要几天，我和陈海燕快考试了，在你这儿看几天书。”看来不能受制于人，即便没有薛青书的关系，今天被这俩丫头抓了把柄这事也得答应，干脆告诉夏琳琳，这些天晚上喜欢吃什么，只管叫，他个人负责报销。

还了船，方中和龙清清在公园里走了一圈，给龙清清讲北陵还叫昭陵是皇太极的墓葬。龙清清说听说还有个东陵，方中告诉她东陵也叫福陵是努尔哈赤的陵寝。龙清清问皇太极和努尔哈赤的关系，方中说努尔哈赤是皇太极的爸爸。龙清清想了想说，也就是说北陵是东陵的儿子，方中笑着说对。龙清清说走累了要方中背着，没背几步龙清清呵呵笑着跳了下来，说浑身痒痒，看着天色黑了，俩人出了北陵，龙清清说等你有时间领我去看北陵它爸爸。

吃了饭方中去看电影，到了光陆电影院里，龙清清去小卖店买了水和一袋爆米花，电影开始没一会儿，一袋爆米花就被她吃完了，说走累了，把腿架在方中腿上，电影名叫《洗澡》，看到后来电影中的父亲去世后，姜武一个人还在坚持跑步的时候龙清清竟然哭得稀里哗啦。出了电影院龙清清问方中，那傻子为什么不和他哥走啊。方中说，这就是生活，一种重复的生活，习惯是改变不了的吧。

方中问龙清清回 KTV 吗，龙清清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方中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家里在公司看夜盘，不回去了。龙清清问什么是“看夜盘”，方中简单说了，龙清清说，你工作真好，撒谎不用现编。方中 say 上班时候出来没人问，问了就是开发客户，谁也不能管。

龙清清问方中要回办公室吗，方中说，去办公室你明天早晨就要起早走，龙清清撇着嘴说不行。俩人就在公司旁边的宾馆开了间房，进到里面龙清清高兴地说：“住下不走了，你早晨上班，我睡觉，等中午的时候找你吃饭，回来再睡，晚上等你下班就去接你，玩够了再回来睡。”方中说：“真要这么着，没几天你就

成猪了。”方中洗了澡，穿了短裤出来，问龙清清洗澡吗，龙清清从方中身边过的时候，掐了方中胳膊一下。一会儿听到龙清清叫，方中过去一看龙清清穿着内衣坐在浴盆边上洗脚，笑着要方中抱她出来。

方中把龙清清抱到床上，顺势抱住亲了起来，龙清清被亲得喘息起来，这个时候俩人完全是热恋状态，对于能发生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只是碍于龙清清生理问题，没能深入，龙清清枕着方中胳膊睡了。

第二天中午，方中和龙清清在宾馆餐厅吃了饭，龙清清说没意思，在这儿还影响你工作，要回KTV，就退了房。龙清清把手机还给了方中，打车走了。下午的时候，邓卫东来了，讲了讲送王芳的经过，看着邓卫东情绪有些低落，方中就约邓卫东晚上吃饭，邓卫东就到老吕他们那儿去了。

邓卫东和方中开着车到了一家叫“喝丢一只鞋”的小店，找了个靠里的位置坐下了。先说了一会儿交易的事情，又讲了些邓卫东在深圳的生意，话题落在澳门赌场上，邓卫东两眼放光地说着几次精彩的赌局，告诉方中现在去赌场直接就是VIP房。方中问他战果如何，邓卫东说输点不多，但已经把“百家乐”研究透了。道理和做期货一样，胜就要敢追，败就得保守。

“我在深圳看到有开网吧的，想在候城也弄一家试试。”邓卫东说。

“网吧？”这个名字方中还是第一次听到。

“就是上网的地方，一小时一块到两块钱，看看新闻，玩玩游戏什么的，投资不大，本来想让王芳经营，可是人走了，嘿嘿。”邓卫东喝了一杯酒。

“东哥深圳的生意还要做多久啊？”方中把话题转到生意上。

“越来越不好做了，危险太大了，没人敢做了，要不是靠关系，早停了。你看现在什么品种有机会，上次的咖啡我投的有些小了，利润少了点，哈哈。”邓卫东说。

“够王芳去美国的费用了吧？”方中说。

“没够，我不能亏了小芳，做人嘛，特别是对自己的女人要仗义啊！”邓卫东说。方中举杯敬了邓卫东一杯酒，这种情怀是值得尊敬的。

“东哥打算多投些？”方中问。

“兄弟，你在期货上的眼力我绝对放心。我是没太多的钱，但我有融资能力，等深圳的事情完了，我负责找钱，你负责交易，咱俩来个真正的合作，你觉得怎么样？”邓卫东恢复了从前的豪气。

“我可不只是在期货上有眼力，对投资我也很在行的。”方中说，“期货上的资金，我操作个一千万之内还可以，再大就不是技术问题了。现在市场里的大钱都有背景，儿子做亏了，妈妈给要，咱没有那样有力度的老妈。”

“是啊，这也是我不愿意在期货里多投入的原因，听说‘东远’那边打算做

天胶，你怎么看？”邓卫东问。

“少跟些问题不大，下面套了那么多人，下不去。”方中说。

“我再加点钱？”邓卫东说。

“我看不用了，公司也要自营，客户也有要跟的，少做点吧。”方中说。

“现在的生意没过去好做了，石化那边问我有什么项目可做的，我也没看好。”邓卫东说。

“你不是打算开网吧吗，在候城开个一百家，弄个连锁，没准大赚。”方中说。

“那才能用多少钱，对了，你知道北京有个连锁超市如何倒闭的吗？”邓卫东说。方中摇摇头。

“他们做了个预算，找人精算的，从厂家拿货，走物流那种模式，结果开到第一百零一家的时候关门了。”

“怎么会这样啊？”方中不解地问。

“人家精算的结果是开两百家以上赚钱，而且要同时开。”邓卫东笑着说。

“算得太精，把自己算死了。”俩人笑了。

“东哥，如果真有资金，你涉足房地产怎么样？”方中问。

“现在地产不景气啊，炒完把钱全卷走了。海南那边一幢别墅，一个月的租金才五百元，租了养鸡。”邓卫东说。

“我研究过商品、股票和地产的关系，现在我们国内的地产就像香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早晚大涨，低迷正是好机会。”方中说。

“哦，可以考虑，等深圳的事情收尾了，咱俩好好合计一下啊。”邓卫东说。

“从我父亲他们的资料看，我分析不会超过三年地产一定上涨，要是能把握住……嘿嘿。”方中没往下说。

“你和你父亲探讨过？”邓卫东问。

“没有，我说了他们也不会信，在太原街剩几套房子还愁呢。我说买两套，我爸不让，怕被嫌疑，我和他沟通不了。”方中说。

“买了留你结婚用真不错，上次你和我说过，那地点我看了，一等地段，我回来要是钱方便我也留一套，到时候找你爸打个折啊。”邓卫东说。

“最好你都买下，免得我爸犯愁。”

“说真的，兄弟你该结婚了，别像我似的，早结婚还是好些。”邓卫东说。

“东哥，你想过和小芳结婚吗？”方中问。

“想过，但是觉得不合适。你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开车开现代，喝酒喝蓝带，睡觉搂着下一代。”邓卫东说。

“我只有喝蓝带的资格，而且我只喜欢喝雪花，这话是说你的，换台现代吧，

哈哈。”方中说。

“王芳很好，可是和她在一起我总是不踏实，迷失吧！”邓卫东说。

看着比自己大几岁的邓卫东，方中竟然想到了那句“年轻真好”的格言，小孩子的时候，差一岁就看出差很多，老人的时候差十几岁也看不出差距。十年一代人，而且自己就感受到和一九七五年以后生的人有代沟，虽然和龙清清差了七岁但觉得龙清清也是自己的下一代，睡觉搂着下一代的感觉挺好的，而且自己和龙清清在一起也很般配，不像邓卫东和王芳，一看就是两代人，或者是自己感觉良好吧，找机会一定问问龙清清自己很老吗。

过了两天收盘后方中给龙清清打电话，忽然想起了，问龙清清：“清清，我是很老吗？”

“啊？”龙清清显然是被这个不着边际的问题弄晕了。

“啊，我是问你觉得我很老吗？”方中又问了一遍。

“不知道啊。”龙清清说。

“我是问你，你觉不觉得我很老，你怎么会不知道啊！”方中有些急了，难道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思考吗？

“是很老，老得都不行了，呵呵……”龙清清在电话另一头哧哧地笑。方中心里想，你等着，到时候就让你知道行不行了。

这天收盘后，秦总打电话要方中到他办公室，方中以为是利润分成的事情，进了办公室一看，高兴坐在沙发上，衣着讲究，头发光滑整齐，妆化得很自然，脸色也好看，脖子上系着一条丝巾，看着他微笑。

“高经理您好，什么时候到的？”方中边说边握住高兴伸出的手，还是只象征性地握了手指，依旧那么阴冷，看来这女人体质虚弱至极了。

“方总好，我来一会儿了，和秦总聊了一阵，秦总说你交易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高兴的笑容很适度，看得出场面上的应酬修炼的程度很高。

“您还是叫我名字吧。秦总是保护我，怕我出错，哈哈。”方中看看秦总说。

“小方啊，这次高经理是来谈开户的事情的，刚才和我说了想请你给操作。我和高经理讲了你的情况，包括你和卫东和公司的情况，具体事情还是你们谈吧。”秦总说。

上次回来汇报，方中对高兴并没抱有希望，这个已经和秦总讲了，因此对高兴投资的事情也没问秦总如何处理，听秦总这么说方中脑子里快速地判断了一下秦总的意图。同时和高兴聊着，高兴先说了自己开户的目的是套保为主，交易资金为一千万，等真正套保的时候再打钱。最后说：“听秦总说，你是要利润分成的，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

“高经理，我是后来‘天鹰’的，之前可以说是靠分成生活的，这个行为和

公司没关系。秦总很关照我，可是我后面还有几个人，他们有收集数据的，有分析行情的。我是一线操作，可以说是个团队，所以这个分成是我们的合作方式。您的操作又以套保为主，所以利润也不好计算。我和邓卫东是按30%分成的，您的资金又很大，所以这个尺度真不好定。”方中说完看着秦总和高兴。秦总显然对方中的提法很满意，看着高兴的表情，高兴沉默了一会儿，看秦总。

“小方啊，这样好不好，套保产生的利润不作为分成，交易利润的20%作为酬劳，你看怎么样啊？”秦总对方中说，也是在看高兴。高兴也看着方中，方中估计高兴已经接受了秦总的提议。

“要是高经理同意，我听秦总安排。”这句话也等于把高兴钉住了。高兴点头同意。方中说：“高经理，这只是一个协议，具体分成我会考虑的，主要是我那些兄弟不能在一起谈，所以得有个说法。”

“小高啊，方中是个不错的年轻人，你放心吧，他会尽力的。”秦总也给高兴一些安抚。在生意场上，拿出钱的人总显得是弱者，更何况这个弱弱的女人总是让人怜惜。送走了高兴，方中回到秦总的办公室。

“我没想到高经理会这么快开户，秦总对她的交易有什么指示？”方中为自己的判断辩解着，其实是在问利润分配的事情。

“这个我不管，你做主，交易上我相信你，只要稳妥就好。”秦总好像完全没懂方中的意思。

“秦总放心，我会做好交易和分配好利润的。”方中把要说的话讲了出来。

“你专心做高兴和邓卫东的仓吧，公司的仓暂时不要做了，你看怎么样？”秦总用询问的方式下达了命令，方中点头说知道了。

“手续费按正常收取，你的返佣按公司最高比例返，怎么样啊？”秦总说。

“谢谢秦总，只是佣金是否能按过去的方式给我，我有些担心，这事毕竟是条例不允许的，而且公司……”方中没再说下去。秦总笑笑说：“这样也好，你想得很周到，只是麻烦财会了。”

“其实就是给您找麻烦，你放心，以后不会麻烦您了。”方中给秦总作出了承诺。

方中回到办公室，看着夏琳琳做好的统计表，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行情在振荡，资金增长远没有上两个月快，利润的产生是自己短线交易的结果。薛青书的分析在振荡走势里没有明显的作用，这些数据已经反映出来了，过去就知道振荡势是薛青书的分析盲点，俩人的软肋就是这里了。一个好的射手，没有准确的坐标，谈不到打击的精确。

高兴这个账户怎么和薛青书说呢？里面有太多的可变性，又不能每次都对薛青书透明，这不是钱的问题，和薛青书的合作是前人的安排，和薛青书之间总是

隔着点什么，至少自己觉得隔着什么，希望是自己小人了，我只要保证在分成上不比人多拿一分钱就好了，可是这个最后在哪儿呢？

还是原来的做法，什么都明说，只是留出防备万一的钱，预防万一吧。可这个万一是什么呢？自从来到“天鹰”总是觉得危险向自己靠近，自己怕什么呢？难道是怕在“天鹰”站不住脚？现有的东西来得这么简单，这可能就是运气吧。说是凭本事吃饭，但有本事的人都会吃好吗？为了这来得容易的一切，一定要加倍注意，不能来得容易去得快。为了保护这一切，只要跟紧秦总就是胜利，秦总就是赐给他这一切的那位上帝。

高兴的款子如期入账，为了保密，秦总严令不搞开户活动，只悄悄地发了一万元的奖金给方中。钱到手后，方中立即去了秦总的办公室，说明拒绝拿这笔奖金的若干理由，把钱交给了秦总。方中觉得这并不是贿赂或者收买秦总，客户其实是秦总开发的。

秦总把钱收了起来，也没说什么。他告诉方中一件事情，高兴之所以这么快开户和大豆走势有重大关系。其实她早在别的公司开了户，而且做了一段时间，天胶的超常上涨令她不敢涉足，而那个户的主人是高兴的老公，买了很多大豆，由于听了方中的建议在刚向下突破的时候就止损反手了，而建议她老公买的那位公司经理在三天前穿仓了。方中问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是高兴自己说的吗。秦总笑笑，现在期货行业没大发展，但行业里人员流动很大，有的事情不想知道都不行。

交易很顺利，天胶价格开始拉升，有一千万的资金操作再也不用看着台面的剩余资金了。给薛青书放了一周的假，如果他的结论和自己掌握的信息冲突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开始的时候还在告诫自己出手轻些，可面对走势的波动那种狠劲又上来了。叶启刚打来电话，称赞着方中操盘的凶狠，他开始担心配资量了。高兴真的很高兴，最关心的还是天胶涨势的终点，方中感觉大地在我脚下。

过了几天，秦总将方中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先问了问最近的交易情况，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方中。方中一看，是一幢楼，楼后边是海。秦总说：“知道这是哪儿吗？”方中又仔细看看。

“好像是大连星海公园吧？”方中说。

“哈哈，你真行，就是星海公园。”秦总对方中看出照片的地点也有些意外。

“大连我只在那儿待过一天。”方中脑海里出现了一张很久没有想起的日本女孩子的脸。

“这楼有几套是省里收上来抵账的，价格很便宜，打算内部处理，可省里领导怕有影响，下放到各直属公司，分我们三套，于总和我还有老刘。可是我不打

算要，你有意思留下吗？”秦总问方中。

“得多少钱啊？”方中又看了看照片。

“靠西面这栋，把山，三，四，五楼，每套一百一十五平，三十二万，怎么样？”秦总说。

“不贵，可我没那么多钱啊。”方中一时看不出秦总怎么会把这么好的事情安排到自己身上。

“钱不是问题，老于和老刘也不会一下拿出这么多，而且现在房改刚开始，所以先按分配，最后再按政策办。他俩花不了这么多，只是你要是想要，我再给你沟通。”秦总说。

“您觉得我要合适吗？”方中还是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的话，只能要五楼，本来我是三楼，这样于总和刘书记也都能往下挪一层。你是刚到公司的，省里也会同意，和期货这边不发生关系。”秦总说。

“那我得拿多少钱啊？”方中问。

“钱先不用拿，以后手续办完了再说。”秦总说。

“那我谢谢您了。”方中高兴地说，老妈说过，给你钱你别多问，给东西也不用多问。

回到办公室方中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和谁讲这事。夏琳琳和陈海燕在屋里看书，方中实在是憋得心烦，这事只能对妈妈讲，还是给她打电话吧，回去再说有些忍不住了。下楼看看，各个房间都有人，干脆到外面用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妈妈听了很高兴，要方中把照片拿回来。但对方中说这事怎么听着玄啊，方中说自己也不托底，反正也不搭啥，先高兴一下再说了。方中上楼向秦总要了照片，哼着小曲回了办公室：“大王……要我……去寻山嘛……”



第十六章 赌局

高兴来办公室和方中谈计划抛天胶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近月价格低于远月，而主力合约是远月，月价差在七百点左右，高兴说如果能以目前远月的价位抛到近月那是太爽的事情了。方中把所有费用计算后，问高兴准备抛多少。高兴说目前有一千吨左右，但她泰国的朋友打算抛一万吨，可听说未见能交割上。

“高姐，你知道为什么天胶的价格会这么高吗？”方中问高兴。

“炒的呗。”高兴说得很天真，看来她对期货和交割同样是天真的认识。方中让陈海燕去沏茶，沏完茶回来示意她出去。方中等陈海燕走后对高兴说：“上海炒夹板，多逼空使得多方赚了很多，但几轮下来多头也接了很多货，还把东南亚的板材行业都成全了，交割库的也跟着沾光。所以后来多头聪明了，弄了个限量交割，这样少接了很多货，更聪明的是，一个合约交割要按成交时间排序，因此才会出现一个合约上市立刻出现巨量成交，等持仓量到了交易所限制的数额后，交易热情就减退了。这些最先成交的持仓具有最后交割的优先权，主力成交后一直会持有到交割月伺机而动，这种抢仓的现象您和您的泰国朋友知道吗？”方中问。

“啊，我说怎么新上市第一天成交会很大呢！”高兴说。

“在国内想交割，得花很大心思的，首先是交割库，验货很主要，工业品还差，有明确的品牌，农产品就是靠关系。多数坐庄的都先把前面的持仓占领了，到时候排序别人交不上。你调查过前两千名成交在谁的手里吗？”看着高兴摇头方中又说，“按目前状况看，只要交上就是暴利，因此我觉得会有很多人考虑交割的。”

“那边有个朋友答应给办，应该能交上。”高兴说。方中看看高兴，眼睛里闪出一道寒光，高兴看得一惊，方中知道自己失态了，马上露出微笑。

“高姐，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方中问。

“我做了个分析，现在的价格是一万五千多，按一万六算，我交一千吨，准备一千六百万，再把天胶送入库就好了。”高兴说得很简洁，看来是胸有成竹了。方中喝了几口茶，又把茶壶加满水，重新坐到椅子上。

“高姐，我知道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他们发现基差大的时候，就收那些占位的仓单，给那些持有人一些好处，然后再交割，但做起来很麻烦，而且交割库的关系必须理顺。”方中说。

“这些我来办，主要是要你帮着看看价格，什么时候是高价，越高利润越大嘛！”看来高兴对交割充满了信心。

“现在还有一个月进交割月，我分析是远月的，那么久我判断不了，现货月走势历来是最复杂的，我要时间研究。”方中说。

“‘中盛’那边的经理说，如果我在他们那儿交割，他们会帮我做好的，都不用我自己过去。你们公司和他们比太不正规了，而且他们说万一保证金有问题，他们负责配资，你们只顾着做投机，太不考虑客户的利益了。”高兴有些不高兴了。方中眉毛一扬，本来想说那你自己做吧。这女人已经在抱怨，当初秦总说，套保利润不计算分成，意思很明显了，说自己只顾交易，不考虑套保，言下之意直指自己的交易目的。

“高经理，这段时间您的利润是四十七万，这些我可以不收分成，只当做‘天鹰’公司对客户的服务。但你要我提供的分析，实在是我能力所不及的。”说完方中低头喝茶，没再说话。高兴愣了一下，微笑一下说：“那好，我考虑一下。”方中只把她送到了门口，回到办公桌前踹了高兴刚坐过的椅子一脚。

过了半小时，内线电话响了，是秦总：“方中啊，高兴好像对你很不满意啊，这个客户对公司、对你都很重要啊，你考虑一下啊。”方中本打算过去和秦总说清楚，可是交割的事情的复杂程度不比交易，交易错了就砍，只是一个指令的问题，而且从秦总的态度里也听出秦总的不满了，还是别解释了，只说我会处理好的。放下电话，方中觉得自己的态度是不太好，和女人计较什么呢，她不过就是要自己说一个价位，这个连分析都不用，只要在目前价位上加三百点，再画几条线就完了呗，忽悠她还不像糊弄个傻子似的啊！

到时候成交了她高兴，我收钱，反正和分成没关系。只要价格到了说的位置哪怕成交一手，我也说得对。到不了，只要在说价位的时候，在后面加上“附近”就OK了。三赢的事情被自己弄成三烦了。拿起电话准备打给高兴，刚拨了三个号又放下了，去你妈的，为你着想，给你赚钱，你还尽事儿。

邓卫东把电话打到了方中的手机上，问方中有事情没有，要带他去看场赌局。候城有几个大玩家，闲来就圈个局。有俩人，一个叫老五，一个叫小涛，俩人都是身家千万级的玩家。先是老五赢了小涛七百万，其实说是千万身家，这些就是全部了。老五嗜赌如命，给小涛上诉的机会，空跳一百万，输了不要了。小涛扳回了三百万，接着又把那四百万也赢了回来。

消息传出，各区的大哥们都来看热闹，结果再一局，小涛赢了老五的四百万。老五没现钱，说好拿娱乐城的部分股份赌一局，小涛也仗义，讲好自己输了拿出五百万，赢了收楼，从此这局就算完结，而且只赌一局。也就是说，这次是候城赌注最大的一把牌，赌注五百万。外围也开始了下注，赌谁能赢。

邓卫东兴奋地告诉方中，自己在澳门赌场最大的一局是从一万追到了五十万，要方中预测一下谁能赢。方中说这怎么会预测啊，概率1:1啊，你没问问王老师。邓卫东说问了，王老师说不为赌博作预测。

邓卫东说按关系远近应该盼老五赢，二十年的朋友了。方中说，你不是百家乐的高手吗，百家乐的规矩是连追，现在小涛的气势盛。邓卫东说，管他谁赢，自己就赌一万块，这种场合不能拉空，就赌老五赢了。方中说，不然我替你赌一万块小涛赢，套保一下。邓卫东想想说行，用期货手法赌博也有科学的地方。

赌局设在丽晶酒店三楼一个大包房里，方中和邓卫东进去的时候已经来了有三十多人，大哥们围着桌子坐着，小弟们靠着墙站着。邓卫东和这些大哥都是熟人，打过招呼后找了个位置坐了，邓卫东给大家介绍：“这是我弟弟，方中。”邓卫东说的是弟弟，而不是兄弟。过了很久方中和一个大哥谈起此事，那位大哥给方中作了解释，弟弟是亲戚关系，兄弟是朋友或者跟班。

桌子边的大哥都在谈笑风生，讲着道上的事情。墙边的小弟全是不言不语，目露寒光。方中想，一会儿能出现电影里火并的场面就好了，没准谁还能放几枪。这时候斜对面坐着的一个黑黑的胖子问邓卫东：“东子，你看谁能赢啊？”邓卫东说：“一把牌谁能看准啊。”那胖子说：“那你压谁赢啊？”邓卫东说：“我压老五。”胖子挥手叫过来一个人，邓卫东从包里拿出一万元钱，给了那人，那人在一个本子上记了，没数钱。那胖子又问方中：“老弟，你压点吗？”方中说：“我历来和我哥反向，我就压另一个人赢吧，也压一万，赢他的钱。”胖子说：“那可不一定，这局是这个桌子上人的，一会儿要看赔率的，不是说压一赔一那么简单的。”

方中从裤兜里取出刚才邓卫东给他的钱，交给了那个收钱的，那人问了名字，记了，也没数钱。这时候桌子对面有人说，外围已经收盘了，赌小涛赢得多，赔率是1:1.2。问还有人下注吗，收钱的过了一会儿公布，现场赌小涛赢的人多，赔率是1:1.1。那胖子告诉方中：“老弟，看到没，一会儿你赢了，只能赢九千。”

门开了，进来五六个人，其中两人在桌子前坐好了，邓卫东告诉这俩就是老五和小涛，本来以为小涛年龄不大，可看上去比老五还老。并没有电影中的场面，俩人都显得很轻松，座位离得不远，有人拿上一条扑克，老五从里面拿出一副。有人把牌洗了，和方中讲话的那个胖子把牌切了，开始分牌，俩人先是自己

看了，就把牌翻开了，小涛以对九获胜，整个过程只有两分钟。

俩人笑笑，握了手，赢的也没狂喜，输的也没晕倒，平静地走了。收钱的人拿钱过来，给了方中一摞外加九千元。方中收了，邓卫东笑着说当交手续费了，和其他人打了招呼走了。车里邓卫东告诉方中负责外围赌局的那人叫凯子，帮过秦总忙。一次秦总在丹东遇到了麻烦，凯子带人去了，把丹东闹事的人平了，现在还在保外，是道上有号的“鬼见愁”。给老五打了个电话，安慰了几句，问老五在哪儿，说是小涛请老五喝酒，说了改日再约，老五的电话被小涛接了过去，要邓卫东上来，邓卫东说和弟弟有事情，对方也没坚持。

邓卫东告诉方中，小时候和这些人在一起混，后来自己读了大学，但这些人和他的关系都是没的说，自己这一万元没输，找机会给老五，老五小时候陪自己打架，被拍了一板砖，现在疤痕还在。问起天胶的事情，方中只说感觉天胶水太深，害怕出问题，打算在郑州盘上找机会。邓卫东说，你快成我财神爷了，等我把深圳的事情料理完，咱哥俩一定搞一番事情出来。

周五下午，高兴来了，春风满面的，好像前两天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这几天，方中没有操作，只是在反复地看海南中商所的条例和交割规定。用笔把很多地方标注了，写了近五千字的交割分析，只是还没整理。高兴的事情他没有和薛青书讲，薛青书做出了郑州绿豆的走势，也没提出和方中见面，看夏琳琳的气色就知道俩人如胶似漆的。

“高姐，我这两天把交割费用和思路还有保证金的数目做了个计划，只是没整理，有些乱，明天能整理出来，周一给您吧。”方中说。

“小方啊，我明天就去海南，可能要等交割后回来，今天来，主要是听听你的意见。秦总那天说了，你一定有更深的考虑，今天一定要全盘托出哦。”说完微笑着看着方中，态度很真诚，方中要陈海燕出去。

“高姐，我提三点建议。一、分开交割。就是利用‘中盛’的席位交割一部分，如果他们配合，尽量在他们席位上多交割，毕竟他们‘中盛’系席位多。二、按比例分配保证金，和我们公司还有‘中盛’谈配资，一定要形成协议。三、根据您的资金状况，给我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操作远月，为交割护航。当然这要看您资金数量，如果连交割都不够，只能全力交割了。”方中说完把自己整理的材料交给高兴说，“这个您只能将就着看了”。高兴翻了翻，装在兜子里。

“我研究了前些时候几次逼仓的交割，和逼仓后的走势，还有几点说明和您讲一下，但只能作为参考，因为毕竟情况不一样。不要心痛仓储费用晚进库，越早生成仓单越好。选择好的价格一定执行，不要计较还有高价，以成交为目的，千万不要超仓成交。和秦总谈好公司能配给你多少资金，这件事我可以协助您，但您一定要自己谈妥。”方中说。高兴认真地听着。

“小方啊，你说的第三点是什么意思啊？”高兴问。

“高姐，以前逼仓后，主力把接的仓都砸到下个交割月，这次我觉得海南有些疯狂，先是咖啡，再是天胶，这事情要是发生在上海，我也不太担心，看看海南的地产，我真是有些担心，所以我尽我最大努力为您这次交割保驾护航！”方中只能这么说了。同一品种不同月份背离的走势好久没在期货市场演绎了，他要用高兴这次的交割，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一种完全独立的判断，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检验自己是否具备全面交易水准的机会。

高兴先给“中盛”的经理打了电话，说打算在“中盛”交割，问他们能提供多大配资比例，“中盛”经理说研究后给回复。高兴和方中去了秦总办公室，秦总说现在公司保证金比较紧，和“东远”协调后答复，回到方中办公室和方中把抛货价格作了最后的确定。高兴对方中说自己要回去了，明天就飞海南，她那位泰国朋友也是明天到海南。方中和高兴握手道别，高兴的手竟然有些热量，不知道是天气的原因还是兴奋的作用。

周六晚上高兴从海南打来了电话，告诉方中路上看了方中做的资料，又问了几个问题说真是太感谢你了，她那位泰国朋友很重视方中的分析，要方中关注走势，及时沟通。方中回绝了一切活动，在办公室看盘，看信息。与高兴和叶启刚保持着联络。收盘后方中一个人去游泳，潜到最深处，直到快要窒息的时候才浮出水面，大口喘着气，调息匀称后再下潜。

高兴告诉方中，把“天鹰”仓里的资金转到“中盛”五百万，这样方中还有五百四十七万，他负责抛售的是三百吨，离进入交割月还有一周了，价格终于涨到了事先计划好的价位，方中只对陈海燕说了个“抛”字。这个操作早和陈海燕说明过了。看到成交方中拨通了高兴的电话，通知成交了，问“中盛”那边成交没有，高兴说，那边说价格还会涨，再等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方中告诉高兴，过去分成的约定取消了，即便这次在远月交易上有利润也不分成，只是别忘了感谢秦总就好了。高兴不解地问为什么，方中说过去的协议是和他的团队的协议，而这次的合作团队不能提供自信的操作计划。但自己将全力完成这次交割，如果高兴信任他，同样可以操作远月，但是个人行为，不负责亏损。

高兴说，对于你的团队我不了解，只是信任你。你大胆交易，即便亏损这点钱我也亏得起，分成依旧。保证金去掉交割部分还有不到六十万。秦总对方中说，配资是不可能有很多的，现在各公司都缺钱，海南中商就像一个漩涡，把期货市场里的资金狂吸过去。但日内交易尽量提供资金供方中操作。

方中打了个电话给邓卫东，告诉邓卫东把他的资金停止操作一段时间，把高兴的事情说了，也说了自己对天胶的担心。邓卫东说：“你小心操作吧，咱们不急赚这钱。”收盘后方中给龙清清打了个传呼，对她只说了几个字“过来，现

在”。看到龙清清下车，方中拿着电话下楼了。

第二天价格又冲了二百多点，接着回落到方中进场价下一百多点的位置。高兴来电话问方中价格还会涨吗，方中说只有几天就进入现货月了，不好判断，但自己打算在远月卖出一些。高兴说“中盛”那边说进了现货月还会拉高，到时候抛比较好。叶启刚来电话说有消息庄家要拉远月，然后接近远月的仓。方中说，从盘面看远月的抛压很重，还是等拉起来后再抛为上策。叶启刚笑着说方中过于谨慎了，看着近千点的利润都不要。

收盘了，明天是下个月了。方中坐立不安，看什么都心烦，中午吃了半盒饭，想了一圈找谁散心，却发现这些人自己又都不愿意见到。最后决定还是找龙清清，和龙清清在一起很轻松，只是每到把龙清清送回 KTV 的时候方中就心痛。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渴望得到龙清清，只是一直在忍耐，他知道龙清清也渴望着自己。他开始蔑视过去建立的道德体系，这条绳索把一件自然的要求变得那么复杂，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每当面对龙清清的时候，龙清清的天真和对他的毫不防范，甚至鼓励他的神情，就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他，如同火焰般的炙热，在周身肆无忌惮地乱窜，要冲出去把龙清清撕得粉碎。

他出了公司，在路上漫步，候城下午三四点是个很有意思的时间，夏天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冬天却是一天里感觉最冷的时候。阳光穿过树叶，照在路上，斑斑点点。空气干燥清新，周围很平和，一点也不喧嚣。方中上了公交车，下车后才给龙清清打了电话，告诉她在路口等她，刚到路口龙清清也过来了，穿了件白底红花的连衣裙，斜挎着个小包。

问方中去哪儿，方中说去太原街吧。逛了一会儿，买了两件衣服，方中说想看电影，和龙清清去了“东北”电影院。选了小影厅的循环电影看，小影厅是情侣们的世界，二十块钱可以看一天，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经常爆满。看《大决战》的时候龙清清不喜欢看，把腿架在方中的腿上半躺在座位里，吃东西。方中摸着龙清清光滑的腿，看着电影，心里却想着交易。这部电影他早就看过了，那时候还是在开发区的时候，还去锦州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来时开发区举办爱国主义教育，爱国歌曲大赛。

电影里，林彪吃黄豆，身旁的龙清清在吃爆米花，方中对龙清清说给我几个，龙清清把口袋递过来，方中抓了几粒，龙清清用脚踹方中的腿说不看了，没意思。这时候林彪说：“廖耀湘要跑。”方中也学着对龙清清说：“龙清清要跑。”可猛地站了起来，出了座位，快步地往外走去。龙清清追出来的时候，方中正举着电话，在门口大厅里转。高兴的电话关机，按照常理，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是没电了。

龙清清过来问他发什么神经，方中说“廖耀湘要跑”。龙清清蒙了，方中说

是工作上的事情，和龙清清出了电影院，搂着龙清清的肩头，龙清请问方中的手怎么在抖。方中放下手使劲地甩了几下，龙清清握了握说还是抖。走了几步龙清清说你是不是病了，摸了摸方中的额头，方中继续给高兴打电话，还是不通。方中对龙清清说去吃饭，心里想，吃了饭再吃你，管他妈的高兴不高兴呢。

去了“食为天”，要了六瓶青岛，龙清请问方中怎么要这么多，方中说不需要你喝，龙清清白了他一眼，点了菜。方中不停地打电话，菜上齐了酒喝了三瓶，龙清清要喝，方中说，你要是不怕我喝多你就别喝，这些酒你知道我没事儿的。平常吃饭方中总是哄龙清清开心，现在只是在喝酒打电话。龙清清委屈屈地吃着菜，不敢和方中说话。方中也知道自己脸色越来越差，起身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回来和龙清清说笑。

龙清清的传呼响了，看了看，没回。方中以为是 KTV 或者王丽丽她们传的，心想不回也好，回了没准又约吃火锅或者蹦迪去。过了一会儿龙清清传呼又响了，龙清清看看还是没回。接着竟然是连续响，龙清清拿了手机到外面回电话，从窗户里看出龙清清很生气，最后竟然是冲着电话大骂，引得过路人直看她。

方中本不打算出去，可发现龙清清很激动，叫过服务生说结账，付了钱，告诉服务生别撤桌，一会儿回来。出了饭店，看见龙清清背对自己手在墙上画着，好像在气电话里的人，走过去就听龙清清说：“你才不要脸，你才骚货呢。”估计对方在骂她，她在用对方的话回骂。方中走过去，听龙清清说：“你自己看不住你赖谁啊，你老公，你老公昨天天搂着我睡呢！”听到后面有声音，龙清清转过身，正碰上方中冰冷的目光。

龙清清对电话里骂了两句国骂，挂了电话，有些不自然地对方中说：“一个神经病，我陪过她老公几次，不知道怎么有我传呼，天天给我打传呼，说我勾引她老公。”

“那你勾引没啊？”方中冷冷地说。

“你说啥呢，你说我会吗？”龙清清瞪着凤眼看着方中。方中嘿嘿冷笑了一下，说回去吧。龙清清气得一跺脚，把传呼拿起来，翻了几下，按着上面的号码打了过去。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把我传呼给你老婆干啥啊……你老婆天天给我打传呼……我也不能总关机吧……告诉过你了，别让她打了……废话，她一个劲地传，我凭啥不回啊……骂人我怕她啊……告诉你啊，以后你也别传我了，也别找我了啊……”龙清清挂了电话和方中回了饭店。方中让把菜热了，看看还有一瓶多啤酒，慢慢地喝着酒。龙清清低着头摆弄着传呼，过了一会儿抬起头对方中说：“我和那人真没事。”眼睛里浸出了泪花。

“我理解，不用解释。”方中微笑着说。可怎么也找不到话题了，就这么默默

地吃菜喝酒。手机响了，方中和龙清清都一惊。是高兴的号码。

“方中啊，这边出事了，要出人命了。”

“你在哪儿啊？”方中问，只觉得自己浑身在颤抖。

“我在广州，下午收盘的时候，多头都动枪了，抛货的都被打跑了，我那朋友和我先到的广州，他刚飞回泰国了。”高兴的声音也在颤抖。

“那你‘中盛’那边抛进去没啊？”方中着急地问。

“还抛啥啊，本来打算进现货月抛，可这情况人都危险了，听说明天还有政策出台，我只能在这儿看看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啊？”高兴看来是被吓坏了。方中安慰了一阵，说看看明天会怎么样吧，要高兴一定保重。

早听说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看来是真的了，抛橡胶变成了跑路，海南人的确海鲜吃得多，生猛。过去候城做线材的时候，一次空头看价格拉高把交易大厅的电线拔了，都说东北人彪悍，和海南人比真是差太远了。

方中对龙清清说自己工作上遇到了大麻烦，要她回KTV，龙清清也看出了方中的紧张。出了饭店直接上了出租车，一路上也没讲话，送完龙清清，方中回了办公室，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感到一种安宁。你离海南近，可你有办法吗？

第二天一早，叶启刚电话就打来了，说是交易所限制在现货月开新仓。方中一听，头一晕，说了声完了。叶启刚问什么完了，方中说和你没关系。叶启刚说，这边判断可能远月会涨，方中说，千万不能买，可能会暴跌，叶启刚有些犹豫。方中说：“叶总，这次的钱可以不赚，但千万不能去买，太危险，我感觉很不好。”叶启刚说：“那好，我先看看。”

其实从听叶启刚说，不允许现货月开新仓，方中已经明白了这次的布局。这段日子，方中一直在听和看，听高兴说，听叶启刚说。看网上的信息和评论，看仓单和持仓的变化。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尽量把不确定的和自己的分析不对高兴和叶启刚讲。但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紧绷着，每一根汗毛都在探寻着。

海南这次不同于上海夹板，时事不对，和现货价格的巨幅背离意味着巨量交割，而多头会采取一切手段抑制交割。看其疯狂的状态，交易所的人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将被裁撤的结局了。要令其疯狂，再令其灭亡。

开盘后，现货月发狂地飙升，按进场价算已经有三百点的亏损了，远月低开也跟着上冲了几十点，方中对陈海燕说，卖开一百。价格顶了一下，卖盘排山倒海地压了下来，庄家要做的就是，把一个习惯思维灌输给多数人，当他们相信后再反向绞杀他们，让他们带着困惑和自信无怨无悔地死去。

多数人狂买着远月，传说多头庄家用的是修三峡的钱，在现金为王的世界里还会有谁比他们更有钱呢？高兴的庄户交割仓位亏损了九万多，期货月赢利了四十万，叶启刚打来了电话，问方中还会跌吗？方中说“很多”！叶启刚也开始抛

开远月了，五分钟后在跌停上堆积了三万多手单子。方中去了秦总办公室，秦总也在看着电脑，脸色很难看。方中把情况告诉了秦总，说这个操作还没通知高兴，问秦总怎么处理。秦总盯着方中，看了很久，最后靠在椅子上叹了口气说：“小方啊，这个结果你早知道吗？”

“我是今天早晨彻底明白的，之前怎么会看懂呢？”方中说。

“一件事情真懂了，不容易啊。你打算怎么和高兴说呢？”秦总问方中。

“现货月里的事情我实在说不好，但看今天的架势空头死了是一定的了，用空头的亏损接空头的货，这就是逼仓。还有二十天的时间，保持远月对锁状态是关键，不知道‘中盛’那边怎么样，如果进了还好，没进就太糟了。”方中说。

“没进省得亏了。”秦总说。看来秦总对方中讲的“糟”是没理解，方中也没解释。方中清楚，如果高兴在“中盛”真的抛了要交割数量的现货，只要没有超额卖出，就不会被最后的上拉打出场，这样最后现货的成功交割会有巨额利润兑现，如果没有抛出，将会损失巨额运费和运作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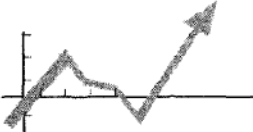
“按高兴的资金能保持对锁已经是占用公司资金了，所以您还是指示我怎么对她讲吧。”方中说。对于高兴他已经做到最好了，接下来可能产生的利润按照和高兴的约定自己可能会没有一点好处，只要秦总一点头，这笔巨大的利润就是他和秦总的，哪怕都给了秦总他也愿意。

“这样吧，今天的交易还是结算给高兴，明天之后你尽量按对等给她操作，超量部分还是按过去的方式结算，最近上面查得很紧，做得小心些，能不做就别做。赚钱的机会以后有很多，和高兴沟通好，这个客户也是你的财富。”秦总的话让方中很感激。

方中并不是生高兴之前的气，对于个人感情和工作他还是能分清的。邓卫东给他的感觉是良师益友，是周森的延续，在他身上，方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与人相交的方法，甚至对女人的态度。秦岭对他的爱护也令方中视为恩师，为邓卫东和秦岭做什么他都无怨无悔。高兴是女人，是客户，在工作上他会全心全意地为她提供服务，以至于放弃所谓的团队利益，这是职业道德。但令他无法忍受的是，期货多年积累的经验总结的这次交割建议，竟然没有引起高兴的重视，而“中盛”那位经理的空洞的承诺却令她兴奋不已。

难道女人对利益的渴求比男人要更无限？把职业操守当做虚伪，把经验积累当做偶然，用她的柔弱无视别人劳动。男人其实比女人更脆弱，都以为男人伤害女人却不知道受伤的男人更多，伤得更深。或许这个时候方中的判断还很幼稚，不懂得人与人相处的多样性，以为把工作和私人情感分得很清就是对的，其实是一种错位，或者把对龙清清的怨恨错位到了高兴的身上。

“中盛”那边没有抛进去一吨，高兴说，那位经理开始打算把原来预计抛现



货月的抛到远月，在他俩犹豫的时候远月跌停了，而且这个价格也无利可图了，方中建议就把货处理了，高兴说观望一下吧。过了几天天胶现货大跌，海南的现货比外地的现货还要低很多，高兴说打算拉回候城再说了，又过了两天，候城的价格也大跌。没办法就地卖了，八千九百元一吨。看来期货真正地主导了现货，没几天现货跌到八千，高兴也高兴了一下，但这个高兴是无奈的，做现货的人，在面临价格剧烈波动时所作出的反应是和做期货人没办法相比的。再见到高兴的时候，方中想到了一个词儿——“枯萎”，高兴连握手的力气都没有，这个时候她的手可能会更冰冷。

最终的交割价格，比高兴的进场价高出了四百元。交割量极小，很多仓在最后的狂拉中爆掉了，远月的护仓成功，而且又给高兴赢利了三十万。可是高兴在天胶上总体亏损了二百七十万，主要是处理现货和运费造成的，随后的现货暴跌多少安慰了她一下。

方中只是感到身心疲惫，叶启刚倒是赚得沟满壕平。在一次管理人员会议上，秦总告诉市场部总经理，要经纪人开发客户的时候留心有要天胶现货的没有，只要说要不给钱也可以拉货，比市场价七千八百还低，量大可以做到七千五百。市场部经理问，要是人家货要了不给钱咋办？秦总说，你们只管卖，在中国估计还没人敢吞这家的货。方中偷偷问秦总货是谁的，秦总说货主是叶家人，方中说看来叶启刚也接了很多货啊，秦总笑了。



第十七章 “天鹰” 坠落

秦总走了，离开了“天鹰”公司，到某个县级市当市长去了，大家都把秦总升了作为了早晨见面的问候语。秦总临走的前一天告诉方中升职的消息，叮嘱方中在公司要好好干，既没提结算的事情，也没说房子的事情。秦总紧紧握着方中的手说，我看好你，遇到困难找我。可没告诉方中去哪里找，后来手机号也换了。

于总成了主管，秦总的走和高林、周森的离去给方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了秦总的身上，对于“天鹰”他却不抱幻想。有秦总这个靠山远比有个百万客户实在，他处心积虑地积累着和秦总的关系，却被一个升迁而粉碎。但毕竟秦总给了他很多机会和实惠，天胶的后期，他疯狂地操作，手续费远比应该得到的分成高出很多，这使他明白了一点，只有钱是最忠实的。

客户和你分成，带有恩惠，拿到钱的时候，感觉到的是沉重，对未来的合作成绩担心，这钱还不一定是不是你的呢。而佣金则不然，它就是你的，谁也不会有异议，哪怕是客户亏钱了，拿到它的时候，还可以安慰那颗被市场折磨得疲惫的心。

从前留存的“基金”终于派上了用场，原来是想作为操作亏损对客户补偿，现在动用了，把薛青书应得的给他了。也没有提公司没有结算的事情，那时候自己有幻想，所以现在才会有缺失，而正是有了先见之明才不至于在薛青书面前丢脸。人在失落后只有自己才会真正地安慰自己，别人的安慰没有任何价值。鲁迅的伟大在于他发现了阿Q，方中不为自己的丢失抱怨，却为自己的高明而欣喜。就像对龙清清的情欲熄灭后，开始了道德上的满足，在精神上安慰肉体上没有得到的满足。我真伟大，和一个漂亮女孩子睡在一起多次，却恪守住了，可是那情欲真的熄灭了吗？

有一种人，心里对一件事情充满了渴望，当别人把他的渴望送到面前的时候，却装出矜持和不屑，这就是虚伪。方中就是这种人，很虚伪。叶启刚多次邀请他去东远，他却一再推辞，内心却渴望着去。但是他又舍不得“天鹰”，不是舍不得头上“交易总监”的虚衔，也不是舍弃不了所谓的编制。他已经习惯了在

“天鹰”的感觉，每当他出现在人前的时候，大家的眼神令他欣慰，这种满足要比赚钱更强烈。

一次和龙清清去“日月岛”玩，遇到一个女人唱《心雨》，歌声婉转，加了很多的拖腔，满场喝彩。后来在 DJ 台后看到她在吸烟，默然地吸烟和台上唱歌的时候判若两人。方中同样害怕这种失落在自己的身上出现。从“鸿信”到“天鹰”很顺利，但是中间的那段寂寞令他痛苦。人不是都有勇气开始的，每次开始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重要的是坚强。对“天鹰”的留恋只是对开始的恐惧，坚强不只是不哭。

于总接手后，方中在等待，等待于总像秦总一样青睐于他，就像坚持一项既定方针一样地坚持对他的态度。他没有特别去拜访于总，他觉得那样很无耻，就像一个荡妇一样，既然虚伪了，就不要淫荡了，守住做人的底线，比乞讨到前程重要。事实上这次等待于总要比上次等待秦总要好，首先有了很重要的编制，自己的名衔和办公室，还有邓卫东的资金做支持，最重要的是来“天鹰”后打出来的地位。

也就是说现在有了等待的资本，公司的自营已经停止，这谁都没提到停或者继续，但却自然地停止了。陈海燕成了最清闲的人，在她的电脑里装了很多电影和歌曲欣赏，谁做老总和她都没关系。汪迎春还是没受到重用，就像王芳说的一样，没人在意她。可她却在在意自己，经常光顾，这里离于总要比二楼近。于总介绍她一个仓，她来找方中，提出合作，方中只是含糊应付着。好在有很多人都愿意为她出谋划策，渐渐地也来得少了。

天气越来越热了，白天在办公室还好，晚上回家热得有些难受，说装空调，可妈妈说她咋不热啊，她的确不热，白天的时候她也没凉快着。和龙清清仍保持着联络，但却没有过去的那种感觉了，很多事情不能想，这个世界上，思考和不思考全是一样的。太阳不会因为你思考而更加灿烂，也不会因为你不思考而暗淡。龙清清也不会因为方中要品味那种清纯而放弃她的生活，除非你能给她一种新的生活。

方中一想到龙清清就心痛。想到她在自己怀里的妩媚，就会想起她也会把同样的妩媚献给别人，她那温软的舌尖，在别人口中同样如海市蜃楼吗？

曾经多少次地问自己，对龙清清的的感情是什么，不是爱，因为没做到无私；不是情欲，因为没有疯狂。自己其实是在违背一种自然，和她做爱是自然，两情相悦，无可厚非，而自己却一定要把这种风花雪月当做纯情恋情来品味，只是在证明自己的强大，在期货里的软弱用一个女孩子来证明自己强大。

遇到龙清清这样风尘中的女孩子希望她是个圣女，对于安琪一样的女孩子却

希望她放荡，最终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所谓高尚的精神和卑劣的情欲，道德与不道德的界定是由自己来决定的。

龙清清回了家，每天打电话，为方中工作上的事情担心，告诉方中注意这注意那，方中也顺水推舟说工作不顺利，举着敬业的大旗强奸善良。很多事情越是想割舍越是割舍不下，貌似坚强的背后是软弱，男人比女人更软弱。

高兴消失了，再也不做期货了，这次交割就是一场噩梦，或许那枪声将会伴随她一生吧。邓卫东结束了深圳的生意，国家抓走私很严厉，总理被一个走私贩子惹恼了。走私货真便宜，中国老百姓只知道便宜，买得便宜卖得也便宜。

天气变得凉快了，说心静自然凉，真是扯淡，热就是热，凉就是凉，一定要用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说另一种事情，事情越来越难懂了。

人对事物有态度和行动，对事物有积极的态度几乎人人都有，可积极的行动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出来的。方中自从来到“天鹰”后很少和邓卫东以外的客户接触，因为他觉得在这些客户面前要做到慎言，对行情的交流是难免的，说错了，影响客户判断；总说对了，影响他们和经纪人之间的关系。行业里有潜规则，谁都不容易。

与经纪人的交往也很少或者说很浅，不像他们似的从招聘到上岗有很多的融合机会。做了这个总监，其实是个不上不下的位置，没实际的权限，因此就没真正的工作。和中层管理人员也是如此，在人群里的位置真的非常重要。这时候方中才明白，自己只是秦总在公司体制中的一个外挂，秦总走了，这个外挂可有可无了，这就是宿命。

人如果一直紧张就不会有时间深刻地思考，闲暇之余方中开始总结自己的期货之路，思考不会改变外界却可以改变自己。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大学老师，有课就上，没课就走。没人管你在做什么，只要没有学生投诉你，哪怕你连课都不上，工资是一分钱也不少给你，咱有编制。秦总曾讲过，为了裁撤某些编制，总理长时间地和这些部门领导谈话，竟然累得站不起来。这个编制自己轻易就得到却从来没在意，看来真是不懂得珍惜拥有的。

直到有一天，陈海燕对方中说：“方哥，最近公司出事了，你知道吗？”方中才从深刻思考中走了出来。

“怎么了？”方中问。

“过去外盘时候的事情，现在调查了。”陈海燕说。

“不是一直在查吗，还没有结果啊？”方中说。

“这次成立专案组了，听说直接对总理负责，已经抓起很多人了。你不知道啊？”陈海燕说。方中没吱声，这些和他没有关系，自己就像一个技师仅靠出卖技术活着，什么时候手艺人人都没罪。

“大伟是国安的。”陈海燕说，方中有些意外，但马上冷笑了一下，没说话。这种地方没国安的倒是稀奇了，汪迎春真牛，被国安的人打入内部了。

“有些人跑了，有六七个。”陈海燕说，看来事情真的很严重了，过去对“天鹰”的判断看来是客观的，做期货这行身家清白是关键。不知道邓卫东会有问题吗，还有秦总，想到这儿方中发现自己已经是置身风浪之中了。

“海燕，大家都在干什么啊？”方中的问题显然是说，有事儿的在怎么应对。

“各顾各呗，没事的看热闹，有事的想辙，敢跑的都跑了，不敢跑的等着。”陈海燕说。平常看是单纯的女孩子，其实都很鬼精，没有一个简单的。

“有你事吗？”方中问。

“呵呵，我倒想有，不够格啊。”陈海燕说。方中本来想嘱咐她一些事情，想想没说，真要是问到陈海燕，现在教得再怎么好，审讯的一拍桌子就全招了，没有事，也变成串供了。

邓卫东打了电话，只说交易情况，但说的都是怎么看了，这么做行不了的话，这个时候在电话里说公司的事情有些不合适，主要是怕影响邓卫东，国安的早都来了，电话还能安全啊。邓卫东是听出话外音只说这些天忙，不来公司了，没事，方中也听明白了。

于总更懊恼，上任三个月就开始被调查，公司业务完全停止了，只有些小經紀还在玩命地跑客户，赶上前辈，实现梦想。过去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像看到了希望，现在连公司的门都不愿意看到，终于理解有人为什么会逃学了。方中的办公室成了盘房女孩子们的休息室，老总们都忙于应对，三楼几乎是空楼。方中从她们嘴里知道事态的变化，虽然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人都是好奇心重，越是没关系越是好奇。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话用在现在不算准确，但却贴切。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人与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远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最明显，有说有笑的人一定没事，有事的都没心思吃饭了。中医讲四大上火，拉稀屎，撒黄尿，眼睛红，嘴起泡。前三种症状不得而知，嘴上起泡的人越来越多。环境影响心情，难怪人民盼着解放呢。

很多行业都在宣扬一种工作态度——自律。期货公司中也讲这俩字，但一定是讲得最少，而遵守程度是任何行业所无法比拟的。即便在这种环境中，经纪人已然努力地摒弃环境带来的干扰，电脑显示器上数字的闪动所产生的力量是无尽的。为客户理财的责任是神圣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不只是口号，多数人无条件地执行着。期货交易的就是一种标准化合约，客户和经纪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一种合约，一种诚信的合约。

有人在敲门，还没等陈海燕和方中说话门就被推开了，进来两个人，其中的

一个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走到方中桌子前：“你是方中？”正在看盘的方中抬头看了一眼这两人：“你是？”那人从档案袋里抽出两张纸，把其中的一张递给了方中。

传讯通知

方中于13日上午10点，到金秋宾馆405室接受询问。

专案组

一张白纸，一行打印的文字，一个简短的署名，连个公章和签字都没有。既不符合公文写作要求，也不符合法律程序，可是你绝对不要怀疑它的真实性和行政效力，再严重地说是司法效应。另一张纸是接收回执，方中拿起桌子上的笔签下了名字和日期，俩人转身走了，门发出“砰”的一声。

陈海燕畏畏缩缩地走过来，眼睛瞟着方中，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张传讯通知，看了一会儿放到了桌子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空气凝固了，身体竟然被空气压得往下坠，喉咙竟然像是被掐住了一样，显示器上的数字迷迷糊糊却格外刺眼。脑子里一片空白，呼吸变得吃力了。

错了吧？我没事啊？我来“天鹰”的时候外盘交易早停了啊，没我事儿啊！不对，我有事儿，而且是很严重的事情，来“天鹰”前就有事，在“天鹰”也有事儿，如果把漏税当做没事儿，实在是太天真了，看来什么也瞒不过组织。要保护薛青书，哪怕是牺牲了也要保护同志，只有邓卫东知道薛青书，估计他不会出卖薛青书，最多讲到自己，向我开炮吧！

想到这儿方中回过神来，空气融化了，最多补税了，最坏丢掉编制，反正也没啥用处。吸了口气，身体舒畅了，系统又正常运转了。“嘿！”方中小声地吼了一下。“哎呀！”陈海燕抖了一下。“你咋了？”方中问。“你要吓死我呀！”陈海燕把手中的签字笔扔了过来，看来真是吓到了。“嘿嘿，倒杯水。”方中说，这是他第一次要陈海燕给他倒水。

陈海燕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转到桌子后，放在了方中的手边。看着陈海燕，方中突然产生了抱住她的想法，抱住她的双腿，把头埋在她的胸前，闭上眼睛用她身上的气息驱散胸中的恶气。看着陈海燕转身回到椅子上，叹了口气，要是龙清清在就好了。陈海燕看着方中：“方哥，你也有事？！”“海燕，我……有……大……事……”

第二天方中醒得很早，躺在床上寻思：“‘鸿信’的钱应该没人知道，邓卫东的分成也不会有问题，工资和返佣不犯法啊，只是公司的分成有些麻烦，这样

数额变得很小了，即便追回损失也不大，而且可以向薛青书要一部分，不能白保护你啊，换了别人一定会出卖你。”

方中在床上翻来覆去，开始了幻想。一张破书桌，后面两把破椅子，桌子上一个破台灯，上面是一个200瓦的灯泡，桌子前是一把椅子，后面靠墙站着两个腰扎皮带的武警，自己被按到椅子上，对面的墙上用红色油漆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椅子上的一个男人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说！你到底漏缴多少税！”另一个女人拿着笔，翻着白眼等着他交代，问话早已写好。

“就您知道那么多了，真没了！”方中可怜巴巴地说。

“你后面的人是谁？！说！”问话的人把灯对准了方中的脸。方中想要躲闪，被身后的武警按住了肩头，手指抠进了肉里。妈的，要是平常就你俩，削晕你。

“我后面的是武警，你看不到啊！”方中昂起头，怒目而视，眼睛被晃得流出了眼泪。

“你再顽抗枪毙你！”问话的人声嘶力竭地喊着。

“打死我也不说！”

方中幻想着被审讯的情景，躺在被窝里作着心理假设，要是这样会不说吗？洗漱完毕出门的时候，突然觉得可能回不来了，往屋里看看，竟然没有看到妈妈，再见的时候可能是隔着一道铁窗了！对母亲讲一下吧，不然警察通知家属的时候，她一定会晕倒。现在告诉她也会晕倒，反正都是晕倒，还是晚一点晕倒吧。

清晨的空气是那么的清新，阳光灿烂而柔和，路上车水马龙却不喧嚣。清风拂面，树叶婆娑，行人快步却不匆忙。KFC里点餐的服务员依旧热情地给顾客添着乱，他在这里多次等待过龙清清，龙清清也多次地等待过他，还是进去坐坐吧！

在点餐单上划了一个套餐，还有饮料，服务员说要是你一个人，这些足够了。接过单子，看着她又去给下一个顾客添乱去了，到柜台前只要了一杯咖啡。这里的咖啡连速溶的都不如，可咖啡对他来说意味着在“天鹰”的开始，也代表着他期货生涯的又一次开端。端在手里只是为了看着那液体的颜色和升腾的热气，感受着纸杯上传来的热量，喝了一口，这味道怎么能支持咖啡涨到四千啊，供求决定价格，口感决定销量，看来咖啡到顶了。

今天是不用去公司了，可能以后也不用去了，做期货真好，不去公司连个招呼都不用向人打，也不会有人质问你。这里走到金秋宾馆也就一小时的路，现在才八点，如果现在去是心虚的表现。但是去晚了，难免让人觉得傲慢，没事也有事了，至少要懂得公民的义务吧。看来还是准时好，自己过去崇尚的准时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快九点的时候方中出了KFC，走过玻璃窗的时候，看到服务员把那杯咖啡倒

进了垃圾箱里，原来销量是浪费出来的。阳光有些刺眼，空气也混浊起来，身边的人都匆匆忙忙的，只有他缓慢地走向金秋宾馆。出来的时候如果妈妈给他一碗壮行酒现在会是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吧，自首的道路竟然如此漫长而沉重。

忽然又想起一个问题，自己操作的自营利润结算自己并不清楚，还有那一万元的开户奖，秦总是怎么处理的，自己都不清楚，要是问起来怎么办呢？难道传讯自己是为了调查秦岭？这么说，自己是没事儿的，专案组的目的是秦总，真要如此怎么办呢？这比自己有问题还难说，这些事情自己都说不清，秦总对自己的栽培难道要用忘恩负义来报答？现在连秦总都要掩护了，走到市长的位置不容易啊，自己即便回不去，也要咬牙挺住吧！你给我一个信任，我还你一个信任。

差十分钟十点的时候，方中上了宾馆四楼，楼层服务台墙上挂着的表上显示着红色的日期，13。看来真是不吉利，抬手敲门的时候看到门上金色门牌上的405心里一紧，不会被谋杀了吧？！敲门后进进了房间，是个套间，外屋的人问你找谁？我是方中，谁找我？桌子后面的人说到我这来，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着副眼镜。示意方中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开始翻桌子上的材料，并没有台灯和武警，也没有标语，可心里还是紧张。

“有两件事情要你证实一下。”那人翻着东西说，也不知道在找啥，可说的是要你证实，看来不是自己的问题，心里稍稍放松了一下。

“一九九五年三月，你和王芳开发了一个客户，这个客户后来参加了公司的包做，你说明一下情况。”他还在翻腾。

“我是一九九五年底来公司的，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王芳，所以不知道那客户的事情。”方中说，但觉得自己的声音颤巍巍的。

“你前一段时间给秦岭做经纪人，说说秦岭的资金和操作结果。”他竟然还没找到要找的东西，经纪人要是你这样早被客户踹了。

“我没给秦总做过经纪人，我操作的是邓卫东的资金，结果都有结算单，做了很多笔，还算赢利吧。”方中再次紧张起来，本来不愿意提到邓卫东，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说秦总的事情，如果说做自营，这也是有责任的，干脆不说吧，问了也不说。除了领工资，其余的没我一个签字，怕你啥，法律讲的是证据吧，多亏当初有计划。

“你说的都属实吗？要负责的。”那人终于把桌子上的一堆材料翻到了地上。方中俯身捡起掉在面前的几张纸，放回桌上，那人连看都没看，可方中看到其中一张上写着孙晓莉的名字，她也在劫啊！

“都属实，我可以负责。”方中说。

“那你回去吧，有事再找你，把家里电话、你的传呼都留下。”那人还在翻着。

写下了电话和传呼，方中逃出了405，妈的，连三分钟都没用，害得我担心了十几个小时。方中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公司，上楼的时候，竟然没人关心他被传讯的事情，是他们不知道还是不敢问呢？面对审讯你们谁能像我一样地大义凛然。陈海燕看到方中回来，高兴地给他倒了杯水，问怎么了，方中说他们弄错了，打字出的问题，陈海燕笑了，看得出，她没信。收盘后方中领着盘房的几个女孩子去吃饭，到二楼的时候，看到孙晓莉，把她叫到了楼道外，告诉她看到专案组的卷宗上有她的名字，但并没要求她一起吃饭，谁知道还有谁是国安的人呢！

期货交易需要心态配合，不是说高兴就会赚钱，郁闷就会赔钱，真正的交易心态是平和中带着渴求，渴求中带着淡薄。在郁闷的环境中心情一定会不好，压抑的环境使人烦躁，但思想却会飞扬，经历一次挫折，就好像成熟很多，成熟了，看事情的角度也广阔了。

十月的一天，很久没响的传呼突然响了。是马宁的电话，自从上次见面一直只是电话联络，就连传呼费也只剩一个多月了，人的联系纽带只是一个号码，号码换了，情意也就断了。马宁一直在忙生意，方中觉得和陶雨接触怕马宁多心，而且安琪的事情以后，开始的三个月里想见陶雨，后来的三个月里怕见陶雨，后来为了忘记安琪干脆把陶雨一起忘记了。难怪关在瓶子里的妖怪会有那么多的想法。

马宁的外贸做得风生水起，一架打完了，都成了朋友，事情的发展往往是意外，把国内的东西往外运，从俄罗斯带回来手表、相机、望远镜、呢子大衣和皮货。后来俄罗斯的东西不好卖，就带俄罗斯姑娘，怕陶雨骂，干脆兑给下家，一个赚两千，全都哈拉少。

约好周五晚上见面，还是原来的那家饭店。放下电话，先想到的就是安琪，会看到她吗？看到她会怎么样？她会怨恨自己吗？会尴尬吗？还会去那间宿舍吗？那里曾经令自己魂牵梦萦了好久，也懊恼了好久，那张床，那床上的人，她的热情，她的声音，她的味道。

周五回家后，方中决定穿得随意一些，过于突出，怕让安琪觉得是在卖弄，已经做错了，别再伤了她。即便安琪责怪自己，也是当初处理事情不得体，希望你原谅我，希望你很好，最好忘记那一切。

出租车里，收音机正播放着点歌节目，主持人一个劲地接电话和说感受，喋喋不休，难怪叫“住持人”。终于播了一首《goodbye my love》，司机在歌声中把车开得格外深情，等信号的时候把音量放大了一些，看了一眼方中。方中的右胳膊放在

车窗上，玻璃落到了底，眼睛看着远处，好像没有听到那婉转的天籁之音。司机又开大了些音量，方中看了他一眼，司机说：“邓丽君！”方中点了下头。

包房里有十来个人，多数都见过，打过招呼。陶雨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安琪坐在她身边，陶雨胖了很多，特别是脸，又大又黑，对比过去的清秀像是两个人，看到方中过来，站起来叫着哥。方中这才发现，陶雨的肚子鼓起来了，惊讶地说：“小雨，你怀孕了啊！”眼睛却看着陶雨身边的安琪，像是在说你好吗？

“呵呵，都五个月了，哥你也不关心我了。”陶雨摸着肚子说。原来说怀孕的女人最美，美的是孕育生命的神情，那么幸福，那么甜蜜。

“安琪，你好！”方中微笑着看着安琪说，眼睛里闪烁着迷离，前面的担心都变成了关切。安琪还是那么恬静，更加有风韵了，好像一枝百合。

“你好，好久不见了。”安琪的眼神是深邃的，看不到埋怨，看不到失望，也看不到喜悦和热情，真的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方中努力地想从安琪的身上搜寻到过去的信息，但是徒劳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看来只是自己觉得不是水，其实还是 H_2O 。

和马宁坐在一起，听马宁讲着生意和俄罗斯美女，在女人面前最好的话题还是女人，把自己对女人的感觉说给男人，大家探讨，但绝对不避讳身旁的女人，甚至希望她们听到听清，最好一起探讨，说女人的事情，最好是被女人认可。最后的晚餐也有一位女人，看来再伟大的聚会都不能没有女人，永恒的是女人。

笑容好像是笑给男人和男人们说的话的，眼睛好像是专注着讲话的人。可只有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做给身后的那个女人，男人与女人的对决中处于下风的永远是男人。把女人的微笑当做了恩宠，随意的一个动作竟然觉得是在对自己发出信息，客气的敬酒也认为是恩赐，这种紧张就像是偷了东西的贼，坐在失主的面前，怕被认出来一样。

安琪出去了，一会儿领进来一个人，一个男人。马宁给介绍，是安琪的男朋友，很内向的一个人，只是和大家点了点头，眼睛划过方中的时候，方中觉得他是在瞪着自己。他把笑容赔给了安琪，安琪的眼神深邃而迷离，方中只有把微笑做得格外真诚，当避开安琪的时候，偷偷审视着那个男人，陶雨很热情地和他招呼着，那人很拘谨，和其他人比起来，显得很老实。

陶雨逼着方中讲故事，方中推脱不会，陶雨撅着嘴说不讲生气了，过去这些都是你讲的，一定要讲。看来女孩子变成女人后失去最多的是朦胧，得到的是真实，真实也可爱。方中嘴里答应给陶雨讲，眼睛却在瞟着安琪。

“灰姑娘第二集，上次参加完舞会后，灰姑娘又要去参加另一个舞会。仙女也出来了，把桌子变成了马车，把南瓜变成了马，可这时候灰姑娘说不能去了。仙女就急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变完了，你不去，怎么了，灰姑娘不好意思说。仙女

说，你说吧，咱们都是女人有什么啊。灰姑娘就说，我那个来了。仙女说，这个啊，好办，看菜筐里有根小黄瓜，就用魔杖一指，变成了卫生棉，给了灰姑娘。告诉灰姑娘和上次一样，不能超过十二点。灰姑娘在舞会上玩得很开心，就忘了时间，快到十二点的时候，赶紧往家跑，马车还没到家的时候，就十二点了，一切恢复原样了，可是灰姑娘却笑了。”方中讲完看着陶雨。

陶雨问灰姑娘为什么笑啊？方中说，一切恢复原样了。方中发现安琪轻咬着下唇看着他微笑，方中知道安琪听懂了，看着大家迷茫，举杯敬大家酒，有听懂的在笑，告诉没听懂的，大家一阵嬉笑。从领口看到安琪的脖子，好像上面还残留着自己的唇印，看着安琪端杯的手指，想到它抚摸自己时候的紧张。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被那指尖抚摸过吗？自己的唇印是否被他拂去了呢？

有人要走了，方中也赶紧说要走，陶雨说要送方中，方中说你还是别动了，陶雨说别人看着孕妇笨，其实并不笨，要安琪陪她下楼，出门的时候方中和安琪的男朋友点头告别。在楼梯口方中拦住了陶雨，说了几句要陶雨注意的话。陶雨去厕所，只剩下了安琪和方中。紧张再次降临，方中看着安琪，安琪也有些不自然，不像刚才那么从容，不知道说什么，俩人只是默然地站着，看着陶雨从卫生间出来，安琪突然说：“上次那家咖啡厅，你等我。”

路上的东西好像都在摇晃，秋天的夜晚一切都那么宜人，风有些凉丝丝的，但吹得人温暖，树叶摇曳着最后的身影，等待着飘落。飞蛾勇敢地扑向了车灯，在光芒中陨落，街道旁的店铺里飘出各式各样的香味和各式各样的音乐声。

这家咖啡厅，人很少，这个时间，很少有人光顾，店里奶油的味道闻着很有食欲，服务员懒散地靠在柜台里，看着窗外的景色。还是坐在过去坐过的位置，这样等安琪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卑劣吧，给自己一个回忆，给安琪一个安慰吧。等待的大忌就是想着时间，想着过去的事情，想着那令人难忘的感觉，只是手中的咖啡和屋子里的奶油味破坏了对安琪身体味道的追忆，看着窗外的灯光，蓦然回首自己却在奶油飘香处。

等安琪站到眼前的时候，方中才回过神来，坐在椅子上扬起头看着安琪。安琪盯着方中，方中示意安琪坐。先前的紧张没有了，眼睛从上到下地梳理着安琪，就像看着一个好久没见的朋友，当目光扫过安琪玲珑曲线的位置时，放肆地停留在上面审视着，慢慢地移开继续梳理着。最后安琪被看得有些局促了，说了句看啥啊！方中这才把目光温柔地停在安琪的脸上，迎合着她略带羞怯的目光。

服务员问要什么，方中说两杯咖啡，安琪说这么晚了喝咖啡怕睡不着觉，方中依然告诉服务员咖啡，安琪没再坚持。等咖啡上来后，安琪看了方中一眼，喝了一口。

“我犯了几个错误，”方中说，“一、那天不应该着急走，以至于忘了要你电

话。”安琪笑了一下，又喝了口咖啡。

“二、想问陶雨，没敢。”方中说。安琪抿嘴笑了，看了方中一眼，没言语。

“三、想了你很久，最后把你忘了。”安琪终于笑出声了。

“你这也叫想人啊，你没骗我，你说的，我也想过，比你还想得多点。”安琪的眼睛迎着方中的眼神，目光在空中纠缠在一起，不愿意分开。

“我怕你问陶雨，自己也不敢问。可是我没忘了你。”最后的一句好像在说方中的无情。

“我也不是忘了你，只是那么一说。还好我没问陶雨，不然错得更严重了。”方中辩解着。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问题既好解决又难解决，没有死去活来，也不会有恩恩怨怨。接下来的谈话俩人只是在说一些各自的状况，这种熟悉的感觉逐渐加深，最后互相留了电话，方中把她送上了车，看着汽车的远去，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天鹰”解体了，由于问题严重，被依法处决了。经纪人们就像一群猢猻，各自寻找出路去了，多数人早就恨透了这个职业，碍于手中客户，被迫饱受着煎熬，这个结局对这些人来说，是最好的解脱。也有痴心不改的勇士，投奔别家公司，开创自己的未来去了。一个期货公司的解体意味着其他公司的壮大，经纪人就像蒲公英一样飘向接纳他们的土壤，这家公司死了，但它的魂还在，或者说依附到更加强壮的躯体上去了。

乔亚明和杨大伟结伴去了大连，听说很多小资金在大交所会得到配资，这样可以尽快完成暴富的梦想。临行时方中为乔亚明饯行，乔亚明说大连一定是我的终点。

没人告诉方中应该做什么，方中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邓卫东把资金提走了，按利润给方中三千元钱，方中笑着说算了，至于吗，邓卫东也笑了。之后经常地小聚，电话打得也勤了，没有利益后觉得更轻松更亲近了。

方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带编制的编外人员，公司散了，组织竟然没搭理他。自己也缺乏沿着队伍留下的印记追赶部队的勇气。一般公司解体，公司职员还能得到一笔遣散费，“鸿信”那样的小公司都给了，可这只当年翱翔的飞鹰陨落的时候，没人去感叹，只是越快越远地离开它，免得被它砸到。

别人还有些私人物品，除了打印的一些图表方中什么也没有。过去的叫历史，“各个民族及其政府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从这点来说，每个时期都是特殊的。”说这话的人叫黑格尔。做期货的人相信历史会重演，对历史的回顾，来指导今后，方中并不在意过去的东西，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鞭没了，神还在。把钥匙交给了办公室，空着两手去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第十八章 暮霭沉沉楚天阔

龙清清回来了，换了一家 KTV，经纪人换公司和陪酒女换酒店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为了生存，陪酒女赚钱的方法很直接，就是赚客人的小费，客人心甘情愿地给予，都快乐。经纪人都想通过为客户赚钱来赚钱，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愿望比陪酒女美好，因此要高尚。但结果未必都快乐，追寻高尚是痛苦的过程。

方中和安琪见了一次面，越发觉得亲切，坦诚相见之后的相处比较起朦胧变得简单了。日本人真蠢，把“坦诚”理解为脱了衣服的意思，但也有其深刻之处。有一个红颜知己的感觉真好，何况是两个。

安琪说她的男朋友是她初中的同学，她读高中后那人就业了，在一家国企，现在工厂不景气。今年春节后遇到了，接触后，觉得他人挺老实，现在俩人挺好。方中想问，你不觉得会遇到更好的人选吗，可是没敢问。安琪说陶雨曾经想要撮合她和方中，但觉得方中太孤傲，安琪不一定适合。方中憨厚地说自己可能更适合做情人，安琪笑了，笑得非常的甜蜜。

经委通知方中回去上班，去了两天办公室说具体工作要等一段时间，先在办公室帮忙，问方中在“天鹰”负责什么工作，方中说发报纸。办公室说发报纸归传达室管，但传达室归办公室领导，不过如果专人负责管理传达室不合适，还是作为机动人员吧。

第三天的时候方中就不去了，也没人问，到了开资的时候去财务领工资，工资条上的各种明细比交易所的水单还多。一个信封里的钱竟然有整有零，也不知道哪天的工作那么没有价值，好在也没事可做。开资的晚上和老黑、小会儿吃饭，结账的时候，看到方中的工资条，老黑和小会儿十分诧异，竟然不让方中结账，说大家是朋友，不用撑门面，方中很感动，酒肉朋友也有真情。

程达明找到方中，先是谈了一下工作安排，要方中要有耐心，后来问方中懂股票吧，方中一周后从证券报上找了几个跌得惨的股票给了程副主任。办公室主任知道后找了个机会问方中有内幕消息透露一下，过了几天方中把道听途说知道的消息告诉了办公室主任。财务的几位会计出纳也问方中，方中把告诉程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的东西分别告诉了她们。黑猩猩选股票也会赚钱，更何况我了。除

非大盘不涨，只要涨，就都会涨的。每当股市大涨就会有很多人自诩是股神，却不懂得股票里的赢利只是对时间的另一种诠释。于是有很多人开始向方中学习股票如何做，什么是期货，被同事认可也很快乐。

方中喜欢上了看电影，自己去看。在食堂吃过午饭就一个人去太原街，买张票可以看几个电影，除了循环的，也可以串着看，看门的后来也认识方中了，随他看了，电影院里的人比街上的人少很多，有一次竟然电影院里只有三个人，待遇比较高，包场。

老妈说大舅打电话说他亲家办事情，方中问是什么事情，妈妈说，大舅亲家骑摩托车摔了，差点丢了命。方中问这个也办啊，农村简直太疯狂了。妈妈说：“你猜猜叫什么名目？”方中说：“大难不死？”妈妈说：“差不多，你再猜猜？”方中说：“那就叫必有后福？”妈妈说越猜越远了，叫“死里逃生”。方中说，有学问、形象，一定是大舅给起的。

妈妈说你要是有时间就去一趟，当玩了。方中说，算了，这名目咱家和人家没配，你寄点钱得了。晚上梦到自己回到那广阔的田园，像足球场一样大的院子，被他小时候骑过的鸡，还有那头他一直认为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被他骑毛了的猪。高粱地里喷香的乌米，还有那头被他驯得服服帖帖的毛驴，还有一条小河波光粼粼，河里一群光着屁股的小孩子。

姥姥家的老屋，房檐下露出的椽子，挂着的苞米棒子和辣椒，这种房檐下到了晚上用手电可以照到家雀儿，还有小燕子筑的巢，农村人轻易不会去打搅这些小邻居。房门里飘出的热气夹杂着记忆中的味道，是那么的香。周围传来阵阵的鸣叫声，永远也分不清是青蛙还是蛤蟆。大舅和舅妈举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大外甥回来参加“死里逃生”晚会。跟着大舅和舅妈进屋的时候看到横幅的背面写着：外甥狗，外甥狗，吃完饭就走。方中笑了，耳边响起了不知道是大舅还是舅妈的声音，但觉得还是蛙儿的鸣叫，有些像是从水底传来的。

手机在响，已经十二点多了，会是谁呢？一看号码不认识，还在响，即便打错了也接吧，可惜四毛钱了。

“方哥，我是冯萍。老黑和小会儿和人家打架了，被人家扣起来了，你能过来一下吗？”电话里冯萍带着哭腔说。问了地点，方中又给龙清清打了传呼。龙清清说今天冯萍没上班，打架的事情她也是刚知道的，看冯萍着急，想起了方中，遇到困难只有找当地的朋友出面，也不知道这个朋友是否管用。

方中说一会儿去接龙清清和王丽丽，穿了衣服，屋子里虽然不冷，可远没有被窝里温暖，给纪军打了电话，说有事情，纪军说十分钟后到。方中想了一下，既然是为了解决打架，还是多找个人好，即便自己不打架，怎么也有些站脚助威的人，又给苏福江打了个电话，听到苏福江媳妇问，就说一个朋友病了，要他俩

去帮忙。

手机又响了，龙清清说王丽丽着急，自己先去了，在打架的饭店会合。在阳台上方向中看到纪军的车到了，悄悄地关了门，溜下楼去。先接了苏福江，看到两个胖子在一起，方中觉得再严重的问题也能解决。纪军和苏福江问是什么事情，方中说了，苏福江说没想到你还给小姐当保镖，纪军说他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只有咱俩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方中告诉他俩，一会儿不用他俩出面，在车里等着就好，纪军没吱声，但苏福江说不出面来干啥啊。方中说只是来平事儿的，不是找事儿的。方中告诉纪军邓卫东的电话，如果不好办就给邓卫东打电话，告诉了他怎么说。

车到了饭店，停在门口，龙清清和王丽丽还有冯萍出来了，后面还有两个人，站在门里往外看。方中下了车，苏福江也跟下来，盯着对面的三个女孩子问方中，哪个是嫂子啊。方中踹了他一脚，给龙清清和苏福江作了介绍，纪军从车窗里探出头看，方中告诉龙清清，这个就是纪军，龙清清冲纪军笑笑。让龙清清和王丽丽在车上等，方中和冯萍进了饭店，门里的俩人一直窥视着。

冯萍说，九点多的时候来这儿吃饭，快吃完的时候，邻桌的人挑逗冯萍，结果老黑和小会儿和对方动了手，对方有五个人，打在一起后老黑和小会儿吃了些亏，对方跑了，饭店的人把他们仨扣住了。冯萍怀疑那些人和饭店的人是一伙的，饭店要冯萍他们赔钱。方中问老黑和小会儿伤得严重吗，冯萍说只是皮外伤，没啥大事。问饭店要赔多少，冯萍说要他们赔一万元，方中问，都弄坏了什么，冯萍说只是一些盘子、碗和啤酒瓶子。

饭店不大，散台的桌椅东倒西歪，有几个盘子、碗和啤酒瓶子被摔碎在地上。靠墙坐着几个人，斜着眼睛看着进来的方中。冯萍走过去对其中一个说：“大哥，我朋友来了。”那人有二十四五岁，穿了件毛衣和牛仔裤，跷着的二郎腿一直在抖着，一边抽烟一边斜眼看着方中。

“我是他们的朋友……”

“靠，我以为是什么大哥呢……”方中的话被那人打断了。

“我是他们的朋友……”方中继续说，但话又被他打断了。

“你能咋地啊……”

“我是他们的朋友。”方中顿了一下，见对方不说了，继续说下去，“过来是解决今天的事情的，有什么就对我说吧。”说完站在原地，看着那人。

“他们把我饭店砸了，赔钱吧。”这人说完看也不看方中，抖着腿抽着烟。

“谈赔偿的事情前，能把我那俩朋友放出来吗？”方中说。

“那不行，先谈赔钱，给了钱就放人。”这人的腿抖得更厉害了。

“如果我见不到我这俩朋友，也不好谈赔偿吧？”方中说。那人没理方中，继

续抽着烟，旁边的人说：“你哪那么多废话呢！赔钱就放人，听不明白啊！”

“那好，如果你们不让我见我那俩朋友，就不谈了。”说完方中拉着冯萍转身往外走。

“把那俩小子放出来！”抖腿的人不耐烦地说。

进去了俩人到里面，一会儿老黑和小会儿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四五个人。方中看着他俩，小会儿和老黑头发蓬乱，脸上有点青肿，冲俩人笑笑问：“你俩没伤到哪儿吧？”俩人看到方中，有了些精神，摇头示意。方中说：“我来替你俩摆这事儿，你俩没意见吧？”看俩人没说话又说，“那今天我就做主了，你俩不要吱声了，记住没有！”声音变得很严厉。方中回头对那人说：

“首先我替我这俩兄弟给你道歉了，给你饭店带来了麻烦，请原谅！”说完对那人微微点了下头，继续说，“我听说是因为和另外一伙人发生了冲突，才把你们的东西损坏了，那些人跑了，现在我们谈一下赔偿的事情吧。”

那人把手里的烟扔在了地上，收起二郎腿，把烟蒂踩灭了说：“你这俩朋友有点装，把我们饭店砸了，还要横。你这么说，我也不多说了，你赔五千元钱吧！”说完看着方中。

“我想知道，他俩都损坏了什么，可以吗？”方中问。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啊！”那人用手指着周围。“吃饭的人看打架没结账就跑了，好几桌呢！”估计他也觉得这些东西要五千元有些多了。

“根本就没有别人吃饭，就我们两桌，你少讹人啊！”冯萍高声地说。

“这样吧，我来是解决今天这事情的，你看看赔偿的钱数还能少些吗？”方中诚恳地说。

“那你打算赔多少啊？”那人翻着眼睛说。方中看了看周围说：“赔你五百吧，你看好吗？”

“多少？五百？你开玩笑啊！”那伙人嚷了起来。方中没吭声，看着那人。

“你可以回去了，他们不能走！”那人站起来，竖着大拇指比画着说。

“那这样吧，要么你报警，要么我报警？”方中说着从上衣里掏出手机，看着那些人。那人看了看方中，最后说：“你等一会儿。”说完进了里面。一会儿从里面又出来个三十多岁的人，走了过来，看了看方中，拉了把椅子坐了，对方中说：“你们也坐吧。”方中点了一下头，告诉冯萍三个人到远处坐了后，自己坐在离来人不远的地方。

“我是这店儿的老板，听我弟兄们说了，你这俩朋友把我店砸了，把我兄弟也打了，光是东西就损失了两千多块钱的，你给五百肯定不行。”说完告诉那些人清点东西。他看着方中问：“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吧？”方中看看对方，觉得没印象，笑笑没吱声。

“对了，老五、小涛对夹那天你在现场吧？”他好像记起来什么似的。方中看他说：“对不起，你可能是认错人了。”说完笑笑，又说，“我听说好像是小涛赢了吧？”这时清点的人回来对方中和那人说，东西损坏了两千多的。

“我这俩朋友在这儿和别人发生了口角，给你们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害得大家现在都没睡觉，所以我再次给诸位道歉。我提出的赔偿数额，应该合理，如果你不接受，只有报警解决了，这样等于又给你找了麻烦。你还是想想，如果觉得差不多就高抬贵手把这事了结了吧！”方中说。

“其实这也不是钱的问题，我在这儿开店，被人砸了，没个说法，以后我这店就没法开了！”那人看着方中继续说，“而且他俩很狂，把我兄弟也打了，人不能白打吧，要是我把他俩送派出所，就得拘了。话我是说明白了，你自己合计！”那人看着方中。

“他俩是和别人打架，不是砸店，如果来砸店，你也不会让他俩这么站在这儿，是吧！真要是送派出所，最后都是给自己找事，不管怎么讲，你是场面上的人，不会这么不开面吧，就当交个朋友吧！”方中冲对方赔着笑脸。

“老弟是个场面人，今天给你面子，就按你说的吧，都这么晚了，别为几个板子争了！”那人挥了下手。

“那我就谢谢大哥了，明天晚上我们和朋友过来，在这儿吃顿饭，大哥一定得赏脸到场儿，交个朋友。”说完方中和这人握了握手，冯萍拿了五百元钱给了先前抖腿的那人，又是一顿胡说八道的客套。出了门，龙清清看到他们出来了，从车里出来，跑过来拉着方中，上下地看着，好像刚才打架的是方中一样，苏福江在后面发着感慨。

给大家作了介绍，老黑和小会儿说要请大家吃饭，纪军和苏福江说改日吧。苏福江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方中、老黑和小会儿坐在后排上，三个女孩子坐到各自家人的腿上。苏福江侧身回头监督着坐错了没有，刚才还是紧张兮兮的，马上就吵闹起来，方中抱着龙清清的腰悄悄地把手往上蹿被龙清清狠狠地掐了一下，痛得叫了起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嘻嘻哈哈的，先把老黑他们送回了家。

看快三点了，方中让纪军把苏福江送回家，他和龙清清打了一辆车去了“天鹰”旁的宾馆，交款的时候龙清清争着拿钱，方中问龙清清怎么了，龙清清说，一会儿告诉你。进了房间，随着房门的关紧，首先感到的是被阻断了的声，静得耳朵在鸣响，只有靠着俩人用力地喘气带动空气的流动。

窗户外路过车灯把双人床上的白色床单映照得像是在闪动，龙清清一件一件地脱去外衣，方中接过来一件一件地挂在衣柜里，那个身体早已熟悉，呼吸里可以感觉到她的热切和渴望，渴望着被深度地探察，随着身体的晃动，头发亮晶晶的，眼睛亮晶晶的。只剩最后一件内衣的时候，她努力着褪去，可是手臂竟然变

得软弱无力，难以完成。

方中把她轻轻地揽到怀中，指尖穿过秀发捧起那张生动的脸，凤眼变得更加细微，温软的舌尖同样如海市蜃楼，伏下身去吸吮那绽放的花蕊，竟然像是在雾中，被浓雾包围，分不清是抱着雾还是雾围着你。掀开被子把她放进里面，在她转身的时候，后背上被胸罩带勒出的印迹像是一道伤痕，破坏了身体的完美。

龙清清笔直地躺在被里，刚才还死气沉沉的被子覆在她的身体上变得生机勃勃。在她炙热的目光中，方中慢慢剥开自己的伪装，幻想着一会儿褪去她身体上最后一层遮挡时的欣喜，尽量让这一刻漫长而有回味。当掀起赖在她身体上的被子时，发现早已经是颗刚刚去皮的荔枝，水汪汪颤巍巍的。还没看清的时候被两只触手拖进了深海，我是龙女，淹死你。

“刚才要和我说什么？”方中手指在龙清清的肩头轻轻划过，眼睛看着那张生动而潮红的脸问。

“忘了，嘿嘿。”龙清清懒懒地说，凤眼微合，从细小的缝隙中看着方中。方中的手慢慢地游到龙清清大腿上，那里还有着一丝潮气，微微地一用力，龙清清像是被电到了一样，笑着钻到了方中的怀里。

“我说我说……”龙清清呵呵地娇笑着。

“王丽丽告诉我，小会儿有一天看到你工资条了，以后花钱就别和我争了，行吗？”龙清清说得很自然，就像是告诫他要注意身体一样。方中并没有被刺痛，只是觉得有些沉重，看来女孩子真的很注意你的钱包，能为你捂住这也是一种幸福吧。

“清清，以后你养我好吗？”方中借机把头伏在龙清清的胸前。

“你别哄我了，你要是能被我养着，我倒是愿意……”龙清清把身体转到了方中这边，看着方中。方中钻到龙清清的怀里，他并不想和龙清清对望，这时候女人的眼睛可以看穿男人的心肺。

“我只是在大连的时候，遇到一个大学生，和他好了一阵，没有因为钱陪人睡过。我不喜欢年龄大的人，喜欢年轻的，喜欢读书的。”

“你好色啊……”方中把龙清清扑在床上吻着她的嘴唇、耳朵和脖子，龙清清像一摊泥一样任凭抚弄。

“我一共有过三个人，最早的对象，和我一起出来，就像老黑他们一样，后来他和与我一起的女的跑了，再就是大连的那个学生。”龙清清说。

“那还缺一个啊！”方中把胳膊肘拄在床上手托着下巴迷离地看着龙清清说。

“你不是人啊！”龙清清气得踹了方中一脚。起来去卫生间了，一会儿里面传出水声，方中推开门坐在马桶上看龙清清在水雾中晃动，都说灯下看美人，却不知道水雾中的美女更加迷人，等龙清清出去后自己洗洗出去了，看到方中冒着热

气出来，龙清清娇笑着掀开了被子。

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

第二天十点多方中才清醒过来，赋闲也好，可以放纵自己。看着身边沉睡的龙清清，手指划过裸露在被子外面的肌肤，让触觉记忆下每一寸肌肤的感受。去轻吻她的头发和耳垂，发际间飘出淡淡的香味，肌肤中渗出的体香更加令人心醉，难怪张资平对清晨起床的女人那么忘情。欣赏了一阵，方中轻轻地起来洗漱了，回到被窝里。龙清清也醒了，看着方中微笑，懒懒地没动，过了一会儿起来去卫生间洗漱，回来时，擦着头发，坐在床边准备穿衣服，被方中拉进了被子里，“你不去上班了啊！你不怕撑死啊”！男人竟然如此贪婪，一经得手，就再也不要伪装。

方中被龙清清拉着走在街路上，像是被赶出来的两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中午的阳光很明亮，但觉得离你很远，它的光芒拒绝温暖你。龙清清抱着方中的胳膊把头倚在方中的肩头，寒风吹过有些凉意，龙清清微微抖了一下。

“你穿得太少了，酒店有你衣服吗？”方中把龙清清揽在怀里，站在路边，等着出租车。

“我来的时候还没怎么冷，没带。”龙清清委屈屈地说。车来了，俩人上了车，方中对司机说，去太原街。

新世界商场里方中拉着龙清清到处地试着衣服，龙清清没有化妆，皮肤有些黯淡，就更显清纯。龙清清说平时买衣服都是买些便宜的，就图个样式和数量，很多衣服都是穿了一次就不要了，拿回家送人了。看到价格都很贵试来试去就是不想买，一件米色的羊绒大衣被她穿得格外显眼，自己也觉得很漂亮，可是最后还是说不要。方中站在一旁，看着龙清清的时装表演，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穿什么都漂亮，但高品质的服装却能衬托出另一种气质。

买下了大衣，方中又拉着龙清清去买了一双皮靴，服装讲的是整体效果，买大衣的时候龙清清就显得有些局促，可穿上皮靴后看得出她十分的满意。方中知道她不喜欢自己给她花钱或者是这个时候给她花太多的钱。自从认识龙清清方中就感觉得到，龙清清不是为了钱和自己在一起的。龙清清拎着鞋盒子，里面装着换下来的鞋，方中觉得还是差点什么。

拉着龙清清来到卖手提包的柜台前，龙清清小声对方中说，别买了。方中说一定要买，龙清清无奈，服务员帮着选了一款，龙清清拎在手里，整个人的气质再次发生了巨变，引得旁边的人也打量她，都市里的女人是包装出来的。

走在路上龙清清引人注目，心里有些惴惴的，但也很得意，挽着方中，皮靴

的高跟在路上发出嗒嗒的响声。找了个粥铺，俩人要了两碗粥，邻桌的人瞟着龙清清。尽管有些饿了，龙清清并没吃很多，等方中吃完了，看着方中，眼睛扑闪着。

“你不用怕我缠上你。”龙清清小声地说。方中一愣，抬头看着龙清清。

“我春节后就回家了，家里给我介绍了个对象，要是差不多就不出来了，家里反对我在外面，我说在五爱街卖服装。现在人都明白，时间长了家里担心我嫁不出去。”龙清清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忧伤。方中看着龙清清，眼前这个清秀的女孩子就要满身油腻满手猪粪了，可能还会生上一群孩子，变得臃肿不堪，想到这儿，他的心像是被石头压上了似的，一阵阵的疼痛袭来。

“你要是方便能不能陪我这段时间？”龙清清哀怨地看着方中，“就像王丽丽他们那样。”声音竟然小得无法听到。

“好啊。”方中说。龙清清笑了，笑得竟然那么凄美，方中的心再次被刺痛。一个端着粥的大男孩因为看龙清清竟然撞到了桌子上，龙清清扑哧笑了。龙清清拉着方中出去了，两手紧紧地握着。

老黑传龙清清，问去不去昨天的那家饭店，说方中昨天答应人家了。这些人，竟然连场面上的话也当做承诺。方中说不去了，老黑说就是不去也要请你昨天那俩朋友，方中说不行，都是自己人，没说的，老黑急了，方中拗不过只好说给纪军和苏福江打电话。龙清清兴奋地问昨天的事情怎么办的，方中说陪人钱就完了呗，没啥说的。纪军出车，苏福江问有酒喝还有妹妹吗，方中你说你看我像妹妹我陪你，苏福江说怎么也找一个，你们左拥右抱的，不能让我要单吧。方中问龙清清，有合适的人给他找一个，给人家小费呗。

龙清清问钱谁出啊，方中说我出呗。龙清清皱着眉头说，不然我陪他吧，省点钱。方中在她腰上挠了一把，痒得龙清清连连告饶。龙清清给王丽丽打了个电话，让她找个女孩子来。方中问要给人家多少钱，龙清清白了他一眼，你以为我们就认钱啊。

最后还是去了那家饭店，老黑说不能丢了面子，以后还要在这儿混，到了那家饭店，把人家吓了一跳。以为回来砸场子来了，等那位老板到了，大家一阵客气。老板说今天这顿他请，老黑和小会儿也豪情万丈地和他们对付着。王丽丽带来了两个女孩子，等苏福江来后，自由选择。

饭店老板姓姚，看大家真心来捧场，说方中讲究，说话算话。又叫来了亲朋好友，人越聚越多，方中和他们客气后和龙清清情意绵绵地说着话。冯萍悄悄地给龙清清讲着昨天的经过，龙清清抿着嘴不时地看着方中。老黑和小会儿意气风发地和老姚的朋友们拼着酒，苏福江和那女孩子玩得很开心，和老姚谈着生意经，把牛皮吹得清新脱俗。

去厕所的时候老姚再次问方中，老五和小涛那次在没在场？方中再次以含蓄的方法弄得老姚摸不着头脑，回去后对苏福江说方中深不可测。苏福江以超人般的海量席卷了全场。老黑他们都觉得相见恨晚。

过了两天，下午龙清清给方中打电话说是要来接方中下班。方中说不不在以前的地方了，龙清清问怎么了，方中告诉龙清清是因为带她去办公室住的事情被公司开除了。龙清清问不会这么严重吧，只是住也没做什么啊。方中说什么都没做，别人谁信啊。他告诉了龙清清新地址，龙清清说一会儿就到。

看到方中从大门出来，咧着嘴说，你们公司也太不讲理了，就是做了，也不至于这样啊。看着她信以为真的样子，方中想，就不告诉你真相，讹死你。问龙清清有什么事情，龙清清一下高兴起来，说带方中去个地方。

到了离老黑他们不远的小区，龙清清领着方中进了一个单元，上了三楼，从包里拿出一把钥匙，打开门，拉着方中进屋，说这是她要老黑帮着找的房子。屋子里很简单，也干净，只有一张老式的双人床，问方中可以吗，方中笑着把她推倒在床上闹了起来。看到被子陈旧，方中和龙清清去买了一床双人被和床单、窗帘，龙清清争着付钱。方中把龙清清拉开，对龙清清说：“清清啊，咱俩这样，先花我的钱，等我没钱了再花你的好吗？”龙清清说：“何必分那么清啊？”方中说：“告诉你一句话：‘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龙清清想了想问是谁说的这么有深度的话，方中告诉她，讲这话的人是“孙子”。

又买了一个小电饭锅、一个大勺、两个饭碗、两个盘子和一些日用品，回到出租屋下面又买了大米和两样菜，龙清清说要给方中做饭吃。龙清清问方中她做的菜好吃不，方中实话实说，气得龙清清说明天你做，还不一定赶上我呢。

第二天，方中做了一条鲤鱼，炒了一盘绿豆芽，龙清清吃得非常高兴，撑得躺在床上不动了，说没想到你做的饭这么好吃。征服女人要先征服她的胃，这是个美好的谎言，如果是真的，那厨师一定最抢手。后来龙清清缠着方中教她做饭，方中想想说不教，龙清清问为什么，方中说你学会了做给别人吃，不教，龙清清说你真小气。

男人改变女人一点，女人改变男人一生。和龙清清的同居竟然是方中离开家的开始，从此以后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激情后的相拥而睡，甜蜜也辛苦。一个人睡了二十多年，身旁多了一个人，开始有些不习惯，等习惯了，旁边没人又觉得孤单，人生就是习惯。原本以为你只是短暂的插曲，却没想到竟成了不朽的传奇。

龙清清每天回来得很早，后来只是下午去混一会儿。老黑和小会儿也经常过来，方中和龙清清商量新年的时候去棋盘山玩。我要和你送走一九九六迎来一九九七，一九九七对于中国是充满希望的。方中能和龙清清辞旧迎新是俩人最深刻

的回忆了，不去想以后，只把握现在。

圣诞的时候，方中和龙清清从下午就开始到处玩。去年圣诞是在“天鹰”过的，那热闹的场面依稀如昨天，却没有今天恬静。龙清清买了一个很大的糖葫芦举着，街上的人比去年多了一些，过去只有天主教徒才过的节日被中国人逐渐接受了，和龙清清去了教堂，龙清清竟然虔诚地跪在十字架下，不知道默默地祷告着什么，随后的中国式磕头引来了教徒们的目光。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方中正在办公室喝茶时手机响了，一看号码不认识，是北站附近的，接了。话筒里传出龙清清的声音：“我走了，本来不想和你说，可没忍住，谢谢你，帮我把书里看到的情节变成了现实。那天我在耶稣面前说，如果他真的有灵，让我以后还会再遇到你，保佑你幸福。再见了，方中！”

没有痛楚，只是感到默然，电话被挂断了，听筒里传出了“嘟嘟”声，方中眼望着窗外被风摇曳的树枝，对着“嘟嘟”声说：goodbye my love.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巨星陨落。这位更新了中国系统的老人，最终没能实现自己在有生之年踏上属于祖国的香港土地的心愿。市场以低开祭奠这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用高走来告慰英灵。鲜花伴着骨灰撒向人间，飘落在祖国的大地上。

小平，走好。



第十九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春节后的机关几乎没有事情可做，方中约薛青书见面，薛青书推辞了几次，听声音无精打采的，连续三年春节后和他喝茶，也被迫中止了。方中和薛青书在一起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可以交流很多东西，但却从来没统一过，非常有默契，却总像隔着点什么，没有和纪军的那种亲密，也不像和苏福江似的狂放。可是如果一定要选择他们三个中的一个一起去孤岛，那人一定是薛青书。

方中四岁的时候，在防空洞里玩时遇到了一个人。方中看着那老头不像坏人，就从家里拿些吃的给他。后来上高中的时候，那人让薛青书的父亲找到了方中。薛青书的父亲是一九八五年授衔的上校，转业后四处奔走。三年前薛青书和方中在他父亲的撮合下开始合作，竟然是双剑合璧，这段时间有了些作为。

人在顺境里，幻想大于思考。俩人尽管都没说出各自的野心，但彼此都有规划。“神”的最大功效就是给人希望和信心，迷茫的时候，只要他说，去做吧。人就会一往直前，最后的成功，感恩于神的指引。其实事情就是人在做，“神”只是在那里说去吧，既不会告诉你怎么做又不会指点你向哪里去做。

夏琳琳给方中打电话，约见面。开始以为是与薛青书一起约的，夏琳琳说是她约方中，有事情要说。铁西的甘露饺子馆很有名，据说老板过去是工厂里的技工，要求把饺子做得像车床做出的零件，后厨里有一把游标卡尺，或许对工厂的依恋错位到了饮食上，敬业的人永远都专业，是师傅在哪儿都教徒弟。

方中比约定的时候早到了五分钟，夏琳琳已经等在那里了，背对着门，从背影看得出有些孤单，像是凝望着窗外，一个男人的孤寂被人欣赏，一个女孩子的孤单让人心痛。看到方中，夏琳琳回过神，冲方中笑笑。服务员把椅子挪开，坐在位置上的瞬间，方中扫视了夏琳琳一眼，夏琳琳的确很漂亮，虽然没有龙清清的妩媚，但忧郁的气质是龙清清那种女孩子所没有的。

点完菜后方中问夏琳琳最近怎么样，话题绕过薛青书。夏琳琳说正在准备考试，从“天鹰”出来后再也不想到期货公司上班了，讨厌那种环境。陈海燕去了另一家期货公司，“天鹰”的女孩子找个说得过去的工作不是困难的事情。和孙晓莉通过电话，孙晓莉也去了一家期货公司，经纪人是自己的，只要有客户在哪

家都一样，有些像游方的和尚。

“方哥，我和青书分开了。”夏琳琳说，眼神很淡定。方中也没感到意外，从薛青书的表现和今天夏琳琳约他，早有预感了。

“春节前的事儿，想了很久，不管他对你说不，我对你说一下。谢谢你的好意和那时候对我和我家的帮助。”夏琳琳平静得就像在感谢一个帮助她给自行车打过气的邻居，“还有，对青书那时候为我做的也很感谢。”这句话终于流露出一丝遗憾。

“他没告诉我，你俩的事情我很少问，别看我俩会说很多事情，但你俩的事情，他不说，我也不好问。”方中沉默了一下，觉得有些像是在开脱责任，“这一年里，你俩到了什么程度我不清楚，但觉得你俩应该很好啊。”

“我俩一直都很好，我家里也同意，只是我觉得他家不喜欢我，他对我挺好的。”夏琳琳眼里闪着疑惑和无奈。

“你俩挺配的啊，属相也配啊。”方中也很疑惑。夏琳琳和薛青书从外表看真是十分般配，夏琳琳这种端庄的女孩子，一般家长也会满意的。看来最难弄清的就是人心，要不期货怎么会那么难做呢，期货是人心的体现。

“呵呵，当初你一句他属狗，才有了我们这一年，看来这些不能信。”这个痴迷天命的女孩子竟然怀疑了命中注定。

“我问他，我俩到底怎么办，他犹豫犹豫的，他妈反对我俩，他也不争，都快半年了，我实在不想这么下去了，就和他说了分了，他也没说什么。你这个朋友和你一点也不一样，总是吞吞吐吐的。”夏琳琳努力控制着胸中的怨气，这个怨气真的应该对方中说，不然对谁说合适呢？

“可能和家教还有他的身份有关系吧，毕竟他是军人，服从吧。”方中无奈地回了一句。

“我开始觉得你俩很神秘，后来知道了，很羡慕你俩，再后来觉得你俩也挺累的，要是你俩不做期货，一起做其他的，一定比现在出色。”夏琳琳说。

“可能我俩只能在期货里合作吧，有些关系换了环境就不能持续了。如果说我和青书的关系，伙伴比朋友更贴切吧！”工作上好的伙伴不一定是好朋友，可是人总是把这种关系错位地理解，最后造成关系上的错位。

“他也这么说过，开始他问我一些你的事情的时候，我还奇怪，后来清楚了，觉得他总是问我一些你的事情挺烦的。和你共事那一段挺开心的，大家都挺喜欢你的性格的。”夏琳琳神情有了些缓解。

“这话怎么说？”方中问。

“都说你挺花的，可是后来都说你不乱，对人真诚，女孩子喜欢你这种的。”

“呵呵。”方中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女孩子喜欢花心的。”

“不是这么说，青书也很好，只是有些犹豫，开始觉得你们是朋友，应该差不多，后来了解了，你俩不是一种人，即便是工作，你也不会让我们做得不开心。但有些事情，他不应该要我做。”夏琳琳说得很犹豫，也没有逻辑性。

方中一下想起一事情，一次下班后自己回办公室，看到夏琳琳在自己桌子翻东西，当时没在意，夏琳琳说找纸，其实自己桌子什么东西都没有，做期货的东西都在脑子里，难道那事情和薛青书有关系。如果是，那你薛青书太失败了，有些女人会和自己的男人同流合污，但也有些女人希望男人永远是高大的，对男人的卑劣嗤之以鼻，希望是自己的错误理解。

“那你想清楚了吗？”方中问。

“都很长时间了，也没个结果，和他说分了，他也没说什么，都快一个月了，这性子真要结婚了，我也受不了，前两天想好了，现在轻松了。”夏琳琳说。

“那就好，属狗的不只他一个。”方中说。

“呵呵，我有些饿了，今天一定要大吃一顿，一会儿你结账啊。”夏琳琳真的放下了，看来平常对佛的参悟还是有好处的。分手时，夏琳琳笑着对方中说谢谢。这些女孩子的谢谢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是感恩，还是无奈呢？之后再也没见过夏琳琳，也没有听到过她的音讯。十年后，方中和一个“天鹰”老人儿说起夏琳琳，那人说夏琳琳当时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或许薛青书有些话不好对自己说吧，在感情上男人永远处于下风。希望你找到守候你的那条狗儿。

薛青书调任了，临走和方中通电话，说是很忙，没时间告别了。军令如山，一个从车子行进位置就可以判断车里是否坐着首长的年轻军人，却没能判断得了自己的女朋友。过去带着薛青书风花雪月，看到他和那些女孩子玩得很拘谨，只是以为他碍于军人的身份。可是在和夏琳琳的交往中，他依然保留着那种优越的感觉。

女人固然要敬重男人，男人更应该敬重女人。俩人的结合不单纯是两个人或者两家人的结合，更深层的将应该是两种文化的结合或融合，大海里分不清哪儿瓢水来至长江，哪儿瓢水来至黄河。两朵浪花在溪水里相遇了，碰撞了，带着各自的原来流走了，却不知道其实它俩源自同一根本。

方中的父亲在出差的时候病了，回来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去医大检查，CT做了，血验了，晚上打吊瓶，说不用陪护。第二天说昨天晚上摔了一下，有些头晕，医生说再做个磁共振吧，发现有血栓。妈妈说，都是昨天摔了，医生说是因为有了栓块才摔的，妈妈还是坚信不摔不会有栓块的，很是自责。方中下决心二十四小时陪护，根本不信别人，自己坚守。

父亲也不信别人，随着点滴数量的增加，病越来越重。家人都怀疑医生的水

平。后来妈妈接受了医生的解释，就像一个锈得很严重的水管子，水流一大，难免有锈块掉下来，遇到小的血管，堵了，就是血栓。看来妈妈还是相信科学，但依旧说，不摔不会堵。不信你找一个旧的水管子，摔一下就知道了。

没病的时候人都很乐观，有了病就失去了勇气。蒸蒸日上时欣欣向荣，百病缠身时万念俱灰。有些像做交易，赢利的时候神清气爽，被套的时候垂头丧气。身体失控，会阻碍思维的发展，但绝对不会抑制担忧的情绪，反而更加严重。失语不代表不能讲话，父亲躺在病床上，看着护士天天换药，最后只是重复着一个医学名词：帕金森……越说越相信，看来人有知识也不是件好事，要是个老农民一定没这么多的无用思维。

那位王老师的预言应验了，方中心里却也不紧张，安慰妈妈说没事，但没敢说那位道长讲的事情，妈妈非常的焦虑。父子情深，怎么也没有夫妻连心。现代医学是科技的结果，先是用一瓶瓶的药把你干倒，再用同样的药把你治好。这也像交易，赚钱是期货，赔钱也是期货。

开始理疗了，父亲也会说话了，虽然有些迟钝，但却不说帕金森了。扶着父亲在医院的走廊里运动，突然想起听姥姥说，自己学走路的时候，父亲领着自己，个头差得太多，父亲用毛巾被系在自己腰上，拉着走。现在扶着父亲走，等以后自己也用父亲的方法拉儿子走，儿子再扶自己走。一种延续，是链儿，也是圈。期货也是圈，一种叫零和游戏的圈。

果然如王老师的预言，有惊无险，三十天后出院了，回家都高兴，都是用砖头砌起来的屋子，家怎么就和别的屋子不同呢？姥姥说了一句这一生最令父亲感动的话：你要是再病，把我的血换给你，别看你个大，却没我血好，我快九十了，比你血干净。

后来方中陪着父亲下楼溜达，挽着父亲的手，那么温暖。难怪外国人在喝酒的时候总是说为了健康干杯，健康真重要。直到一天，父亲自己下了楼，又上了楼，甩开了方中的手，站在家门前，父亲笑了，好像帕金森他从来没说过。

在机关工作就是比在企业优越，优越就在于在机关工作的人生病的时候，会安心休养，在企业工作的人不安心也要修养。国家机关比合资企业人性化的地方就是家人病了会安心地陪着家人休养，绝不会因此扣工资，也不会以此为借口给你小鞋穿，如果给了，不是机关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

血栓给父亲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不便，心理上也有些抑郁。血栓后的心理症状分为安静型和兴奋型。父亲是安静型的，本来就安静的人，叠加后就更加安静，要做必要的运动和脑力活动。打麻将可以活动头脑，但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谁规定麻将八圈起呢？还要四个人，中国人发明了麻将，和人口众多有些关

系吧。

下棋本来就是父亲喜欢的，方中玩不过父亲，即便父亲得病后，也下不过，有一次认真下了，结果发现父亲很激动，血栓病人应该先参禅，然后再下棋。母亲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告诫方中要有分寸，每次不要下得太多、太久。结果父亲不尽兴，到楼下去看，不玩，很听老伴儿的话。去了还支招，血栓这病真奇妙，不是安静型吗，怎么也兴奋啊？

方中有时陪着父亲看下棋，在一旁看着父亲觉得挺有意思，平常什么都不争的人对一盘棋看得却很重。马路牙子象棋不乏高手和怪招，而且考验心理素质，环境很乱，常常会遇到旁观的人把下棋的人拉起来自己上。这点不比麻将，麻将没特殊情况不换人。激动时候棋子摔得叮当响，特别是夏天的夜晚，偶尔可以听到“啪啪”的声响，激烈的时候会有人从旁解劝：我说，都几点了，让不让人睡觉了。下棋的就会自觉地安静下来，下棋比较文明。遇到楼下打麻将的吵闹，多数没这么客气的劝解：再吵报警了啊！

四月初的天气温热中带着一丝寒意，桃花早已谢去，嫩绿的树叶给人清新的感觉。阳光会把人照得懒懒的，方中坐在给父亲带的马扎上，父亲站着看俩人下棋。下棋除了棋和棋盘还要有装备，职业的马路牙子棋手一般是一个马扎，一个大水杯。水杯越大功力越深，这个功力不是棋艺，而是在外面混的时间。父亲给其中年轻的支了个招，年龄大的老头有些不满意，喝了口水，想了半天也没想到如何破解：“老方，你不服咱俩杀一盘？”父亲只是笑，不说话。方中知道，父亲根本不服他，过去那老头连过招的胆量都没有，现在你也不是对手。

这盘棋结束了，人都走了，刚才的那个老头有些没尽兴，说：“老方，杀一盘？”父亲笑笑，方中收起马扎，走过去等着父亲回家。老头看着方中说：“大侄子，来一盘？”

“我玩不过您。”方中笑笑说。

“让你老子支招啊！嘿嘿……”老头说。

“你和他下，我不支招。”父亲说，而且有些兴奋，这是啥病人啊！

“您不累？”方中问，父亲摇摇头。

“那回去我妈说你可别赖我！”方中本来以为把老妈抬出来，压父亲回家，可是却忘了一句话：将在外，不受命。

整体布局和奇拳怪招的较量开始了，父亲坐在马扎上，为了显示公平，坐得离那老头很近，身子也偏向老头。方中的布局很扎实，老头的进攻找不到漏洞。时间消耗得比较长，俩人过招，勇者未必胜，但稳者一定会等到机会。

一辆黑色的“奔驰”稳稳地停在附近，车子停下的气流和散发出的热量惊动了方中，方中瞟了一眼车子。车里的人有些不相信，眼前这个懒散的马路牙子棋

手是自己要找的人？那种神情和听到的事情怎么也不能统一，透过车窗的玻璃他在仔细地观察着那个下棋的年轻人。

有时候棋的胶着比期货交易中的盘整更耗神，交易中，知道盘整可以不做。下棋则不行，该你走的必须走，走还不如不走。老头被黏得进了一步马，兵法最忌孤军深入。父亲的身体动了一下，方中并没对这匹马的深入作出反应，而是依旧懒散地推进着棋子。父亲的动作同样提醒了对方，调整了一下进攻，等车和马照应上了，看方中没反应准备进攻了。方中突然走了一步马，有些像老头惯用的卧槽马，老头稍微考虑了一下，马发动了进攻。方中防守的车看住了马要攻击的点，但自己防守的炮露出了空当，老头马上把车运上去，用了两步把炮吃了，再回车照应自己的马，三步的耗费有些多了，只是在局部消灭了敌人，却在全局上失去了先机，而且判断也出现了失误。

卧槽马变成了高吊马，判断失误是致命的，下棋如此，交易更如此。老头认为看守自己马攻击位置的车变成了致命的绝杀。老头悻悻地收起了象棋走了，父亲等老头走后，开始批评方中的漏洞：“这棋你那么走就不对，要是他不吃你炮，直接攻击你，你咋办？”父亲说得对，但马路牙子棋手把杀得对方片甲不留视作最高境界。和你下，你当然不会上当。方中也不好辩解，一盘棋下得三个人都不满意，知己知彼真的很重要。

车窗放下，黄师傅探出头，喊方中。方中走了过去，黄师傅让方中上车，后座上坐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看着方中点头微笑。父亲自己往家走去，方中说起父亲送上来再过来，路上揣摩黄师傅的来意，车里的那个人是什么来头呢？把父亲送上来，楼梯里父亲依旧抓紧时间给方中讲着那盘棋。

看到方中从楼上下来，黄师傅和车里那人下了车，黄师傅给方中介绍，这位是盖老板，北京来的。上车后，方中和盖老板坐在后座，黄师傅开车到了凯莱酒店，车里盖劲松说是叶启刚介绍他来找方中的。到了地方黄师傅没有一起来，在宾馆的咖啡厅，俩人坐下了。

“小方，看到你照顾你父亲，我很钦佩，开始见到你的时候，还有些疑惑，但我觉得你一定能帮助我的。”盖劲松说。这个年龄的人，看人看的是人做的事情，而不是人的外表。

“谢谢盖先生的夸奖，照顾父母是应该的。”方中说。盖劲松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他是叶启刚的客户之一，前一段做天津红小豆，遇到了麻烦。叶启刚突然生病，在病床上推荐了方中，他要请方中去北京，帮助他操作。方中听完后，思考了一阵说：“盖先生，您也看到我父亲身体不好，古有训：父母在，不远行。北京虽然不远，可我父亲生病，所以这件事情还需要和家里商量。”

回到家里，方中把这件事情对母亲说了，母亲反对方中去北京。但第二天又

说，北京也没多远，而且做期货是双休，多回来就是了。家里一直反对方中做期货，认为应该找个稳定的工作，再成个家，安安稳稳的，这才是生活。第三天是周四，方中打电话给盖劲松，约见面。

方中上午去了省里，四处转了一圈，办公室主任说，没事，你随意吧。中午吃了饭，听说有车去展览馆，就搭车跟着去了。站在西馆门外，交易所的两块牌子依然挂在那里，门口的自行车只有几辆，孤孤零零的。进来大门，一阵冷气袭来，一楼已经成为了家具展销大厅。

转上二楼，铝合金隔断依旧不搭调地站在那里，看不到人，会员单位几乎都撤离了，只有几个门还开着，墙上的大显示屏像块黑板似的挂着，呆呆地俯视着久违了的方中，它的闪烁曾经是那么的令人心动。三楼里门都是关着的，站在交易大厅外面，里面没有一个人、一丝光亮和一个电话铃声，就像废弃了的电站一样。

站在当初向下看的地方，“鸿信”的席位就在脚下。没人会记得，那里是一场战斗的指挥所。方中就是从这个地方走进那个席位的，又从那个席位走到了“天鹰”。这里是事业的起点，在这里爆发出亮光，尽管短暂，却也灿烂。期货里没有永恒，只有灿烂，哪怕是毁灭般的灿烂。在转身的时候，那座废弃的电站轰然倒塌，没有声音，没有烟尘，没有震撼。

“我要先见到叶启刚后再答复您合作的事情。”

“好。”

“我每周要回沈阳一次，交通费用由您负责。”

“呵呵，好。”

“您放心，我只坐火车，我不喜欢坐飞机。”

“哈哈，你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我负责，还有什么要求？”盖劲松觉得方中还是个孩子，这些琐事竟然这么认真地提出。

“如果合作，我要一台 IBM 最新款的笔记本作为酬劳。”方中笑笑。

“哈哈，就这些？”盖劲松确定了方中就是个大孩子。

“因为您是叶哥的朋友，这些已经足够了。”方中微笑着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呢？”盖劲松问。

“三点之后，我回家收拾一下。还有，您……相信我能帮到您吗？！”方中眼神直逼盖劲松，盖劲松不由得后闪了一下。

“现在我完全相信我们的合作会成功的。”盖劲松的眼里闪出了希望的光芒。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病房

方中推开病房的门，叶启刚平躺在病床上。这是间双人病房，另一张床上没

有人，床头柜上放着些东西，有些凌乱。刚在候城的医院混了一个月，到北京竟然先进了医院，连天安门还没看到。外面的空气令人兴奋，可病房里的空气和空气里的味道让方中有些熟悉。

走到床旁的时候，方中故意用力走路，发出了一点响声。叶启刚睁开了眼睛，伸手从柜子上拿起了眼镜戴上：“小方！”

“叶哥你好些了吗？”方中走到床边，低头看着叶启刚。

“什么时候到的啊？”叶启刚坐起来，方中过去把枕头顺过来，垫在叶启刚的后背上，再把床摇了起来，这套业务做得非常的娴熟。

“刚到，感觉好些了吗？”方中微笑着看着叶启刚，面对病床上的叶启刚有些心痛。四十岁的人心脏竟然提前衰老，看来做期货的人真的比较费心。叶启刚笑笑，这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叶启刚介绍说是他媳妇，方中和叶启刚夫人寒暄了几句。叶嫂是位知识型女性，文静大方，问方中盖先生去哪里了，方中说本来盖劲松要上来，可刚进北京就接了几个电话，先去处理了，一会儿到。

路上盖劲松已经给方中作了介绍，三个月前，叶启刚的几位客户筹集资金，在天津交易所操作红小豆，按照计算，可用于交割的红小豆连注册仓单和民间游离的数量不会超过两万斤。如果把所有货接下来，那么下个交割月将无豆可交，这样连续几次的逼仓，利润可见一斑。融资三亿多，春节前就开始操作。去年九月，苏州红上就已经上演了609事件，天津交易所为了降低风险出台了一个限量交割的规定，这无异于给多头一个保护伞，所以耗资一亿把货接了。

没想到三月的时候，空头又交出了货。虽然把空头的保证金吃了不少，但钱也都变成了豆子，而且听说五月空头准备交的数量是一、三月份的总和。天津红小豆是一种产量极低的小杂粮，主要出口日本，去了出口的，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剩余，按照这个思路，做多就是在打劫空头。不用多少钱，把你货接了，剩下的价格就是我说算了。

马上就到五月了，盖劲松他们不可能拿出三亿接货，现在空方只是在和多方坚持。而盖劲松他们没有能力把价格推高。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同心同德，可是遇到困难了，信心也出现了松动。叶启刚一下病倒了，更是雪上加霜，这个昔日的胶王是几股力量的信心。而出资最多的盖劲松是最为头痛的，陷得最深，很多资金还是听了他的鼓动才投入的。

叶启刚病的第七天，告诉盖劲松去找方中，说方中是交易奇才，他所知道的人里只有这位真正的海南交易之王才能化解这次危机。他把方中在海南咖啡和天胶上的表现讲给了盖劲松，这样盖劲松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到了候城找到了方中。

“叶哥，这种情况比较麻烦。过去操作是破译走势后的操作，打一枪就跑。现在无疑是熊瞎子和黑瞎子摔跤，而且结局明显的不利，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方中的发问没有顾忌到叶启刚是在病床上。叶启刚吸了口气，告诉他媳妇在外面看着，等叶嫂出去后把眼镜取了下来对方中讲了一件事情，可能是不愿意看到方中的表情。

“小方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病吗？最初的接货数据是我弄到的，但没想到里面出了个问题。接三月货的时候，我们还怀疑是不是空方和交割库的人有什么猫腻，但是找人看了，才知道，嘿嘿……红小豆是不分新陈的，就是说，哪怕是前年的豆拿来交割都是合格的！”说完看着方中呵呵地笑着，笑得就像一个傻子。方中也无奈地笑了。

“这些天的事情我不清楚，但从这个说法上看，这次空头真的会交出货来啊。我这个失误，等于把我们断送了啊！”叶启刚痛苦地按住了头。

“叶哥，做交易和打仗一样，不可能一定会胜利的。现在的问题就是看双方的实力，他们也未必真的能拿出货来。但是我有个问题，你一定要对我讲实话。”方中盯着叶启刚，叶启刚点点头。

“为什么找我？”方中直视着叶启刚没戴眼镜的眼睛。叶启刚扬起了头，又低下了，叹了口气。

“我已经办好了去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本打算这次之后就走了，可没想到啊！老盖的钱里面有些是输不得的钱，真要弄到鱼死网破，嘿嘿……”叶启刚没有往下说。

“坏了，我完蛋了！”方中说。叶启刚疑惑地看着方中，眯缝的眼睛努力地想看出些什么。

“我向盖劲松要了一台笔记本，虽然说不论结果怎样，但没想到这么复杂，好在还没给我，这事我可管不了，真的，一会儿我就回家。”方中说。

“哈哈，你啊！”叶启刚笑了，笑得很开心，可能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你能来，不用老盖，我送你一台，感谢你当初在天胶上的判断，呵呵……”叶启刚说。

“叶哥，你安心养病，我尽力吧。”方中把床放了下来，到外面把叶嫂叫了进来。方中和叶嫂聊了一阵如何护理病人的事情，又听叶启刚讲了一些里面的事情。晚上十点多的时候，盖劲松拿了些水果上来了，和叶启刚聊了几句，告诉叶启刚又进了一些资金，让叶启刚安心静养，然后和方中下了楼。

说给方中接风，方中推迟不掉，路上问盖劲松这边的情况，盖劲松说更麻烦了，明天再说吧。夜晚的北京灯光闪烁，车流不息，问方中要不要看看北京的夜景，方中说看看天安门吧。十里长街坐着奔驰也不觉得很长，盖劲松介绍着路边

的标志性建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纪念堂、天安门。

灯光映衬下的天安门庄严肃穆，大门上方的毛主席巨幅照片俯视着一切，广场上已经没有人了，显得空旷无际，金水桥下寂静深沉，天空阴沉得看不到星星。呼吸着首都的空气，心情格外的激动，天安门真壮观。

吃过晚饭方中被安排在紫竹院附近的一家宾馆里，第二天中午，盖劲松到了方中的房间。方中直入主题讲出了自己的看法。期货就像打仗，没有胜算，只有罢手，如果一定强求到头只能是徒劳。问题是怎么走得安全，尽量减少损失。所谓上兵伐谋，开始就没有谋划完全，现在只能以正守国，如果遇到契机就全身而退了。

盖劲松表示同意，说周一去天津在那儿指挥比较直接，方中说还是留在北京，给对手制造些神秘吧。盖劲松说那就在他们分仓的期货公司里找间办公室，他自己去天津。方中要了盖劲松这边的所有资料，要盖劲松设法把对方的资料搞到手，包括对方的交易员的资料。方中说打算住到离天安门近的地方，这样可以早晨去看升旗。盖劲松说住这里很好，要去看升旗就派司机来，方中还是坚持换地方，说没准天天去看，那样太麻烦司机了。盖劲松说大栅栏里有间宾馆，离天安门最近了，要送方中过去，方中说自己去就可以。盖劲松准备资料去了，又告诉方中，他这边的一笔资金已经提出要撤离，临走给方中扔下一万元钱。

大栅栏就像是一个大杂院，和天安门广场的广阔比起来显得拥挤，同仁堂、王麻子剪刀这些老字号再熟悉不过了。周围的胡同和平房记载着北京的历史，置身其中就可以感受到那沉甸甸的文化。方中来到石头胡同，这里住着他家的一个世交，方中叫他二叔，在国家体委工作。方中买了些礼品和水果，二叔和二婶很惊讶，问方中来北京做什么，方中说是出差。二叔的儿子杨瑞被叫回来了，比方中小五岁，个头和方中差不多，但瘦了很多。互相都早有耳闻，见面很亲切，在家里吃了饭后，方中告辞。他在大栅栏里的那家宾馆定了一间房，三楼，很雅致，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同仁堂。

盖劲松打电话问方中在哪儿，方中说了。下午四点的时候盖劲松的司机来了，给方中一些资料，开车带方中去了家期货公司，离方中最初住的那间宾馆很近。在这公司楼上有个办公室，里面有三台电脑。司机问方中周一的时候什么时间去接他，方中说不麻烦了，如果有事情再打电话吧。

看了一会儿交易，期货公司派了一名经理陪着方中，经理叫罗国威，听着有些像“罗锅”。收盘后方中要司机把他送回了宾馆，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睡了一会儿后开始研究资料。晚上八点多出了宾馆，方中看到宾馆门口有旅行社的给客人介绍北京一日游。吃了饭在外面溜达了一会儿，问清升旗的时间。看到东北饭店都写着“东北料理”觉得很好笑，昨天还在候城，今天竟然变料理了。

第二天三点，方中就起来了，走着去了天安门。黎明的北京很安静，路灯高耸，大路上已经没有清洁工了，路两旁的店铺好像一夜未眠，麦当劳里竟然有很多人，永和大王更是人多。走了有半小时，方中看到一根高大的旗杆下有一群人，手里拿相机，向金水桥张望。清晨的天安门显得有些朦胧，周围就像有些雾气，毛主席依然俯视这一切，在暮霭中显得威严。

过了一会儿有人说出来了，人群开始向金水桥眺望，在雾气中最先看到的是一点红色，晃动着，接着看到有一队人走了过来，显得很小，飘飘忽忽的。广场真的太大了，看天安门觉得没多远，可人和这种广阔相比，实在太渺小了。

队伍走过金水桥后就清晰了，走得气势磅礴，整齐划一。看着他们一招一式地升旗，自豪感油然而生，当旗手把国旗抛向空中那一刻，泪水竟然夺眶而出。后来在北京的日子，方中每天都走着去看升旗，被那帅得无与伦比的一抛感动得热泪盈眶，回来后在永和喝一碗豆浆吃一根油条。

方中研究了一整天的资料，楼下很热闹，各式各样打扮的人都能看到，少数民族、外国人，这条古老的街道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平静中蕴涵着伟大。

周日下午，方中和盖劲松通了电话，把分析的结果告诉了他。按目前的剩余资金，不可能完胜对手，在不考虑接货的前提下资金缺口至少一亿，而现在可以动用的只有六千多万，这里还不考虑内部的变数，期货公司的配资不能作为资金的保障，只能作为周转。盖劲松说正在设法弄清对手的情况，在天津找了一个黑道人物，据说是黑道世家，方中想起了袁文会。

方中又去了协和医院，把自己的分析和叶启刚说了，问叶启刚为什么没在拉抬近月的时候在远月抛出。叶启刚说，这次的计划是连逼三个月，赢利点在最后一次，然后才抛出，但现在已经晚了，没退路了。

叶启刚和方中研究了一下现在抛出的可能性，最后俩人都说，这种操作等于自杀，大户们清楚我们的处境，散户也在等待墙向哪面倒。最后叶启刚告诉方中一个他计划很久的方案，就是调集一些资金，找几家期货公司分别开对手单，一旦那方崩盘，牺牲这个方向的资金，另一方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样等于把风险转嫁给持错误单子的期货公司，超量的开仓或许可以挽回大部分的损失，可能会连累几个期货公司倒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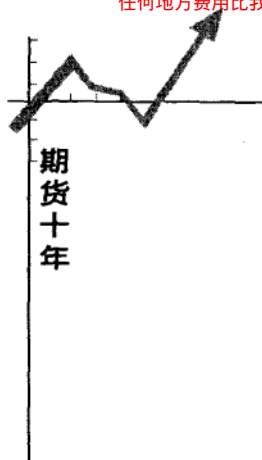
方中问叶启刚盖劲松是否同意这个做法，叶启刚说还没有和盖劲松讲，觉得这招过于阴损，如果真没有办法，自己亲自操作。这个办法不需要技术，只需要和期货公司的关系和在期货界的地位，反正自己要出国了，害人朋友保朋友吧。方中看着叶启刚，能够感觉到他的无奈，在那边不讲道义，维护这边的利益，可能这也是一种道德吧。把这个方案作为最后的一招，方中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有两周，如果没有起色，由叶启刚执行这套损人利己的方案。

晚上的时候盖劲松打来电话，把对方的情况讲了。方中说，根据盖劲松方面的交易看，对方一定有一个指挥中枢，不然单凭一群农民是抗衡不了叶启刚的，一定要找到对手。方中告诉盖劲松，未来的一周他要让散户们远离天津红，给对方以绝对的震慑。

周一开盘，天津红上下振荡，持仓大增，开始散户的热情高涨，积极跟进，一天下来，都觉得像坐进了过山车，大的对手却很安静，几乎看不到有反应，人总是喜欢用不变应万变。盘中通过其他品种把天津的资金对敲过来，第二天从北京运到天津，把钱存入天津交易所，每天都有三五百万的周转，相信对手会看到。

对手的交货数量也搞清了，没有他们讲得那么多。只要你投机，就有弱点，如果面对的真是实盘，没钱只有走为上。接下来的三天里，散户从跟随到远离，逐渐参与的人少了，看着逐渐做出向上的形态，对手终于出手阻击了。盖劲松说，对方是由五家联手组成的，听说请了一个操盘手。周四的时候确定那位操盘手是个女人。下午说那女人每个周末都会来北京，而且一定会去一家叫“七月七”的酒吧。

看来你比我寂寞。



第二十章 似曾相识燕归来

周五中午，司机给方中送来了一台笔记本，看着那黑色的电脑，方中觉得人有时候真不如东西幸福。收盘后，拿着笔记本，方中坐了汽车回了候城，一路上思考着如何把这次交易做下去。

回家后，陪父亲洗了澡，把笔记本放在了家里，找出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放到了信封里，把信封小心地收好，中午就回了北京。

方中到了北京，去看了叶启刚，给盖劲松打了电话，盖劲松也回来了，一起吃了晚饭。和盖劲松同来的是位三十多岁、天津口音的男子郭刚，把对方那位女操盘手的情况详细地对方中讲了。她叫于馨，东财毕业，今年三十五岁，在深圳的证券公司干过，后来做过一段时间外汇，不知道什么关系来了天津。

把自己的想法和盖劲松说了，希望能够和空方达成协议，尽量以安全退出为好，但不能坐下来谈，找关系和其中的几个接触，话不要说死，希望这种离间计能够减轻一些压力。盖劲松说这周的操作起到了安定军心的效果，虽然没有收益，但有两家周一再各自增加五百万，这比来回运钱要好得多了。

吃了饭，盖劲松的司机带着方中和郭刚到了那家叫“七月七”的酒吧，郭刚拿出了几张照片，方中看了，说记住了，司机和郭刚就走了。方中四处看看，给二叔家打了电话，把杨瑞约出来。不到十点，看到一个女人在离酒吧不远处下了出租车，仔细一看，确定是于馨。于馨穿了件灰色风衣，头发中长，烫过，皮鞋丝袜。她悠闲地进了酒吧，看上去也就三十岁，人也精神。

过了几分钟，杨瑞带着个女孩子来了，女孩子长得一般，一讲话听出是东北人，介绍后知道是锦州人，叫陈曦。她听说方中是候城的，并没表现出热情。在北京，辽宁人太多了，离家也近，没有泪汪汪的感觉。陈曦进了酒吧，挨着于馨的位置坐了。这个位置很安静，于馨桌子上放了一瓶 JOHNNIE WALKER RED LABEL，这酒当初在马宁的酒吧见过，看来那女人是个喝洋酒的行家。

陈曦点了长城干白和雪碧，方中问服务生给存酒吗，服务生说给存，用英文说出了 JOHNNIE WALKER BLACK LABEL，服务生去了。陈曦和杨瑞有些意外，不知道方中点的是是什么，方中看到对面的于馨看了他一眼。等酒上来后，给杨瑞

和陈曦倒了一点，陈曦喝了，说喝不惯，杨瑞说好喝，但看表情估计是装的。其实方中也喝不清楚这酒的好处，但表情和迷离的眼神，谁都会以为这酒他是经常品尝的。

听杨瑞和陈曦讲话，方中知道二叔家里反对他俩的来往，因为女孩子是KTV小姐。杨瑞并没避讳，说现在北京人比较排斥东北女人，有的还打出了“赶走东北虎，还我好丈夫”的口号。陈曦说，在北京做小姐的也不只是东北女孩子，温州的、四川的也很多，杨瑞说东北女孩子长得漂亮，所以民愤大。

其实陈曦长得很普通，体型也一般，和龙清清根本没办法比。看来人在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身价，人还是那个人，环境变了，人也觉得不一样了。

陈曦问杨瑞家里同意给他钱开饭店没有，杨瑞告诉方中，准备和朋友合开个饭店。方中问多大规模的，杨瑞说二百平米左右，得两百万。如果在候城这些钱可以开个不错的饭店了，看来同样的东西换了位置身价也跟着变换了。杨瑞问方中来北京的目的，方中说受朋友之托，打听红小豆的价格，准备进口些。

看到于馨的眼神瞟了过来，方中的眼睛迎了上去，于馨平静地移开了眼睛。从桌子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烟竟然是555，看来这个表面文静的女人真是有些辛辣。

陈曦说：“红小豆还用进口啊，母家那边就种。”听着这个“母家”方中觉得既亲切又有些土得掉渣，“母”是我们的连读。

“我这位朋友是我大学的同学，她是日本人，说进口，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出口。”方中解释说，看到于馨再次把注意力转到这边，继续说，“她让我打听天津附近出产的红小豆，我哪知道天津产的和北京产的有什么区别啊！”

“日本人真奇怪，进口红小豆做什么？”杨瑞问。

“红小豆也就做豆包和红豆粥，还能干什么啊。”方中不屑地说。

“什么红小豆不能做啊，日本人可真讲究。”陈曦也不屑地说。

“我听说日本女孩子第一次来月经，全家吃红豆粥，估计最近来月经的女孩子特别多吧。”方中说。杨瑞和陈曦笑着说方中净胡说。方中从包里取出那封信，放在桌子上，杨瑞拿起来看了看信封，信是从大阪寄来的，方中从里面取出了一张照片，是他和一个女孩子的合影。杨瑞和陈曦看完后，陈曦问方中和那女孩子是什么关系，方中说是同学，读书的时候是好朋友，这次陈曦羡慕得不得了，看来有个日本女朋友很牛。方中若有所思地喝了一口酒，看到于馨也喝了一点。

杨瑞说出去玩，方中推脱了，临走的时候嘱咐杨瑞给打听红小豆的事情。杨瑞走后，方中一个人慢慢品着酒，把信封小心地收好。他抬头的时候目光和于馨再次相遇，这次俩人都没有回避，方中举起酒杯向她示意，于馨也微笑着举杯向方中回敬。方中站起来走过去，于馨笑着请方中坐下，服务生把方中的酒和杯子

拿了过来。

“想不到您也喜欢喝这种酒。”方中说。

“还是有不同的，你再看看。”于馨笑着说。看来早就看清了那酒，方中仔细看了看点头说是。

“我其实不懂这酒，只是过去的一位日本朋友喜欢喝这酒，我才记住的，可能是对味道的回忆吧。”方中说，眼神迷离，看着墙。

“是个女孩吧？”于馨微笑着问，方中笑笑。

“你做什么生意的？”于馨问。

“我在辽宁经委工作，这次来是给那朋友打听红小豆的事情。”方中回答。

“她要什么品质的红小豆啊？”于馨问。

“我也弄不懂，她也说不清，好像也是她的朋友打听，但只要天津附近出产的那种，我联系了一个朋友他在给我打听。”方中说。

“我是做期货的，而且现在正在做天津红小豆，不知道能帮到你吗？”于馨说。

“不会怎么巧吧，那真是麻烦你了。”方中心里暗自高兴。接下来的话题从红小豆谈到了酒，又从酒谈到了日本女孩，沉积很久的思念把于馨感动得一塌糊涂。看来女人对深情的男人还是欣赏的。留了电话，方中先走了，于馨依旧独自坐在那里，指尖上的烟雾在她脸前晃动，眼神忧郁，可能是在回忆着同样刻骨铭心的思念。

周日方中给盖劲松打电话，要他准备些高标准的红小豆进口寻盘资料，传到宾馆。然后给于馨传了过去，于馨回复，说等级太高，不好办到，对进口的数量巨大表示疑问，方中说沟通后回复。

走了一天看到皮鞋有些脏了，方中到宾馆外面转了一圈，也没遇到擦皮鞋的，看到一个老太太摆弄一个小推车上的小百货，就过去问，声音尽量往北京腔上靠：“大娘，这儿哪儿有擦皮鞋的啊？”老太太看了眼方中，继续翻动着一堆鞋垫，低着头说：“母这儿都自个儿擦鞋。”方中这个窝火啊，没想到被老太太一句话抢白了。北京的老太太也这么说“母”，但口音就是比东北人显得洋气。看来给首都人民添麻烦了，但自己擦鞋也得有家什吧，就又问那老太太：“那您都用什么擦鞋啊？”老太太在车里一阵翻腾，找出一擦擦鞋纸，“一块钱一张。”看来很蔑视方中这个找人擦鞋的小子。方中买了两张，找了个地方把鞋上的灰擦了。

灰是擦净了，但皮鞋显得污涂涂的，看来只能将就了。方中到处乱逛，在一个公厕旁看到一个乞丐，半躺在人行路上，戴着副太阳镜，手里举着本杂志，身下是他的行李。下午的阳光很炙热，路上的行人早都穿起了短袖衣服，看来这是

个有内容的乞丐，和候城的乞丐比显得很酷。

走过乞丐的时候，方中看了一眼他手中的杂志，竟然是一本英文杂志。方中觉得有些发蒙，看着他专注的表情，不像是装的。回头看，那乞丐依旧认真地看着。在往前走看到一个大门，上面的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四点多的时候，方中转回了大栅栏，脚走得有些累了，后悔没穿运动鞋，不但没擦到鞋，还被老太太抢白一顿。走到一个小胡同看到里面有俩人，一个站着，一个蹲着，蹲着的人在给站着的人擦皮鞋。哈哈，北京人也不都是自个儿擦鞋啊。

看到方中过来，擦鞋的人很紧张。方中问擦鞋多少钱，那人说两元，比候城便宜多了。站着那人给了钱走了，方中刚想擦，那人说换个地方，怎么擦个皮鞋弄得和做贼似的呢！跟着他往里面走了走，那人从包里拿出一块砖头，让方中把脚踩在上面，从兜子里拿出一管金鸡鞋油，和一个小鞋刷子，给方中擦鞋，眼睛还不停地到处瞟着。

换了一只脚，方中想难怪北京人民都自个儿擦鞋，这也忒难受了些吧。鞋擦得没有光泽，算了，就当保养了，和候城的擦鞋匠相比太不专业了，在候城擦鞋那是一种表演。方中拿出剩的那张擦鞋纸把鞋又擦了一遍，这回光亮了。

周一，罗国威推门看到电脑后坐着的方中有些歉意地说：“方哥，你总是怎么早。”已经八点多了，但对这个在北京工作的白领来说，这个时间已经是很早的了。方中笑笑，等罗国威整理完毕后对他说：“罗经理，今天要麻烦你一些事情，先是请你把今天我的可用资金确定。然后在十点的时候，把这几份东西传真过去。”

八点五十分的时候，报单员就位了，方中和盖劲松通了电话。今天的电话是直线，电话另一头的盖劲松也是信心十足，这位在商场打拼了多年的宿将，今天要当一次在期货战场上搏杀的先锋。

这些天和空方接洽的成果今天会有所表现。期货市场是个神秘的地方，多空两军是永远对手，里面的人员时刻转换，有些像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但两军的核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人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是在用改变适应不变，却认为是以改变适应改变。

开盘后，方中一改上下振荡的操作，坚决地拉高价格，速度有缓有急。空方主力并没有阻击，散户在观察十几分钟后小心地挂在低位接单，但不敢跟进。分时的图形已经有些向上的意识了。对手果然开始封杀，但只是封杀。

飘荡的烟雾，深邃的眼神，你是一个心碎过的女人，现在再次让你心碎。

方中拿起电话：“盖总，你们压下来。”盘子上出现了大量的卖盘。把阻击的单子挡在了后面，价格缓慢地回落，散户开始接低位的单子了。等看到散户接到



三百手左右的单子的时候，方中对电话说：“盖总，平起来。”盖劲松的平出空单轻易地把价位稳在了刚才压下的位置，阻击的单子还在。女人啊，你总是喜欢被动。

“再压。”方中说。身旁的罗国威，一直站在桌子另一端，看电脑的紧张程度远远大于方中。散户轻易地得到了三十点的利润，也退场了，当看到刚才回落的位置有大比买单出现的时候，散户又买了进去。如此几次，价格总是到阻击位悄悄退回。

对手依然没有理会这种挑逗，看来你真的不是热情的人，看到在你面前如此的卖弄风骚，她却无动于衷。当价格第五次触及阻击位的时候，方中告诉身边的报单小姐，吃掉了对方一百二十手单子；又告诉盖劲松大举压上，价格击穿了支撑位，快速下落。散户停止了买进，观望着。一笔新空杀了过来，从数量看不是散户所为，方中让盖劲松停止了下压。用少数买单抵挡了一下，还是这一股力量在下压。

看来有感觉了，一百二十手的胜利激发了对方的斗志，只剩下一些散户在缠斗。这支空军越战越勇，可是突然平掉了空单。方中笑了，这女人果然谨慎。没有了抗衡的空军果然大胆了起来，打得散户多头节节后退，可也没有继续攻击。方中把一摞纸递给了罗国威，上面的一张白纸上是一个天津的传真号码，罗国威去了。

上兵伐谋，我和你一个女人争什么长短！

方中的手机响了，是天津的号码。方中笑了，告诉罗国威和报单小姐出去一下。接起了电话，用一种刚睡醒的声音说：“喂——”

“怎么，还没起床啊？”于馨的声音清脆悦耳。

“啊……是于姐姐啊，才几点啊……”方中说着说着真有些困了，最近这些天真的起早了。

“都十点多，是不是昨天晚上玩累倒了啊！”于馨的声音就像情人一样暧昧，看来谁赚钱都高兴，只要你兴奋就好。

“我要回候城了，昨天见到了那个人，谈了一下，让日本那边和他接洽了。对了，也把你的情况讲了，他们也会给你发盘的。”方中睡眼蒙眬地说着。

“还想你来天津呢，如果不急从天津走吧！”于馨诚挚地邀请着方中。

“不了，单位那边时间长了不好交代，如果于姐姐到候城我请你喝‘珍宝’。”方中说。

“日本那边的事情还要请你多帮忙啊，喝酒还是我请你吧，难得品位相投嘛！”于馨的声音里略带一丝遗憾。

“于姐姐，酒吧里那瓶‘皇冠’如果你去也喝了吧，我会告诉他们的，别嫌弃啊。我喝酒就是装样子，日本那边我会尽力的，欢迎你到候城来。”方中的声音恢复了清醒，没有了刚才的干涩，略带着一些缠绵。

方中拿起和盖劲松的电话：“盖总，这边的事情我做完了，剩下的看你了！”

“哈哈，小方啊，戏演得不错啊，全才啊，哈哈。”盖劲松的电话一直处在接通状态，刚才的对话他听得清清楚楚。

“嘿嘿，骗女人而已。”方中把罗国威和报单员叫了回来，价格在低位徘徊着。十一点的时候，方中在低位吸了一千四百多张单子，开始缓缓地推升价格，那股空军再度下压，散户已经被她欺负得怨气十足了。方中让盖劲松把他手里的空单大量平出，散户竟然冲了上去，价格急速拉起，空军大力打压，方中推波助澜，在把空军逼到她们成本价的时候方中再次停手。真不要把那女人逼急了，她抽的可是555。

国人对北京是一种基因的崇拜，从小听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唱着“天安门上太阳升”长大。长大后这种情结植根在心底，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对北京的人、北京的事儿充满了敬畏。盖劲松就是占了北京的便宜，尤其天津和北京又是如此之近。期货市场没有硝烟却你死我活，好在大家除了期货都做过其他的，因此把话说开了不是件难事。何况每天的入金，盘中到搏击，听说还有日本人的参与。

盖劲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化敌为友了几股力量。谁都不愿意把赚钱变成搏命，北京来的资金谁敢保证不是有强大的背景，你越是谦虚，大家越是觉得你神秘，但也有不买账的人，不能成为朋友只能成为敌人，兵法云：十则围之。

表面上的协议连手纸都不如，在这个市场上谁要把微笑当做友好，那就请远离。周三的时候，盖劲松陪同了几个日本人来天津交易所转了一圈。随后很多人都知道了，难怪人家一直到逼仓，原来早就找到了下家，最有力的依据就是上两次接的货没有抛在远月，连续进入的资金，盘面上清晰的上升形态。

期货本来就是矛盾的产物，当初的失误，今天被当做证据。技术上有陷阱，商战中有埋伏。盘面上可以感觉到空方在减仓，但方中没有接受盖劲松的建议追击。静静地看着对手撤退，盖劲松对此颇有微词，觉得方中谨小慎微，力量已经发生了转化，再不发难还是期货吗？

对此方中没有解释，周五收盘依旧回候城。在候城给于馨打了个电话，闲聊了一阵，连一句红小豆的事情都没提及。要不是心里有鬼，于馨绝对是聊天的上佳人选，这个年龄的女人把女人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周日下午回到北京，方中先去看望了叶启刚，叶启刚已经准备出院了，叶嫂要他回家休息。但是看叶启刚的状态，不像会休息的样子。叶启刚也说出了盖劲

松的意思，问方中为什么不出击，方中掌握的资金是盖劲松剩余资金的一半，盖劲松早在说服对方两股力量后就要发动攻击，但是碍于和方中结识尚浅，加上叶启刚对方中的力挺才忍住了。

离进入交割月还有十天，眼看着对方一点点地撤离，盖劲松有些沉不住气了，找到叶启刚把准备攻击的意图说明了，而且说明了资金中的勾肩搭背。叶启刚也不能说服盖劲松，攻击定在周一。

方中听完叶启刚的讲述，微微笑了笑，对叶启刚说：“听说过‘围师必阙’吧？现在觉得可以击垮对手，但想过之后的事情吗？目前是个平衡势，盖总和哪家说好不交货了吗？对方的投机资金的撤退只是为了保护未来在现货月的波动，如果真的推上去想把钱变成豆子吗？对方有豆的时候他们是农民，你们接豆了，也变成了农民。大家都是农民到时候事情就比较办好，利益统一，这次对方把你们变成农民他们会再让你们变回去吗？”

“可是不推最终也要接货，还不如打出些利润来。”叶启刚很明白目前的处境。

“这次和那些空方可以说建立了关系，但不是信任。如果这次给他们一些好处，告诉他们，尽管他们可以交货，但他们也在投机。活路是我们给的，那么下次他们就会依附你们，这次其实是盘死棋，这个死不是你们认为的接多少货。你们想过没有，他们这次交货后不再参与怎么办？”方中直视着叶启刚。

“你是说，交完货回家数钱？”叶启刚看着方中，按理论市场的多空是永恒的，可实际上对手是可遇不可求的，靠散户接最后一棒，真是不敢想象。

“你们的计划是在最后一次逼仓上完成利润，但前提是货的总量是现在的百分之十。而且你敢说，他们不会把十年前的豆子给你们吗？”叶启刚沉思着，尽管他不能完全同意方中的话，但期货市场真的什么都可能出现。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叶启刚问。

“再放出一些对手单，尽量帮着他们撤，但要他们看到，在最后三天把价格拉起来，而且要拉死剩余的空头。”方中的眼里露出一丝寒光。

“这有区别吗？”叶启刚觉得方中在为自己不愿拉升作开脱。

“这个区别就在于把冲突变成了矛盾。天津红这个市场，如果这么做下去，早晚和海南一样，也许就在明天会突然关闭，你们接豆子干吗啊！国债又如何，逼急了兔子也咬人！”方中愤愤地说。

“围师必阙，围师必阙！”叶启刚反复念叨着这四个字，“那不能不考虑资金回报啊。老盖是个自负的人，这次由于我的失误，把他拖累得够戗，怎么也得有个回旋吧？”叶启刚说。

“据我所知，天津过去的大户早退出去了，赚的赚怕了，赔的赔没了，你们现

在这两方如果放在过去都是被宰的，现在只有把空头稳住，再把接的豆子抛出去才是全身而退。”方中说。叶启刚回味着方中的话，慢慢地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我设法说服老盖！那你还要多留一些时候啊。”叶启刚看着方中。

“叶哥，我的使命完成了，你如果不病，我是没机会接触天津红的。能够得到你的信任我很开心，拉升之后，我就回去了。”

周一和周二，方中开始了攻击，但也只是加大手数，点位上给对方留下了空间。周二的时候，叶启刚去了天津，看到叶启刚空方有些犹豫了，开始撤退，盖劲松适时地游说对手。叶启刚问方中，对方要一个低点，什么位置好，会不会中了对方的圈套。方中说不会，一个瞬间的低点不会翻天的。

第二天价格平稳上扬，散户们看准了空方大势已去主动出击。突然价格猛地沉了下去，传说叶启刚再次心脏病发作。散户人心大失，空头趁机血洗了多头散户后，大举减仓离场。交易所对于这种明显的操纵行为视而不见，损失一些散户要比多空大战的结果好太多，和平解决符合各方利益。有几个外围空头不明事理看到多方军心不稳大举压上，在进现货月的前一天就遭到了如火山喷发式的拉抬，最后等于把红小豆送给了盖劲松。

后来盖劲松和叶启刚在交易所出台政策的时候，把价格推到了六千多一吨，在天津交易所解体的前一段时间，联合那些空头把收上来的那些不知道何年何月的红小豆甩给了散户，据说一张合约，就把跌停封上了。随着天津交易所的解体，天津红小豆这个六吨一手的另类合约退出了市场，不再有单纯的空头和多头了。

中国期货史上的战国时代过去了，大户们从狂杀乱砍中懂得了一个道理，证明自己分析的对错不再重要，只有赚钱才是真理。你死我活的拼斗，变成了像恰恰一样的进退，和谐而有节奏。在十五家交易所整顿成为三家后，各自有了各自的领军人物，他们就像埋伏在水塘边的鳄鱼，等待着进入水塘的猎物，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互相撕咬几下，或者联手咬死一条，就像动物王国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样的血腥。

方中要回候城了，盖劲松邀请方中去天津，说这边有些人想见见他，方中回绝了。叶嫂拎着部电脑到宾馆，方中正在把买的一对景泰蓝花瓶用报纸包好，这是给孙晓莉的结婚礼物。孙晓莉找了个在铁路上班的老公，定在五月二十号结婚。

方中道谢后，并没推辞。叶嫂说十月就要去澳大利亚了，到时候希望方中能去。下午的时候盖劲松和叶启刚在莫斯科餐厅给方中饯行，地点是方中选的，来

北京不到“老莫”多没面子。还有几位从天津过来的，着实令方中意外了一下。

叶启刚对方中说，希望方中留下，凭借这次机会在京津立足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还有自己的关系，等他出去了，来个内外照应也会大有作为的。方中说自己更喜欢这种游侠式的期货生活。叶启刚说，等你游够了，格局也变了，还是早扎根吧。

告别众人，方中坐在车里，看还有些时间就让司机把车开到“七月七”外。又是一个周末，方中透过酒吧的窗户，看到于馨依旧坐在那个位置上，桌子上的酒看不出是红方还是黑方。于馨的神情依然如故，淡淡的忧伤令人想要过去安慰，烟雾后深邃的眼神好像看清一切，其实你什么也不知道，希望你远离酒吧，远离期货，期货让女人走开！

孙晓莉穿着白色的婚纱走过方中面前时，幸福的笑容绽放着。手捧鲜花踏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慢慢前行，新娘和鲜花一样娇艳，那是女人最美丽的时刻。

崔震对方中悄悄地说，孙晓莉嫁了这么一个老公，可惜了！方中的眼光落在人群里孙晓莉的业务经理杨大伟身上，他的眼神很复杂，看得出祝福更悠长。

“天鹰”公司只来了杨大伟和方中，“鸿信”公司只来了方中和崔震，参加孙晓莉的婚礼的期货界同僚只来了三个人，三个当初多少都和她有些牵挂的男人。与之当初的喧嚣比起来，显得那么的淡漠。

新平 船 船 PDG

第二十一章 喝丢了两只鞋

黄师傅找到了方中，告诉方中，秦市长很惦念他，对当初方中的守口如瓶表示欣赏，看来当初那个询问只是一个过场。彼此的欣赏何必变成相互的防范，道德在某一时刻变得盲目。

程达明找到方中，省里决定把方中派到一个由省里几大财团组建的龙信投资集团工作。这个集团旗下众多企业中有一家证券公司和一家期货公司。方中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集团香港上市，职位是集团副总经济师，虽然不懂经济，但对这个工作方中欣然接受。

龙信集团上市的事情由集团总经济师伍凯负责，协助他的是办公室主任杨光。这两个人都是财政口的人，集团的最大股东。集团老总业务繁忙，下面各负其责，伍凯、杨光除了向总部提供上市的数据以外，还要监管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两家。

程达明告诉方中，这位伍凯是集团的少壮派，背景深厚，所以为人极端孤傲，很多在一起工作的人都很反感他。那位杨光为人阴柔，很多同事对他比对伍凯还头痛，要方中一定做好心理准备。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同样是光明的，不要辜负秦岭同志的期望。

程达明亲自送方中到了“龙信投资”，办公室主任杨光看到程达明起身迎接：“哎呀，程主任啊，怎么也没先打个招呼啊！”声音极度尖锐，如果不看，不会相信这是一名长着胡子的爷们儿说出来的话。方中立刻明白了程达明所用的“阴柔”这两个字的深意。程达明看到杨光伸出来的手，马上把方中推到了前面。在和杨光握手的一瞬间方中想，我的噩梦开始了。

好在杨光除了声音尖锐外，还没有其他阴柔的表现，手也很温暖。杨光一米六几的身材，浓眉白净，胡楂使脸显得很青。他的办公室令方中着实地吃惊了一下，一间五十平米的办公室，一面墙的书柜，有六七米长。书柜旁竖立着一面国旗和一面党旗，旗的前面是一个足以睡下三个人的实木写字台，一张高背椅，写字台上有一台电脑显示器，大得出奇，估计比二十四寸电视还大。虽然有些山炮，但和这么个大大写字台比较也算协调，写字台前是两个很大的真皮椅子。

地上是纯毛地毯，厚得几乎可以淹没脚踝。窗前地上有很多盆植物，方中只认得发财竹和发财树，茂盛得像一个小树林，沙发和茶几离写字台有五米远，坐在里面都不想起来。另外一面是红木沙发，挨着那些植物，显得清凉古朴。

墙上挂着三幅书画，棚顶的吊灯巨大，尽管没点亮，也可以感受到它的炫目。沙发后是两台立式空调，其中一台开着，可以感受到一丝凉气。刚到五月份，外面正是宜人的季节，想不到这位杨主任心火这么旺盛。写字台旁的窗户开着一扇，十几层楼的高度风很大，天然的和人工的气流形成了一个气场。

这是迄今为止方中见识过的最大的办公室，也算豪华，尽管装饰不奢华，但所有陈设绝对都是高档次的物件。坐在巨大的沙发里，三个人感觉到很遥远，这位杨主任高声细气的语调令人发冷。方中想真要是能混上这么一间办公室这辈子也值了。

杨光对程达明很客气，俩人聊了阵方中听不懂的事情，之后程达明就告辞了。在电梯口他鼓励方中好好干，有困难找他，在电梯关上的时候，程达明一直保持着爱护的微笑。

整个一层楼，看不到一个开着的门，也看不到一个人，方中回到杨光的办公室里，杨光靠在椅子上看着显示器，神情漠然，方中只好做到他对面的椅子上，两人都没吱声。方中感到了对方的高傲，一个企业部门办公室主任的官气竟然比程明达那位局级干部还足，佩服！

沉默最后还是被杨光打破了：“小方啊，伍总没在家，你的具体工作只有等他回来再安排了。”像嚼着碎玻璃的感觉，方中真是有些后悔没坐在沙发那边，按这位主任的声音分贝绝对在八十以上。杨光去了对面办公室，可以听到他在打电话，声音可以穿透一层门再令你毛骨悚然。

秘书小刘送来了钥匙，陪着方中到了同层的办公室。进到房间里，方中感到一阵眩晕，这哪是办公室啊，明明是教室。接近一百平米的房间，被软隔断成了内外两个区。外面是对着摆放的四组电脑桌，上面都有电脑。里面是一张写字台和高背椅，虽然比不了杨光那边的，也算是很好的了。屋子好像很久没用了，东西上面是一层灰。

一周后伍凯接见了方中，安排了工作，继续在那间教室里熟悉和等待。熟悉工作，等待工作。伍凯三十多岁，微黑，瘦高个，精明中透着霸气。他的办公室在杨光对面，只有杨光办公室一半大，其实很大，但感觉小了很多，桌椅和对面是一样的，没有书柜和树林，沙发也是红木的。这使得方中对他印象好许多。

伍凯问了方中的工作经历，方中只说在开发区和经委的经历，做期货的事情没提。看着伍凯没有询问，估计程达明也没说，对开发区这么有朝气的工作都没引起伍凯的任何表情，足见自己还是以白纸示人好一些。

伍凯说最近他很忙，你先熟悉一下环境吧。有时间可以去证券和期货那边了解一下，杨主任也忙，要是去的时候就让他派车。方中开始了人生中最奢华的工作，一个人使用着日租金每平米两元的一百平米的办公室。旁边的健身房和浴室好像只有他才用，一次苏福江来找他，坚决要求方中看看有什么工作需要招人一定想办法内定下来。

方中从小刘那里知道，这层办公楼平时就三个人，伍凯、杨光和她。现在方中来了，也是三个人，伍凯经常不在这里。只有那个小胖子司机，几天可以看到一次，能和方中说话。虚荣是装给别人看的，只有自己才知道现在的处境，看着是到了一个潜力非凡的单位，其实没人在意你，领工资好像在领救济，财会人员用看民工的眼神审视着方中。

比在经委还清闲，方中试着三天没去上班，等去的时候，竟然没有任何人问起。方中想，可惜楼层高了些，不然靠健身房天天也能对付个吃喝。穷极无聊就到处打电话，实在没处打就给传呼台打，这时候的传呼台业务开始萎缩了，服务小姐很愿意闲聊。

后来就打给安琪，聊得柔情蜜意，很多话说在电话里那么的直白，说多了，自然更亲密了。听说方中一个人用着一百平米的办公室，安琪要来参观，方中忐忑地把安琪让进办公室，生怕被人看到，其实这种想法就是多余的，在这层楼里，遇到人的概率比中大奖还低。

证券公司的几位主管隔些时候会来一次总部，他们在方中的隔壁有间办公室，期货那边的都是些外聘人员，从来没来过。做证券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话题一个是行情一个是女人。

一天伍凯要方中陪着去市政府汇报工作，可领导临时有事情，俩人陪着那位处长往外走，到大门的时候遇到一个人。方中跟在伍凯和那位处长的身后，那位处长和对面来的人打招呼“钟书记好”。停下和来人握手，给伍凯介绍，等介绍方中的时候那人看看方中说：“你是老方的儿子吧？”方中刚才已经认出对方，只是没吱声。对方是父亲公司以前的经理，前年调到市委当了副书记。

方中本来打算按照工作上的礼节应付过去，但看到钟书记认出了自己，只好鞠躬叫了一声钟伯伯。钟书记又问：“老方身体怎么样啊？”方中简单地介绍了父亲的情况，道了谢。钟书记嘱咐方中一定照顾好父亲，要方中给带好。

上了车，伍凯问方中和钟书记的关系，方中如实地回答。伍凯又说，看钟书记对你父亲很关心啊。方中说钟书记和父亲是多年的老同事。从此之后，杨光对方中热情了很多，给了方中一把健身房的钥匙。这些时候，方中觉得做什么都困难，只有身上的肉长得容易，无论怎么小心，也控制不住了。

体重突破一百六十的时候，干脆放弃了控制，可也奇怪了，放任自流后体重

反而稳定住了，看来长到二百斤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先是安琪给方中提出了警告，掐着方中的肚子说，再胖要保胎了。后来是母亲看出方中突飞猛进的肥胖速度，也提出了警告，再胖要爆胎了。

尽管对面就是健身房，可一个人在那层瘳人的办公楼里运动有些担心，什么时候都会听到杨光那恐怖的笑声。后来就去证券公司转，看到人家都忙，还要招呼自己就少去了。从北京回来方中还没看过期货，怎么说现在自己下面还有一家期货公司啊，应该去看看。

公司的位置方中早清楚了，全市一共就那么十几家，早在“鸿信”的时候，方中就做过调查，基本都了解。方中本想和杨光打个招呼，要辆车，一想算了，早晨出来溜达着去也没多远，何必麻烦小胖呢。吃了点早餐，溜达到“龙信期货”的时候才九点多，乘着电梯到了九楼，看到墙上镶着“龙信期货经纪公司”的铜字。到了里面，看到一些人在忙活着，一个女孩子过来问方中是应聘的吗，递给方中一张表格，看来是在招聘。

来应聘的人很多，有填表的，有询问的，方中对那女孩子说，没有笔，那女孩子要方中等一会儿。方中溜达着进了交易大厅的门，交易大厅很宽敞，两边是电脑台，中间是盘房。环境可以说是一流的，但人很少。方中环视了一下四周，竟然没有认识的人，这种情况是最令方中满意的。

从北京回来，方中突然对期货产生了厌恶的感觉。到“龙信”后他幻想着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股票交易他一直都在关注，也有交易，但做股票就像是在等待上天的眷顾，买了等待好了。期货有种冲锋的快感，就像在驾驭 F1 赛车，只要上车就要时刻紧张，也只有这种紧张才能令他快乐。

最近他时常梦到老徐媳妇那双怨恨的眼睛，还有于馨那双深邃的眼睛。他突然觉得自己一直都在做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期货除了所谓的保值功能还有什么呢？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呢？期货里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其他行业里转移过来的，期货本身产生过属于自己的一分钱吗？想到这些，方中有些困惑了，一个不产生利润的行业，生机到底在哪儿呢？只是一个资本转移的过程而已吧！

看到应聘的这些人，太多人对期货这个资本主义终极堡垒还一点不了解。去告诉他们什么是期货可能也是一种责任。如果那些堡垒中的部队冲向这个处在资本萌芽的国家的时候，可能只有我们这一批战士才能是它忠实的卫士吧！

邓卫东回来后一直在忙，给方中打过几个电话。春节后在方中父亲那儿买了两套房子，三楼一套七十八平米的，六楼一套九十八平米的。三楼出租，六楼准备自己住。由于外面的事情没有完结，也只是装修了一点。

这天邓卫东给方中打电话，说有些事情约方中见面说。要约在茶楼，方中说

算了吧，最近天气这么热，说事还是来自己办公室。邓卫东到了方中的办公室，着实吃了一惊，听到方中的炫耀，又到处看了一圈。

邓卫东坐下后对方中说：“今天找你有件事情和你商量，我打算把那两处房产换成你的名下，怎么样？”方中有些意外，看邓卫东的神情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邓卫东继续说。

“深圳那边出了点事儿，被扣了一船货，关键是牵连了一些人，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查到这边了。厦门一个老板和上头叫板，结果大查走私，把我牵连了。”邓卫东看着方中。

“这事可能给你惹些麻烦，查到了，你扛不住，就实话实说，也没你什么事儿，怎么样，能帮我一次吗？”邓卫东的神情尽管很坦然，但可以感觉到他的紧张。

“这样吧，我先办个分户免得真有事牵连我家里，办完了，就过户吧。”方中不以为然地对邓卫东说。其实他清楚，邓卫东一定是遇到大麻烦了，上次专案组都没奈何得了他，这次一定比那次严重得多。邓卫东从香港往深圳走私成品油一天利润八万元，去掉花销，净盈余在两万左右。石化的资金使得他有能力周转，这也是他敢于到澳门VIP房里豪赌的资本。

户口分户只用了一天时间，邓卫东的能量真是大得可以，开车带着方中转了一圈，送了几条“中华”就顺利结束。房产转移也只用了四天时间，办完手续和邓卫东吃饭，这次的酒是喝得最多的一次，别看过去总是说好好喝，可坐下来后谁也不贪酒。

这次从下午三点多开喝，一直喝到半夜一点多。话题从房子说到期货，从大学说到女人，从走私说到官场，从美食说到社会。一个人只有在困境中才有参悟，经历的复杂转变成哲学的深刻，有所谓变成了无所谓。

“……我把房子落在你名下是没办法的办法，我真有事儿，我姐姐，我妈，也都跟着受牵连，真查你，说啥都没用的。”邓卫东说。

“真问到我，我也不一定能扛住，到时候再说吧。只要没被收，房子是你的。”方中说。

“……你也很能装，装得像个好人似的，在女人那儿装，在期货公司也装，装得像大侠似的，以为谁都靠你拯救。”邓卫东说。

“我不是愿意扮演强者，可是我找不到依靠，从十岁起我就开始坚强。”方中说。

“……我这辈子即便现在死了，也值了……我之所以把房子划在你名下，是因为我朋友里没有再比你合适的人选。”邓卫东说。

“……王芳现在还不知道在他妈的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下面呢！”邓卫东说。

“王芳挺爱你的。”方中说。

“……我赚够了，谁我也不去找，去他妈的美国、加拿大吧，我去法国，找冯程程去。”邓卫东说。

“冯程程很老了！”方中说。

“……你再坏也没多坏，你要真能坏到把这两处房子吞了，我认了，这辈子我最得意的就是看人。”邓卫东说。

“人总有走眼的时候，到时候掐自己大腿吧！”方中说。

“……还我房子的时候，你一定要亲手给我做顿饭。孙晓莉总说你做饭好吃，你上过她没？”邓卫东说。这两口子最关心的竟然都是方中和孙晓莉的关系，看来这种事情有要比没有正常。

“一言为定，找机会把她上了。”方中说。

邓卫东在澳门赌博输了很多，把生意上的资金当做了赌资。一个赌徒的归宿，一个商人的悲哀。先是中纪委在澳门赌场里的密探发现了邓卫东，调查后转给了地方经侦。邓卫东后来对别人说，是中纪委抓的他，其实只是在贴金自己。方中也想过，如果没有中纪委对邓卫东的注意，会不会和邓卫东有再度的合作呢？

酒一直在喝，两瓶白酒，数不清的啤酒。方中觉得邓卫东快要睡在桌子上，刚要结账，邓卫东坐起来对着过来的服务员说再拿两瓶啤酒。从清醒喝到混沌，再喝到清醒，两个人喝酒就像在肉搏，总有先倒下的一个，邓卫东每次在快要倒下的时候又会顽强地站起来，最后简直是神奇地坚持着。

方中把邓卫东放到副驾驶的位置，邓卫东在方中发动车子的瞬间说了一句令方中一生难忘的话：“你喝这么多酒，慢点开啊！你还会开车啊？”

邓卫东在三个月后掉了，最后被以“挪用公款三百五十万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二〇〇一年释放后，方中把那两处房产划回到邓卫东名下，但没有按约定给邓卫东做那顿饭，原因是在这五年里，他和孙晓莉依旧没事发生。

过了三天，邓卫东来到方中的办公室，给方中留下两万元钱，让方中把屋子简单地收拾了，还有就是房屋采暖和维护费用，邓卫东做事情永远让你感到大气。邓卫东对方中说有一个朋友有辆车要卖，问方中买吗，方中说我买车没用啊，邓卫东说这车的主人是市财政局的一位处长。车才开了一年，新款的高尔夫，现在人家配车了，而且只卖朋友，价格也便宜。方中看了，是辆红色的两厢车，车很新，内饰也好，对方要十万，也没还价，过户了。

方中开始装修房子，房子离苏福江的店铺很近，要苏福江帮着照看。房子还有些土建设没有完工，方中觉得尽量简单，以后邓卫东回来也省事。苏福江和他媳

妇李秀给出主意，女人在节省上永远比男人强。方中没有说这房子是邓卫东的，免得麻烦，朋友也需要有些隐私。李秀有些羡慕方中，又买房子又买车的。

安琪要方中接她看看房子，房子的事情和安琪也没说。保守秘密不能只对男人，方中对安琪的感觉很复杂，觉得她是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谈很多，没压力。安琪工作上的事情总是和方中讲，要方中帮着分析。有时候陪着安琪逛街，给安琪买些小玩意儿，但从来不要方中买贵的东西，说要保持纯洁的朋友关系，也不拒绝方中的不纯洁要求。

“你现在又是房子又是车子的，准备结婚啊？”安琪坐在车里，靠着车门看着方中问。

“没。”方中说。

“那可说好了，你结婚前给我当司机，行不？”安琪问。

“好。”方中说。

“你可别敷衍我，专职的我不敢要求，至少提前打招呼，你不许搪塞我，听到没！”安琪说。

“我搪塞过你吗？”遇到个红灯，方中停车看着安琪的眼睛。

“我保证随叫随到，专职司机，行吧？”方中说。

“这还差不多，呵呵。”安琪笑得很开心，转头看着车窗外。

“嘿嘿。”方中笑笑。

“你笑啥？”安琪问。

“没啥啊，就是笑笑，咋了？嘿嘿。”方中说。

“你别以为我不清楚你咋想的，要你做专职的你不同意，是吧？”安琪说。

“你少胡说，我没那意思。”方中说。

“哼，你就是这么想的。”安琪说。

“你想多了，我没那么想。”方中说。

车子停在楼下，已经下午五点多多了，正赶上苏福江找民工往楼上扛沙子。看到安琪，苏福江就笑嘻嘻地问方中是谁，方中说：“这是我老板，我是她司机。”安琪咯咯笑着和苏福江打招呼。方中领着安琪参观房子，问安琪，你想当这房子主人不，安琪说等装修好了一定要给她一把钥匙，有时间和对象来住。

到了楼下，李秀也到了，方中给安琪作了介绍。四个人一边聊天一边等民工扛沙子。讲好一袋沙子三块钱，扛到楼上，两个民工往上扛，一共二十袋，每袋有六十公斤多。最后还剩三袋的时候，民工过来和苏福江商量，再加些钱，实在有些累了。苏福江说，你累了，加钱就不累了啊，问民工加多少。民工说加到一百。安琪说你俩也太不守信誉了，加也没这么加的啊。民工抢白安琪一句，不加就不扛了。

本来方中觉得加点钱没啥，但看着那民工说安琪有些生气，就笑着问那民工：“钱是你们要的，而且扛沙子就这价，你们不扛就拉倒，我再找别人。”那民工说：“你们也不差这点钱，真是太重了，不信你扛一袋试试。”方中说：“要是我扛上去，不给你钱行吗？”民工看看方中，说：“要是你把这三袋沙子扛到楼上这钱我不要了。”李秀和安琪劝方中算了，万一闪了腰不值得，可俩民工不依不饶，看着天快黑了，说只有他俩力工了，再不扛要回家了。

方中脱了衬衫，找了一个空袋子垫在肩上，要苏福江帮着把沙子放到肩上，扛了上去，第一袋还没觉得多重，很快就回来了。俩民工有些不信，到楼里看了，回来的时候说没想到方中的速度竟然这么快。第二袋上到五楼的时候方中就觉得吃力了，手拉着楼梯栏杆，好不容易上去了，在屋里大口地喘了一阵气。

下楼的时候边走边调息。安琪过来给他擦汗，说算了，看着俩民工不吱声地戳在那儿，方中充满了力量。苏福江和安琪把沙子放到方中肩上，方中轻快地走进了楼里。上了一层，就觉得腿打战，坚持着上到三楼，眼前有些发黑，最后在四楼半的缓步台上停住了，实在是扛不动了，民工说得对，速度不等于耐力。有些站立不稳了，把那袋沙子放到了地上。

一步一步地挪下楼去，出楼门的时候装得意气风发。安琪笑着过来给方中擦汗，看着俩民工灰头土脸地走了，问方中给他们钱吗，方中点点头，安琪追出去，回来方中问给他们多少，安琪说给了五十，方中笑笑，说自己赚了十元钱。方中要苏福江上楼，把那袋沙子抬上了楼。苏福江说，你赚十块钱，把我累死了，这么重亏你也扛上来。

洗了洗，下楼上车去吃饭，开车的时候觉得腿还在颤抖。开自己的车和开别人的车的心情不一样，仿佛自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看着车外的人和物，觉得景物美好了，人渺小了，路变窄了，距离变短了，只有警察变得高大了。

苏福江好酒，方中推说开车只喝了一瓶啤酒。安琪和李秀都喝茶水，三个人吃得差不多了，只有苏福江还没尽兴。李秀催促苏福江快吃，苏福江说：“我和方中吃个饭你也嫌烦，你和同学吃饭谁管你了，等不及你就先走，我还得喝。”李秀说：“你不烦，别人就等你了，也不替别人想想。”其实李秀是在说方中和安琪，可苏福江理解成了李秀怨他喝酒了，随口说了一句：“你着急你先走啊！”李秀看看苏福江，对安琪说自己先回去了，安琪把李秀送出了饭店。

“你喝多了啊？”方中白了苏福江一眼说。

“这点就至于多吗！唉！”苏福江叹了口气。

“你跟老婆怎么的我管不着，但你记住，别在我面前和李秀闹。”方中正色地说。

“你少多心，别看我俩不冷不热的，她不跟我闹，嫌我档次低，没她有身

份。”苏福江说，正赶上安琪回来听到了，想说什么，忍了。方中也赶紧转换话题，可苏福江说：“方中，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今天才和安琪认识，但也看出她也是你知己。”

“你少胡说啊，什么叫也是我知己啊?!”方中气得想踹苏福江一脚。安琪倒是没露声色，只是白了方中一眼。

“你知己多呗，咱结婚早，不像你，怎么的都应该。”苏福江一边喝酒一边说，不看方中也没看安琪。方中心里这个气啊，但也不搭理他。

“今天和你聊聊我的婚姻，安琪你别嫌烦啊。我娶这个媳妇，谁都说我有能耐，弄了个大学生，其实这是压力，开始还觉得挺美，可越来越感到压抑。说不到一块儿，想不到一块儿，后来做都做不到一块儿了。”苏福江仰头干了一杯酒。

“我们俩其实就是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感觉。你也看到了，她根本看不起我，和她那些同学可有的是共同语言，对我，哼哼，鄙视。”苏福江又喝了一杯。

“我觉得你俩要个孩子应该好一些。”方中看着苏福江的表情，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觉得苏福江的痛苦不仅于此，好像有难言之隐，也不好询问。

送走了苏福江，方中往铁西送安琪回家，一路上方中也没讲话。安琪终于忍不住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女人特贱啊!”

“啊?!你说什么呢?”方中一愣。

“你要是这么认为你就说，别不好意思。”安琪说。方中放慢了车速看着前面说：“安琪，我没这么想过，咱俩在一起，是咱俩的事情，只要不伤到别人就好，你说呢?”

“我也这么想，和你在一起，我心里只想你，你走了，我也不想你了。我现在是自己的，和别人没关系。”安琪靠在方中的肩上。方中把车停在路旁，捧着安琪的脸吻了下去，安琪热烈地回应着。

车到安琪家方中没有停下，转了一圈，安琪问怎么了。方中说为了不伤到别人看清周围好一些，下车时安琪吻了方中一下，说以后下车不亲了，免得伤到别人，笑着上楼了。看到安琪房间的灯亮起，方中起车走了。

苏福江在金杯大厦和朋友合伙开了个家电经销，代理些杂牌子，卖得最好的是VCD机，品牌机读不出的光盘都能读出来。他给方中解释说这个叫“模糊技术”，别看你天天用电脑，电脑讲精确，但VCD讲模糊，再烂的盘都搞定，技术比那些品牌高。

方中给他解释，这个技术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光驱需要精确，越精确技术越高。苏福江说，你净胡说，低了还比高的管用，少糊弄我了。方中说这是为了适应盗版盘才降低技术含量的，不信回家问你老婆。苏福江说，要不是因为这老婆我何苦卖家电呢，调料卖得好好的，何苦呢?看来是为将来做准备了，不管怎

么说他对李秀还是疼爱的。

和安琪逛街的时候，方中撞到了一个人，赶紧给人家道歉，那人看了看方中突然拉住方中喊道：“大炮！是你啊！”方中一看是自己初中的同学，叫王跃进，很多年没见了。两人聊了很久，留了电话，分手了。

“他咋叫你大炮呢？”安琪好奇地问。

“我这同学是山东转学过来的，来的时候一嘴的山东味，最绝的是他打喷嚏。全班包括老师爆笑五分钟，打一次笑一次。”方中学着，安琪被方中惟妙惟肖的模仿逗得笑弯了腰，停住后还是追问，“那他为什么叫你大炮啊？说啊！”

上初中的时候，方中刚转学没多久，一次班上同学和外校学生打架，外校的找来了几个社会上的混混，把班上的同学打得到处跑。赶上方中吃午饭回来，看到同学被追，正好旁边有个爆爆米花的爆好一锅准备往袋子里倒，爆爆米花那人摆弄布袋子，方中把锅对准追打同学的几个混混一踹，爆米花像炮弹一样打了那些人一身，吓得他们转身跑了，从此学校里提起“大炮”无人不知。

听得安琪呵呵直笑，说想不到你会这么疯，说“大炮”还以为说你什么的呢，方中抓住安琪小声地说大不大炮你还没数啊。和安琪去了房子，基本收拾好了，四处看了，抱住安琪，“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第二十二章 接手龙信

龙信期货公司发生了事情，外聘的总经理隋新宇走了。在辞职的时候和伍凯大吵一场，回去后愤然离职，带走了结算部经理——一个和他认识不到三个月的女孩儿。继任的是他带到龙信的下属，市场部经理王广平，一位号称期货界技术泰斗的“绝顶”高手。

隋新宇是当年“金盾”期货第一批经纪人，做到金盾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的位置。在候城期货界里很有名气，当年极受香港老板的赏识。方中当年在“金盾”做外汇的时候和他有过接触，个头不算太高，大脸大手大脚，给人印象很大气。后来“金盾”外方老板携款潜逃，隋新宇的客户受了很大损失，找不到香港人就找隋新宇，隋新宇万般无奈去了郑州。

后来金盾事件定性为诈骗，发出了A级通缉令，通缉涉案人员，隋新宇回来自首。他也是被骗人员，得到了宽大，去了正兴期货公司做了副总。后来龙信招贤纳士，被伍凯的励精图治所感染，带着王广平一千人等加入了龙信。这件事被伍凯得意地定义为龙信公司最成功的人才收录。

可好景不长，先是伍凯给隋新宇下达指标，面对伍凯的强势，隋新宇只有黯然接受。但赶上期货业滑坡，经营不景气，半年过去，指标没有完成。平心而论，隋新宇兢兢业业，先期整合了公司制度，搭建了人才培养，培训了两批经纪人。经纪人的成熟和创造是需要时间的，伍凯在初期的豪言壮语是：你放手干，大不了一年赔上两百万，咱们看的是长线。

给隋新宇下指标的时候是必须保证盈亏平衡。先期运营需要投入，隋新宇只要提出预算，杨光就急眼，“这么好的硬件，全市第一，怎么连客户都坐不满？”三个月后给隋新宇开半资，隋新宇是要脸面的人，工作没成绩咬牙撑着，公司渐渐有些起色。

王广平是隋新宇在“正兴”结识的，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经纪人。和隋新宇很投缘，隋新宇就介绍客户给王广平。通过努力把王广平打造成了技术专家，来龙信后更是把王广平推到了技术泰斗的位置，很多大客户都交给他操作，他渐渐地有了些名气。

隋新宇对伍凯、杨光的不满只有向王广平等宣泄。随着时间的推移伍凯的强势越发逼人，和隋新宇的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公司上下都知道。龙信公司的业务人员有三个来源，一是隋新宇带过来的，二是原来沉淀下来的，三是隋新宇招聘上来的。沉淀下的除了经纪人主要是盘房人员。可公司内勤和财务人员都是龙信总部的人员或者集团领导们的亲属，包括扫地的清洁工，她都觉得自己才是龙信的真正主人。

领导间的矛盾引发了人心的波动，隋新宇的管理慢慢变成了无人理睬。财务开始就是只对伍凯、杨光唯命是从，沉淀人员只是静观其变。隋新宇的亲信们也渐渐有了想法，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有德者居之，这个有德者就是王广平。

王广平三十多岁，瘦高个，戴副大眼镜，尽管年龄不大，但头顶已经秃了，因“绝顶”而被尊为泰斗，看外观就会相信是位智者。他每天都在和人研究行情、股票、期货，最具震撼力的一句话就是：这只股票，我可以给它下定义！

先是受到杨光的赏识，给他介绍了一个客户，虽然没赚但对于王广平的谨慎还是认可的。随着对王广平的认可，对隋新宇的信任越发降低了等级。面对王广平的越俎代庖隋新宇倒是坦然，他认为这个市场是靠实力说话的，你一个被我捧起的小经纪人还能翻天吗？而且他也不相信伍凯会舍他而选王广平。

经纪人是一个由年轻而睿智的人组成的，这个行业以“大浪淘沙”比喻它的残酷。而经纪人进入这个行业所最先看到和接受的就是“适者生存法则”，因此在利益选择上往往是赤裸裸的。每个经纪人就是一个经纪商，这点和厨师有些不同。厨师这个行业是兄弟帮，师傅带着闯天下，徒弟虽然也会另立门户，但一定是和气的分离，或者是一种壮大的分离。

直到有一天，隋新宇看到司机小胖开车接王广平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找到王广平谈话，说明公司稳定的重要性，不能因为伍凯和杨光对经营的盲目断送了大半年的努力。王广平表面答应，背地里把事情换了一种说法告诉了杨光，隋新宇嫉妒我们的关系。伍凯大怒，以还没有起色为名停发了隋新宇底薪。同时找了一个做现货铜的客户，一个集团副总的马仔到龙信期货公司做交易总监，架空了隋新宇。这位交易总监叫高飞，最初是做废品收购起家的，后来攀上了集团副总，把集团铜厂的现货拢在手里，成立了个铜业公司，成了高总。高总以大哥自居，因为收废品的缘故有些社会背景。自从上任后天天披着西服在公司里转，隋新宇却少了在公司的时间。

高飞和隋新宇第一次发生碰撞是在一次期货公司管理层私下聚会上。王广平以个人名义给高飞接风，去 KTV 唱歌，隋新宇和王广平发生了争执。高飞把事儿揽了过去，说隋新宇和他叫板，大家都喝了些酒。隋新宇看着自己昔日的下属们奉承着别人，贬低着自己心里很恼火，看高飞以势压人就和高飞口角起来。高

飞看隋新宇没给他面子，打电话找人要摆平隋新宇。隋新宇在别人的劝说下给高飞道了歉，愤然离去。

第二天隋新宇向伍凯辞职，讨要拖欠的底薪，但伍凯把隋新字数落得像狗一样。隋新宇黯然地走了，只带走了结算部主管，一个很敬畏他的女孩子。期货公司时常发生爱情，有些就像期货行情一样快捷，有些也会感天动地。你不给我工资，我拐走你人，我也没吃亏。后来传说这两个人在一起三个月后也分开了，感天动地的爱情都短暂。

方中的编制再次转到投资集团，任命也下来了，集团经济师。对于这个职务方中有些害怕，完全是赶鸭子上架啊，一点都不懂啊！好在也没什么可以做的，自己偷偷地学习一些业务知识，安琪成了他的财务老师，这个老师很温柔。

由于临近“七一”，香港回归进入了倒计时，上市业务被搁置起来了。集团准备去旅游，一想到和这些同事出去方中有些头痛，他在这里几乎没有熟人。旅游是放松，玩的就是热闹，去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去，干脆推脱家里有事情，也没谁在意他。

为了减肥，方中平时上班都是走着去，买车后也是尽量不开。家和单位的距离，走需要二十分钟，开车需要三分钟，起车和停车需要十分钟。后来逐渐习惯开车了，到处溜达方便。最先是司机小胖先知道方中有自己的车，羡慕的同时偷偷地给方中加油。两个小胖子处起来比较容易。后来杨光也知道方中有车，和方中的家世联系起来，认为方中的家庭有些背景。即便是个靠父母的软蛋，也受人青睐。太少的人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所谓我行我素也是一种无奈。人与人首先看到的是外表，以貌取人没什么不对，相处一生就会完全了解对方吗？

隋新宇走后没多久，高飞和王广平发生了矛盾。高飞对王广平开始是顶礼膜拜，觉得遇到了高人，自己拿出五十万开了个户，请王广平操作，又把两个朋友介绍给了王广平。伍凯为了表示对王广平的支持，把小胖的车配给了王广平。有一种因为利益组成的联盟，在微利面前欣喜若狂。王广平因为获利而自大，高飞因为获利而疯狂。

白天赚钱晚上花，高飞带着王广平和另外几个亲随到处潇洒。结果小胖的车肇事了，钻到一辆停着的货车下面，幸好人没有伤到。小胖的父母是集团员工，向集团反映了高飞超时用车的事情。伍凯有些挂不住了，收回了车，把高飞和王广平骂了一通。

接着噩运又降临了，一个单边行情，王广平从头错到了尾，把几个客户的资金全亏没了。这回高飞不干了，逼着王广平赔钱。王广平在高飞的朋友们的威逼下写下保证书，第二天消失了。高飞气得说要是找到王广平，一定废了他。妈的王广平，赔光了才知道平。

在期货公司的两个多月里，高飞感受到了期货的魅力，也觉得有所成就，特别是披着西服围着盘房转的那种得意，在自己那个小营业部是不会有这种成就感的。因此他在伍凯面前大包大揽，要把龙信经营成为全市最好的期货公司。对于期货这一块，伍凯真没放在心上，即便一年赔上两百万，也没什么，但这笔钱要看谁赔。毕竟赔没有赚好看，为了这么一个破公司，在集团影响到自己位置得不偿失。

高飞的勇敢令伍凯欣慰，马上和高飞达成了协议，只要不赔，赚的都是你的。高飞也誓言旦旦地承诺，赚钱是大家的。借着隋新宇留下的框架，加上自己的社会关系，进了一些资金。期货市场是张魔床，上来就停不下，短期利润迅速显现。

伍凯和高飞都很高兴，伍凯为了表示支持，拨给龙信期货三千万作为客户资金的配资。大连席位上的人也加大了业务力度，龙信竟然翻云覆雨了。期货公司里有一个位置是最关键的，就是结算部，结算经理是重中之重，隋新宇拐走了龙信的结算经理在初期还没有问题。

结算经理的水平关系到公司的利益，在遇到不利行情的时候，结算经理的工作尤为艰巨。高飞上任后没设结算经理这个职位，在他看来那不过是打打结算单而已，盘房随便一个人都能完成，何必增加开支呢。小公司经营成本低，就在于人员精简，有那么些客户在，少个职员敬佩的目光也不会减弱。

客户里有个叫小林子的人，是自由经纪人。他的客户是道上有名的人物，因为畏惧他的客户，所以大家也有些畏惧小林子，叫他林哥。小林子为人随和，也是做经纪的出身，所以和客户们处得都很融洽。他的那位客户经常去北京，弄些内部信息告诉小林子操作，主要是做股票和国内期货品种。

赚了钱就把利润提走，花钱买信息，做得也是有声有色。这次不知道听了哪路神仙喝多了的话，竟然买了上海铜，五十万的保证金全额满仓买进。结果被套了，按照行业规则，加钱或者平掉一些仓位，就可以了。但高飞为了显示自己实力大包大揽，竟然没在意。

听着消息做交易就怕出岔，一错就是致命的。因为正常交易有持仓比例，但有内幕消息一定是满仓，怕赚得少。还有几个和小林子关系不错的也跟了进去。股票内幕还可能准确，国内品种也可能准确，但上海铜跟着伦敦走，结果越亏越多。

结算部的追加信天天一摞，高飞也从大包大揽变成了不言不语，最后先逼着几个小户砍仓。小户在抱怨声中砍了仓，保住了一些青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看到价格继续下行，抱怨变成了庆幸。其实做错了，先砍的是幸福。

再逼着别的客户砍的时候，那些客户说，砍行，小林子砍我们就砍，都是客

户，凭啥只砍我们啊！和小林子商量，小林子说，不会差你们公司钱的，前几天说加你说不用，现在客户的资金都进股票里了。据说小林子没说假话，也有过类似的先例。

后来有些客户已经穿仓了，而且价格还在下行。伍凯知道后大骂高飞，都赔了公司的钱了，你不知道止损吗？责令高飞立刻处理好所有追加的账户，不加钱就由公司砍掉，加钱必须立刻入金。

高飞自己和他朋友的账户也买了铜，开始觉得一定会涨，等到追加的时候还不以为然地安慰朋友。但随着价格的走低，高飞早没了分寸，被伍凯骂得头晕眼花。给小林子等客户打了电话，小林子强调是你答应我不加钱的，现在我和客户沟通后给你答复。小林子告诉高飞，客户说了，你砍仓，他砍你。高飞一听就急了，色配！（方言：色读晒。你那德行也配）老子吓大的啊。结果砍了仓，账面上还剩了一千多块钱。

小林子看了账单也没说啥，找到高飞说，给你一天时间，把砍的仓恢复了，我找你是平常有些情面，我客户要是找你就不好看了。高飞当时就拍桌子踹板凳，本来就火大，一句好听的也没说。小林子走了。结果砍完仓，价格就回升了，真像是在和这个仓过不去。

过了两天，公司进来十几个人，直奔高飞的办公室，高飞的几个亲信还要反抗，有两个被砍倒在地上，有奸的偷偷打电话找人儿，可来了后看到楼下停着两辆货车，上面都是戴白手套拿镐把子的打手有一百来人，吓得躲了。

打电话报警，当地派出所转了一圈走了，再报，回复说没有发现警情，110说再胡报抓你。高飞这次没等披上西服鼻梁子就被打塌了，血流了一身，还在反抗。领头的给他半小时时间打电话，先是朋友们的电话，后来给伍凯打电话，伍凯说在市政府开会，要高飞坚持一会儿。最后高飞又要报警，领头的等他报完警后，一镐把子，打得高飞头破血流。俩人把高飞架出大厦，场面之壮观仅次于一年后发生在同一大厦里的枪击案。

高飞的朋友把事情告诉了高飞媳妇，高飞媳妇先打电话给伍凯，伍凯说这是个人恩怨，公司不便插手。高飞媳妇哭着把电话打给了集团副总，集团副总找伍凯竟然没有找到，找到杨光，杨光说也找不到伍凯。

后来高飞朋友找到了另一个大哥出面协调，对方要求恢复持仓，公司没答应。对方要求高飞赔出按当天价格原有账户的相应资金，高飞老婆答应了，还给了找的那位大哥五万块钱作为答谢。从此再没见到高飞披着西服的身影。

伍凯坐在办公室里抽着烟，烟雾在他阴沉的脸前飘过。集团刘总来电话，询问期货公司的事情。这还是刘总第一次询问期货公司的事情，这个公司在他眼里

可有可无，严格地讲根本不在他眼睛里。组建初期，只是为了帮同学一个忙，就当买了一只原始股，一旦遇到机会卖出去，可没想到竟然砸在手里了。

要是平平安安，集团也不会在乎投入个一二百万的。经营了两年一点起色也没有，早有人借机对他提出了质疑。没有一条完全平坦的仕途，为了这个只冒烟不着火的煤石烫了自己的手是不合适的。伍凯为了高飞已经得罪集团副总了，再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的，趁着最近清闲一定要把这团乱麻理顺了。

伍凯打电话要杨光过来，问杨光对期货公司的意见。杨光在伍凯面前讲话很注意音量，但那超强的音质依然尖锐。

“去年比前年少亏了七十万，最近可以持平，从数据上看正在好转。而且大环境还不如去年，说明只要有得力的人经营，还是可以的。”话虽简短，但有数据有对比有展望有建议。

“那你看是继续外聘呢，还是从内部派人呢？”伍凯由于隋新宇、王广平和高飞的事情对外聘已经失去了信心，一个没有经受过挫折的领导最大的弱点就是回避困难。

“还是先派人吧，外聘也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次外聘要慎重，最好结合着来。”这位杨主任非常懂得摸着石头过河，内派不行，外聘不行，咱可以结合着来嘛！

“那你和证券那边谈谈，派个人过去。”伍凯觉得离那个期货公司越远越好。

杨光和证券那边谈的结果在一周后告诉了伍凯，这个速度是最快的了。杨光深知伍凯为了期货公司闹心，才放下手头所有事情，亲自去证券公司和那边的总经理谈的。三天后总经理回话，给什么职位，多少钱也没人去，怕挨打，谁放着好日子不过收拾那烂摊子啊。

伍凯坐在老板台里面，杨光坐在外面。听了杨光的汇报伍凯脸色显得更黑了，证券那边的人只知道安稳地过日子，再炒个小股票。真遇到事情别指望他们，过去也到期货这边来过，结果经营不了，都回去了。倒是遇到股票有个暴涨急跌的，坐在那里大喊“期货手法”，好像去了一次期货公司，就把期货研究透了似的。

“你看方中怎么样？”伍凯说。

“要经验没经验，要根基没根基的，可能连股票都没做过，够呛吧！”杨光说。对于方中，他很反感，要不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位置，早把他打发下去了，天天除了泡在健身房洗澡堂，没看出来能干什么。而且经委在集团的股份很少，怎么会把这么一个毛孩子弄过来。上面的事情也不好问，也没有哪位领导提出过关照的话，既然能来就有原因，不能开罪，先挂着吧。

伍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总不能他自己去直接管理吧，杨光也不能去啊。一

下想起了方中，有人去就是管理，管不好也是管理。要是没人管，出了问题是自己的，有人具体负责，出问题，自己只负监管责任。想到这儿，伍凯对杨光说：“就这么定了，我找他谈。”

找方中竟然找了两天，办公室没人，传呼不知道号，好像有手机，也不知道号。最后还是小刘汇报说方中来健身了，杨光在浴室找到了满身泡沫的方中，说伍凯找他。伍凯看着头发湿漉漉露的方中，心里这个气啊。碍于要交代工作，而且现在真没事可做，也不好多说什么。

“伍总您找我？”方中虽然匆忙，但穿戴还整齐，即便有事情，也不会是十万火急的工作。

“小方啊，有这么件事和你商量一下。”本来应该算是分派工作，但伍凯总是喜欢平易近人，“下边期货公司最近没合适的人管理，打算让你去管一阵，怎么样啊？”

“我不懂啊。”方中有些意外，根据平常的状况看，伍凯和杨光不会知道自己做期货的事情啊，今天怎么突然提出这个事情呢？说不懂，也不算说谎，做过期货就懂管理期货公司吗？

“期货那边没啥事情，基础工作都有人做，你只看着就好了。”伍凯轻松地说。

“我没做过管理工作，而且也不了解期货，我能不能考虑一下啊？”方中心里想，你少唬我，期货我比你清楚。

“那好，你考虑吧，把联系电话给小刘啊。”伍凯还是表示了不满。

回到办公室，方中想，怎么会派到我头上呢？会不会也是程达明的关系呢？按惯例应该是程达明先告诉我啊。真要是如此，自己刚才装作不懂期货，势必引起伍凯的反感。最后想起小胖，自从小胖车肇事后很久没见他了，电话里小胖把自己知道的期货那边的乱套事告诉了方中。

原来是要我顶雷啊！方中笑了，可能真的和期货有不解之缘吧！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人需要的是机遇和平台，再有能力没有展现的机会也是枉然。可能上天给我这次机遇，既然来了，就扛下吧！

第二天，方中开着车，把全市五六家期货公司转了个遍。短短的半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鸿信”的人只有孙晓莉还在做期货，“金盾”没有一个人在做期货了。“天鹰”最晚解体，但那些曾经辉煌的经纪人们竟然一个都没了，就像传说中的玛雅文明一样，只留其名不见其形。

站在显示器前，方中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回来吧！该回来了！”多年的努力不会这样就放弃的，有一种选择叫放弃，但这不属于我，我要重新燃烧，哪怕是在灿烂中毁灭，也不要平庸中长生。

人生中有种挥之不去的东西，人们把它叫做命运。方中带着对命运的感恩站在了伍凯的面前，“伍总，听说那边很乱啊，连人身安全都没保障啊。”方中坐在伍凯对面，谨慎地说。

看来这个毛孩子还有些心计，有总比没有好。伍凯看着方中，这还是第一次仔细地看这个下属，他突然觉得自己看走眼了，在他懒散的眼神深处，透着一丝坚忍的光，这束光虽然若隐若现，但在它凝聚的时候可以穿透一切，他有些后悔了。

“那是高飞个人的问题，和公司没关系。”伍凯说。方中心想遇到这位极品领导真是大不幸，天天给观音菩萨烧香保佑自己不会遇到被砍吧！遇到了他是不会管你的。

“我管啥啊？”方中问。

“其实你只需要把下面人员组织好，具体问题要他们具体负责就好了，这种公司没什么压力，也不考核你。”伍凯尽量把话说得轻松些，要是方中因为安全问题拒绝还真没办法。

“我咋管啊？”方中一脸的困惑。

“去了你先看看，不懂你找我。”伍凯有些不耐烦了。

“伍总，是不是我全面负责啊？”方中一定要把责任弄清。

“是，这样吧，你管两个月，等这边上市的事情运作起来，你再回来怎么样啊？”伍凯心里想，你最好全管，只要不给我找事，把那公司卖了才好呢！

方中到龙信期货公司上任了，任命是集团代管期货公司，行使总经理职责，但不是总经理，伍凯一向喜欢节制下属。文件上报集团，下发期货公司及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包括大连和北京两个外埠，龙信只有大连交易所一个席位。

看起来丁处长的这辆红色高尔夫真能带来好运。伍凯亲自送方中到龙信期货公司，宣布任命时说的却是公司总经理，对于面儿上的事情伍凯还是不吝惜的。龙信期货的会议室也很大，参加欢迎的是期货公司固定员工。财务五人，为集团员工。办公室三人，为外聘人员。结算部无经理，缺席。市场部无经理，缺席。保洁部大姐一名。

伍凯走后，方中告诉办公室主任，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把公司或者交易所下发的控制风险条例找到，打印后发给经纪人，另外在盘房窗户四周张贴。办公室有三名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方中想：“要是伍凯和我玩阴的，我把这仨都拐走。”

第三天，杨光带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矮胖的男人，集团为了减轻方中工作压力派来了一位负责内勤的副总，也是代的，叫王刚，看着还真有些像说书人。杨光对方中说，内务特别是财务支出，就由王刚负责。派个管财务的，还说是减压，

不管财务更好，这烂摊子还是少管为妙。干脆把管理人员底薪、经纪人佣金等所有审批权都交给了王刚，对此王刚有些意外。这个年轻人是不懂还是傻啊，都交了你管啥啊？

矛盾是争出来的，方中主动交出权限令王刚意外。方中对他的尊敬也令他意外，当看到方中开着车上下班更令他意外。谦逊的年轻人是容易相处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王刚和方中相处得很和谐，甚至有了默契。

期货公司就像一只旋转的陀螺，管理者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给它一些外力，它就会旋转。方中和王刚只是在享受着它的旋转，方中熟悉着各个环节，王刚享受着审批的快乐。方中渐渐明白了，管理是件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的事情。天天看着也会出现意外，放任自流也不会有什么闪失。开疆辟土不易，守经达权也难。

苏福江正在谈澳柯玛小家电在候城的代理权。原来的代理因为赚不到钱不做，当地的业务员是个蒙头，毕业没多久被派到了候城，挣他的一千元工资。本来以为业务顺利会有提成，结果来了没一个月经销商罢工了。硬着头皮跑了几地方，未果。遇到了苏福江，急于开疆辟土的苏福江抓住了这个机会，把业务员小孔哄得滴溜转。

澳柯玛负责销售的李厂长来候城考察后和苏福江签下了部分品种的代理权。但为了避免销售商搞鬼，把一些权限交给了业务员。这个小孔还是个极为迂腐之人，在生意上一板一眼的几乎没有回旋。当初苏福江为了搭上澳柯玛这条线在签合同的时候，很迁就对方。因此销售利润很低，又遇到小孔这个榆木头，越卖得多越生气。

一次喝酒的时候苏福江和方中讲起这个事，方中问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苏福江说要先解决小孔，整个一个拦路虎。方中想想说这好办，不就是解决个业务吗。苏福江说，你可别玩黑的啊，人家小孩子一个人不容易。方中说你尽胡说，你看我和谁玩过黑的啊。

方中给苏福江出了个主意，每到小孔开工资前几天，就请小孔喝酒唱歌，洗澡按摩。中间的时候，只要去小孔住处，就给小孔买些啤酒，放在家里。苏福江说那小子迁得厉害，小恩小惠不管用，大的不敢要，也不值当给，能行吗。方中说你试试。结果三个月后小孔辞职回家了，苏福江告诉方中的时候，方中笑了。苏福江说你真损，人家孩子走的时候还拿我当好人呢。

小孔很迂腐，为了保持和销售商的关系只能接受邀请，为了不被销售商控制只能回请。一顿饭一百元，唱次歌四百元，洗次澡一百多，如此下来，只剩不到四百元的生活费了，还要抽烟，又减掉一百。苏福江买酒看望他，他又准备些小菜儿，也得个七八十的。剩下的那些底薪和微薄的提成连度日都成了问题。

“最后你都想不到，我去他那儿的时候，他弄些蒜蓉辣酱，把从青岛带来的鱿鱼干一蒸，一人一条，咔咔地就那么干喝。你太损了！”苏福江说。

“关我屁事，还是他愿意喝，一个月没明白，两个月没明白，第三个月还不明白啊！”方中说。

“后来据说他把公款都花了三千多，唱歌遇到个知音，嘿嘿……”苏福江说。

“好事啊，还帮他找一媳妇呢！”方中说。

后来苏福江又用这方法打发了两个业务员。李厂长通过半年多了解，准备把澳柯玛所有小家电的经销权签给苏福江，但觉得苏福江的店太小，建议苏福江扩展一下，提出只要注册资本超过两百万，这事就定了。

“我觉得他还是卡着，有几个经销商注册资本这么多的啊，不都是在玩空手道啊！”苏福江说。

中午苏福江到龙信找方中，想要方中给出个主意。方中叫上王刚一起，开车到了离公司远些的地方吃饭。

“不然你再找个棒家？”方中说。

“其实做家电咱是外行，但找人也不容易，合不好麻烦。”苏福江说。

“我有俩朋友，在张氏那儿开了个电子市场，最近正在招商，要不给你们介绍一下？”王刚说。

天达实业的老板是兄弟俩，叫段力发、段力刚，是卖家电起家的。老大段力发负责经营，老二段力刚在区委工作，负责外围事物和人力资源。公司人员只要段力刚说怎么安排，老大一定照办。王刚和这哥俩很亲近，下午回到龙信就给段力发打电话，把事情说了，约第二天晚上见个面。

见面地点在丽晶酒店 208。方中和苏福江进了大门，迎宾小姐鞠躬问好，再问有没有预约，说到 208，迎宾小姐马上说“段老板正在等您二位”，在前面领着上楼。苏福江边走边小声地说，看来段氏兄弟挺有实力啊。方中说，实力估计有些，但也没必要这么显摆。有些人用传呼，告诉传呼台，只要有人传，就说“您传 x 先生什么事情”，弄得像传呼台是秘书台似的，还不用加钱。苏福江不信，说怎么也要多加服务费吧。方中说，不信拉倒，我和那些传呼小姐聊天的时候问的，还能有假啊。

段氏兄弟和王刚在里面等着，是间高档包房，卫生间在包房里，两名服务员。介绍后坐下了，一个可以坐十六人的桌子只坐了五个人，开始分散着坐，后来说话太费劲，方中说：“我建议大家用手机聊吧，距离太远听不清。”大家笑着挪到一起，段力刚说：“听王哥说，方总很幽默，果然讲话风趣。”

段氏兄弟在张氏开发区成立了个家电批发市场，想法是以后新民辽中地区的人买家电方便。而且市里早晚要货车限行，大西电子市场听说也要动迁。开业半

年多，业户也少，顾客也少，手下人员不得力，正鼓动王刚过去帮他俩。王刚也游说他俩出资做期货，方中心里暗笑，期货这东西真是个魔鬼，就连王刚才接触不到俩月的人就敢劝人做。

桌上只是说了各自的想法，没有深聊。话题竟然是说期货的多，问到方中的时候，方中只是说刚接触，还在学习。苏福江想插话，被方中踩了一脚，好在坐得近。段力刚又说买断了有线台的一个广告时段，如果以后和澳柯玛合作，打广告不是问题，告诉方中要是龙信期货打广告一定优惠。方中说如果自己要是打广告免费，只能打寻人启事找苏福江。段力发约苏福江明天到公司谈澳柯玛的事情，剩下的就是说些闲话笑话。

分手时段力刚开玩笑似的说：“要是方总不做期货就到天达来。”方中笑着对王刚说：“王哥咱俩一块儿来吧，期货做不好会被打。”和段氏兄弟分开后方中对苏福江说：“明天谈具体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让步，把事情落实了，再和澳柯玛谈。”

自从和王刚见了段氏兄弟后，方中和王刚的个人感情近了一步。过去在工作上的关系是融洽，个人感情则是友好。来龙信有两个多月了，伍凯和杨光开始还过问一下，后来就不闻不问了，或者是有事情问王刚吧。对于领导的搁置，方中并不在意，集团上市的事情也没像伍凯预计的那样，因为香港的顺利回归而顺利进行。即便上市工作不再用方中，他也不会感到失落，在龙信期货让他感到踏实，即便不交易，他也因为可以天天看到价格的波动而兴奋。和王刚的和谐相处，更令他惬意。工作没压力，没指标，有王刚把持日常，使得他置身事中，却像一个外人，可以把一个公司的运营看得清清楚楚。

方中最近经常回集团他那间办公室，其实准确地说是回健身房和浴室，只有小刘看到他两次。在龙信期货无事可做，还不如锻炼身体。王刚找到方中，闲聊之后，说了一句：“小方，你说咱俩能把公司业务做上一个台阶吗？”方中笑着回了一句：“能啊，前提是不怕被砍。”

看着王刚的背影，方中想：看来伍凯最近也很闲。如果伍凯要想开展工作，尽可以直接布置给方中，可现在话从王刚的嘴里说出来，方中觉得有些不舒服。伍凯是不会因为在两个月前，对方中说只管守着就好了，王刚的心思还是不要深想，这种工作上的关系，脆弱得像肥皂泡，连半级风都会把它粉碎。关键的问题在于伍凯而不是王刚，现在伍凯又有用王广平掣肘隋新宇的迹象，遇到这么个极品领导，只能和他周旋。

职场和战场的区别就在于，战场上最坏的结果就是你生命终结。但在那最后一刻，还可能抱住敌人同归于尽，你的战友会呼喊你的名字为你报仇，你是烈士，也是英雄。职场上当你的对手或者领导宣布你出局的时候，你只能灰溜溜地

离去，你的同事同样会提及你的名字，但那是为了向领导表示忠诚，向获胜的对手表示友好，你是烈士，也是傻瓜。

乔亚明回来了，告诉了方中一些大连的事情。乔亚明和杨大伟到了大连后找了一家公司，各自用带去的钱开了账户。正常交易每手保证金是合约金额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大连当地的公司为了增加交易量在这个基础上再放大十倍甚至一百倍。也就是说，当交易人下单之后，他的浮动亏损只能承担两三个点的波动，而瞬间利润可以达到一百倍以上。

乔亚明开始接触这种方式时欣喜若狂，自己带来的三万元等于变成了三百万，打平过去的亏损指日可待了。结果一次交易就折损过半，剩下了资金在后来的一个月里也全部亏掉，只剩了七十元钱买了张车票回了候城。

“其实正常的交易比例已经是放大盈亏了，如果再无限制地放大，这种方法就有些可怕了。”方中说。

“我刚到大连的时候，在公司看到有三个人，对着蓝盘子，也不看图形，每次开仓都在二三百手，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多大的户呢，后来知道他们每人就两三万块钱，一天下来都有上千手的交易量，最终能赚半个点就是大利了。”乔亚明说。

“这种方法既然在大连很普遍，那么也有它的道理，操作上最重要的就是适应，你还是先适应这种形式吧。我们过去学的和用的是做一个波段，利润由幅度产生，即便做庄也是要考虑资金分配，所以适应那种方法应该是关键吧！”方中说。

“杨大伟现在很厉害，开始的时候和我一起做，也亏了，后来他只做开盘，胜率极高。现在有人给他拿钱，利润分成，而且一天就做开盘后的五分钟，做完了就走。”乔亚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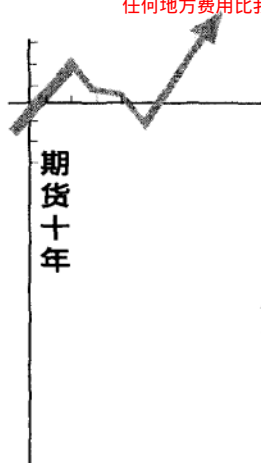
“纯抢帽子交易，阳痿变早泄了，呵呵。这就是我过去的看法，每个人的框架不同，问题是发现。老乔，有事儿你就说话。”方中说。

乔亚明知道方中说的“有事儿你就说话”的含义，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来往于大连和候城之间，在候城打工赚钱，去大连交易赔钱，每次回来和走的时候总要和方中交流。方中从他的体会中对期货交易有了新的理解，他也从方中的心得中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操作方法。

对于方中，只有一次他说话了。那次穿仓后，欠了公司一千多元，公司了解乔亚明的为人，没有逼着他立刻还钱。他给方中打电话，要方中给他寄去一百元钱，作为回候城的费用。在三个月后，乔亚明又要远征大连前一天，找到方中，还了那一百元钱。

开始乔亚明认为只差一点就能成功了，把家里的钱和朋友的钱借来，去博取成功。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朋友远离他，家人也害怕他回家。乔亚明在和方中吃饭的时候告诉方中：“我妈现在看到我回家，就做个好吃的给我，我哥和我爸根本不搭理我。我妈说，亚明啊，多吃点，吃完别说什么啊！他们都怕我说借钱的事情了。”

在乔亚明讲述这段事情的时候，方中在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淡定，本来令人心酸的讲述，在乔亚明说来就像述说家长里短一样平静。如果不是因为看到乔亚明如此的态度，方中可能会劝他收手，在乔亚明身上，方中看到了什么是坚忍不拔。乔亚明的执著和邓卫东不同，乔亚明的坚持是对期货这个行业的认可，邓卫东则是对虚无缥缈的寄托，尽管二者都很虚幻，但本质决然不同。



第二十三章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方中和王刚被叫回集团，研究招聘的事情。伍凯和杨光俩人都参加了审查，伍凯首先表态，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花钱要有效果，杨光补充说，不能像隋新宇一样，花了很多钱，没业绩。方中没表态，王刚附和了几声。伍凯又提出了中层人员能否在公司现有人员中任命。方中以来公司时间短，不了解为由推脱了。王刚看方中这么说也只能不吱声，怎么也比方中晚到两天，总不能表这个态。杨光说，先提起干一段时间，不行就撤。方中说，过去没留意过，回去留意谁行，伍凯白了方中一眼，也白了王刚一眼。

其实方中是觉得，公司现在的人员没有合适的，真要像杨光说的，先提起来，再撤换下去，不只是草率的问题了，简直就是在扯淡。提容易，撤也容易，但对工作对人都是不尊重，以后人家还能在公司待下去吗？

最后伍凯说，你俩到那边两个多月了什么也不清楚，工作怎么干的呢？方中只当是在表扬他，笑得没心没肺。王刚有些脸红，看来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被伍凯抢白了一顿。杨光说，回去考察一周后再碰一次，要是公司没有合适的再招聘，方中和王刚回去了。路上方中嘻嘻哈哈，找了个地方请王刚吃饭，把王刚喝得迷迷糊糊，一个字也没提伍凯和杨光讲考察。

过了两天王刚来找方中。方中正和小王主任她们三个闲聊，看到王刚进来，三个女孩子打了声招呼出去了。王刚闲扯了一阵，还是说出了怎么招聘的事情。方中说，上次回来后想伍凯和杨光说的话了，没想明白。王刚笑着说：“他俩的意思是在公司里提两三个人，这样好管理，毕竟在公司工作过，而且提起的人员薪酬好谈。”

“啊，老王啊，多亏你了，一样听话，我怎么没听出这些意思呢！”方中好像如梦方醒似的。王刚笑着，没言语，很得意。

“那你觉得是公司推荐呢，还是他俩心里有数啊？”方中再次把球传给了王刚。

“我觉得他俩倒是没人选，要是有早直说了，还是推荐吧！”王刚顿了一下。

“那你看谁合适呢？”方中立刻接上了话。

“现在公司缺三个部门主管，结算部，交易部，培训部，结算部主管不用咱操心，你看王文革和付帅这俩人怎么样？”王刚说。王文革和付帅也算公司里现有人员里比较合适的人选了，都做了一年多期货，不到三十岁，虽然没有管理经验，也算可造之才了。

“你觉得怎么安排他俩？”方中干脆全让王刚说。

“王文革仓大，客户开发得也多，要他做交易部主管，付帅做培训怎么样？”王刚说，看来王刚是用心考虑过。王刚一定是和伍凯、杨光沟通过了，对此方中并不恼火，上任以来，自己表现得没有一点值得信任的地方，或者说，连表现都没有。最基本的向领导汇报一次都没有，不能怪领导看不上自己。

其实方中不是没有想过和伍凯沟通，去集团不单纯是为了健身，但在迈进那层办公楼后，汇报的念头一下消失了，在来龙信的这段和伍凯相处的时间里，他对伍凯彻底地失望了。和这么一位极品领导相处，最好的办法就是离他远点。

“还是要王文革负责培训吧。”方中沉思了一下说，看到王刚看自己，又补充了一句，“他客户开发得多，经验丰富，话也比付帅多，做培训合适。”

王刚想了想，点头同意。他觉得，方中还是有见解的。问方中用不用开个会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方中笑着说：“征求谁？这事你王总说行就行，你回办公室去吧，我让小王找你去！”王刚笑着走了。

方中打电话叫小王主任过来，对她说，去王总那儿，有工作布置，你们做完先给我看看，小王会意地去了。等小王把任命报告写完，送过来，方中看了，果然是王文革任培训部主管，付帅任交易部主管。就让小王送交王刚，小王说，王刚要你签字，方中手一摆，这事以后都由王总负责。

方中的本意是不想要付帅和王文革做部门经理。这俩人和他私下交往很密切，他称量过二人。这个职位并不需要要有太高的水准，但他担心的是，一旦龙信变动，还不如安稳地做经纪人。

方中刚来不久，王文革和付帅就主动地和方中表示亲近。王文革是公司里客户比较多的经纪人，交易量也很大。不到一米八的身高，方脸，戴眼镜，脸色很红。为人很情绪化，说话的时候身体总是在动，坐着的时候腿动，站着的时候全身动。付帅中等身高，很壮。为人话不多，让人一接触，就知道是实在人。这也是方中觉得他俩不合适任职的原因之一。

最初是王文革先接触方中，没几天就请方中吃饭。被方中推了，再请，再推。和付帅一起来请，预约了第二天。后来就经常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找方中打扑克，三个人“掐小王”开始玩一块钱的，方中输。再玩两块钱的方中还是输。后来玩五块钱的，方中一中午把前几天输的都赢了回来，玩两天，都是赢。两人说玩十块的，结果一小时下来，俩人输没钱了。晚上方中请俩人吃饭，把赢的钱都

花了。

第二天俩人又来，结果方中晚上还是用他俩的钱请他俩吃饭。后来钱逐渐地花不完了，就把剩下的钱给俩人买烟，反正赢的也不留，遇到输的时候，只要都有时间也请他俩吃饭。如此两周，俩人不玩了，付帅笑着说，这些天尽从仓里提钱了，比交易输的都多。

方中请他俩玩了两次，但去唱歌的时候，总是想到龙清清，很少去 KTV 了。方中渐渐地发现王文革总是心事重重，付帅说，王文革和媳妇离婚了。后来王文革告诉方中，媳妇怀孕了，回家不能晚。等他走了，付帅说，他俩离婚后，媳妇告诉他怀孕的。方中本来想评论两句，但碍于和付帅不熟的身份忍住了。

从与二人的接触上，方中了解了公司里很多情况。通过打扑克、闲聊，和客户们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可除了这两个人，没和其他人有过私下的接触。这俩人也把方中当成了朋友。王文革后来说：打扑克我俩不行，酒色财气，我俩也不行。但谈及期货，方中说，这个我不行，以后有时间请你俩多指教。

报告基本同意，下周批下来。王刚问谁找他俩谈话，方中说当然是你了。下班后俩人找方中，说谢谢。方中说这一切都是王刚的意思，俩人说要请方中和王刚。方中想想说，事情你俩安排，客我请。俩人说不行，方中摆了摆手说，就这么定了，告诉俩人一定对王刚尊重，不能让他感觉我们私下接触很密切。周末方中约了纪军和苏福江一起，嘱咐苏福江找机会问问段氏兄弟的动向。吃了饭，纪军和苏福江走了，王文革和付帅又说要去唱歌，碍于王刚，方中只好去了。在 KTV 王文革喝高了，被付帅送回了家。

任命下了一周后的一天中午，王文革到方中办公室，一会儿付帅也进来了。要是过去方中一定和他俩闲扯一阵，现在俩人是公司的中层了，方中担心被别人看到有想法，特别是王刚。就问俩人有什么事吗？俩人说，晚上一起吃饭，方中说要出去一下，下班才能定，拿了车钥匙和电话走了。下了楼才觉得没地方去，好久没看电影了，现在也不可能再去电影院泡了。给安琪打了个电话，快到月末了，安琪也忙。想要回集团健身，又怕被杨光看到，干脆去擦车。

收盘后回了公司，进门时王文革看到了他，冲他点头。看到付帅和客户在打扑克，方中回了办公室。小王主任进来请示招聘广告的事情，方中想想，要小王叫王文革进来。招聘是培训部的工作，方中还是觉得要细化了，免得第一次招聘就不理想。等王文革进来时，方中正低头从办公桌里取东西。小王看王文革进来，看着方中低头，等王文革走过身边的时候，用肩膀撞了一下王文革，王文革走过小王主任的时候，伸手掐了一下小王主任的屁股。这一切虽然细微短暂，但都被方中看了个正着。

三个人研究之后，方中要王文革拿着广告去找王刚，告诉王文革，不要说已

经研究过了，要是王刚没意见就要他签字。如果没看到二人刚才的密切举动，方中是不会这样告诉王文革的。这次招聘其实对方中、王刚的考核，尽管伍凯没明说，但方中知道其中的重要性。担心王刚和王文革先做了，不便改动，才先敲定了，估计王刚不会有大的改动，才要王文革去做。

王文革走后，方中要小王主任去到大厅找付帅，看着小王的背影，方中叹了口气。等小王把付帅找来，先说了要配合王文革招聘的事情，安排完了，特意嘱咐了付帅一句，王文革的媳妇怀孕了，你要多帮着他做些事情。用眼睛扫了一下小王主任，没有看出任何异样，让俩人出去了。方中坐在椅子上，又叹了口气，看来王文革的状况小王主任是清楚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竟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如此态度，看来自己有些多余了。想想自己毕业四年，那时候在学校就算比较前卫的了，和现在的学妹相比简直就是古董了。

王文革回来了，说王刚非常满意。方中又交代了几句，王文革又问一会儿去不去吃饭，方中笑着说，要吃饭也得先打扑克，王文革笑着说算了，今天他请。问喊不喊王刚，方中说我是客随你。王文革去找付帅了，等公司的人走得差不多了，三人约好楼下见。等方中到了一楼前厅，看到王文革和付帅在等他，王文革正在打电话。王文革的电话是爱立信最新款的788，看到方中出了电梯，就往门口走，正好有俩女的，都四十多岁，也是下班回家，互相都没看到，撞在了一起，结果王文革手机掉到了地上，电池摔了出去。

俩女人看手机摔了头也不回地走了，王文革捡起来后就喊那俩女人，结果俩女人头也不回地继续走。看得方中想笑，可看到王文革心疼得要哭，也不好幸灾乐祸，等重新装好了，往方中电话里打了一个，接了，还好，没有问题。

三人上了车，车从楼后转了出来，在路口看到刚才那俩女人，王文革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指着她俩骂，付帅在后排打趣着王文革，要王文革小心女人。他们去了一家川菜馆。方中停好车进了屋，坐好后，每人点了俩菜，要了六瓶啤酒，边吃边聊。

快七点的时候，王文革的手机响了，王文革看看，到外面接电话去了。透过窗户，方中看到王文革很激动。付帅说，一定是他媳妇。方中心想没准是小王主任，要是这样也算自己没白费心思。王文革回来后脸已经是紫红色了，端起杯独自干了一杯，电话又响了，看完来电后，竟然把手中的玻璃杯一下摔在了地上，把邻桌的一个女人吓得“噉”的一声。王文革站起来嘟囔着“这也不让人活了”举着电话出了门，再也没回来。服务员把地上的玻璃扫了起来，方中赶紧给那女人道歉，邻桌的人不高兴地理理论着。付帅也陪着不是，说是王文革因为家庭问题失态，这才平息了大家的愤怒。

“你别挑理啊大哥，他最近心情不好。”付帅说。

“哪儿的话。”方中说，心里想着到底是谁打的电话。

“这事放谁身上都闹心，离婚了，还得养着人家。”付帅说。

“你俩很了解啊！”方中问。

“我是半年前来公司的，我来不久他才来的。”付帅说，“也是最近才经常在一起，听他自己说的。”方中本想细问，但听付帅这么说就打住了话头。

“大哥，听说你还没结婚？”付帅问。

“啊，没结，你呢？”方中问。

“我也没结，看王文革那样，还是不结的好，女人麻烦。大哥你也是怕麻烦吧？”付帅说。

“我不怕麻烦，是不想找麻烦。”俩人都笑了。

招聘培训很顺利，第二个月的时候，就有五个人开户。这期间方中很少和付帅、王文革吃饭了，一是工作忙，二是方中觉得王文革的性格有些怪异。同事间在一起交流，本来是件好事情。哪怕是述说一些烦恼，可自从王文革摔杯走后，方中就有些担心。尽管后来谁也没提及此事，龙信本来就不稳定，方中不愿意因为一些意外，给自己找麻烦。

杨光给方中打电话，对工作表示满意。方中说都是王文革和付帅工作得力，也是领导们领导有方，杨光第一次真诚地笑了，更加刺耳。伍凯拨了一万元钱，奖励大家，只说是自上而下，见者有份。方中还是由王刚做主分配，王刚的分配方案是，开户的五个新人，每人五百；财务五个人，每人五百；办公室三个人，每人三百；保洁部那位大姐一百；余下的四千元，方中、王刚、付帅、王文革每人一千。开会公布的时候，王刚只宣布了集团奖励开户新人，对此以示表彰。付帅拿出奖金，请大家吃饭，还叫上了财务和办公室三个女孩子。等结账的时候超过了二百多，王刚问方中是否找个机会把那顿饭报了，方中表示赞同。

嘉奖可以振奋士气，奖金可以鼓励斗志。两个星期后，又上了几个客户。伍凯和杨光很满意，王刚更兴奋，王文革和付帅也找到了自信。龙信在几经阵痛后，竟然大步前行。经纪人和客户，看到公司稳定向前，信心大增，交易量大幅提高。方中暗中点拨了几次，以新人的名义写了一些操作思路，要办公室打印了，发布在公司信息栏里，客户也从中得到了益处。

苏福江告诉方中，天达实业和澳柯玛签了合同，但段氏兄弟并没兑现许给他的利益。问其经过，苏福江后悔没听方中的忠告，过早地让双方接洽了。

一个周三的早晨，不到八点，王文革给方中打电话，问方中能过去接一下他吗？方中问他在哪儿，他说在西塔的一家洗浴。方中一边开车一边想，估计是没钱结账了，那家洗浴消费很高，看来这个王文革对自己出手挺重。

方中并没下车，快到的时候给王文革打了个电话。王文革出来，方中问他要多少钱，王文革说五百就够了，隔着玻璃窗，看到里面有个小姐在等着，王文革在吧台结账后，又给了那小姐一百元钱，等王文革穿鞋出来的时候，那小姐转身上了楼。

两人一起到了公司，王文革有些不好意思，说最近花销大了，开支后才能还钱。第三天中午，到了方中的办公室，告诉方中昨天根据信息板上的评述，自己的仓赚了五千多，来还方中的钱。说新人里竟然会有高手，问方中评述是谁交给他的，方中说我哪儿记得，你问办公室吧，看着王文革的样子，估计问过小王主任了。

第二天中午王文革、付帅、方中、王刚一起吃午饭，王文革请客。王刚问起了王文革家事：“小王，你媳妇快生了吧？”

“还有俩月，哼！”王文革回答。

“要是还行，就复婚吧。”付帅说。

“哼，她现在就是在折磨我，从离婚到现在，都是她的一个局，她在报复我。”王文革狠狠地说。方中在他眼睛里看到了绝望。

“不会吧，夫妻哪来那么深的仇啊？”王刚说。王文革讲述了他的婚变。

事情还是从“住友事件”说起。王文革过去是做机电的业务员，看到期货有发展，就到了一家公司做经纪，先是找了两个客户，也都是过去做业务时候的关系。后来有个叫裴民光的人，是他做机电主要的客户，被他说动了。先是投了二十万，正赶上铜从两万六涨到三万，赚了二十万。这位裴民光，有家机电设备厂，虽然规模不大，但有些实力，号称“裴百万”。一看期货里赚钱这么容易，把厂子卖了，加了六十万真的以百万资金博富贵。

等“住友事件”后，王文革把自己结婚收的礼金拿出了十万，开了个户。铜的价格回到了两万五千，王文革先买了进去，手数不大。价格到了两万四千，裴民光较大手数地买了进去。买完后，他笑着告诉王文革：“兄弟，做期货就要稳、要狠，看看哥哥我买这价。”

价格继续回落，到了两万三千五，王文革加了些码，裴民光一看，也加了一些。等价格破了两万三千，王文革砍了仓。裴民光一看，又加了一些仓，也加了几十万的钱，等价格跌到两万一千，公司给他砍了仓。裴民光从此消失，王文革也心灰意冷，开始四处风花雪月。

做期货的男人面对期货交易失败，通常会选择风花雪月，以此来缓解交易上的痛苦。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里说，上层武功要配合高深佛法共同修炼。因为佛法可以化解武功里的戾气。交易上的戾气化解的最好方法是喝酒和女人，喝得“天子唤来全不应”，再用女人的柔情煅烧一下，第二天就重生。

由于赔了钱，王文革有些囊中羞涩，没钱在宾馆开房，中午就把一个小姐带回了家。他媳妇平常要下午六点才能回来，疯了一个下午，发生了一个意外。

意外就是从来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王文革家卧室的门锁失灵了。下午四点半的时候，俩人穿了衣服，女人要走，结果门打不开了。这种门锁，在里面只要有工具，就可以打开，但卧室里连一个指甲刀都没有。王文革家住四楼，先是看邻居有没有人，结果那天楼下没人，等了十几分钟后，决定打电话求助，可卧室里电话被他拔了下来，为的是不被打搅，手机也在卧室外放着。

门是往里开的，拉不开。王文革就对那女人说，不行你从窗户出去吧，一会儿我媳妇就回来了。那小姐只好答应，上了窗台，下面二楼才有窗户罩，那小姐不敢下。王文革只好说，我多给你五百元钱，那小姐说你弄根绳子拉着我吧。俩人把床单撕了，搓了根绳子，小姐穿了双拖鞋准备爬下去。

结果没等人下去，拖鞋掉了下去，这小姐吓得说什么都不下去了。急得王文革跪着哀求，但那小姐说，哪怕钱不要了，再被你媳妇打了，也不下去。没办法，俩人只有坐以待毙。王文革又想出个主意，等媳妇回来，开门后，要小姐先躲在衣柜里，见机逃跑。

他媳妇回来后，在外面也没打开门。问王文革怎么把自己关在屋里，王文革说下午回来睡觉，门锁失灵。他媳妇打电话找修锁的来，发现了那小姐穿的鞋和东西，问是谁的，王文革说是捡的。等开锁的开门后走了，王文革用调虎离山的计策，把媳妇哄到了另一个房间，那小姐偷着出来要跑，结果没想到，王文革的媳妇先前把大门的锁换成了里面可以锁的那种，锁了。

看到事情败露，王文革差点晕过去，那小姐倒还镇定，说明了事情经过，王文革的媳妇也没难为她，开门让她走了，和王文革大闹了一场，把王文革赶出家门。过了一段时间，王文革软磨硬泡获得了特赦回了家，又过了三个月，媳妇和他提出了离婚。

在这三个月里，王文革备受煎熬，媳妇就像发神经了一样，变着法儿地折磨他。被迫离了，王文革以为可以解脱了，没想到，媳妇在这三个月里怀了孕，离婚后第三天就告诉了他父母事情的缘由。家里成员一致谴责他，被迫把媳妇接回家里供养。

听完王文革的讲述，王刚安慰了一阵。方中没说什么，风花雪月在做期货的人看来不是太大问题，可以理解。但对于王文革的状况，方中并不同情。做期货的人，在任何状况下都必须掌控事情的发展，一个连自己婚姻都不能掌控的男人，如何面对纷繁变化的市场。从这点来看，王文革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交易员。真正的交易员需要的是一颗清醒的心，而不是一颗被困扰着的心。

伍凯和杨光重新开始准备集团香港上市事宜，方中被分配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由于龙信期货的稳定，使得伍凯的心情从原来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对方中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杨光阴郁的面容也随之阳光起来，方中也觉得那刺耳的声音中充满了关怀。

伍凯要去香港一阵，杨光也要去北京，然后去香港。组织材料的事情交给了方中。要求方中最好能把期货那边做出更大成绩，同时授予了方中在此期间决定一切的权力。这并不是伍凯和杨光对方中和王刚多么的信任，只是伍凯为了表示对他俩前一段工作的肯定，决策权是交给你了，问题是你有什么可以决策的。

周三快下班的时候，方中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大连营业部的副经理张宏力打来的，先是简单地传达了大连最近要出台一个文件，最后告诉方中，大连营业部的经理田丰私下在其他公司走单，牟取私利。他已经掌握了证据，本来打算向伍凯或者杨光举报，但二人都去了香港，顾不上大连的事情，又担心中间会出现突发性的问题，所以向方中汇报。

方中询问具体事情后，又询问了证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要张宏力给王刚也打个电话。方中感到问题的复杂。其实像这种事情不会很严重，交易所当地主管们都会有些类似的事情，大环境就是这样。可复杂性在于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既然张宏力打电话举报，就说明那边和田丰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如果真要是弄出一些问题，这是难以推卸的责任，别看伍凯现在对自己客客气气，到时候难免对自己下重手。隋新宇、高飞哪个人和他的个人感情都比自己深，结果呢！王刚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看表情大有“司马兵到，心惊肉跳”的状态了。

“这事情太严重了，小方你看怎么办啊？”

“你的意见呢？”方中问。

“唉，这事情出在现在，简直是给我俩出难题啊，处理不好，交代不了啊！”王刚转着圈说。

看来王刚对问题的复杂是有认识的。方中要张宏力给王刚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王刚知道这件事情。看来张宏力的陈述令王刚晕了头，别指望他会有什么高明的意见了。方中要的只是王刚的知晓，至于事情的解决也不是现在两人可以研究和决定得了的。

“明天早晨我去一趟大连，家里的事情你料理吧！”方中说。

“那我向集团要车啊？”王刚说。

“算了，别没怎么着，弄得满城风雨的，我坐‘辽东半岛’去！”方中说。

第二十四章 按下葫芦起来瓢

周四上午，方中坐在“辽东半岛”上。随着车轮“咯噔”的声音，方中的思绪也飘忽起来。本来想把可能发生的事情过一番，可思想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一会儿想起了那个日本同学，记忆已经模糊了，只是感觉依然甜蜜。车到了营口，又想到了龙清清，甜蜜的回忆，痛楚的感觉。

火车经过“望儿山”的时候，想起了小的时候和父亲回家，父亲讲的这座山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在儿子进京赶考后，思念儿子的母亲每天都要到海边等待儿子归来，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直到年迈的母亲倒下了，化作一尊石像，也没有盼到儿子归来。

自从第一次知道这个传说后，每当经过这里的时候，方中总是隔着车窗远眺。要是困了，就告诉父亲，到的时候唤醒他。童年的回忆，冲淡了对龙清清的惦念。可竟然又想起了安琪，这个女孩子以后一定是个贤妻良母，温柔中带着刚毅，浪漫带着安分。只是每个特点都不突出，就像惰性气体，只有在电击下才能发光。

中午的时候，方中出了车站。到了大连交易所的门前，方中停住了，它远没有辽宁展览馆那么古朴肃穆，但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农产品交易所。当踏上台阶的时候，他感觉这座建筑很平静，他也很平静，没有当初踏上候城交易所那种感觉。

方中停住了脚步，还是先和张宏力联系一下吧。方中拿出电话，拨通了张宏力的电话。听到方中的到来，张宏力很兴奋，看到方中时，张宏力有些失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公司代理主管。

张宏力三十多岁，微胖，中等身材，候城人，主要负责龙信大连营业部的财务，也是集团亲信，和杨光的关系很深。两人来到附近的咖啡厅，方中直接询问了事情的经过。

田丰一九九一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集团，凭着工作认真，头脑灵活，深得伍凯的赏识。集团买下大连交易所席位的时候，人被派到了大连，娶了一位大连姑娘，算是扎了根儿。前几年里，靠经营给集团赚了二百多万，算是股肱之臣了。

龙信期货是在伍凯领导下的第三个公司，候城的虽然是总部，但并不管辖大连和北京两个外埠的业务，就是三个平行部门。即使伍凯临行受命过方中负责公司一切事物，这种人事任免，方中也不可能说了就算，如果调度了，伍凯回来一定不会高兴，那么不论处理得如何妥当，也是不妥当，那样比猪八戒更不是人了。

方中听得很认真，田丰利用职权，把公司的客户介绍到其他公司，也把其他公司介绍来的客户的手续费收得很低。张宏力掌握了几笔具体资金和交易手数，以及其中个人好处的数额。

其实这种互相的走单，或者说是分仓，在大连很普遍。公司派你到这里，就允许你这么做，而且这么做也是一种流通，公司最不济，也会获得年终交易所的返点。

看来张宏力是因为某种目的，摆田丰一道了。可偏偏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时机，不能不让方中多想。认真听了，也深入地询问了。方中突然问到：“张经理，你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处理？”张宏力一愣，这位公司总经理这样提问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田丰的做法给公司造成损失，也埋下隐患，要向公司汇报。我已经尽到了责任，至于怎么处理嘛……”张宏力看着方中，没说下去。

“张经理，伍总走的时候，全权交付了我处理公司事务的权力，我俩以后还会为集团上市的事情一起工作，所以我的决定，伍凯是会尊重的。”方中这番话，是向张宏力挑明了自己的权限，而且把这种权力和个人感情结合在一起，为的就是要张宏力的一句明白话。

“方总，这种事情，我只是尽到我的职责，至于你如何处理我不便多说。”

张宏力滴水不漏地把球传给了方中，看来这种虚招对他是没有用处了。方中要张宏力陪他去见田丰，张宏力犹豫了一下，方中拿起自己的东西，不软不硬地说了一句：“张经理和我一起回去，田经理会不高兴吗？”

当张宏力和方中进到办公室的时候，田丰先是一愣，然后热情地和方中握手打招呼。

“我这次来大连是个人行为，趁着伍总不在，出来休息几天。”方中微笑着说，眼睛在田丰和张宏力之间游荡，可以看出田丰不相信这个理由，张宏力更是意外。估计他是没见到过睁眼胡说的，这种胡说隐含着对事件的不闻不问。

“那方总有住处吗？”田丰问。

“我下车突然想起你们，大连我来过一次，不熟，还是住星海湾宾馆吧。”方中把三句不挨边的话串在了一起，这下田丰和张宏力更加摸不到边际了。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方中只是和田丰、张宏力闲聊。财务和一些业务骨干也来看望这位总部来人，方中连一句工作的事情也没有询问，倒是问了张宏力一句：斯大林广场还那么繁华吗？听得这俩人一头雾水。

方中起身告辞，这俩人把他送出了大门，谁也没有挽留方中，看着方中上了出租车，俩人一前一后地回了办公室。方中来到星海湾宾馆，要了一间面对大海的房间，先给王刚打了通电话，把听到的、看到的事情讲了一遍。临来的时候，方中已经告诉王刚，如果田丰要是打听方中的来意就说请假有私事儿，对大连之行推说不知。要是张宏力打听处理意见，王刚就说只有等伍凯回来才能决定。

方中安顿完毕，洗了个澡，到星海公园凭吊回忆去了。想给乔亚明打个电话，一想还是算了，一直到方中回来睡觉也没见田丰和张宏力打电话。方中暗笑，看来这俩人真是被搞蒙了，连最基本的礼节都想不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田丰打来了电话。问方中的安排，方中说中午和同学约好，晚上也不一定有时间。田丰说，晚上一定聚一聚，不吃饭也要坐坐。方中只有一个同学在大连，知道在付家庄住，离方中住的宾馆并不是很远，但来的时候没带他的电话，说是和同学见面只是推脱。

张宏力在十点半的时候打来了电话，约方中吃午饭和晚饭。被方中推脱了，只好约了周六中午见。大连的街道很有观赏性，和候城比较，非常有情调。候城马路上到处是骑自行车的人，而大连很少看到骑自行车的。起伏不平的道路，两旁都是植物，视觉很舒服。

方中到处闲逛，这次思路开始凝聚了。如果自己真正掌握着人事大权，那么一定会把田丰调离，毕竟张宏力是从工作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的。走单不是大的问题，私利绝对不能姑息。既然你做的被别人发现了，那就由别人来做。

张宏力的举报会被全公司慢慢知晓，这也是一种警告。如果置之不理，同样会被公司上下知晓，那么以后就不好管理了，管理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自己没有这种权限，或者说自己在管着一件不该是自己管的事情。这种事情，只要涉及了，就会被溅得一身泥，就像看到别人在偷情一样晦气。田丰一定猜到了自己的来意，现在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而且给了自己进攻的机会。如果贸然投入这场争端，最后被真正烧到的可能是自己。

下午四点，田丰就开始打电话，方中说正在和同学聚会。到了五点多，田丰再打，方中说还要等一会儿。六点的时候，田丰说在宾馆大堂等着，其实方中正在到处吃着大连的小吃和小海鲜。六点半的时候，才回到了宾馆大堂，田丰马上迎了上来，态度比刚见的时候不知道要热情多少倍。

方中说要上楼，到房间里坐坐，田丰说别了，还有几位大连的朋友都等着急了，拉着方中上了出租车。车开了有十多分钟，来到一家饭店前面。方中本以为

田丰会安排在一个像样的酒店，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个普通饭店。进了门，饭店里面装饰得很简洁，屋子里的味道很香，就餐的人已经快满了。田丰介绍说，伍凯和杨光到大连多数都是在这家店吃饭。这就难怪了，看来这里虽不高档，可能也有些特色。

方中被让到了一间包房里，房间里有四个人在喝茶聊天，靠门背对门口的是位女士，短发，黑色衣裙。面对房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着副眼镜，面色微黑。右手是个看上去三十来岁的男人，穿了件绿色T恤，戴着眼镜。左手坐着个男人，正在喝茶，穿了件白色衬衫，看着有三十多岁，长得很白净。

看到田丰和方中进屋，大家都站起来，田丰一一介绍。女士姓邵，是海关工作人员。对面的人姓查，是位大学老师。右手的人姓魏，是位记者。左手的人姓申，也是做期货的。没有一位是龙信公司的人，看来田丰制造了一个很单纯的环境，单纯得就像朋友聚会。

大家寒暄后，方中和田丰挨着查老师坐下。方中先是客气地说，和同学耽搁的时间长了，请大家见谅。查老师接过来和方中聊起了学校的事情，211的话题被魏记者打断切换成了名人逸事。这位自称大连“名记”的话被邵姐接过去，换成了海关办事的潜规则介绍。随着一盘盘海鲜的上桌，话题也越来越丰富。

大连的海鲜做法独树一帜，有别于广东海鲜的做法，味较为浓厚，对虾、深海刀鱼都非常鲜美。这几位虽身处海滨，却也吃得津津有味，不到一小时两瓶五粮液就喝光了。田丰问方中是否还要喝，方中说不不能再喝了，便叫了一些啤酒，啤酒上来话题也随之向期货靠拢。

那位姓申的成了主讲。田丰告诉方中，这位申辉是武汉人，今年三十五岁，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的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后来到了期货公司；做国债的时候，回到武汉。武汉是国债现货基地，后来国债停了，觉得期货有发展，开始了期货之路，在大连交易所中很有影响。很多公司都靠他网罗客户，也在两家公司做过一段时间。

申辉说得很直白，就是一个人进入期货市场后，如何在这个行业里做好。分析能力差异很大，而且要想成功或者说持续性地成功很难做到。期货公司只是一个交易平台，但现在却被理解成了把资金交给期货公司就会赚钱。过去期货公司比的是硬件，电脑数量、交易大厅的面积和交易环境。但随着电脑的发展，期货公司必将依赖网络普及化，那时候先要比电脑硬件。所以现在的有利条件，以后可能不是竞争的筹码。

问到方中的意见的时候，方中讲国外的期货交易方式多数是以基金参与，那么我们以后也会逐渐选择这种基金，发展最终会以专业化推进市场。

“现在大连流动性好的资金就那么些，来你家，别人家就吃得少。因此各家

当地的经理只好把手续费降得极低，而且采用配资拉拢小资金散户。这样做虽然累，但没有办法，而且风险控制也不好做到。好在交易所里混的人都要个名声，所以也没发生过大的问题，就像做生意说的，让利不让路。”申辉说。方中知道他是在给田丰作开脱，或者在解释田丰的做法。方中装作不知，还是在聆听申辉谈期货。

申辉看方中没有表态，也不好深说了。大家继续喝酒，闲聊。看着快到十点了，查老师提议大家去唱歌，方中也没推辞。到了KTV，邵姐说，你们要小妹妹就找，别因为我在放不开，钱不能白花。一直玩到了一点多才散了。

KTV门口分手时，方中和查老师、魏记者、申辉握手道别。邵姐热情地和方中拥抱道别。方中说，大家如果到候城，一定通知他。当申辉上出租车的时候，方中突然问他：“申哥，你觉得一个人在期货市场里什么最重要呢？”申辉愣了一下：“这个我一下还说不不好。”

田丰送方中回宾馆，方中先是道了谢。然后夸奖了一番田丰的朋友，最后对田丰说：“田经理，我做期货时间短，对工作也不熟悉，以后还要多请教你。”俩人客气地分手，湿润的空气让方中觉得很舒服。

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多，张宏力在楼下等方中，要请方中去富丽华。方中说大连的海鲜排档很多，还是去那里好，张宏力只好带着方中去了。

张宏力的酒量一般，俩人对饮有些像是朋友小酌。方中直接把话题引到田丰身上，张宏力和田丰的冲突其实源于杨光。杨光总是要求张宏力对田丰一定起到监督来点拨。矛盾由此日积月累，张宏力也是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决定给田丰致命一击的。

方中只是把目前公司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客观地说给了张宏力，其中原委，直言不讳。张宏力点头称是，说会等伍凯和杨光回来再做打算的。话说开了，酒喝着也就顺畅了，下午三点多，俩人散了。

回到宾馆，方中给王刚打了个电话，把事情说了个大概。王刚表示，只要这个时候过去，再有什么事情和咱们俩就没关系了，还告诉方中结算部的说北京有个仓很古怪。方中说，问过北京那边怎么回事没，王刚说，北京姜凤彪帮着别的公司接了一笔单子。

方中也没多问，说了一会儿，要挂电话的时候，方中突然想起问王刚接的是什么品种，多大量。王刚含糊地说好像是高粱，量挺大。方中一听头“嗡”的一下，但还是镇定地说，要王刚把结算单传过来，等了一个多小时，服务员把传真送了过来。方中一看，仓是周四接的，两千七百多手，已经占用了公司保证金三十多万。方中对成都高粱并不熟悉，但由此结算单看，目前是没有问题，可是一旦走势向反向发展，按这个量来看，简直就是原子弹。

这么大的事情，王刚还不以为然，和大连的争权夺势相比严重得太多了。方中想了一阵，给田丰和张宏力打了电话，要他俩立刻到宾馆。

田丰和张宏力见面很意外，以为方中要调解俩人之间的問題。看到结算单俩人都有些吃惊，方中直接说：“这个持仓问题比较严重，成交价位集中，手数也集中，一看就是倒仓，不出事万幸，出了事情公司脱不开干系，万一遇到极端走势，后果不堪设想。”

田丰和张宏力有些差异，方中的这些说法，也不像之前那种对期货不了解的状态啊。方中说，今天是周六，明天早晨和张宏力一起去北京，由张宏力接管北京的事情。这让田丰和张宏力更加吃惊。方中解释说，这个变动只是临时的，最后还是要等伍凯回来作决定。

方中当着田丰和张宏力的面给王刚打电话，说清了问题的严重和处理方案，由王刚出面给姜凤彪打电话，要求那个仓的客户，在周一开盘前，必须增加保证金，不然盘中按规定减持。看着方中调度，田丰和张宏力对视了一下，一起走了。

姜凤彪是集团的老人儿，是去年接管北京营业部的。据说和集团一位副总关系密切，在证券公司做了一年多。张宏力在候城的时候和他算是熟悉，说起姜凤彪去北京的缘由，笑着告诉方中是因为女人。昨天从宾馆回去，张宏力想了一夜，觉得这个方中做事情很棘手，看着不温不火的，要果断起来有些吓人。

本来北京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没想到竟然被拖了进来。如果姜凤彪为此怨恨自己，只能怪自己给自己找了事儿。集团上的人事任免历来很严谨，只是这个方中的来路没打听清楚，但看处理自己和田丰之间的事情，这个方中不是等闲之辈，喝着酒，把事情摆得明明白白。从对北京事件的果断态度来看，方中是个个人物，不知道是否能处理得了这个隐患。

如果客户能按时入金事情还好办，如果客户不入，那么怎么能完满解决，就要看他的能力了。方中给他交了底，他在北京只是执行方中的指令，不用他作任何决定。这令他多少平静一些，但无论如何得罪姜凤彪是一定了，看来以后做事情真要慎重了。

方中也明白，对这个仓目前只是担心。担心的是这次接单是个陷阱，如果遇到像叶启刚讲的那种情况一旦发生，其后果不可想象。这和伍凯是否在公司没有关系，王刚和他的心理是不一样的。虽然遇到伍凯这位极品上司，但既然坐在公司主管这个位置上，看到了潜在危机就不能坐视不理。对别人可以说不懂，但对自己说什么呢？

可问题是一旦处理急躁，姜凤彪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到时候伍凯会倾向谁就不好说了。本来不需要张宏力来，但方中觉得还是给自己找一个掩体好些，如果

自己冲得太靠前，对对方的情况还不清楚，还是要有个缓冲为好。

姜凤彪看到方中的时候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方中会来得这么快。王刚在电话里对他讲了，他告诉王刚这个客户信誉很好，不会出现问题。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中午接到方中在火车上的电话，要他和公司财务晚上在公司等着。看到张宏力的时候，姜凤彪更是意外，寒暄后方中说：“这次我来北京有两件事情，集团上市，到证监会送材料和汇报。需要在北京待上几天，公司总部的事情由姜凤彪代为主持。

其实大家都清楚，这两个说法都是借口，可谁也不会说破。这就是工作，面对着质问或许还有辩解的机会，面对工作上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有接受。姜凤彪脸色阴沉着和张宏力做了交接，又强作笑脸地陪着方中和张宏力吃了饭。一人不快，举座不欢，倒是财务李英周旋自如。

方中第一眼见到这位财务就有些吃惊。李英二十五岁，文静漂亮，令方中吃惊的是她那双眼睛。李英长着一双勾魂的眼睛，看着就像一对弯月，叫人觉得她总是在笑。再配上丰满的嘴唇，能抵御这女人眼睛的男人恐怕不多。当姜凤彪向张宏力做交接的时候，方中偷偷瞥了李英一眼，从李英的眼神里方中发现，李英和姜凤彪的关系很不一般。

第二天早晨，姜凤彪回候城了，李英告诉方中，那个客户存了五十万入账。方中说，安排时间要见见这位客户，李英问中午一起吃饭怎么样，方中答应了。

对于方中主动处理问题，张宏力很意外，原本以为这件事情方中会推给自己，但没想到方中连问都没问他。午餐的时候，李英陪着那位客户来了。方中客气地表示了感谢，说这次姜凤彪的突然调离是公司那边需要人主持；也对持仓的事情表示了态度，只要不违反条例一切好说。

过了两天那客户一点点地把持仓减到了一千多手，方中嘱咐张宏力，时刻关注走势和持仓的变化，回了候城。方中和王刚请姜凤彪吃了个饭，告诉姜凤彪这次调他回来一是怕那个仓万一出事儿不好交代。姜凤彪也附和着说，自己置身事外要感谢方中。方中又说，把张宏力调到北京是怕他在大连和田丰闹出问题。尽管都心知肚明，但表面上都表示理解。

张宏力在北京传回了消息，那个仓是李英开发的，又说听说姜凤彪和李英的关系很不一般。难怪一旦被双规了，没有调查不出的问题。

十天后，伍凯回了集团总部。方中和王刚去汇报，方中讲得很简洁，没有讲处理的思路。伍凯听后很高兴，走到方中身后，拍了几下方中的肩膀，手落在肩上的时候又重重地捏了一下。方中说，这是和王刚商量的结果，伍凯又拍了王刚几下。

伍凯保持了方中的调动，张宏力留在了北京。姜凤彪被调回了集团，但没有

回期货这边。半个月后，李英回总部，伍凯把外埠管辖权顺水推给了方中。见到方中的时候，李英的一双笑眼如秋水一样荡漾，好像姜凤彪的调动和她没有丝毫关系。方中想，还好，多亏这个女人在北京，不然早晚被这双眼睛荡漾了。

这段日子伍凯对方中的态度热情了许多，看到方中在健身房，还进来看看，比画了几下后说，你以后运动记得叫我，不运动是不行了。杨光还是那么不温不火的，不过脸上的傲气少了许多。看来领导的赏识还是自己赚来的，方中对伍凯的看法也转变了许多，观点是可以随着关系转变的。

一次和伍凯的闲谈后，方中试探着说，自己在管理上很吃力，现在集团上市的事情也很多，再加上了两个外埠，有些顾不过来了，王刚这边也很忙，能否考虑增加一些人手。伍凯说，要是集团有合适的，早就用了。言下之意，蜀中无大将，才用了你方中。

方中试着问怎么不外聘。伍凯把隋新宇的事情给方中讲了，但没提高飞。方中没再继续说，出了伍凯办公室，到杨光那里坐了一会儿，又回到伍凯办公室，伍凯问方中有事儿吗。

“伍总，我上次去大连遇到一个人，觉得是个人才，至少比我适合管理工作。”方中看着伍凯说。

“小方啊，人才有很多，但不一定都适用。隋新宇也是人才，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啊！”伍凯说得意味深长。方中笑笑，转身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到伍凯说，“要是你觉得他合适，把他叫来看看。”

申辉受方中的邀请来到了候城。方中在电话里告诉申辉，伍凯是个爱才之人，嘱咐申辉千万不要说出他和田丰的关系。伍凯见了申辉后对方中说，早就知道这个人，也知道申辉和其他公司合作过的事情。杨光补充说，申辉就是一个靠拉资金赚钱的主儿，对公司的管理没有大的帮助。当然，期货公司还是要考虑利润的。

看来伍凯和杨光在管理上的考虑和自己有很大不同，可能看得更全面。接下来申辉又和伍凯谈了两次。申辉告诉方中伍凯对自己和龙信的合作不情愿，这种方式伍凯很难接受。伍凯告诉方中，申辉要承包公司。个人竟然要承包期货公司，别说公司最近赢利，就是赔钱也不可能承包啊。

田丰打电话告诉方中，听申辉说伍凯给出的条件是：一年利润两百万。方中只是觉得事情变化比行情震荡还要快。王文革问方中，听说公司要卖了。方中间你听谁说的，王文革说王刚啊！

伍凯找方中谈话：“已经和申辉达成了协议，由申辉出任公司经理。现在是对你和王刚的安排，王刚不变，你改任交易总监。”方中点头“啊”了一声。伍凯问：“你什么意见啊？”

“啊啊……”方中说。

“你啊啊是什么意思啊？”伍凯有些急了。

“啊啊……就是知道了啊。”方中笑着说。伍凯看看方中没吱声。

“知道这个总监的责任吗？”伍凯问。

“啊。”方中说。

申辉在伍凯的陪同下来到龙信期货公司，伍凯宣布了申辉的任命和方中的安排。会议室里有原龙信期货公司代经理现任公司交易总监的方中、公司副总王刚、结算部代表、交易部经理付帅、培训部经理王文革、办公室小王主任及两位内勤、财务部经理和保洁部那位据说是公司真正元老的大姐参加。

方中把申辉请进了自己原来的办公室，办公室整理得非常整齐，申辉坐在写字台后的椅子上，环顾了一下办公室。

“我来了，把你挤下去了，哈哈。”申辉笑着说。

“这个位置，我知道你是第四个主人。我也算其中之一，可是我坐在上面感觉很不好，看到你坐反倒自在。”方中说。

“当初伍凯说，要你回集团运作上市，我才谈的，看你现在我觉得有些不仗义了。”申辉说。

“申哥，知道我现在在公司的作用吗？”方中问。

“知道！嘿嘿。”申辉说。

“别让我总监你。”方中说。后来申辉发现方中把办公室搬回了集团总部，再次向方中表示感谢。

当晚方中以私人名义给申辉接风。参加任命会议的全体人员全部到场，另外还有四名经纪人和几位客户。后来申辉对方中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保洁部的大姐，在敬酒时候对他说，“你是公司第五位经理了。”

申辉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又找来了几名帮手，主要负责大连的业务。一个月后，申辉对方中说：“兄弟，真的感谢你的支持，没有你的关系，这边连保洁部那位大姐都摆不平啊。”

但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了王刚的身上。方中很少到期货公司去，每天结算单由结算部的人送到集团办公室，方中看后签字。好在离得不远，而且结算单出来的时间也早。自从方中改任交易总监后，觉得大家看他的眼神和过去不大一样。本来为的是在集团清静，申辉理解为支持，别人理解为失意。申辉问方中，你真没想过这个经理不做是可惜的事儿。方中回答，这个经理我做除了闹心就没别的了，要是能一年能赚五十万，我会让你啊！

申辉和王刚当时的冲突就在钱上。申辉要动用三万元做一次宣传，找到王刚审批的时候被王刚挡了回来。申辉问其理由，王刚说财务上的事情只有伍凯批了

才能动用。申辉找到伍凯，伍凯没批，理由是预算做得不详细。申辉要王刚做，结果王刚用了十几天才做好，耽误了一个大客户的开发。

申辉找到伍凯对此要个说法，最后责任落到了王刚身上。王刚被调回了集团。方中知道这件事情后，王刚已经回了集团。给王刚打电话，约王刚见面，王刚推脱了，只是说了一句，还是你高明，置身事外。后来王文革对方中说，王刚早就对方中把申辉弄到龙信很生气。方中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不妥，看来工作上的事情不像个人事情那么简单，难怪改革会如此困难。

王刚回了集团，但并不在方中那个楼里。集团真的很大，大到那层办公楼一直是伍凯、杨光、方中和小刘四个人用。

乔亚明再次从大连折翼而归，方中看到他的时候竟然神采奕奕。方中都有些发蒙，这个人不会神经了吧，但交谈后放了心。对于乔亚明身体内所承载的东西，方中也搞不清了，可能是执迷不悟也可能叫越挫越勇吧。方中介绍乔亚明和申辉认识，或许三个对期货怀有相同信念而又走着不同道路的人命中注定要成为知音吧。

申辉回大连几天，要方中回公司打理。帮人看家和看自己家的感觉还不一样，自己当家的时候总是在想，怎么把家弄得再好一点，给人看家只要不出问题就好。方中闲着就和客户们闲扯打扑克，但不包括公司人员。一旦成了老首长，叫着亲切，感觉却疏远了。

安琪打电话说表姐周六结婚，要方中周六早晨三点去送她到表姐家。闹铃在两点半准时响起，只响一声的时候方中就起身关掉了。刷完牙之后，拨通了安琪的手机，里面传来安琪睡意蒙眬的声音：“哎呀！烦人！才几点啊！”方中温柔地说：“该起床了！”

两点四十分的时候方中打着了车，一个人住就是方便。自从房子装修完了之后，方中很少来住，看到家人他觉得踏实，这个年龄的人如此恋家应该不多。

两点四十五分方中开车去安琪家，方中拿起手机给安琪拨了过去，别我到了地方您还没起来。安琪的贪睡方中是领教过的，安琪没接，按了，看来是起来了。

两点五十五分，方中车停在了安琪家的楼下，电话拨过去，安琪立刻按了，一会儿下楼了，虽然是盛夏，但安琪显得有些冷，哆哆嗦嗦地跑过来上了车。方中歪过头看了看安琪说：“你也没收拾收拾啊！”

“也不是我嫁，快走吧！”安琪一边升起车窗一边催促着方中，好像方中耽误了时间似的。安琪蜷缩在座位里，闭上了眼睛，方中伸手刮了安琪鼻子一下。

“哎呀！讨厌啊！好好开你的车吧。”安琪不耐烦地说。

“你咋昨天才告诉我啊？”方中问。

“别提了，最近忙得都不行了，咱们那主管，更年期了。”安琪这回有了精神。

“不是挺关照你的吗，怎么了，得罪她了啊？”

“谁知道了，最近我们换了个经理，可能李姐也难做吧，都开了俩了。”安琪喃喃地说。

“你这么乖，没人会欺负你的！”方中说，换挡之后拍了拍安琪的手。

“都像你这样对我，我是谁啊！”安琪叹口气，抓住方中的手，方中感到安琪传递过来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依赖。

“这么严重啊，要不要我帮帮你啊？”方中歪头看了看安琪，安琪的神色黯然，方中看到前面不远处是一个拉香瓜的三轮车。

“我靠过去，你从车上拿几个香瓜啊！”方中来了精神。

“别了，再撞了。”安琪说。

“没事，路上车少，你把车门锁上，快！要不我拿了啊！”方中威胁着安琪。安琪拗不过，只好把车窗落下，锁上车门，探出身子。方中把车靠了上去，安琪拿了一个，放到左手，左手把香瓜放在车仪表盘上，又拿了两个，方中要安琪回来，这回安琪却拿上了瘾，被那车上的人发现了，方中拉住安琪的裙子把安琪拉了回来。车划了个弧线从三轮车旁边超了过去，三轮车上的人指着安琪大骂，安琪呵呵笑着回头举着香瓜气那个开三轮车的。

接了化妆的师傅才三点多，安琪给她表姐家打了个电话。安琪的表姐家是新民的，现在住在一个同学家，娘家人包了辆中巴，往这里来。

“怎么结婚都这么早啊？”方中问。

“还有两点就化完的呢！”化妆师说。

“现在化妆也排号，价钱不一样！”安琪说。

“能差多少啊，为了点钱值得吗！”方中说。

“都像你这么有钱啊！”安琪白了方中一眼。

“还是南方好，晚上结，吃完饭就入洞房，还能闹洞房。嘿嘿，这要等着闹洞房得等到花都谢了吧！”方中说，安琪在方中的胳膊上使劲掐了一下。

“啊！本来嘛！”方中被掐得龇牙咧嘴。化妆师在后面笑着。

“都像嫁不出去似的，你看看，这么早，除了卖香瓜的还有就是出嫁的了。”方中开着车，嘴上一点也不闲着，抢白着安琪，安琪又是使劲地掐了他一下。

“你等着！”

“怕你！”

化妆的时候方中等在楼下，一会儿安琪下来了，给方中拿了一些糖果，方中

吃了一块。

“香瓜呢？”方中问，安琪说是上去洗，结果空着手下来了。

“被人抢了，都是生瓜。”

“我就爱吃生瓜。”方中悻悻地说。

“我最近忙，可能会去你那儿住几天，方便吗？”安琪说。

“欢迎啊，怎么还方便吗？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啊！再说了，你不是有钥匙嘛！”方中说。

“有钥匙也得先打招呼啊，别再遇到不该遇到的！”安琪皮笑肉不笑地说。

“我能有什么啊！”方中说，本来想回敬安琪两句，但还是忍住了。

四点半的时候妆化完了，化妆师下楼，过来隔着车窗问方中：“大哥，你能送我一下儿吗？”

“上来吧。”方中爽快地答应了，安琪偷偷地又掐了方中一下。送走了化妆师，往回走的时候安琪说：“看到女孩子就热心，用你送啊！”

“我以为接送嘛，你也没告诉我只接不送的啊！我又没结过婚。”方中委屈地说，安琪呵呵笑了。

“你饿吗？”方中问安琪。

“嗯，有点，嘿嘿。”安琪说。

方中把车停在“永和”门前。里面的顾客很少，安琪点了东西，一边吃，方中一边给安琪讲在北京看升旗的事情。回到安琪表姐那儿才五点多，安琪上去了，接亲的时间是七点。方中躺在车里迷糊着了，回笼觉，二房妻，古人真有学问！

迷迷糊糊稀里糊涂地梦到了老徐媳妇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怨恨和无奈地看着方中。朦胧之际又像是听到杨光那尖锐刺耳的声音在叫他。睁眼一看是安琪，“我表姐家的车在高速口，司机不认路，咱们去接一下吧。”

接回了安琪的亲属已经六点半了，亲属们走动了一阵，接亲的车就到了。看新房的时候，安琪表姐的舅舅过来问方中：“我打听个事儿啊，外甥。”

“您说。”方中暗想，我怎么成了外甥的呢？

“你们婚礼双方家长讲话吗？”

“讲啊。”

“那讲话拿稿吗？”

婚礼的时候，那舅舅拿出了一张稿子，读得热情洋溢，博得阵阵掌声。看来拿稿也挺好的，方中本打算向舅舅要那稿，一个没留神，娘家人遵循着早来快走礼节走了。方中惋惜地告诉安琪没要到讲话稿，等你结婚的时候只好胡说了，又被安琪掐了一下。

第二十五章 红叶黄花秋意晚

申辉约方中在外面见面，方中有些意外。约在了一家咖啡店，同样叫咖啡，可每家做出的味道却大不相同。自从申辉入主龙信，方中尽量回避与申辉在公司的接触。对于管理和经营期货公司，方中还是摸不到要害，两个多月来，成交量的明显增加，资金的增量，以及由申辉传递给客户们的信息，让方中对期货有了重新的认识。

尽管有些是方中不认可的，但这些也是客观存在。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就像做交易，有买的也有卖的，很难说清谁对谁错。作为一个期货经纪公司，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客户提供交易平台，公司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不是一个人做对几次行情，就能使一个公司正常经营。

期货市场里的人们证明自己可以赚钱的心理远远大于赚钱的快乐。在此心态下，经营公司和操作交易是两码事情。申辉的工作重点在大连，靠的是人脉。隋新宇打造下的框架，就像一颗卫星，这种运行不需要外力，推动它运转的力量来自于经纪人内在对期货行业的认可和坚守。

方中的淡出，是为了让申辉更能发挥他的管理才能，避免自己的态度所带来的内耗。当然这一问题的底线就是伍凯对方中所讲的：你知道交易总监的职责吗？

“昨天找伍凯谈这两个月利润兑现的事情，伍凯态度很模糊。”申辉说。方中的心一紧，这位极品领导的心理比女人还难以捉摸，真要老病再现，对申辉就有些愧疚了，毕竟是自己促成了这次合作。

“有问题吗？”方中问。

“对于一些东西的计算，理解不同。”申辉说。

“这两个月，交易量和入金金额很好啊。按说伍凯不会有过分的想法吧！”方中说。

“不好说，我觉得才这么几天也不会啊，你怎么看？”申辉说。方中明白申辉是在探听。

“申哥，可能你还不了解我，我除了关系在集团，其他和你一样。”方中说。

申辉笑了，他笑方中的坦诚。

“我这段时间的精力放在大连了，这边本来打算过一段时间再理顺，毕竟是蜜月期嘛，是不是伍凯挑理了？”申辉说。

“有种人天生就很孤傲，我和伍凯一见面，就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再沟通也没用。我是在说我和他，你的事情我真不好给你意见，上面的想法我一定比保洁部的大姐晚知道。”方中说。

这段日子方中连集团办公室都少去，天气虽然燥热，但在办公室里的空调下待上一天，身体紧绷绷的，还不如在家光着膀子看电视，做些好吃的，等安琪来。把安琪侍候得舒舒服服的，女人心情好，营养再好，立刻容光焕发的，鲜花就是靠滋润。

和申辉见面后，方中只是在期货公司那边转转，不去怕申辉多心，待久了也怕申辉多心。一天晚上和安琪在外面吃了饭，安琪说要回家看看。路上闲聊的时候知道方中一天上班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还是两三天去一次，气得大呼老天不公平。

乔亚明再次带着打工赚来的一万多块钱去了大连，送别的时候方中笑着说：“老乔，六出岐山要是没有结果你有什么打算啊？”

“还有九伐中原嘛！只要你还送我，我就敢去。”

“只要你还去，我就送你！”

周末安琪和方中俩人各自回家，周一早晨方中起来收拾完毕，去了期货公司。周一早晨的交易大厅格外的安静，圆形的盘房像一个岗亭一样耸立在大厅中央。阳光照在交易台上，交易台上的电脑显示器像一个个烟灰缸，没有数字的闪烁，它也失去了生命。大厅里面的办公室房门紧闭。八点还不到，这个时间，特别是周一早晨的这个时间是没有人会这么早来上班的。

保洁部那位大姐在周五下班的时候，已经把偌大的一层办公楼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除了被关了两天的空气，一切都很干净。踏在松软的地毯往里走，唯一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一缕缕的阳光与你同行。

空气里飘散出一股香烟的味道，这是刚刚吸出的味道。如果是被关了两天的烟味一定是辣丝丝的，这种味道稀薄得带有一点可以让人接受的香味。财务部的门半开着，烟味是从里面飘散出来的。方中推开门，小小的财务部，里面竟然有七八个人。除了公司全体财务人员，还有三个方中没见过的人。其中引起方中注意的是一个背对门的女人，穿的是件白色衬衫，蓝色西服裙，短发，散发出浓重的女人气息。

“早啊，方总。”财务经理向方中打着招呼，神情肃然。看来自己出现在这里

不是时候，对于财务部，方中很少光顾。大家从礼貌上尊重一下，但毕竟不是自己可以管辖的。方中点头出去了。

王刚走后，办公室一直闲着。为了开发需要，方中授权付帅，可以作为接待客户的场所。申辉也没有到，自从上次在外面谈话后，连个电话都没通。房门锁着，方中掏出钥匙，又把钥匙收了起来，转身去了王刚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有些暗淡，看来人多对环境还是有破坏的。尽管看着也干净，可就是没有过去舒适。百叶窗无力地遮挡着半扇窗户，可阳光还是从没被遮挡的地方照射进来。方中走过去拉上百叶窗，室内光线柔和了许多。

打开电脑主机，主机竟然发出了尖锐的声音。方中蹲下去，打开机箱盖子，风扇被一束电线刮到了。有些事情连故障都称不上，但给人带来的不适却是严重的。排除这种不适，只需要弯下腰这么简单。

八点多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竟然是杨光。他穿了一件粉色T恤，灰色裤子。方中从椅子上站起来，疑惑地看着杨光。杨光走到办公桌前，示意方中坐下，自己站着。方中看到杨光没落座，迟疑了一下，杨光再次示意方中坐下，看着站着的杨光，方中明白了，这样仰视会觉得他很高大。

“小方啊，有件事情通知你。期货这边新加入了一个股东，已经谈好了，由新股东经营。事情也是刚定，那边在做交接，考虑到具体问题，你还要留守一段时间。”杨光的声音竟然有些低沉，这比方中听说有股东入主还意外。杨光还是介绍着具体情况，方中对他后面说的话一句也没听见。

他最先想到的是申辉，但他没有询问杨光关于申辉的情况。这个问题如果问出去，那真是个瘪三了，敌人都打到床边了，还要问守城的在哪儿。自己在人家眼睛里已经是瘪三了，不然这么大的事情不会连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如果是今天早晨伍凯、杨光晨练或者到早市买菜，遇到了这位股东，互相在早点桌子上就把公司股权转让敲定了，只能说明自己经历得还是不够。

方中平静地坐在椅子上，这时候方中感谢杨光的一再示意自己坐下。他只觉得胸口有些堵得慌，心跳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两只手像是着火一样炙热，两鬓微微渗出了汗珠。这时候外面有人喊杨光，杨光转身出去了，回头对方中说，一会儿给方中介绍接手公司的“潘总”。

方中像被施了定身法，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这时候的到处乱走和打电话都会被理解成通风报信或者是煽风点火，只有保持静默才不失为最佳选择。杨光领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进来的时候，方中几乎还是保持着杨光离开时候的姿势。等杨光和那人走到桌子前的时候，方中微笑着起身，杨光相互作了介绍后，都热情地伸出了右手握在一起，方中主动摆脱了那只为了表示热情还要纠缠的手。

示意对方和杨光入座。方中这个时候很明白，这个事情和对面的潘总没有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伍凯和杨光的决定竟然瞒着自己，如果怕这个变故自己会告知申辉，这就说明了这两个人对自己根本不信任。如果连这个原因都不是，那么说明了这两人对自己的蔑视。

领导可以怀疑自己下属的能力，但绝对不能怀疑下属的职业操守，更不应该怀疑下属的品格。方中明白，从这一刻起自己和伍凯、杨光的战争开始了。

杨光和潘总走后，方中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脑子里空空如也，神色木然，直到小王主任敲门进来后才回过神来。

“方总，潘总要公司全体人员，八点四十分在门厅集合。”小王主任怯怯地看着方中。

“全体人员？也包括客户？”方中问。

“他只说全体，没说客户参不参加。”小王主任说，看来这种场面已经把她吓到了。

“所有管理人员、职员、经纪人、保洁部参加列队，客户不必通知，去吧。”方中说。

方中进到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里面没有人，拉开衣柜，自己的两件白色衬衫依旧挂在里面，还有两条领带。这是方中在龙信期货所有的私人物品了，方中回到另一间办公室，挑了一件长袖的换上，系上了领带。小王主任回来时，诧异地向里张望。

“进来，帮我看看。”方中柔和地说。

“这是总经理那屋的钥匙，我交办公室保存。”方中把钥匙递给了小王主任。这是小王主任最后一次接受方中分派的任务，在公司易手第三天，办公室的三名女孩子就被集体解聘了。

八点四十分的时候，方中准时站在了员工队伍的前排一个留给他的位置。老经纪人二十多人站在队伍的最后，中间是盘房和办公室的三名女孩子。财务部人员已经撤离，付帅、王文革、小王主任和保洁部大姐站在队伍的前排，留给方中的位置就是前排靠边的地方。

挨着保洁部大姐的是入主公司的接管人员，只有四名，一位男士三位女士。四个人站成了两排，这样显得多少有些立体感。前排靠边的正是那位早晨财务室里见到的女人。方中仔细打量这个女人，三十多岁，保养得非常精细，脸部的皮肤如少女般的娇嫩，只是眼角的皮肤有些干涩，白色衬衫和西裙掩饰不住里面身体的玲珑，站着的神态自然内敛。当方中的眼神放肆地在她身上游走的时候，她好像浑然不知，又像对于这种放肆习以为常。这女人的气质修炼到很高层次，甚至达到了仙风道骨的境界，这种女人的身上不在于有没有男人的痕迹，而是多少

男人也不会给她留下痕迹。

潘总在一个戴眼镜的三十来岁的男人陪同下走了过来。那戴眼镜的站到了那女人的旁边，潘总向方中点点头，这时候方中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是这支被出卖的队伍中的最高长官。

“大家已经知道了……”潘总开始了演说。他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件西服，胖胖的身体，红扑扑的面容，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手包，估计里面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没准是入股的资金。方中没有听这位潘总像片汤一样的讲演，眼睛却注视着潘总。要说他姓胡还差不多，胡汉三冒充潘冬子。

可能是“胡”总手里的手包不停扇动，方中闻到了种香味，很淡，却非常的真实。这是香水的味道，这个公司里原来的人没有用香水的。而且这也不是普通的香水味道，对于这种味道方中记忆犹新，龙清清曾经有过一瓶这样的香水，但不经常用，这东西只用一点点味道却会持久，而且一旦沾上便会被传染到，它有个令男人痴迷的名字——毒药。

眼睛在鼻子的带领下向香味传来的地方看去，看到了对面的一束目光，方中的目光被那束目光吸引进去，好像石沉大海一般没了踪影。方中本想摆脱那束目光的束缚，却没能做到。这时候那女人向前迈了两步，方中听到“胡”总介绍：“这位是财务部经理戴天晓。”

这个时候方中理解了日本军人在投降八路军时候的无奈和凄凉。几十人面对接手的六个人，表现出的是无语和默然，而人家趾高气扬地说着宏图大略。或许戴天晓是唯一的安慰，投降我也找个看得顺眼的缴枪。

这时候的方中只是想着明天一早去找伍凯宣布辞职，别以为我在这是为了那个编制。你伍凯有卖公司的能耐却没有面对这些人的勇气。八点五十六分的时候，在那位陪同“胡”总过来的市场部经理张军的提醒下，“胡总”收住了讲话，笑着问方中有什么补充没有。方中摇头表示无话可说。张经理的表现使得方中对他有些好感，毕竟是个做期货的人。

保洁部大姐在人群刚要解散的时候突然宣布：厕所坏了，办大事儿的上十九楼。这声喊，是龙信期货原有职工唯一的声音，保洁部大姐也是唯一对这场突然的改编表示意见的人，她不愧是送走了五任总经理的元老，这幢大厦只有十八层。

期货公司像一个庙，里面供着佛爷和菩萨们。经纪人像和尚，挂单念经好比有了客户做交易，没客户就到处云游化缘。客户们像施主，带着虔诚把钱财拿出来供奉佛爷菩萨，顺便也供养了经纪人。目的就像修来世一样，获取如梦如幻的暴富。当然，总经理就是方丈。

龙信公司的和尚们不理睬由谁来做这个方丈，只顾自己赚钱就好。从这点上

看，要比和尚修行高出很多。可有些地位的和尚和自顾修行的和尚想的却不一样，本来无一物，自己惹尘埃。

整个公司的房门多是敞开的，或许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为了表示对这一重大变故漠视，或者对新来的方丈忠诚，只有方中回到办公室里回手关上了门，拨通了申辉的手机。

“什么情况啊?!”方中问。

“嘿嘿，昨天晚上伍凯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公司股权转让。新股东提出接手，和我定的事情作废了，哈哈。”申辉笑着说。

“胡说八道，股权转让能这么容易？做了几天上市，没成绩文辞学得挺快。”方中只觉得手心里像是在冒火。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申辉问道。尽管语气上很小心，方中听了还是心头一痛。

“才知道，利润怎么分配的？”方中觉得，还是别计较申辉的措辞了，毕竟申辉现在也很生气。

“伍凯这回没为难我，答应基本按我的计算给了。”申辉说。

“田丰知道了吗？”方中问。

“刚通的电话，早上伍凯带着老潘的人接手了。”申辉说。

“噢！这么急！麻烦你告诉田丰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方中挂了电话。又把电话打到了北京。张宏力听说公司的变动比现场见到变故的人还要吃惊，他那儿倒是风平浪静。

“方总……保持联络啊！”张宏力欲言又止。

田丰电话打到了方中手机上，告诉方中所有事情全部交接完毕，伍凯命其待命，连席位上都换上了老潘的人。

“这个老潘什么来路啊？看来不像‘青帮’啊，不然就是现找懂行的手下，也不会找得这么齐整啊！”方中疑惑地问。

“只知道他是从丹东来的。”田丰说。

“保持联络吧。”难怪地下党见面会那么亲切，方中深切体会了“同志”的含义。难怪看不到伍凯，手脚真快，也不知道计划多久了，出手的时候丝毫不给回旋余地。

方中拨通了一个上海电话，这个人是叶启刚做天胶的朋友，丹东人。现在他虽然在上海，但对丹东期货圈里的事情几乎都清楚。

“金总，我是方中，您好。”寒暄过后方中说出了请求，“金总，有件事情要麻烦您，帮我查一个人。”

现代通信既节约了时间又缩短了距离，十五分钟后金总回了电话。这位潘总

现在丹东有家期货公司。说是期货公司其实只是一个二级代理。带着二十几个客户，十几个手下，做了快一年了，也没做出什么名堂。但是这位潘总过去的老板却是一个厉害人物，公安部A级通缉犯，潘总给那人做了多年的马仔。

“就他还做马仔?!”方中流露出一不屑。

“小方啊，你以为做马仔的都是打手啊，哈哈。需要帮忙说话，丹东的事情我还能办点。”

事情变得波诡云谲了，本来打算和伍凯大闹一场然后来个愤然离去的，只可惜没能像隋新宇一样策反个红颜知己。现在看来事情要很好玩了，甚至要比海南天胶事件更加精彩了。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出戏怎么唱。

王文革推门进来了，回身轻轻地关上门：“老大，怎么回事啊?”

“中场换人，我也刚知道。”方中说。

“我还以为你早清楚了呢!”

“外面怎么样?”方中问。

“大家都在议论，以前只换经理这回换董事长了啊!”

“新人你让他们都下去，不许留在公司，下午早回早放，明天早晨按时上班，不能散了。”方中说。王文革点头表示清楚。

“没说怎么安排你?”王文革问。方中摇摇头。

“要不要给他们个下马威啊!”

“你少惹事，保洁部的给的还不够吗?”方中摆手让王文革出去。

一会儿付帅进来了，重重关上了门。

“王文革这个大傻子，在外面和那个张军混呢!”

“没什么不好。”方中说。

“这不是把你也卖了嘛!”付帅说。

“你少上我这儿来，通共。”方中说。

“靠，拿他们当个屁，有客户老子去哪儿都一样。”付帅坐在了方中面前。

这是方中第一次在龙信期货待上一天，走出大厅的时候，周围依然如故，只是身上有些酸痛，看来安琪的工作真的很辛苦。

对于方中突然敬业，安琪很惊讶。方中说身上痛安琪马上过来按摩，按了几下就按不动了，问方中效果，方中只得千恩万谢，到头来还得陪着去吃冰淇淋。

周二下午，潘总找方中过去聊聊。戴天晓也在，方中哼哈地应付着潘总。心里想着这位马仔跟着老板的时候是不是像现在这么威风，眼睛却瞟着戴天晓。以为会把这女人看得毛了，却没想到她还是那么自如，偶尔插上两句话，略带着的口音竟然有些像龙清清。

出了潘总办公室，戴天晓竟然也跟了出来。走到方中办公室门前，方中犹豫了一下，总在屋里关着也不是办法，还不如出去走走，看看大家的反应。刚要往前走，身边的戴天晓说话了：“怎么方总，到你办公室门前了，也不请我进去坐坐？”方中下意识地要推门，但还是笑着对戴天晓说：“戴经理可能不知道，我在公司没有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在集团，戴经理有时间一定过去坐坐。”

“哦，怎么会这样啊！”戴天晓对方中的回答着实意外了一下。

“天晓得啊。”方中一边说一边向大厅走去。

交易大厅里很安静，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靠窗的一个包厢里传出了说笑声，一两个经纪人，两三个客户站着的坐着的，围着王文革和张军，付帅坐在里面。王文革和张军两人在晒期货里的经历。

“到这儿来是我干的第四家公司。”张军自豪地说。

“哼，我光干黄的期货公司就有五家了。”王文革的不屑把张军弄得没了声音。旁边的经纪人也有跟着起哄说干过多少家期货公司了的，看来是一圈的期货界元老。看到方中大家都打招呼，付帅起身要让座，被方中制止了。

“方总做过几家公司了？”有人在问。

“如果把这次换手算上，做了两家。”方中说，和张军闲聊了起来。张军还算真诚，和王文革比世故根本不是对手。做期货的人对技术的迷恋或者说是吹嘘，与侃大山不是一回事。对技术的吹嘘是为了让对手佩服，侃大山是为了把对手说得不得不佩服。

在阅历上的较量激发了张军的斗志，转移到了对技术的解析上，讲得头头是道。期货里的技术只要你敢讲，不乏会遇到知己，即便没人理解，只能说是曲高和寡。张军的一番演说把大家说得频频称道，看来扬名立万的功效是起到了。可他万没想到王文革的执拗是非常人所及的。

“张经理，果然是高手，不知道对大豆怎么看的啊？”王文革谦逊地问道。张军看到王文革被折服，更加兴奋了，说了几句套话后，又说大连那边关系告诉他今天会向上有所动作。王文革听后挤出了人群，径直到了盘房前：“现价，买开三十手大豆。”报单员把回报单递给了王文革。

张军被眼前的一切惊住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用手推了推眼镜，注视着显示器。玩笑开得最好的竟然是市场，价格竟然直线下降。五分钟的时间跌了二十几个点，按资金计算亏损有七千左右了。方中转身往办公室走去。看来王文革毕竟是培训部经理，下马威比保洁部的厉害多了。

付帅说，后来王文革到处溜达，手里掐着回报单。张军在半小时后到处找王文革，急得满头大汗。王文革说，张军带着哭腔请求他平仓。最后赔了近一万

元，王文革得意万分。王文革当天晚上请张军吃饭，据说张军对其敬佩有加。面对对手的强大，在战胜不了的时候，同化他。

方中无所事事地在公司混着，潘总很少在公司，张军只是一个喽啰，不构成问题，倒是那位戴天晓平静得像一潭湖水。能弄到这么一个女人做事情，看来这个“胡”总还不简单，说不定俩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要真是这样，这位“胡”总倒也有些品味和手段。

早晨方中知道办公室的三位女孩子被辞退了，走的时候连一个招呼都没打。看来这种打击对这三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子是沉重的，被老板炒掉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不见面也好，免得弄得哀哀戚戚的。或许自己理解为心理承受力低下，可能人家女孩子们认为这是一种洒脱。有人敲门，方中说了声请进，推门进来的竟然是戴天晓。

“戴经理有事情吗？”

“过来拜望方总。”

“这怎么敢当啊！戴经理请坐，应该我去拜望戴经理才对，可是怕你工作忙。”

“公司账目很规范，当天就清楚了，熟悉了没什么。”戴天晓并没有坐下，而是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

“龙信的环境真好，办公室这么大。”戴天晓坐到了方中对面。这时候外面有人在喊“戴经理”，戴天晓笑了笑，站起来出去了。方中目送着戴天晓的背影，果然是风情万种。这次拜访竟然耗时才一分钟。

实在闲着无事可做，方中想去财务部回访一下戴天晓，又怕被人家看不起，当成了苍蝇。看到这位戴经理竟然没有丝毫的敌意，不像看到“胡”总，就像看到“还乡团”似的。这种工作的调度其实很正常，自己的反应是不是过度了，表面上做得很职业，但心里恨不得“胡”总和他的人马都死掉，当然最好是留下戴天晓当俘虏。

单位一定要有漂亮女人，不是为能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为了养眼养心。特别是像戴天晓这种上品，长得漂亮养眼不一定养心，但戴天晓一定是养眼又养心，留在空气里的那种香味已经让方中心潮澎湃了。

收盘之后，方中和几个客户打扑克。失了天下，不能再失了人心啊！戴天晓和一个财务走了过来：“方总打牌啊，太原街离这儿远吗？”方中抬头看了戴天晓一眼：“不算远，打车十块钱。”王文革过去和戴天晓搭讪。方中听到有人叫方哥，抬头一看是司机小胖，就问小胖怎么来了，小胖说是送戴天晓。看来伍凯在合作初期绝对如太阳般的温暖。

结算部也安插了胡汉三的人，前几天方中还能看到结算单和交易所的水单。

看着胡汉三整天不在公司，张军卖弄神秘地忽悠客户，看着客户们正常地交易，经纪人按部就班地开发客户，方中觉得再留下来没有什么意义了。

周一的时候，方中没有去龙信期货，而是在十点多的时候到了集团的办公室，这层楼还是那么宁静。十一点的时候，方中进了健身房，快十二点的时候，伍凯从窗外走过，去吃饭了。看到方中在健身，径直走了过去，连一个微笑都吝啬。看来不只是一定要离开期货公司了，集团也没有再留下来的意思，这是在这层楼里的最后一次健身了。

洗澡的时候，方中想，要不趁着伍凯和杨光不在，去小刘那儿把她策反，也算个功德，可一想起小刘鬼气森森的样子有些害怕，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吧。下午竟然没有看到伍凯，杨光倒是还热情，竟然给了方中一盒茶叶。

周二早晨方中到公司的时候保洁部大姐在打扫，看到方中赶紧过来说话：“小方啊，你知道他们买公司的钱还没交上吗？”

“不是入股吗，怎么又卖了啊？”方中问。

“屁，开始就是卖，一百万卖执照，然后再把房子租给他们。”

“哈哈，不做股东做房东。”方中说。

方中走向办公室，只觉得三十米的距离竟然那么漫长。

十一点的时候，戴天晓来了，穿了套很亮丽的时装，可以看得出，她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环境，人更从容了。和笑容一起过去的是嗅觉，但今天有些失望。

“方总很忙吗？”

“还好，比以前闲很多。”看到戴天晓侧坐在自己的面前，方中至上而下地看了看戴天晓。戴天晓从容地让方中审视完自己。方中发现，戴天晓的手非常迷人。

“昨天中午过来看方总没在。”

“有事情吗？”方中问。戴天晓没回答，微微笑笑。

“胡总还忙吗？”方中问。

“胡总？”戴天晓有些差异。

“啊，咱们老板啊，胡总。”方中也诧异地说，心里却像扎了潘总一刀一样过瘾。

“是潘总，你啊，呵呵。”

“哦，我记成胡总了，多亏戴经理了。”方中说。

“方总能赏光一起吃午饭吗？”

“真抱歉，我中午约人了，要不明天中午我请你吧。”尽管戴天晓的提议对方中很具有吸引力，但他还是回绝了。看着戴天晓的背影方中觉得真要这么走了，就再也看不到了。

由于在戴天晓的面前扎了潘总一刀，再加上回绝了戴天晓的邀请，方中感到特别的快乐。这些天里一直觉得压抑，总算缓了一口气。下楼的时候王文革问方中一起吃饭吗，方中说约人了，要是刚才是胡汉三找他吃饭，现在一定和王文革叫上几个人去吃饭。

为了庆祝胜利，方中走着去了离公司很远的 KFC，要了个套餐。吃得高兴，想起戴天晓说“是潘总”的神情，冲着服务员喊了一句：“拿瓶老雪。”

下午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神游了一阵，走到戴天晓刚才坐过的地方，深吸了一口气，竟然杳无踪迹。把空调打到最大，把窗户大开。拿起内线电话，拨了出去。

“是戴经理吗？我是方中，正式邀请你明天中午共进午餐，好吗？”

“嗯。”

戴天晓只是“嗯”了一声，方中也没再说什么，等戴天晓撂了电话，方中也放下听筒，她竟然“嗯”了。快要下班的时候，方中写了几个字给伍凯传了过去。

伍总：

有两天的结算单没有看到了，大连席位也联系不上，特此汇报。

方中

方中要走的时候回来把名头换成了杨总，又传给了杨光一份。有枣没枣打上一竿子，不图给“胡”总找事儿，只为给伍凯添堵。



第二十六章 初遇安众

第二天中午，方中敲开了财务部的门。戴天晓看到方中，微笑着点了点头，起身拿了手包出来了。戴天晓今天穿的是一套黑色真丝套裙，走过方中面前的时候，方中闻到了那迷人的香味，等戴天晓出了财务部，方中把门关上，回身时看到的是戴天晓的背影。

裙子的丝质薄薄的但悬垂感很好。戴天晓光着脚穿了一双凉鞋，鞋的上部只是简单的几根带子，像是把鞋底绑在脚上似的。光滑白润的小腿掀动着裙子的下摆，裙子就像被石子击破的天空，涟漪阵阵。

戴天晓走得不快，方中只两步就跟上了，电梯口遇到吃饭的经纪人和客户们，打着招呼。下楼后，方中领着戴天晓向后面走去，到了车前戴天晓有些意外。

“吃个午饭方总这么兴师动众啊？”

“地主之谊。”方中一边打开车门一边说。

“戴经理喜欢吃什么？”

“客随主便。”

候城的饮食并不出名或者不在主流菜系之内，可偏偏出了做菜的状元刘敬贤。状元是辽宁的，因此新派辽菜也算有了一席之地，刘大师是“鹿鸣春”的主厨，“鹿鸣春”并非因其出名。单看这名字就蕴涵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出自诗经中“呦呦鹿鸣，荷叶浮萍”。

古色古香的装饰，幽静的环境，加上戴天晓穿着的真丝服饰，一切竟如精心搭配的一般。方中的眼睛再次被戴天晓的那双手吸引了，白嫩纤细，指甲精心修剪勾画，蓝色的血管更加显得那手的柔弱。如果说蒙娜丽莎的那双手可以看到血液在流动，那这双手就会让见到的人忍不住去抚摩，因为它散发出的温情可以抚慰一切。

“这里很雅致啊。”戴天晓终于被方中看得有些不自然了，移动了一下身体。

“好像这些都是为戴经理准备的。”方中的眼睛依旧不放过那双手。

“要是在国外，戴经理完全可以靠这双手吃饭。”戴天晓抿嘴笑了，看了看自

己的手。

“方总结婚了吗？”

“还没。”

“方总有三十了吗？”

“快了。”方中想，她是唯一对自己年龄作出最贴切的判断的人，看来这女人看男人很精准。

“方总做期货很久了吧。”

“不久。”方中的不久并非推诿，四年时间不能算很久，当然不要考虑这个行业的年龄。

“你一定做得很出色吧？！”

“我做到现在的位置不能用出色来说。”方中喝了一口红酒。

“哦？”戴天晓被方中的话引起了兴趣，向前挪了一下，也喝了一口酒。

“应该叫意外。”在听完方中来龙信集团大致经历后，戴天晓呵呵地笑着看了看方中。

“咱俩都算‘误入期途’啊，我来候城前，在丹东一家证券做财务，上个月朋友介绍，才来了。”

“戴经理算深造，不算误入。”

“在哪儿我都是做财务，不像你们，一提到期货，就滔滔不绝的，不过你好像是个例外啊！”

“哈哈，我都没弄明白期货到底是什么，怎么给别人讲啊？”方中顺着那双手向上看去。

“方总打算在期货界发展吗？”

“这要看老板看得上我不，看龙信的意思期货是不想做了。只能看“胡”总了，还请戴经理美言啊。”方中又借机扎了潘总一刀，就凭你还想套话！要是把那双手让我握握还可能说点真的。

“是潘总，还没记住啊，呵呵。”戴天晓笑得妩媚至极，方中深吸了一口气，可惜都是酒菜的味道。

“你看看，就我这记性还能做好期货吗！听说潘总背景很深啊？”方中的眼睛从戴天晓的手上一下移到了戴天晓的脸上，直视着她的眼睛。

“我不清楚，我来他这儿不久，你听谁说的啊？”戴天晓不像是在说谎和掩饰，如果是，这女人危险至极，她的主动接近或许就另有深意了。

“保洁部大姐，龙信期货的百晓生。怎么不信啊？以后你就知道了。”方中说。

“你看什么啊？！”戴天晓再次被看得有些不自然了。

“呵呵，看你年龄。”方中说。

“看出来?”

“不好说吧。”

“呵呵，你说吧!”

“最多三十。”方中说。

“呵呵，你怎么看出来的啊?”戴天晓爽朗地笑着说。

“看眼睛啊，女人的眼睛不会说谎。”

“你还算实在，没说我二十出头呢，呵呵。”戴天晓恢复了深不可测的从容。

“你长得很年轻，我也是看你眼睛猜你年龄的。你看女人看眼睛，我看你看女人的眼神。”戴天晓说，眼睛也直视着方中。

“以后戴着墨镜看。”方中被戴天晓看得有些不自在，调侃了一句。

“我今年四十了。”戴天晓说。

“啊!真的啊!”方中着实被吓了一跳，暗想你不是妖精就是炼成了采补之术。戴天晓笑了一笑。

“哪个女人希望自己老啊!”戴天晓幽幽地说。

“那你孩子多大了?”方中问。

“我还没结婚。”戴天晓说。方中又意外了一下，你眼光也忒高了吧，不对，没男人承受得了你。

“哼哼，想听吗?”戴天晓的语气里明显带出了酸楚的意味，好像在嘲笑方中的世俗，但方中却没有产生反感。

戴天晓的父亲是走“五七”到了庄河，娶了戴天晓的母亲。戴天晓和高中的一个同学青梅竹马，一起到了丹东上大学，戴天晓读的是财会，她那同学读的是师范。她的那位同学是定向培养的名额，毕业后要回庄河。为了能留在丹东就和丹东的一个女孩子结婚了，戴天晓分到了东港。

俩人感情很深，但戴天晓天生傲骨，周围的人越是追求，她越是对那段感情念念不忘。过了五年，俩人在庄河遇到了，那男人已经被岁月折磨得老态龙钟，生了三个女儿，为了要儿子把工作也丢了。

戴天晓看到当年英俊的男友如此猥琐，请他吃了一顿应该是五年前吃的饭，喝得酩酊大醉，痛哭一宿，回到东港辞去工作，到了丹东，从此修炼得仙风道骨。

方中叹了口气，这么个女人，竟然为了一段感情守了寡，可惜了!

“你不适合做期货。”方中说。

结账后回到了车上，车到龙信集团的时候戴天晓说：“方总，不请我上去参观一下你在集团的办公室吗?”

方中打开办公室的门，迎面一阵强风吹来，临走的时候有一扇窗户没关，风把真丝套裙吹得贴在了戴天晓的身上，玲珑曲线一览无余。门关上后裙子才恢复了形状，方中看得似笑非笑，戴天晓责怪地说，怎么不关窗。戴天晓环视着办公室，方中向里面走去。

“这么大啊，你们龙信真有钱。”戴天晓的声音好像很遥远。

“这层楼常住人口四个。”方中一边说，一边收拾被风吹散的报纸。

“这有一百多平米吧。”戴天晓走了过来。

“差不多，只大不小。”

“一平米一天两块钱，龙信花在你身上的就是一个月六千。”

“真是做财务的，你咋不说一年七万二呢！”方中关好了窗子，走过戴天晓身边的时候闻到那迷人的香味。

“租你们房子就是这个价钱。”

“那老潘能坚持多久啊？”方中问。

“不好说！”戴天晓晃着头坐在了方中对面。

“这椅子真好。”戴天晓说。

“龙信的门规，有好的，不要弄的。”方中晃了一下自己的椅子。

“你那个更好吧？”戴天晓说。

“坐一下就知道了啊。”方中站到了椅子旁边。戴天晓咬着嘴唇哧哧笑得像个孩子，走过来坐到了椅子上。

“难怪你不在期货那儿办公呢！”戴天晓把头靠在了椅子背上，歪着头看着方中说。方中用手摇晃着椅子，目光从戴天晓的肩头滑落到了胸前，隐隐地看到了深深的乳沟，方中只觉得血往上涌，赶紧转到了戴天晓对面坐到了戴天晓刚才坐过的椅子上。

“这椅子也不错啊。”方中自嘲着，估计刚才被戴天晓看到了。

“我可没抢你椅子，躲什么呀？”

“这椅子不是说抢就能抢走的。”方中的脑海里翻江倒海的，各种侵犯的手段飞速地在脑子里掠过，目光一件件地剥去戴天晓的衣服，幻想着手指滑过她身体的感觉，对面传来的味道令他周身的血脉在沸腾，哪怕你仙风道骨，也不会不食人间烟火吧，刚才吃菜你可没少吃啊！

“快两点了，你不怕胡总，啊，潘总找你吗？”方中问。

“哎呀，都这么晚了，你害死我了，快走！”戴天晓蹦了起来。

把戴天晓送到了龙信期货楼下，方中告诉戴天晓自己不上去了，戴天晓挥着手，跑着进去了。方中拿出电话，打给了安琪：“你在哪儿啊？能回来吗？我在家等你。”

当安琪进了门，被方中拥在墙上一阵热吻，喘息着被方中抱到了床上。“你要疯啊。”安琪喘息着说。抱着一个女人，方中心里却想着另一个女人。

第二天方中依旧早早到了公司，保洁部大姐在收拾着厕所。“修好了吧？”方中问。到了里面，向财务部看了一眼，门紧闭着。到了九点既没见戴天晓和财务部的人，也没见张军，里面潘总办公室的门也紧闭着。

方中心神不定地坐在办公室里，回想着昨天的场景。这样一个对感情执著的女人既让你心痛，又不敢心痛。好在自己是个要走的人了，不然可惨了，玩火烧到自己了。王文革和付帅先后过来问方中，老潘的队伍去哪儿了，还说今天盘房的报单电话也换了。

方中到处转转，问了间盘房报单速度，没发现什么问题。告诉王文革到保洁部大姐那儿探听一下，也没有什么。一直到了下班，方中也没看到戴天晓。看你几眼也不至于玩全体失踪吧！后悔没问戴天晓的手机号码，恍惚着下了班。

第二天早晨，方中打算去找伍凯摊牌，但一想到戴天晓，恍惚间竟然把车停到了期货公司楼下。上了楼，没看到有人，径直向里走去。又是一股淡淡的烟味，味道是从老潘办公室飘出来的，门虚掩着。方中抬手敲门，但中途变成了推门而入，椅子上坐着的竟然是王刚。

“昨天席位上出事了，我也是今天早晨接的通知，要我过来接手。”王刚说。

“什么事啊？”

“不清楚。”

“怎么对你说的？”方中问。

“就说要我管俩月，然后再安排。”

“那排队吗？”方中说。心里想，妈的，当初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老潘迟迟没交上购买公司的款项，伍凯和杨光也心神不宁。精力放到了催促款项上，方中的一纸传真提醒了伍凯，杨光连夜去大连。就在方中和戴天晓共进午餐的时候，查出了这些天台资金缺了三十多万，这笔钱在一周里被炒飞了。

老潘是个胆大的主儿，别人介绍说龙信要卖，联系上伍凯后，一顿狂轰滥炸竟然把伍凯镇住了，以为遇到了财主。而老潘四处筹借的同时，把眼睛瞄向了台面资金，以为能靠市场出钱买龙信，结果鸡飞蛋打。

伍凯在接到杨光电话后，动用了刑警关系。在周四晚上给老潘来了个一网打尽，逼着老潘还钱，老潘理亏，偿还了台面的损失，带着一千人等回丹东了。

几天后方中得悉这件事情的始末后，狠狠骂了一句：他妈的。

杨光出面找方中谈话，没提申辉，也没提老潘，只是说，公司现在有变

故，你和王刚一定要协力把摊子看好，由王刚负责，毕竟老王年龄大，临了又送给方中一盒茶叶。公司谣传四起，但经纪人和客户对老潘的离去都表示出了高兴，看来一个弱小的民族要想统治一个强大的民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王刚召开了一次总结动员会议，对他来期货公司后的工作给予了肯定，省略了申辉和老潘事件的评说。龙信期货错过了一位唯一可能引领它前进的人——申辉。一个公司、一个人面对机会的把握是一样的，错过了，机会再来需要等上很久。王刚热情洋溢地指出，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股指期货的上市，期货市场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这一时代的到来，龙信期货也会迎来自己的春天。在这个希望的感召下，王刚带领着龙信期货奔向希望奔向光明。但是他没有等到希望成为现实，成了为希望奋斗而没能实现理想的人中的一员。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努力，这个春天才会到来。

怀着这一希望的不止是王刚和龙信，期货市场里的人和公司有很大比例就是靠着这一希望活着。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力量，把梦想寄托在一个品种上。也正是有了这一希望，很多公司多次易手，由后来者延续前者的希望。期货市场的春天在后来成为了第一代期货人最盼望的奇迹，龙信在这种盼望中苟延残喘。在二〇〇八年被一家依然相信股指期货是期货市场春天的上市公司收购，尽管这个时候早已是花开满园的夏天，但人们依然期盼着春天的到来。

王刚不甘心像方中一样的平庸，在接手一周后，对申辉遗留下的一些制度作了调整。其中一条引起了王文革的不满。申辉的做法是，培训部经理在一段时间内，会从培训新人的交易中获得一块利润。申辉的想法可能只是为了激励培训，把这一收益时间定为了一年。王刚把这一时间调整成了三个月。

为此王文革十分不满。王文革认为这是王刚在针对他，理由是申辉的政策他是唯一受益者，王刚的调整他是唯一失益者。王刚调整的理由是一个新人或者新开客户在前三个月是稳定的，之后会有很多变数。那么在计算收益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利润权数变化的复杂会增加财务人员的工作量，也会出现问题引来不必要的纠纷。纠纷的确出现了，看来王刚还是有见地的，王文革说的确权术变化了。

王文革在公司宣扬着王刚的权术。王刚的委屈只有对方中和付帅说。后来大家解释为由于王文革在老潘时期和老潘及其手下关系甚密，其行为与日伪时期的汉奸相同，因此王刚的调整是给汉奸以警告。方中想我和戴天晓的眉来眼去也不比王文革的差啊，怎么没追究我呢？可伍凯是引狼入室的元凶，给公司造成的隐性损失难以计算，怎么没人追究他的责任呢？

为了缓和王文革和王刚的关系，付帅给王文革出了个主意。借王文革千金百

日之际和王刚把关系理顺一下。方中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他把二人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晕车”反应，公司这辆车的摇摆，造成了这一矛盾的形成，要想解决不是靠人情可以做到的。

就在王文革千金百日前一天，王刚丈母娘的腿骨折了，因而缺席了百日宴会，要方中带去了礼金。王文革的前妻抱着王文革的千金出现在宴会上，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出了灿烂的笑容，面对这么幼小而又充满活力的生命，所有人都把最美好的祝福送了出去。

在宴会上方中遇到了小王主任，小王主任去了一家房产公司，做了销售经理，看着王文革千金的笑容格外灿烂。王文革的前妻和父母对龙信的同事并不热情，礼貌客套之后就随意了。在告辞的时候，王文革的母亲没等大家离去就转身回了饭店，对此有人颇有微词。王文革十分兴奋，喝了很多酒，抱着孩子唱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龙信的人带着王文革的快乐度过了一个周末。

周一上午十点，王文革还没到公司。方中给王刚讲述着那天的事情，付帅来问王文革是否请假了，大家猜想可能是孩子有什么事情。等到了十一点，付帅进来，脸色苍白地说：“王文革自杀了。”

王文革是周一清晨在卫生间的澡盆里割腕的，只留下了一句话写在一张结算单的背面：活着没意思。

这个消息造成公司多数人没有吃午饭，很多人提前回家。两天前还在庆祝孩子百日，台阶上的挥手道别竟然成为了永别，摇啊摇，摇到了奈何桥。

付帅带着两个王文革培训的新人，去了王文革家，回来通知了出殡的时间。付帅问是否以公司的名义给王文革送行，王刚说还是随意吧。方中给纪军打电话，要他把车开走。付帅说王家可能会用得到车，方中说算了，再借一辆吧，弄辆红车出殡，别扭。

龙信公司没有派车，王刚也没有参加送行。方中、付帅和王文革培训的几个新人还有三位客户组成了送行队伍的主体。王家只是几位近亲来了，还有王文革的两个好友，总人数不到二十人。王文革的前妻抱着遗孤完成了一系列礼节，神情漠然。

方中借了一辆面包车，原以为会有用途，结果只拉了一些祭奠用品。客户开来了两辆轿车，连自己公司的人都没坐满。方中问付帅，通知小王主任没有，付帅说通知了，但小王主任没有来。做兄弟有今生没来世，看来人的缘分只是一口气，气儿没了，缘分也就了结了。

方中的车里坐了王文革的两个好友。车拐进去火葬场的小路的时候，路面不平，车子很颠簸。其中的一个说：“上个月来的时候这路刚修完啊，怎么这几天就这样了。”

“你来干啥啊？”另一个问。

“到这儿来能干啥啊，同事出殡。”

“你的同事怎么没这么早啊？”

“靠，这个同事从我上班就今天住院明天住院的，我都不认识，别说我后面来的了！”

“那你送啥啊，也不熟。”

“头儿要求都到场，给人家撑场面，他老婆是政协副主席！”

“听说这条路一年要修几次，怎么也修不好。”

人生最后的这段路，竟然也是崎岖坎坷。人的生命不单纯是自己的，活着就是一种责任，死是一种解脱，解脱的代价是亲人们的痛苦。

还了车，方中一个人去了大南。上次来是陪着夏琳琳和薛青书一起来的，短短的半年，薛青书调任了，和夏琳琳也没了联系。倒是这些苍松翠柏和广大庙宇丝毫未变，进了“慈恩寺”门口是“请香处”。香分三种，最小的，两块钱三炷，还有十块钱一炷的，最大的叫“高香”，二十块钱三炷，有一米八高。俗话说：不知道哪辈子烧了高香了，就是指的这种香。

方中请了三炷十块钱的香往里面走去。迎面的是一个长方形的香炉，里面香火旺盛，点香的时候被火烤得有些难忍。方中举着点燃了香拜了四方，把香扔进了香炉，香先是被烤得弯曲了，接着燃烧起来。

转过香炉，是弥勒殿，弥勒佛爷面向东面，笑呵呵地端坐在佛龛上。前面是蒲团，方中跪着给弥勒磕了三个头，起身又拜了三拜，旁边的知事说：许了愿再磕头。方中心想，我也没啥愿啊，转身又对弥勒拜了三拜，心里说：您老人家保佑王文革在那边快乐吧。

四大天王站立两旁，脚下小鬼被踩得龇牙咧嘴。弥勒背后是韦陀菩萨，擎着金鞭，威风八面，方中也磕了头。弥勒殿和大殿间有座铜钟，很多人在向里面投硬币。走上台阶，是大殿，里面坐着三尊佛像，药师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三尊佛爷长得几乎一样，金光灿灿的，都是二目微合，俯视着善男信女们。

两旁是十八罗汉，各执法器，神态威仪，不像佛祖们那样祥和。佛祖身后两旁靠墙是四大菩萨，披着红袍端坐在佛龛之上。分别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大殿后面是一尊观音菩萨的站像，手拿净瓶，金童玉女侍立在身旁。

方中一一拜过之后围着殿宇漫步，北面是开光处和知事处，南面是僧房，外面站着和尚。转了一圈再转一圈，走到大殿后面靠里的僧房的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站在门前看着方中。有过上次在“大佛寺”的经历方中也

没留意，估计是和尚家属来取大米或者豆油来的。等转回来的时候，那女人问方中：“小伙子有事情吗？”

“没有啊！”方中停住脚步回答。

“里面师傅说要是你愿意就到里面坐坐。”女人说。方中一想，看看和尚住的地方也好，就跟着那女人进了屋子，屋子里还有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方中心想，这和尚家的亲戚怎么都是女的呢。

屋子不大，十多平米，靠着窗子东西方向放着一张单人床，西面桌子上有台电视，开着。门口桌子上有几尊佛像，对着放佛像的桌子是张小茶桌，两边是两把椅子。地上还有几个塑料凳子。床边的椅子上坐着个老头，白头发，白眉毛，白白胖胖的，穿了件白老头衫，左手拿一串念珠，右手拿一个蒲扇，慈眉善目地看着方中微笑。

方中上前合十弯腰敬礼。老头点点头，没说话。方中心想，你要我进来又不说话。两个女人告诉方中别拘束，唠的就是诸如经常来庙上吗，年轻人拜佛好的这些家常嗑。老和尚既像看电视又像念经，还像听大家聊天，就是不说话。

方中挨着老和尚坐下了，抬头看到对面墙上挂着一副对联，是用宣纸写的，装裱得很粗糙，周围很多地方已经破损了。字迹只能算工整，绝不是什么名家手笔：

有时老菜和根煮

无日生柴带叶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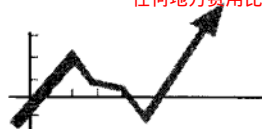
方中有些疑惑，仔细看了看不懂其中禅机。这时候老和尚说：“我早年出家东山寺，在厨房做过三年，这副对联是当年厨房上的对联，后来请人写了，一直挂着。”方中点点头，心里暗想：“我说怎么弄这两句挂卧房里了呢！”

年龄大的女人说：“师傅上个月刚过了九十岁的生日。”方中赶紧看看老和尚，老和尚又恢复了刚才既像看电视又像念经，还像听大家聊天，就是不说话的造型。看来出家能长寿，上次和纪军、薛青书说等老得不行了要出家，看来也是个思路。方中看桌子上有些经书，随手翻看了几本。女人说要看就拿走，送人叫结缘。方中挑了几本。

“印书是大功德。”老和尚说。

“请问师傅书要如何印啊？”方中问。老和尚又不吱声了。

“这是捐赠，等够数了就能印了。你看看，捐赠人的名字会印到书上。”女人递过一个本子，上面是捐赠人的名字和捐赠金额，少的有十元，多的有两三百



期货十年

的。方中简单看了放在桌子上。

“请问师傅，怎么可以还阴债？”方中问。

“你是怎么知道和尚能还阴债的？”老和尚问。

“听说。”

“还阴债，和尚是本行。”老和尚说。方中暗想：“六道轮回就是你们弄出来的，你们可不是本行吗！”

“怎么个还法？”方中问。

“你的八字，和三百元钱。”老和尚说。

“师傅是不会骗你的，替很多人做过。”老太太说。方中取出一千元钱，递给了老太太，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八字。

“剩下的钱印书。”方中说。老和尚微微点了点头，方中以为老和尚会念个阿弥陀佛或者善哉善哉什么的，看来佛口难开了，便起身告辞。

“我是本寺最年长的和尚，法号安众。安字辈的和尚候城只我一人，小伙子三天之后来，有事情告诉你。”

